

# 金鋼鑽月刊



浙江紹興東  
陳德峻藏書

期

花樣圖

博康物美

同行



不入

地址 二馬路 望平街 口

第 三 期

國民政府航空公路建設獎券

購券十號必有一號獲中獎金二十元  
 而同時有獲得九十三萬元鉅獎之希望  
 而購券一百號必有一十號獲中獎金二百五十元  
 而同時有獲得一百萬元以上鉅獎之希望  
 購券愈多獲獎之機會愈夥

一等獎一號獨得洋五十萬元

二等獎兩號各得洋十萬元

三等獎四號各得洋五萬元

四等獎十號各得洋一萬元

五等獎五十號各得洋二千元

六等獎一百號各得洋五百元

七等獎五百號獎券之未  
三字與另行搖取各得洋二百元  
之三字號碼同者

尚有五萬餘號中獎獎額

十二月二十九日在上海當眾開獎

獎券每號分作十條每號  
售洋十元每條售洋壹元

獎券辦事處地址上海愛多亞路一八  
 三至九號  
 各大公司銀行商店凡懸掛獎券辦事  
 處之藍底白字售券標識者均有獎券  
 出售



美容潤膚劑

# 孩兒面

一經搽用，斑痣盡消，潔白柔嫩！添上胭脂，脂暈勻淨，姿容何等美麗！芳心怎不歡喜！

神經系大補劑

# 艾羅補腦汁

功能寧神安腦，生精補血，調正心機，養護經絡，培本葆元，疏通百骸，男女婦老幼，四時可服！



上海中法藥房發行

施濟群主編

金鋼鑽月刊

王西神題





純淨及含幾怪

# 康福多

## 一月瓶裝

純淨含幾怪售價一律  
本埠每瓶售二元二角

▲純淨康福多，凡男女老幼一切虛弱衰及氣機各症，服之均有大效。  
▲幾怪康福多，即在純淨康福多中，再加幾阿蘇怪河寇二藥，故更可為治療一切的肺病之特效

總發行所

上海淡水路一九九  
**正德大藥廠**

本外埠各大藥房均售



製藥原班人才：經驗豐富  
根據原方配製：成分準足

售出 雙喜牌熱水瓶 新品之一

註冊商標



保暖三十六小時  
藏冷七十二小時



本廠專印五彩花鐵  
精製各種罐盒定價  
克己出價迅速並  
有熱水瓶喜果  
盒萬花鏡彩鐵  
盆茶葉听各  
種煙盒等  
現貨出售

冬令補品上市矣

元下公司出品

又為各界注目

新鮮牛肉汁

每日送一瓶 每月洋四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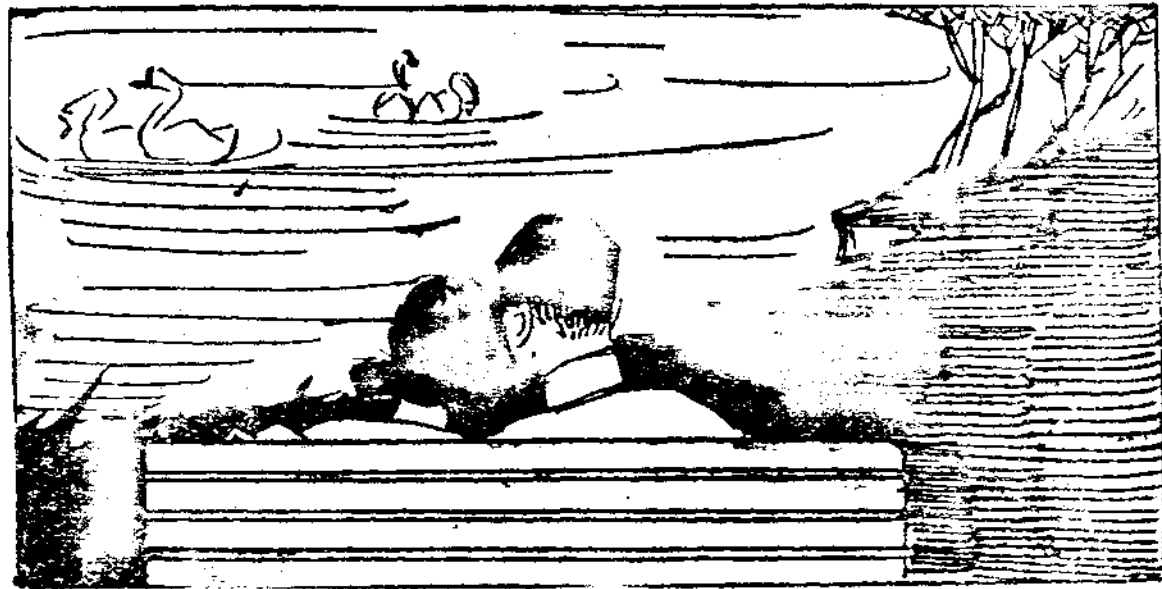
新鮮童鷄汁

每日送一瓶 每月洋十二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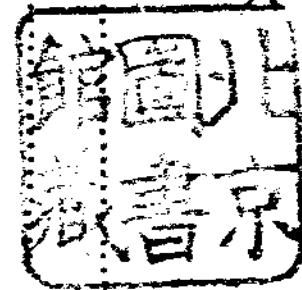
西門淘沙場華商元下公司敬啟

通信電話  
均可訂服

電話九四二七八  
南市電話二一三三三



金鋼鑽月刊第四集目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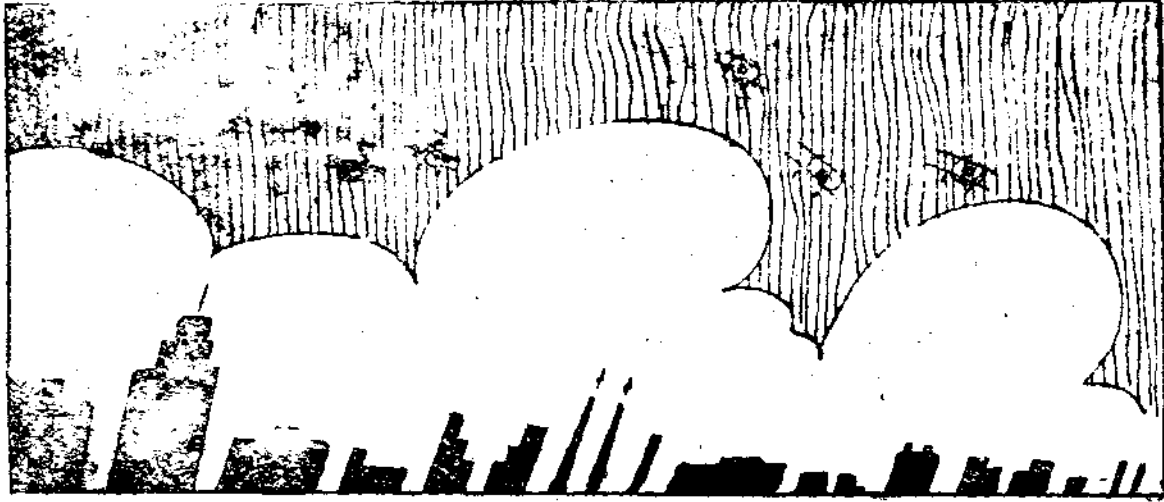
歌力笑	汪仲賢
藥水總長軼事	彷彿
狂浪堂詩話	王薇子
缶翁軼事	蓮坨老人
拳術名家小傳	陳志進
(二則) 楊健侯 楊少侯	
九蓮珍珠燈(下)	黃南丁
用簾常識	春燕
殷莊雷震鳴冤記	快哉
遊天戲海室雅言	朱大可
任盒見聞錄	李直繼
(十則) 徐小雲尚書之趣語 黃陂三傑 穆宗出天花 鄭光祿之官話 關忠節公守虎門 規矩方員之至也 唐子安刺史之趣語 砲打公使館 楊虞裳京卿 優貢副榜好出身	

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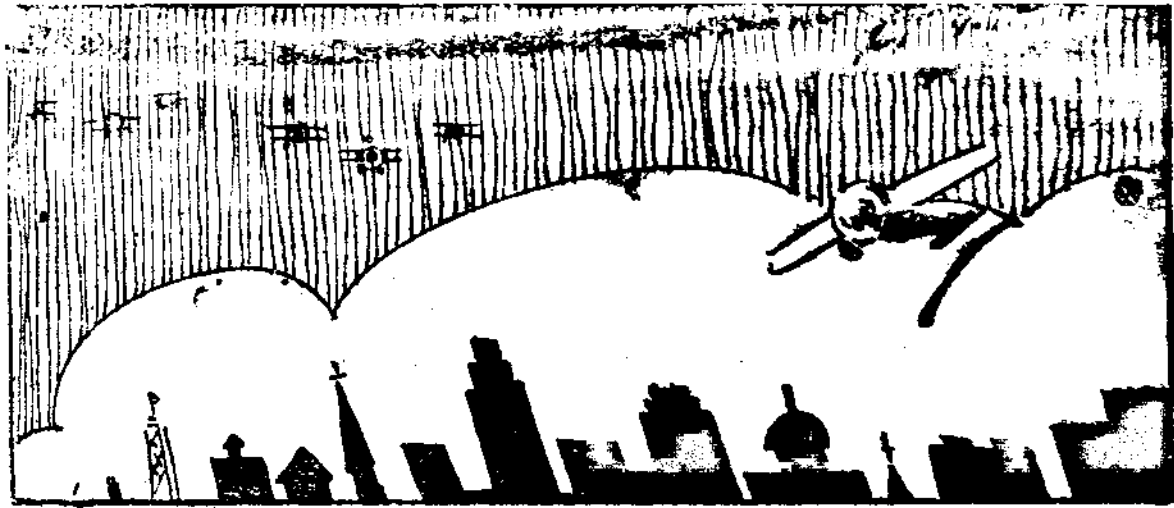
錄

一

A 975336



敦倫處	道聽
百豔詞	十半老人
梁山泊四詠	隻園
畫苑人物志	鄭逸梅
(二十則)	程瑤笙 陳伽龔 樊少雲 袁雪菴 趙子雲 蔡露淵
錢雲鶴	陳子清 吳子鼎 吳待秋 賀天健 朱其石 陶冷月
錢化佛	馮超然 許激白 馬萬里 馬孟容 張聿光 吳湖帆
老處女	汪景星
拉客奇觀	低眉
海上跑生意團體	此少
烏託豔史	健碧斑紅館主
(四則)	王鳳姐本紀 粉艷親王世家 王鳳姐訂婚記 穆天子剖腹
記	
演遊隨筆	陸澹齋
書演遊隨筆後	許息齋
朱厂訪桂記	蓮垞老人
雨中花	程瞻廬
第七回	白頭翁情深舐犢 紅粉女曲拒求凰



第八回 機詐難防母也不諒 孽緣已盡魂兮何之

粵中脫險記.....李炎炎

村夫子遇盜紀.....有道

兩元錢的經驗.....張夢飛

二房東列傳.....三房客

定命新錄.....馬二先生

(二則) 王干城之幸運 禁烟局顧問

挂伴室雜綴.....許息齋

大連一瞥記.....渭北

乩壇黑幕.....健碧斑紅館主

(十三則) 乩壇之漫布 乩壇之沿革 乩壇之設備 乩壇中之術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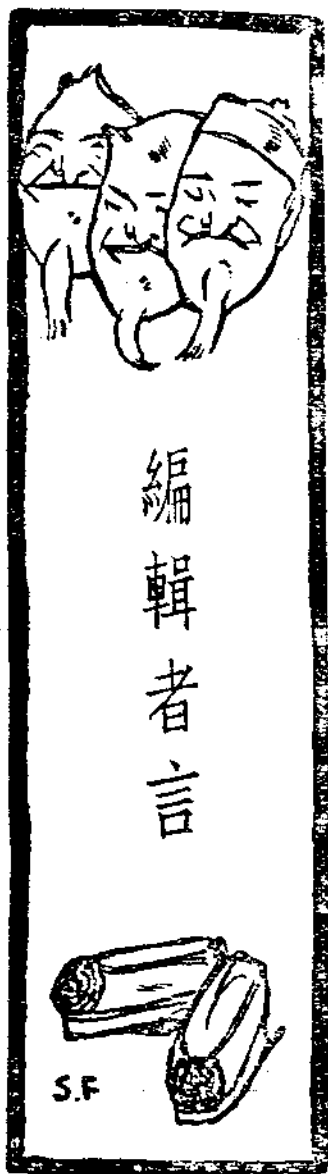
乩神 符錄 乩壇中之禮拜 九皇會 做保錄 鄙人之經驗 扶

乩法之種類 使人信服法 扶乩濟窮法

摩登小史.....張恂子

第七回 呼將伯熱心逢冷面 責夫婿野鷺妒家雞

第八回 久旱逢甘雨房於好合 欲擒故縱床第定奇謀



## 本刊的知己

(編者)

八年以前。鄙人曾替世界書局編輯一種刊物。叫做「紅雜誌」。那時鄙人只管編輯的事務。對於印刷發行等事。一概不過問的。有一天。偶然到發行部去玩。只見許多職員把已印成的雜誌。包的包的。紫的紫的。忙亂非凡。內中有一位職員。正和銅欄杆外的一位買客。斷斷爭論。鄙人起初並不理會。後來見他們爭執的厲害。就過去詢問始末。纔知這位買客。乃是紅雜誌的唯一知己呢。原來紅雜誌本定每星期五發行。但是書却早于每星期

三已經印好訂好的了。這一天。正是星期三。這位讀者定要把這個星期五發行的一期拿去。店中職員。因為發行日子未到。不允許超前發出。那位讀者說。你們書籍已經印好。早晚總要給我的。何不今天給了我。省得再走一次。他們兩人的理由都不差。因此便發生爭執起來。結果由鄙人打個圓場。允許把這一期書給他預先拿去。那人纔歡喜雀躍而返。那人去了之後。店中職員和我說。此人往往每星期三就來拿書。而且志在必得。他說看這書彷彿

和吃雅片一般。已經上了癮。不看就要難過。有幾次吾們偏不給他。他起初爭論。繼而哀求。甚至泣下……鄙人聽了店夥的話。覺得這人真是紅雜誌的唯一知己。便向職員們道。吾們發行書籍。全靠像這位先生一般。熱烈的愛護着。纔能銷數廣。有飯吃。以後這位先生來取書。你們千萬不可留難他啊——這是從前的舊話。

現在本刊雖然發行了纔只四期。但是像那位先生一般熱烈的愛護者。却已不少。比如上期因為掉換排字工友之故。遲出了數天。本埠的定戶。一次次來館取書。多化了不少車資。外埠的定戶。紛紛惠函詢問。也多化了不少郵費。這就是熱烈愛護本刊的明證。鄙人覺得萬分抱歉。而且萬分感激。古人云。得一知己可以無憾。本刊現在竟有如許知己。真是榮寵極了。

前幾天接到湖南洪江有一位讀者來買書的信。覺得他因為沒有力量訂閱全年。而存心節省。微資按期零購。真

是本刊唯一的知己。現把來函照錄如下。

□□先生偉鑒。逕啓者。前九月時。曾向貴社購買金鋼鑽月刊創刊號一份。即蒙投郵。擲下。已照收到不誤。敝人接讀之下。若獲珍寶。日夜披覽。竟至廢寢忘食。對於內容之豐富。取材之美滿。實使敝人萬分稱心。閱畢之後。本擬隨將貴刊附訂之優待券剪下。訂定全年。祇以敝人係商業學生地位。對於經濟力量實屬有限。因此一籌莫展。徒喚奈何。敝人心有餘而力不足。悵恨之深。無可言宣。只得按期零購而已。茲以愛護此刊之真誠。略儲微資。特再向貴社購買金鋼鑽月刊第二集一册。（續創刊號者十月份）以償此願。茲伴函呈上郵票五角五分。書費及郵費一併在內。至祈照收。仰請將金鋼鑽月刊第二集投交湖南洪江□□□□□□交敝人查收可也。以後尙當盡力積蓄。再行陸續購買。以償此志也。（下略）

本刊歡迎讀者批評

讀了金鋼鑽月刊第

集以後的意見

內容

批評

愛讀何  
類文字

購本刊時曾否感

受何種不滿意否



The best remedy for  
the nervous system



函索即寄  
詳細說明

# Passiflorine



完全無毒  
安神聖藥  
百疾霍靈  
本品乃無上之植物製劑  
不含任何毒質藥性王道  
和平故可作高量服  
無中毒之患常服無  
成癮之慮  
專治  
神經衰弱  
神經過  
敏失眠  
心跳  
頭暈  
目眩等症

中國總經理上海法商永興洋行



# 揚州醬菜

揚州醬菜  
三和出品  
鮮美可口  
定價低廉  
品質超羣

素負盛名  
精益求精  
清潔衛生  
▲冰實甜乳什  
▲蘆塔醬瓜景  
▲蘆菜瓜菜菜

上海西新橋北  
理經房藥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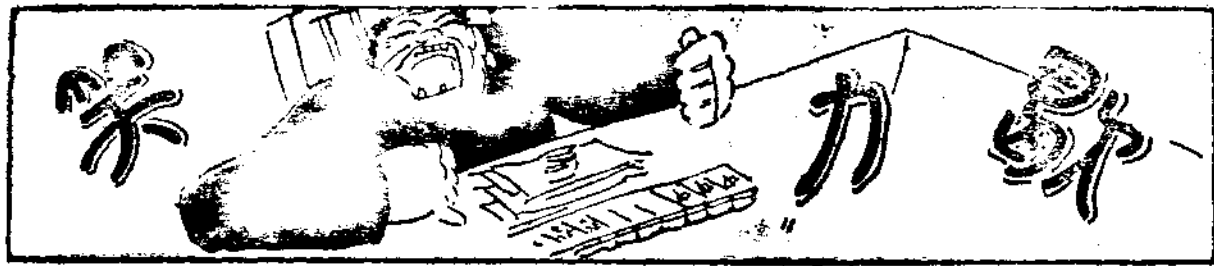
售經有均店品食號貨南埠各

一切癩濕骨痛渾身骨節  
痠楚等症。如屢醫屢藥  
無效者。請即購服  
袁製雞牌

# 骨痛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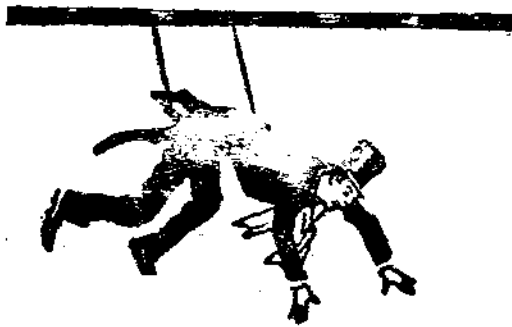
上海西新橋北濟華堂藥房發行  
每瓶一元 郵費加一 藥房均售  
分設 鎮江 南京 蘇州 蚌埠 等處

一經試服  
奇效立見



# 官僚寫真

(汪仲賢)



往來也須小洋八角。外加吃飯消遣等費用。每人袋裏非有五元花花鈔票。就不敢放膽出門。上月部薪祇發五成。扣去了三四種附捐和伙食費。所得無幾。寄了一部份回去做家用。手頭都現出十分拮据的樣子。

「咳！咳！……咳！老常躺在床鋪上。半側了身子。連放了幾聲響屁。」

「你的起身炮都放了。還不出門嗎？」老李笑嘻嘻的說了一句。便去拉老常起身。

「慢慢的！」老常賴在鋪上不肯起來。說道：「你要我陪你進城去。待我先量量你的梢看。不要像上回一樣。到了飯館裏。幾乎走不出來。」

原來老李是一個著名的「放青」者。他進了幾個同事進城去。請人家吃飯。別人總以為是

「禁錮了十多天。我們又該出去「放青」了。」

「放青雖好。奈無「草料」。總難「出嚙頭」也。」

老常和老李。是兩個窮部員。同宿在一間宿舍裏。宿舍

就在部中。到了無聊的時候。就想着要出去放青了。他們

把自己的身體比作關禁在廄中的馬。把請假出部去遊

逛。比作馬的「放青」。所謂草料。就是遊逛的資本。只因

他們的衙門離熱鬧市場很遠。雖有公共汽車可乘。每人

他的東道主。叫了幾個歌女來胡鬧了一回。吃到後來。他一摸身邊。說是錢不夠了。要在座的人公攤。別人身上更沒有錢了。飯莊上又賒欠不動。幾乎鬧成僵局。後來還是老仇打電話去請了一位老朋友。由這位朋友惠了鈔。因此老李却失了信用。遭到他發起「放青」。大家都不敢跟他走。老常今天也要逼着他「亮梢」。就是要驗他的袋裏究竟有多少錢。

老李說：『天無絕人之路。到了城裏。總有救星來的。祇要到書場上去坐一會。遇見了熟人。就能救他們竹槓。』

『恕不奉陪。你請吧。我却老不出這個臉來。並且城裏也無處打電話去拉一個肯惠鈔的朋友來救急。』老常翻了一個身。又要睡去。老李推動他說：

『你在辦公所裏已經睡夠了。回到房裏還要睡。多睡了要頭疼的。晚上又要唉聲歎氣的。想心事。攪得我都睡不着。去去。出去散散心去。』

『你去弄十塊錢來。我就陪你去。』

『我們到各房間去游歷一週。看誰有錢。我們就拉了同走。我是沒有信用的人。要你在傍邊吹噓才能行呢。』老常被牠纏擾得沒有法子。只得站起來。伸了一個大欠。老李拉了他就走。

他們的貼鄰老錢房裏靜悄悄的。老李在紙窗裏一張。只見老錢躺在床上。看一本石印小書。老李要想推進房去。搗藏他。老常將他一把拉住。悄聲說道：

『他這幾天賭錢輸儘了。聯歡社裏都不敢去。向我借了一部紅樓夢去。他說。非等看完了。不願意出部門。』

十三號房裏哈哈發出一陣笑聲。老李拉了老常進去。但見擠了滿屋子的人。圍在一張半棹上。喝高粱酒。桌上攤了一包包的都是花生米。豆腐乾。蘿蔔頭子。老李進房去。高聲叫道：

『你們好快活呵。喝酒也不邀我們加入一份兒。』

說着他就用肉筷夾了兩粒花生。剛送到嘴邊。却被老  
王將他的臂膊拉住道。

『慢慢。這是我們幾個人公份買的東西。你要吃。請掏  
兩毛錢出來。才能算你一份。』

『好。把桌上的東西吃完了。再買第二批酒菜時。都歸  
我一個入來。』他說着話。花生已連送了十幾顆進嘴。

『你不能壞我們的規矩。我們都是先買了花生酒來。  
才能坐下來吃的。』

『哎。你們也太做人家了。堂堂的部員老爺。吃這種  
蹩腳東西。我來發起。大家出去放放音。進城去公份吃喝  
一頓。每人也不過花兩大元。走走。我來做提調。』

『算數。每人兩元。我的一份請你墊一墊。尋發的日  
子。加利奉還。』老蕭說罷。合堂的人都隨聲附和道。

『老李。請你一手包辦。都替我們代墊了。到了開餉的  
日期。開發票來。我們一律照付。不折不扣。』

『開發票來。我們一律照付。不折不扣。』

『我若有錢。何必再要集公份。早就請各位同去了。所  
有小東。都歸我來。怎奈我也是薄的生斯。』老李一面說  
話。一面將花生米夾在豆腐乾裏。整塊的望嘴裏推。不住  
的讚美道。『真鮮。怪不得金聖欺綁到了法場上。還不忘  
記這兩樣東西呢。老常。你也來一點。』

看看桌上的食物。只剩幾個鹹苦的葡萄頭。其餘都快  
吃光了。老李站起身來說道。

『我去找墊款的資本家。准定到城南去吃晚飯。』  
『酒菜都吃完了。你掏錢出來買呵。』

『這種東西。多吃無味。大家留些量。進城去痛飲吧。』  
老李說着。拉了老常。就退出來。

二十一號是大坪和小坪弟兄倆同居的。平常房裏也  
很熱鬧。現在却鴉雀無聲。老李去一張。見大坪和老朱正

襟危坐。小坪卻背朝外。伏在桌上。他與老常。撲通跳進房  
去。裏面的人嚇了一跳。老李笑道。

『你們真是有閒階級。一局棋消磨了大半天。未免把光陰看得太不值價咧。』

大邱笑道：『每天吃三餐飯下肚。製造一泡大糞出來。飽食終日。無所用心。未免有些對不起自己的身體。費些腦筋。下一兩盤棋。終算今天做了一樁事了。晚上睡覺也能安心咧。』

『這樣消遣。未免太費腦筋。我總佩服你們的坐性太好了。尤其是小邱。自己不下棋。能坐在傍邊看一天。』

小邱伸了一個欠。使勁一捏兩個拳頭。骨節裏都會咕咕咯咯的響起來。望着老李等微笑道：

『我們住在此地。像度死日一樣。我也知道無聊。然而不看他們下棋。除非是睡覺呵。』

『哼』老朱似笑非笑的一聲。『養老堂。等死罷了。喂。你這個小卒。什麼時候過河界的呵。』

大邱笑道：『早就過來了。這一下你輸了吧。』

這個老將同我們人一樣。只好等死罷。』

老常捫言道：『我住在部裏。覺得同我從前在廣東監獄裏的風味相仿。同監的難友。也是與我們一樣。每天找無聊的消遣。』

老李說：『這句話。你說得太過份了。我們比吃官司的囚犯。究竟自由得多。我們這位部長。雖說不近人情。除了辦公時間。不許出大門以外。儘你在門裏逍遙自在。是你自己願意挨在部裏受罪。你去怪誰呢。』

老常道：『船無水而不行。人無錢而不活。我們窮得幾乎要當褲子咧。躲在部裏。買紙烟抽的錢。都要打鐵。荒誰敢到外面去妄走一步呵。』

大邱說：『這大概是我們部長的錦囊妙計。他看見部員們拿到了整月的餉銀。衙門裏的人就會跑空了。所以故意多欠些餉。發起來也祇發半餉。好常留你們看守着衙門。給上司看起來。足見他的部屬都是常駐在部裏辦

公。絕對不到外面去嫖賭荒唐。」

老李拍手道：「這個意思猜測得對。不過我們不要受他的利用。須要破他的法才好。他越是不給錢。我們越是要玩得高興。你們這盤棋也不必下了。我們進城聽書去。他媽的。每人點小雞琴二十齣戲。捧捧她的場。聽完了就上她家裏去吃飯。我們就打兩場牌。晚上住在中央飯店。教她來陪我們談到天亮。明天一早起回來。簽到之後。再回房來睡覺。」

小邱笑道：「你做東道主。我們就幫你去捧場。」

老李說：「大家手裏都不很富裕。不必誰請誰。公平交易。用多少錢。各人公攤。你們三個人。每人拿五塊錢出來。吃喝聽看。行住都由我來包開銷。管教你們逛得舒泰暢快。」

小邱說：「我們花錢。讓你一個人去當鬧老。」

老李說：「到了外面去再湊公份。多麼寒蠢。給你經手。」

付出去。也是一樣。不過夫子廟你不及我熟悉罷了。」

大邱笑道：「老二。你先教他掏出五塊錢再說話。」

老李像煞有介事地說：「大邱。你小看人了。堂堂一等科員。五塊錢鈔票都掏不出嗎。不過四五個人出去。太無味了。我去多找幾位來。股東招得充足些。索性到安樂酒家去大吃喝一頓。老常。我們招股去。」

老常被拖到外面。勸他道：「我看那裏的人都是同我們一樣的乾血癆。你少費些心思罷。」

老李也歎道：「不怕他們凶。只怕他們窮。有志者事竟成。你不要灰心。最小限度。聯歡社的晚飯也要敲到一頓。決不教你辜負此行。」

他們在東齋裏想盡方法。已無念頭可轉。便穿過飯堂。要想到西齋去搜羅幾個有產階級。老李知道阿雲昨天打牌贏進二十幾塊錢。應該好去敲他一下。

「阿雲。阿雲。」他拉了老常一路喚了進去。阿雲伏在

牌子上寫家信。聽得有人進來。連忙將信望望抽在裏面了進去。站起身相迎。

「阿雲。你昨天運財了。贏了多少錢呵？」

「有限得很。不到三十塊錢。」

「好呵。我們好久沒有出去放青了。你既贏了錢。該請

我到夫子廟去玩一趟了呵。」

「應當的。我的。小東。譬如三十塊錢沒有贏。完全拿出

來請客。」

「謝謝。未吃先謝。敲釘鑽脚。脫制服。穿馬褂。走呵。」

「不過要請你盡一點義務。去拉老黃老仇同走。」

「他們倆。是著名的善客。出門從不帶錢的。不如邀了

邱氏弟兄同去吧。」

「不。非拉他們去不可。因為我昨天贏的。就是黃仇兩

位的欠賬。要他們還了我賭賬。才能請客咧。」

「他們的賭賬。等發了餉。我去代你包討。今天去要一

定沒有的。你先請了客再說。」

「沒有錢。教我怎樣請你們呢？」

「你既能贏錢。自己帶去的本錢。總有的呵。」

「我帶了五塊現錢出去。這是我看口袋的錢。打完了

牌。他們把籌碼一推。拍了拍胸脯。都說是腰裏分文無有。

結果。反把我的五塊錢逼出去充了頭錢。我本來祇贏二

十八塊。現在算贏三十三塊欠賬。我祇求收回五塊本錢。

餘多的。都充公。請你吃飯好了。」

「不要客氣。你是有名的經濟大家。何必在我們面前

裝窮呢。我們也不要你請客了。請你借十隻洋給我們。你

再湊五塊進去。老邱弟兄倆在東齋等我們。他們也是每

人五塊。大到夫子廟前去放一回青吧。等在此地。真是

悶死了。」

「我的確是經濟大家。我把這封家信給你們看。就知

道經濟大家的經濟困難了。」



阿雲當真將櫃內的家信取出來。展開給他們看。只見有兩行說道。

『……房錢已欠三月。二房東日夜吵鬧。乃質斗蓮廿元。先付兩月。鳳兒患病。無錢請醫……』

老常不忍再看。便送還了阿雲。老李憤然道。

『我們不比別的機關職員。各人都有念年以上的資格。學的都是專門知識。與部長司令們又是同學。外面人看起來。好像我們都是部長提拔的。居然都在部裏做官。誰知道我們連妻子都不能贍養呵。』

『因為我們所學的太專門了。所以才沒有飯吃。人家知道我們出了這個大門就無處存身。外行又不能插足進來。所有高等位置。和幾個肥缺。又都給一部份有世襲特殊勢力的同鄉會中人霸佔去了。祇丟下幾塊雞肋給我們。啃着不能點飢。棄之又覺可惜。弄得你們萎靡不振。不死不活。陰陽怪氣。最好是希望我們捲鋪蓋滾蛋。那才』

不會有老資格的人來揭他的凍瘡疤咧。』

『他是想逼走我們這般老資格的人員。引進他一手造成的新人材進來。才能造成功。他們清一色的嫡系。以後就更可以朦蔽政府。欺騙民衆。一手捲盡天下目了。我們可不能上他的當。即使忍饑耐寒。也不要捨棄這塊雞肋。我們像傀儡似地。讓他牽來牽去。像牛馬似的。由他虐待。但是總用我的眼睛監視着他。不容他做成清一色的好夢。』

外面吹進一陣短促的號筒聲。大家聽慣在耳裏。知道是教人去吃晚飯的軍號。老李等便一齊走到飯廳上來。原來部中仍照軍營中辦法。吃飯睡覺。上工熄燈。一切都用軍號來代替打鐘。早晨催起身的號聲。牽絲琴藤吹得最長。久而聽得這號聲的部員。百不得一吃飯的號筒。音長不到三秒鐘。却極易鑽入人們的耳鼓。沒有人會不聽見的。

部裏的伙食也照軍隊辦法。雖然吃的公家飯。飯錢却要自己花的。那怕是每月八塊錢的小兵。也要扣去四元的伙食費。所以當軍人的名為吃國家的糧。其實都是自己掏腰包吃飯。國家從未養過他們一天。部員們吃的是特別飯。當然每月不止扣四元。這位包飯的廚子是次長的親戚。聽說這火頭軍的職位。比科長更肥。因為凡是部員。無論吃與不吃。都要扣一份伙食。上級老爺都在衙門外另打公館。雖扣伙食費。足跡從未到過飯堂。中級老爺偶爾在部裏吃一頓午飯。而廚子却要三餐照扣的。真正吃飯的人。祇有少數幾個窮部員。

因為午飯尚有中級以上的大老爺們來嘗試。飯菜比較的還能適口。晚飯非但桌數大減。並且吃飯的都是起碼人。幾樣菜就不堪下箸了。不比是學生時代。還有幾個好事的學生肯出頭鬧鬧吃飯風潮。如今少爺都晉級為老爺了。各人都要保持着老爺的風度。誰也不屑為了口

腹小事去與廚子生氣。何況廚子是次長的親戚。得罪廚子。就是間接得罪次長。誰敢去冒此大不韙呢。

老李這一棒上。原有六個人吃飯。現在祇有他和老常邱氏弟兄四人。那兩個都回公館寫意去了。老李舉起筷子來。對中央一碗湯裏潤了筷尖。那是一碗碧綠的青菜。湯面上飄了幾片透明的肥肉片。傍邊一碗紅糟肉丁。一條清水燉黃魚。這都是福建菜。原來部裏十份之八九是福建人。不得不聘請福建廚子來包飯。以配多數人的胃口。

老李剛要送飯進口。忽聞着一陣黃魚腥氣。幾乎要嘔出來。老常也聞不慣紅糟與筍齋的異味。兩個人把筷子一擲就站起來了。

『今晚的肚子作怪。怎麼對付。』

『部裏是無法可想的了。出了大門再說。』

『時候已晚。進城是來不及了。除非是到下關去看聯

歡社裏有人打牌。我們去換一餐飯吧。」

「趕到下關去。來回要四角車錢。不合算。我們到阿杜家裏去。他家的青菜豆腐煮得很有滋味。我們不妨去坐坐。要他太太親自動手做給我們吃。」

「阿杜生活同我們一樣困難。見什麼就吃什麼吧。再去點菜。未免太難為情了。」

「我們是患難朋友。怕什麼。我來開口。」

老常換了便衣跟老李出房。過着大邱等由飯廳裏出來。見他們向大門外去。臉上都現着羨慕之色。老李怕人跟隨。三脚兩步跳了出來。老常扭着屁股追在後面。

老杜帶着太太與老徐在衙門外合租了一所公館。他們兩對夫妻正在打一錢一和的「無奇不有」。外加八座花的麻將。看見老常老李進來。兩位太太站起來讓客人打下去。老李毫不客氣的坐下去抹牌。老常尚不敢坐。老杜笑道。

「老常我們是記帳的。等發餉的日子總結算。你放心坐下來打罷。」

老常這才哈哈一笑。坐了下去。老李今天不知那裏來的好手氣。一連和了四五副。一千多和。面前的籌碼贏了一大堆。他便憤憤的說道。

「在聯歡社打五十塊底的麻將。從沒有拿過這樣好的牌。偏偏打一個錢一和的小牌。就會連和幾副大牌。他媽的。麻將牌也會這樣嘔人。」

「不要人心不足。贏十幾塊錢也是好的。這叫做不無小補。」老徐這樣勸他。

「要有現錢看見。才有精神。打欠帳。實在鼓不起興致來。」老李懶洋洋的打了一張西風出去。

「碰。」老徐坐在老李的對家。將西風取了進去。

「西風坐着了。有什麼要緊。我抓一張春花來就抵過了。」

「他已經三翻了。西風。秋花。竹花。另外還有一個暗槓。不知槓的是什麼。」

原來他們打的是十六張的福建式麻將。暗槓不許別人看的。

老徐問道：「三元算幾翻？」

「我們是沒有滿掛的。儘多儘少照和頭算。三元除了

中發白三翻以外。再加三翻。四喜是兩個三翻。」

老常打了一張東風。老徐又是一碰。笑着問道：

「和了四喜。應該算三個三翻。要三三得九翻才對。」

「儘管算下去。祇要你和得出。你祇碰了東西。還有南

北風。我是死也不打的了。」老李說着將一張南風翻出

來給老徐看看。

過了一轉。老徐摸到一張雜花。槓頭上又摸到書字的

坐花。連着一槓。却是一張南風。他快活得跳了起來。這叫

做連中三元。還要加一台的。他槓頭開花和了。將牌翻開

一看。是九筒一坎。南風與一索各一對。再將暗槓翻開。却是四張北風。大家便哄然大叫起來。二位夫人也從竈間裏奔出來看。

北風三十二和。南風九筒各八和。東西風各四和。竹秋書與三張雜花共二十四和。再加二十和底。合計一百和。起翻計四喜祇算六翻。竹秋書各一翻。槓頭開花一翻。連中三元一翻。全么九。又是三翻。共計十四翻。閒家是八十一萬九千二百和。老趙的莊家買二十和。應以一百二十和起算。老杜用了筆算才將和數算清。應有九百八十三萬零四百和。老趙莊家加倍輸錢。應輸一千九百六十六萬零八百錢。洋價每元作三千錢計算。合輸大洋六千五百五十三元六角。

老李兩眼白瞪瞪的說：「一錢一和的麻將。一副牌要輸六千五百多塊。這不是要造反嗎？」

老徐笑道：「幸虧記帳的。若是有現錢看見。你更要肉

痛列。」

「你們說發餉還賭帳。這一副牌的錢扣我三年的餉銀還不夠。你們在拍我的轎子嗎？」

老杜說：「我來打一個圓場。算一個錢一千和。你拿三塊五毛現錢出來。這筆帳就算結清了罷。」

老李將牌一推。站起來笑道：「好。老徐找六塊半錢給我。算我欠你十塊大洋。」

說着便向老徐一攤手掌。老徐打了他一下道：「呸。我們因為沒有錢才躲在家裏打「歌力笑」的麻將。你倒還想括我們的皮。」

「什麼叫做歌力笑？」老常問。

「打完麻將。輸錢的人對贏錢朋友張青一笑。就算結過帳了。」

老李一抖袖子道：「好。歌力笑再來下去。多笑幾次。倒也不錯。總比悶在那裏好些。不過杜嫂子。我還沒有吃晚

飯。想到太太這裏來打一頓齋飯。」

杜太太臉紅了臉。正欲開口。老杜已搶過來說道：「對不起。早飯已過。晚飯未到。明天請早吧。」

「這時候剛上燈。家家吃飯。你們怎麼特別的。」

「不瞞你說。我們兩家的米都吃完了。今天剩的米。祇夠我們兩家五六口的糧食。兩個當差的都叫他們到郵裏去賴兩餐皮。那裏能夠留客吃飯呢。」

「不怕丟臉。」杜太太罵了老杜一句。拉了徐太太笑着逃走了。

「唉。」老李嘆了一口長氣說：「我們這班災官。真是太可憐了。應該請老徐擬一個電報。拍到上海華洋義賑會去。請他們大發慈悲。派一份災糧給我們才好哩。」

老常似乎不好意思久坐。催老李走罷。老李肚子裏餓得咕嚕嚕地叫。老杜已明明拒絕他們了。留着毫無希望。只得站起身來說道：

「你們太苦了。明天我請你們同太太下關吃飯去。」

老徐笑道：「你既要請，何必明天。我們有現成的空肚子。」

今晚就去吧。」

老李拍一拍腰包道：「你們肚子現成，怎奈我的口袋裏不現成。今天想到你們家裏來撞一頓晚飯的，誰知竟摸了一個空。我們還要出去醫肚子呢。」

「你們找到了吃局，溜出來喚我們一聲。」

老李點頭道：「我們吃飽了，還要來歌力笑哩。」

老常跟了老李出來，悄聲說道：「朋友，我剛才中飯就不曾吃飽。現在肚子裏空得忍不住了。你請吧。我想回去。」

我當差的煮幾個雞蛋吃。連了怕廚房裏燒火。」

「我們當軍人的，這一點痛苦都忍不住嗎。譬如在海

洋裏，船擱了淺，糧食淡水都吃完了。每天光喝鹽湯，也要

過日子去去，不要灰心。」

老李拉了老常就走。此地附近，他們同僚的公館甚多。

行了幾步，又撞進了一家。乃是阿王的家裏。門裏燈也不

點。異常黑暗。摸進了一重門。不見有人。却聽得屋裏有女

子許諾之聲。他們便止住脚步潛聽。

「我在家裏過得很快活的日子。你定要接我來。說是

南京怎麼好怎麼好。誰想到了此地。陪你吃這種苦。」

……阿王的說話音細不可辨。

「誰聽你的鬼話。做了官。老婆都養不活。我沒有聽見

過。當初你說運動一個外面的差使。立刻就能發財。我信

了你的話。才將首飾給你去變錢。運動上司。現在錢是花

散了。不要說發財。連日用開銷都不能維持。家裏一封封

信來催錢。你都置之不覆。你是不是想餓死我的母親。」

「欠餉……六月裏……」仍聽不清楚。

「開雜貨舖子的老板。也要顧一點信用。不肯賴夥計

的工錢。我總不相信。堂堂的政府會哄騙你們。大概你還

是在外面狂嫖濫賭。我看你這一輩子是不會改脾氣的

了。我也懶得來管教你。你把我的首飾衣服贖還了我。還是送我回去吧。免得天天在此過年開。」

老常悄悄的拉着老李退了出來。「人家夫妻在那裏少嘴。我們不要進去觸霉頭吧。」

「大概阿王的太太不相信阿王在部裏領不到餉。我到很願意進去代他證明一下。免得他內外交逼。走頭無路。」

「算了罷。這位太太蠻不講理。你若進去幫阿王說話。她還疑心我們與她丈夫串通一氣的哩。」

他們說着。已走到一家大公館門口。但見玻璃窗裏電燈輝煌。人聲嘈雜。一陣陣酒香從隔窗的鐵閘子裏透出來。歡笑聲中。還夾雜了「雄鷄！雄鷄！」的閩式精華聲。老李拉着老常繞到後門口去一看。見停着二三十輛包車和街車。時常有時髦裝束的姑娘從後門裏出入。一扇小窗裏。透出幾陣雅芙蓉的異香。老李盡力向鼻孔裏一嗅。

連打了兩個噴嚏。

「這裏面今天為何這樣熱鬧。」

「次長到東洋去辦了一票貨回來。今天他們的同鄉公份替他老人家接風。」

「怪不得部裏的人跑掉了九成九。原來全體都在此地了。我們要是撞進去。倒能醉飽一頓。」

「他們在裏面開同鄉會。我們不配進去。」

老李頓足道。「唉。我總怨閻羅王太不公平。為什麼不讓我投胎到福州去。今晚就不會挨這頓餓了。」

「若能如此。豈但今晚。連我們的子子孫孫都不會挨餓哩。」

他們站在對馬路的樹陰下。呆呆向後門裏望着。忽見一匹黃狗啣了一塊大肉骨頭出來。後頭跟了一羣白的。黑的。花的。雜色狗。追上前來爭奪黃狗的骨頭。繞着老常。二人的身邊對咬。老李看得氣不過。舉起腳來踢了黃狗。

一下。黃狗汪地叫了一聲。七八條狗同聲相應。結起團體對着他們狂吠不休。

老李怕被後門裏的人看見。連忙拉了老李就走。幾條狗追逐了一程。把反動份子肅清。才似奏凱歌般的小吠了幾聲。然後回去爭食牠們的肉骨頭。

「這幾條好義氣的狗呵。牠們寧可捨棄了肉骨頭。把我們趕跑了。然後再回去同自己爭咬。」

「你兩眼賊忒嘻嘻的。看着牠們。還疑你想去搶骨頭吃哩。怎麼不要結起團體來反抗你呢。牠們情願同夥中咬得頭破血淋。決不使利權外溢。」

「究竟是同鄉會裏養的狗。也沾得幾分人氣了。」  
「這才是狗眼看人低呢。我們是圓顛方趾的人。豈屑去爭狗吃的骨頭。也要牠們大驚小怪的狂吠起來。此狗之所以為狗也。」

老李很得意的將腦袋搖擺了幾下。轉出大馬路。又是

部門前了。幾個黃色車夫圍上來。招攬主顧。老李望見一家燒餅店裏。正在熱烘烘的將一塊塊大餅取出爐子。便避開了車夫。悄聲說道。

「這幾塊大餅倒不錯。可惜不好意思去買來吃。」

「祇要有錢。怕什麼。我代你去買。拿錢來。」

老李在着肉的袋裏。掏了兩毛錢出來。老李接在手裏。覺得這小銀圓溫暖異常。便笑道。

「你身上好大的火氣。不要這樣吝客。再掏一個出來。」

老李又掏了一個四開給他。附加說明道。『盡在於此。』

老李先到烟紙店裏買了十支茄立克香烟。取洋火抽着了一支。再將找出來的銅元。到餅店裏去買了四塊熱大餅。捧着送到老李躲的牆陰下。却先給他吃香烟道。

「茄立克。刮刮叫的。請抽一支。」

老李搶了兩塊大餅。籠在袖內。啃了一口。望山脚下就



奔。老李趕上去。二人躲在山陰無人之處。將兩塊大餅乾咽下肚。老常埋怨道。

『四毛錢不多買幾塊餅。却去買什麼茄立克呢。』

餅店門口圍着幾個車夫。烟紙店門口有兩個當差。他們都認識我的。吃晚飯時候我去買燒餅吃。被他們說出去。豈不丟醜。所以我先去買十支茄立克。讓他們知道。我並不是沒有晚飯吃。實因油膩吃得太多了。偶爾去買幾塊大餅來換換口味。』

『原來你也怕丟醜的。』

『你連買燒餅的勇氣都沒有。別說了。抽一支消消食吧。』

老李遞了一支香烟給他對火。老常接了燃着的烟屁股。歎道。『我真捨不得抽這比一塊燒餅更貴三兩倍的一支香烟。』

『晚飯吃得太苦。應當用名貴的香烟調濟着燻燻。否

則太對不起我們的肚子了。』

兩個人在山脚下踱了一會。又轉到老杜的家裏。他們剛吃罷晚飯。老李一進門就向椅子上取了一支洋火。將藥頭摘去。嗤嗤的剔着盤牙。老李問他們在那裏吃的東西。老徐剛說了一個『燒』字。老李連忙接過來說道。

『燒雞。是火鷄。耶穌聖誕最時髦的菜。可惜南京的大菜司務不會弄。燒得不入味。』

老徐笑道。『你有錢去吃燒雞。剛才輸的六千五百五十三塊六角。請你先把五十三塊六角的零頭先給了我吧。』

『我輸了不服氣。現在要來翻本的。』

徐杜兩個也是『骨牌一響。眼目清亮』的朋友。他們便重新開始。『歌力笑』起來。直笑到深夜一點鐘。才實行歌力。杜夫人煮了一鍋泡粥。就着一碟鹹菜梗。幾個蘿蔔頭。每人吃了三碗。才覺得通體和暖。兩個當差因拿不

到頭錢。太太們也不要他們侍候到深夜。諸事都由主人親自動手。老李向她們千多萬謝才始別去。

李常二人走到部門口。見三三五五的同鄉會中人。正在扶醉而歸。老李取了一支茄立克出來啣着。鼓了一肚子飯泡粥的勇氣。也氣概軒昂的走進去。有人問他。他也說在朋友家應酬回來。

明天早晨吹起身號。照例是無人聽見的。等吹過了晨號。當差才進房來催老李起床。他翻了一個身又睡着。老常一看鬧鐘上將近辦公時間。使勁推了他幾下。他坐起身來。剛揉着眼睛。便聽得吹辦公號了。他連忙下床。一路扣着鈕子走出房去。奔到辦公廳。簽了一個到。開了寫字檯的抽屜。將筆墨紙取出來。攤在棹上。再用墨盒將紛亂的紙壓着。裝成了辦公的排場。便溜了出來。

當差已預備了洗臉水。老李回房去舒舒齊齊的漱洗。洗畢。老李也回房來了。教當差墊了四個銅元出來。買了

兩條冷油炸檜。廟房裏每晨送兩大碗稀飯在房裏。潤過了一兩個鐘頭。稀飯已變成涼粉。倒出來像北京菜飯的醬雞涼一般。當差取一面盆開水。將稀飯碗隔水燉化了。老李與老常每人吃了一碗。油炸檜堅韌得像膠皮棍一樣。好在他們天天吃慣的。倒也不覺得十分難下咽。

老李丟下稀飯碗。躺下去睡一聽。還魂覺。老常取出骨牌來。獨自打五關消遣。打了十幾關。始打過一副。看罷了「酒色財氣」。再慢慢的「相十副」。大平等都進來幫着他相。七拼八湊。將「天地人和」都相通。已將近午飯時候。外面却在浙浙瀝瀝的下雨了。

幾個人拖拖拉拉的將老李喚醒。午餐的軍號聲入響了。大家一哄到飯廳上大嚼一頓。回到房裏。有的談笑。有的下棋。有的打五關。接龍。有的拉胡琴唱戲。有的看小說。有的睡覺。老李却偷偷向當差的借了兩塊錢。

郵件到了。除了信件以外。還有兩大捆。裏面有幾份當

天的上海報紙。被兩個愛看長篇小說的朋友捷足先登。搶到房間裏去了。其餘都是紅白帖子。由當差的理了出來。每個房裏有四五份。一一按名分派。

老李上午睡醒了。此時正在二房裏。與七八個同僚。興高采烈的談天。大邱的當差將一疊帖子送進來。小邱歎道。

「討債的又來了。呵。今天更不得了。每人有五份之多。」

老李湊上前一看道。『還好。姓名我都不認得。大概我能逃過了。』

『我何嘗認得他們呢。或者前世與他們有過往來。』

『我總不懂。帖子上的姓名官銜。一點都不會弄錯。連

我們的號都知道。發帖子的人何以調查得這樣清楚。』

『他們都是根據發餉花名冊照抄的。書記錄事都不會遺漏一個。在座的人誰也逃不了。』

『他媽的。有的在廈門結婚。有的在南臺養兒子。有的在汕頭開吊。有的在上海做毒。叫我們坐了飛機去吃酒也趕不及呵。』

『他們本不希望你去喝酒。這是閻婆惜對宋江說的。』

『唉。可恨我的爹娘死得太早了。放了這許多債出去。竟沒有機會收回來。祇能算來生債罷。』

『哼。欠債真沒有請帖厲害。欠了債還能請求寬限期。送禮却限定日子不許逾限。你不願送沒用。早已有承

辦公份的人通知會計處了。硬手硬腳的替你扣去發餉的日子。附一筆細帳。往往將餉銀打去一個七扣八折。』

『他們在外任當差。總比我們窮部員活絡得多。我們窮得向當差的借錢了。他們還不肯綑繫一面。要到災官

頭上剝削。手段未免太辣了。』

『在他們看來。我們在部裏清閒自在。坐享厚祿。一定

有錢富餘的。誰知道我們窮得將要當褲子呢。我們所苦的就是窮在骨子裏。若是真像災民一樣。窮在面子上。那倒有辦法了。所以災官之苦。實比災民更苦十分。」

大家正在談論。老朱一言不發。伏在棹上執筆亂塗。老李一看。只見他寫道。

雨聲浙瀝北風寒。有客清談語語酸。

苦恨萬方多難日。不容一刻少偷安。

狼烟連續家書斷。鴉信幾微心力殫。

亂世殘存無別計。寧為大盜莫為官。

老李搖頭擺尾的念了一遍。大家都稱讚「好詩好詩。」

老朱接過來看了一遍。說道。

「詩雖好。祇是末句未免過火一點。」

老朱淒然說道。「我是奉天人。本抱着一腔熱血。才投

到此中來的。誰想浮沉了二十多年。把我的壯志完全消磨盡了。自從東三省事變以後。家書久已斷絕。父母妻子

都不知生死存亡。而南方的親友們時常投書責問。說我現在軍部供職。吃了安樂飯。非但不想救國衛鄉。竟把父母妻子都忘了。外頭人那裏知道我在此地過的乃是度死日的生活。教我一個人駕了舢舨去同京洋人拚命嗎。我恨我幼年打錯了主意。若是從小就去當了紅鬍子。現在倒能夠纏在義勇軍裏。為國家爭一點光榮。所以我有寧為大盜的話。」

「呸。」老李啞了他一口道。「把舵的老大不着急。要

我們坐在船艙裏的人使什麼空勁兒呢。」

「醉生夢死。過了兩個半天算一天。」

「得過且過。天塌下來自有長人去頂。我們過了一

吃不飽餓不死的生活。真要我們去拚命。做了鬼都要

的。」

「本來我們這個衙門就是裝門面的東西。目的就在維持他們同鄉會的飯碗。你我不過陪賓而已。」

「豈但是衙門。全國整個兒的東西。都是裝飾品。倒不如歸併入交通部。改組為商業機關。或者還不致於像招商局那麼糟糕。」

「哈哈。我們都去當了買辦。大概總能養家活口了吧。」

「哼。輪得到你。你祇配去當茶房。」

「當茶房能帶黑老也。比這倒霉的災官強十倍。」

這種牢騷話。他們都不敢高聲談。窗外走過一陣「呂嫂呂嫂」的歡笑聲。談鋒便戛然而止。

「多吃飯。少開口。多拉屎。少放屁。這就是我們災官的格言。」老李說罷。要到辦公廳去。老常一望椅子上的鬧

鐘道。

「纔三點鐘。你今天怎麼巴結起來了。」

「我還有兩封信。想到廳上去寫。」

「又寫情書給小豔琴嗎？」

「不是她的信。要等發了餉才能寫哩。」

「快來。我等你出去放青。」

「下雨天。放不遠。我已經約過老徐了。晚上再去吃池

粥。歌力笑。」

「請你把我們桌上的文具收在匣子裏。」好幾個人的聲音。

「晚得。今天歸我包辦。」

(完)

### 記藥水總長販土事

(彷彿)

昨赴友人黃君之晏席間有名士某君方自滇中來酒酣耳熱為言前雲南督軍唐繼堯與藥水總長販土事雖已成陳跡然迄今猶令人舌橋不下記之亦以見軍閥政客之蠅營狗苟朋比作惡至玷辱國體人格而不惜也

軍閥時代各省督軍擁兵自衛餉糈所出皆以烟土為利藪漿熟製成後乃以海上為尾閭雲南夙稱膏腴豐稔之地前督軍唐繼堯每運土至滬數以百箱計每百箱約二百萬金以上滬上為之負責經營者名王九齡號竹村即所稱藥水總長者是其人身高面黑心計甚工而輜銖若命因此遂為羣小所嫉而事乃敗露王

則判決徒刑十年被禁西牢此事曾經轟傳滬上當有能憶之者王既入獄自悔失計乃作血書一函賄寄唐氏略云「九齡此次入獄咎攸所歸惟我公賞財竟成烏有誠為扼腕倘一旦身脫囹圄誓必改弦易轍以冀圖報於將來耳」唐氏得書果大感動及出獄後潛歸滇中唐氏憫其所遭輒以財政廳長見委尋段祺瑞氏執政用聯唐對粵之政策王則巧唐督乘機夤緣竟得教育總長之頭銜然委令雖下卒以學識資望不孚為北平教育界譁然攻訐坐使空獲藥水總長之雅號而竟未履任云

滑稽詩話



# 狂浪堂話

(王翁曼)

朋輩爲詩。好作譴浪。鄧鈍鐵自是吾黨白眉。屁味室詩草。定可遺臭萬年。茲略錄一二。如吃炒豆歌云。一粒豆。兩粒豆。左剝右送不住手。欲吃不語塞到口。香復香。甜復甜。少年見之口垂涎。老頭子與老太婆。看見此豆眼淚漣。李子名天行。汪子名北平。王子后哲馬鞍山。還有我老先之生。大家吃豆頗有名。一日會齊大吃豆。肚皮飽得九分九。六個銅子買一堆。被人還笑壽者壽。一人吃。如打算盤的立卜。兩人吃。如打算盤卜立的。三人吃。仍打算盤立的。卜四人吃。更打算盤卜的立。如果五人六人七人八人九十百千萬人吃。不打算盤却打仗。壁立拍辣機關響。陸軍海軍不算帳。東洋小鬼聞聲逃。後來丘八多於毛。呀嗟乎。何來丘八多於毛。原來吃豆之功勞。夜晚炒豆總算帳。一個大屁冲雲霄。

寧波有詩人名毛二千。鈍鐵贈以詩云。嘴上尊毛成八字。看來顛倒略難分。大名恰對錢三萬。(命相家)計算每根十五文。署名爲屁翁。張虬公見之。爲詩調二君云。從來未見屁稱翁。定是先生後部鬆。若遇梁園真兔子。也應尊爾屁公公。二千甘與屁爲友。同臭芝蘭得其偶。月旦若逢梁任公。何來一對放屁狗。三萬錢買二千屁。一屁還值十五錢。賣屁賣文雙進帳。

金

鋼鑽集

一

相君之面故團團。

柘雨作碰和行。亦盤龍陣中之詩史也。詩云。閒來無所事。碰和作作樂。並非少數本。要想贏利攬。一元平二四。三代清一色。對和加四皮。埒子作三百。小洋二百五。大洋兩千八。銅元解和頭。拗四不拗六。先講後勿論。進出要現扑。莫說錢不惜。古人有所說。入山不怕虎。怕虎山不入。愿者來入座。不愿桌角立。無論親友族。桌上不借索。舊帳可除退。新帳欠不作。休怪無面情。君子貴直告。錢財個個要。豈肯空勞碌。與其背後說。不如當面囑。四圈一扳位。十二爲歸宿。輸者要反梢。飯後又可續。逢場以作戲。怎好當飯吃。今有一種人。身帶空皮匣。要看有錢樣。越大越快活。買買也開心。旺旺意趣足。空袋下米升。想吃一鑊肉。頭和被人碰。伸手袋內摸。皮匣都倒空。八開只四角。兩副便解完。指頭桌上篤。上家二百五。下家三百六。對家四百九。三共一千一。幸而輸反贏。入袋不肯挖。鬼話擣連篇。一心想滑脚。個

個舌頭伸。人人鼻管捏。當初入場時。悔不知所擇。今朝作大孽。碰着瀉三客。贏錢未到手。輸錢實落落。事後方知覺。噬臍又何及。以後兜搭子。務宜靠眼力。俗話三不賂。誠哉甜如蜜。我今作此行。老僧敲魚木。句句是真言。字字是金玉。自屎不覺臭。還說我尅毒。請問當局者。此言確不確。虬公善爲時事諧。當孫閣未成立時。曾作蛙吟五首。其一云。閣閣閣。高內閣。庸人偏有庸人福。代理總揆代白宮。得意登台多快樂。一朝贈爾飯桶名。聲滿京華閣閣無。端議席開風潮。鳳閣龍樓難駐足。其二云。閣閣閣。孫內閣。老派官僚推蒼宿。同意案提二月餘。議員分家議長逐。派署之聲滿長安。政潮千丈看起伏。千呼萬喚不出來。祇聞樓板聲橐橐。其三云。閣閣閣。顏內閣。外交人才稱卓卓。勸駕忽來吳將軍。一時聲名滿京洛。議院反對若無人。總揆之座常君屬。奔走空勞老鄉親。阿舅飯碗妹夫奪。顏惠慶爲孫寶琦之妹婿。其四云。閣閣閣。張內閣。西風不舞



羊公鶴。和平會議夢難成。昭關一夜鬚陡白。書空咄咄去國悲。風雨津門空寂寞。回任運動枉勞心。痛說當途水已覆。其五云。開開閣。斬內閣。久困津門思逐鹿。一樹欲嘗鼎中羹。霍光之傳何不讀。記否柴車就道時。心血錦囊會嘔出。問君攘臂今何爲。馮婦下車空取辱。

烏一蝶小搬屋詩。雖屬諧作。亦見至理。詩云。小搬屋。小搬屋。不自東之西。不自南之北。不辦進屋酒。不點進門燭。但將一室內。什物移紛若。筆架與墨床。狼籍堆滿桌。整排書千卷。橫截畫一幅。彼此互易位。生氣便滿目。我身猶此身。屋亦猶此屋。環境固依然。心境自起伏。有如演陣圖。變化無定局。並未增一兵。千軍萬馬若。乃知怪與奇。其故在少見。因此忽有悟。作文視是矣。風月與花鳥。充塞宇宙裏。苟能善採擇。甯足勝驅使。蒼頡造文字。至今數千載。其間所摹衍。亦復甚有限。胡爲古今文。蔓延不可殫。臭腐與神奇。道本不在外。惟在善變化。由一可生萬。又如女媧氏。搏土

作人形。口耳四寸間。從古無定型。百千萬億人。面目各分明。有誰相雷同。乃如板印成。惟其善於變。乃得造化名。蠢夫笨伯輩。聞之可能省。

吾前錄鄧鈍鐵之吃炒豆歌。嗣有糊塗蟲。勸吃豆和作一篇。奇妙不輸原唱也。詩曰。毋多言。且吃豆。青梅五十豆。一斗吃者歡笑看者愁。不怕硬。只怕酸。更怕酸而又硬硬而酸。害得三十六個牙齒滑滑瀉瀉。誰知豆中有至藥。不信聽我歌一曲。人家吃飯我吃豆。人家撒糞我撒屁。一粒兩粒千萬粒。送入丹田化爲氣。五臟六腑無渣滓。但有烟霧彌漫而已矣。有如一個輕汽球。因風便欲上天去。讀若氣。我聞羽士學長生。不食五穀飲沆瀣。節胃約腸骨如柴。求仙不得求死快。何如此法簡且單。仙人聞之口噤。又况生活程度日日高。吃飯何如吃豆好。白米一升豆一斗。算來均是一個飽。不論衛生與經濟。天下無如吃豆利。不論求仙與作家。天下無如吃豆易。將進豆。君莫停。我

歌未已君且聽。豆一粒。屁一個。種瓜得瓜。豆得豆。因果循環。理無訛。若將此屁。化作炸彈。達官貴人。聞之心胆寒。若將此屁。化作機關槍。與克虜砲。阿拉中國。便可一躍而為大好老。可惜大材而小用。只在紙帳中。與鐵被裏。張皇聲勢。逞威風。獨不見夫黃鼠狼。一屁可作救苦救難救命王。又不見夫北京有人號屁精。屁能成精。更可驚。（李六爺當是吃豆成正果者。）勸君慎吃豆。勸君慎撒屁。韞櫝而藏。磨厲以須。不飛則已。飛冲天。不鳴則已。鳴驚人。毋使英雄苦無用武地。終日胯下長嘆氣。

吾友烏一蝶與莊病骸。甯波兩大作家也。各有放屁歌一首。人皆掩鼻而過之。顧敝堂（自註此兩字新鮮得很。敝翁之創作也。）得此大好貨品也。烏可不陳列哉。烏詩曰：封神榜上雷震子。忽然逃入先生肚。殷殷虺虺鳴不已。英雄那肯胯下處。東馳西突尋出路。先生之腹硬如鼓。地小那足容迴旋。內急豈能待須臾。三脚兩步上廁去。與爾（

爾者馬桶也）一見真似故。不須提壺。且學脫褲。誰知雷公最怕污。欲出不出脚趑趄。大腸小腸亦何苦。為爾蹂躪無完土。穀道可望不可即。如隔雷油僅一步。又如壯士臨戰陣。盤馬彎弓作蛙怒。踏斷樓梯無人來。悶煞將軍真可惡。尻骨坐斷無消息。忽然大聲出我胯。一屁兩屁三四屁。漢口鞭爆連珠弩。大魚不到小魚到。慰情勝無聊自娛。有如官吏出門來。先有饑仗與鹵簿。鹵簿雖來官不來。望斷行人眼欲枯。吁嗟乎。人生處世百不易。一恭之出難如許。安得將軍（大黃為藥中之將軍）破堅陣。使我胸中不致積年累月藏垢而納污。莊詩曰。先生有胃而無脾。積食不化肚子裏。食多胃小不能容。化作臭氣是曰屁。初放人不覺。只當吹牛皮。再放如聯珠。人皆掩鼻避。亦有嗜痂之僮夫。指為萬國九洲第一之美味。先生不自知其臭。大放特放肆無忌。（憚字暫寫欠帳）有時將屁來嚇人。彷彿亂道與胡言。有時將屁敲竹槓。騙取鈔票與洋錢。一放再放

放不巳。此氣瀰漫天地間。（曼翁曰：原作為甬江邊。病骸所見囿於鄉。何其不廣也。因為易之。）放過一年三百六十有五。臭倒天下五洲萬國。東方西方南極北極。熱帶溫帶寒帶。角角落落。來來往往。長長短短。圓圓方方。趾有眼。有耳有鼻。有口。老年除外之少年。（曼翁曰：此句原作為臭倒四明鄞慈鎮奉象定南田七邑。來來往往。長長短短。圓圓方方。趾有眼。有耳之少年。因為推廣如上。又不知何故。臭倒者。只有少年。老年如敝翁等。可以幸而除外矣。再原詩至此止。敝翁不敏。請續貂二句。）個個交頭接耳。紛紛猜想。疑是火山爆裂。噴出一噸二噸三噸四噸五噸六噸七噸八噸九噸十噸百噸千噸萬噸兆噸億噸以至無量數噸之阿模尼亞。流成長江與大川。

病骸睡兩妓。事不密。頓起酸素作用。揚州張虬公。署名為乖乖。作醋娘子詩調之。詩曰：兩個瓶兒一個蓋。一個在城中。一個在城外。滿瓶酸氣熱騰騰。又可憎。來又可愛。可憐。

兩腿苦奔波。這都是五百年前。欠下的風流債。一朝失信。負鴛盟。個人兒。便把想思害。問君再會幾何時。六點鐘又三禮拜。

王一川汪北平。各有一乳臭。異性也。因聯姻焉。鈍鐵天行。乃合詠親家詩曰：兒子丈人媳婦爺。兩方對峙曰親家。一個自稱為一個眼淚汪。（兩個歇後語）王汪連呼頗好聽。乃如狗子相對鳴。一個細而長。青皮甘蔗名稱揚。（北平瘦長。有青皮甘蔗之號）一個大而板。尊姓不可連八蛋。可惜不癡又不聾。阿翁不作作屁翁。雙屁齊放連珠急。倒運寡人爭掩鼻。親家之臭臭難當。乃如毛廁之坑缸。（此乃加工定製之雙料貨）同氣連枝稱兄弟。今變親家真晦氣。我聞一氣總相生。令愛令郎想必不脫臭之根。同臭乃作同聲應。兩人有時讀起勁。偶問老親翁。君家令郎稱小犬。吾女應是什麼東。（東東西也）一個親家客其氣。說是令愛應當稱小雞。小雞小犬共昇天。你我可謂親。

家仙。奈何旁人聞之垂涎。如此稱呼真妙絕。羊肉若當狗肉賣。小鷄應與鴨同價。親家聽言寒毛蹩。（兩親家皆無鬚鬚。故只好蹩寒毛也。）真個要賣不得了。鷄鴨同價豈有此。貴賤不分真倒竈。昔聞嫁鷄隨鷄狗。吾女小鷄令郎亦當是小鷄。方成夫唱而婦隨。或者吾女變作狗。雌狗雄狗相廝守。親家搖其手。點其頭。爾尊真是壽之流。小鷄小犬豈當真。謙謙君子古所稱。若要真個成鷄狗。兩脚兩翼何處有。（狗多兩脚。鷄多兩翼也。）閒話少說歸正傳。如何結親先支配。一個大笑曰奇哉。吾女今年三歲半。令郎二歲亦是貨真價實小鼈蛋。兩小無猜成一對。須待來年令郎年歲三。相差半歲還可算。那時哇帶帝。平平蓬。懸燈結綵如血紅。中間笑煞兩親翁。耳際惟聞恭喜恭。此詩可謂語妙天下矣。一川自作一律。題曰鈍鐵詠親家。詩嘲譏多端。真有屁味。天行嗜屁成性。隨聲附和。尤爲殺不可赦。自作一首。卽呈大德望北翁老親翁汪老先生大

人閣下。詩曰。兒子丈人媳婦爺。兒女親家頭口牙。（京師呼販賣人口者爲頭口牙。）五百年前聯半譜。廿餘歲後再通家。任他太監呼牛馬。（沒有的事也。）却怪周婆畫狗蛇。（周婆繼周公而制禮。畫虎類狗。畫蛇添足也。）學就吳儂語更軟。乖乖終竟配乖乖。（鈍鐵註。結句好極。可惜少了來嗜兩字。便只有親家公之口氣。而無親家婆之口氣矣。）鈍鐵亦和作一首。題曰代汪北平答大碩望大屈死大飯桶一翁王老親翁先生大人閣下。詩曰。若個無毛亦阿爺。兩方鼈蛋尙牙牙。問心自己堪稱塔。如此細人已有家。小雉（雉雞類也）何妨配小狗。乘龍無路只乘蛇。獨愁來日難如意。舍雉怎如令狗乖。此一親家問題。殊令人笑掉大牙矣。鈍鐵有新樂府二首。亦上海社會之寫真也。其一吃講茶。云。辮子盤衣襟。開橫七豎八坐一檯。其勢洶洶。其聲如雷。要講斤頭眼睛張張開。拍一響拳頭亮。今日大家總算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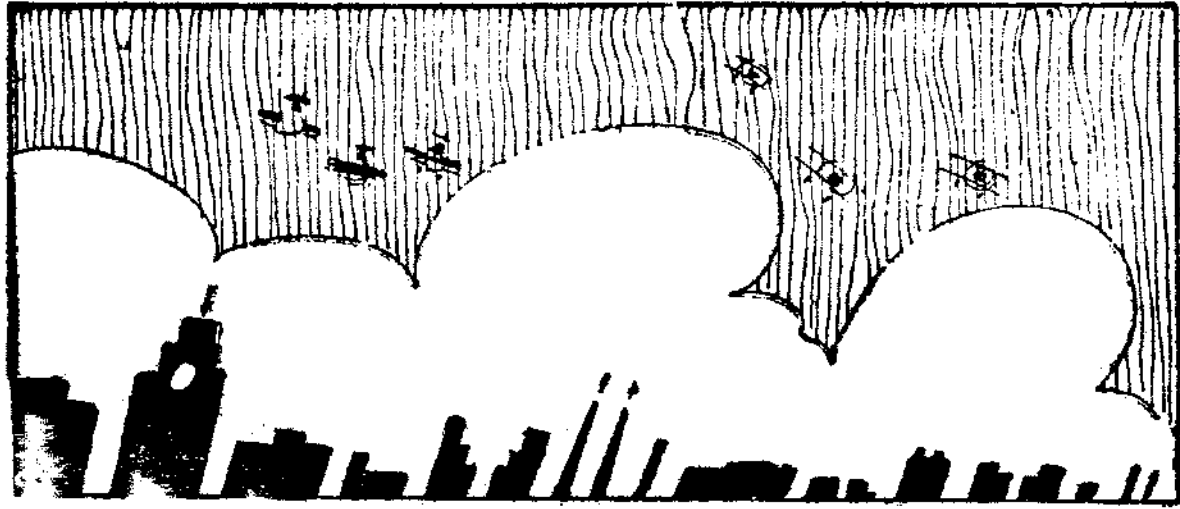
打打打。要是好漢硬碰硬。溜之乎也。勿像樣。吁嗟講茶之  
吃乃如斯。漸聽叫鞭奇奇奇。（叫鞭聲也。）君不見茶客  
逃東復逃西。滿堂茶碗蝴蝶飛。其二出棺材云。哇帶低。媽  
拉迷。前有和尚。後有道士。十七八隻脚步齊。看客塞路擁  
復擠。哀哉。隨。獨龍。槓子。風頭。足。槓。材。者。三。十。六。活。人。體。  
面死人哭。吁嗟乎。真像樣。出棺材者。牌頭硬。橫豎銅鈿勿  
算帳。何不槓到城頭上。兩詩雖文章遊戲。蓋亦有感而言  
也。

陳心佛自署爲蓮蓬老兒。作屁翁行以嘲鈍鐵。詩云。黃浦  
江頭一屁翁。屁翁終朝下氣通。屁翁不異於常人。屁翁之  
名乃能洋溢乎天東。（自註。天東。天地東西南北之縮寫  
也。）我問屁翁自命。屁雄。屁祖宗。千個萬個放不窮。此事  
世上不會有。只恐傳聞失實。有點黑漆皮燈籠。忽然一日  
喜相逢。目眙舌撓。不覺傾倒難形容。屁翁何所吃。吃的黃  
豆。栗子。蘿蔔。大蒜。葱。屁翁何所住。身住不遠丹田之泥丸。

宮。後來膨脹熬不住。浩然之氣。遂欲乘隙而排空。於是洞  
宮。（越人屁股之稱）轟到半天中。好似喜馬拉雅山之最  
高峯。仰天噫吐氣長虹。隆隆。國。嘯。冬。癡。癡。癡。公公。鄧  
鈍。鈍。蓬。蓬。蓬。濟。濟。濟。窮。窮。窮。（屁翁放屁聲）千里之外。播  
洪鐘。半天雷聲上九重。屁翁此時忽又雅興勃然發。（曼  
翁道。讀者且慢。請先透氣一口。再往下念。）遂把尊容一  
扭二扭三扭四扭五扭六扭七扭八扭九扭十扭十數扭  
外千萬無數扭東扭西扭南扭北扭左扭右扭前扭後扭  
扭到六十六天天邊盡頭無可再扭扭得無影又無蹤。（  
曼翁道。天下有獨無偶之奇妙絕倒的長句。）一時臭屁  
塞天地。屁翁拍手自稱功。忽然天地發狂風。臭屁吹散屁  
翁倒栽而下。眼花撩亂而朦朧。（朦朧。發昏也。）一個洞  
一條縫。跌得屁翁從此不稱翁。不稱雄。不祖宗。願做馬桶  
之中吃屁蟲。吁嗟乎。屁翁屁翁爾何苦。上天落地霎時工  
（工工夫也）何如三家村中癡頭腦。獨自號東烘。鈍鐵

見之。亦作病佛行爲酬答。詩曰。餘杭有病佛。骨瘦乃如柴。走在路上一陣狂風向其眉上眼上耳上鼻上口上舌上頸上肩上臂上手胸上腰上腿上脚上腦上背上股上前面後面四處八方上下左右吹得搖搖擺擺擺搖搖東晃西晃南晃北晃中晃晃在路之當中邊頭晃而晃不已。（自註。似乎比你的長些。）拍捷一交阿乙哇。就地一滾兩滾三滾四滾五滾六滾七滾八滾九滾十滾百滾千滾萬滾兆滾恆河沙數滾無量數滾快滾慢滾遲滾速滾正滾歪滾圓滾方滾（此滾最難）前滾後滾左滾右滾乃如油鍋裏油滾水壺裏水滾王八蛋滾小籠蛋滾滾來滾去滾死滾活滾滾滾一滾滾到黃騰騰的米田共之毛坑中（這個滾比你扭還要好些）撲統一聲此味乃進病佛之喉嚨。病佛之頭搖。病佛之眉皺。救命一聲剛出口。米田共已骨六六六向其尊口而直衝。病佛落坑無法想。病佛之頭光如銅。牛山漚漚乃無一根之細毛。沒處下手。

惟賸病佛伸手坑中搖復招。佛頭着糞一團糟。吁嗟乎病佛。病佛不喫屁翁屁。乃吃木樨香裏黃鬆糕。吁嗟乎病佛。自作孽不可活。板磚壓着自己脚。余與愁珠讀兩君詩。大笑不已。因同作兩屁生行一篇云。海上湖頭兩屁生。竟發厥臀與天平。一鼓作氣其響乃同晴。天而霹靂。鄂輪陳。排山倒海可以拔寨打攻城。一聲未已一聲續。聯珠之砲放不絕。忽然冲上一層天。回聲又到南北極。此時大開會議。太平洋。各國代表聚一堂。乃有奇聲觸耳鼓。嚇得交頭接耳。噤裏咕。忙問此聲何自來。豈是火山爆裂地球破。破般費驚猜。然而聲中又夾臭之氣。猛一聞之打噴嚏。怪聲怪氣陰東西。（曼翁做倒此處。以下愁珠續）原來中國受飽隔壁矮子氣。澎澎漲漲漲澎澎無可洩。一洩洩得萬萬千。千千萬萬里。林林總總一國一國出席代表嚇得鑽到桌底裏。中國居然占勝利。成功却在兩股氣。公民聚鐵造爾像。西湖當中黃沙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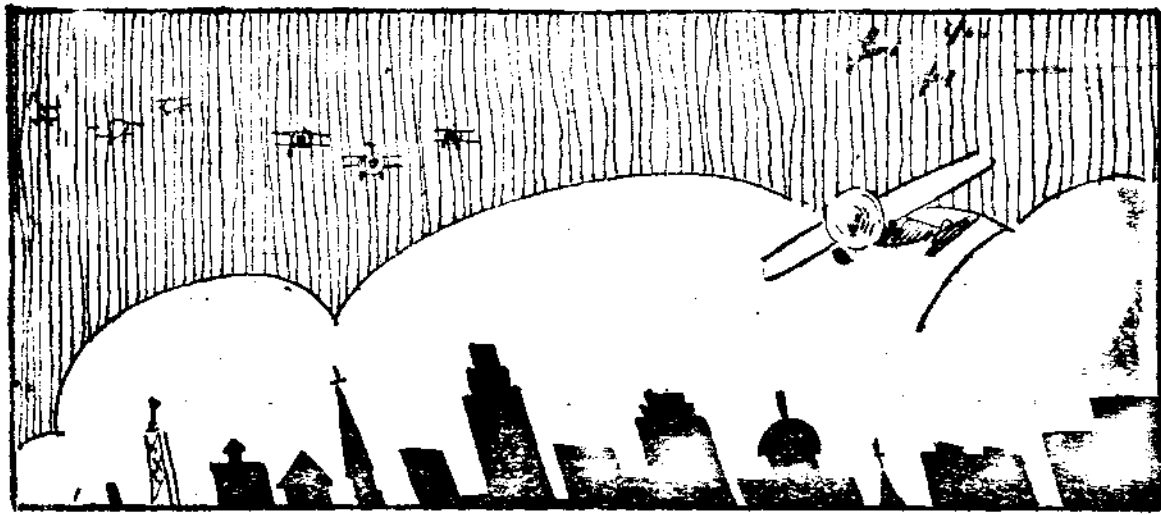
(坵蓮)

缶翁早年專意篆刻。四十始爲書。五十始作畫。間亦爲詩。新向在寒郊瘦島間。自言生平篆刻第一。書次之。畫又次之。詩蓋其餘事也。然晚年居滬。鬻畫之錢。多於鬻書。鬻書之錢。又多于鬻刻。殆非翁之所及料也。

翁之篆刻。蒼勁古雅。能於趙撝叔吳讓之諸家以外。自成一派。自七十以後。腕力已衰。不復役此。故滬人士得其書畫者多。得其篆刻者鮮也。

翁篆書學石鼓。行書學王覺斯。惟石鼓原文。字體平正。翁則左紉右申。面目全變。今之學石鼓者。皆翁之石鼓。非周之石鼓也。鄭海藏嘗評翁篆書云。結體布白。皆從篆刻得筆。斯語得之。

翁之畫品。在青藤八大石濤復堂之間。然余嘗見翁山水小幅。神味雋爽。何減墨井。



翁詩多五律。好以十許字鍊成五字。又好使廬字。故覺清奇僻苦。負出意表。鄭海藏論詩。少所許可。顧於翁詩。輒曰有奇氣。翁嘗袖其詩稿數冊。求海藏刪定。海藏爲之序而歸之。卽今所梓之缶廬詩存是也。

缶翁中年聽詩蘇垣。常與僚友啜茗某茶肆。肆中傭保。皆所熟識。其門上桃符。卽翁所書。每歲除夕。翁必袖其所書來肆。親率傭保除舊更新。傭保不知書。每將舊桃符。按而納之街頭字簾。劉山農時正從戎吳下。亦嘗至此肆啜茗。見而乞之。重付裝潢。至今聞猶懸於齋中也。

翁居蘇州。其書與畫。珍者頗少。每爲人家作窗心紙。余曩游蘇。猶及見之。及辛亥後。僑寓海上。聲名大譟。蘇人有其窗心紙者。皆卽時易去。重付潢工。然而破爛汚垢者。已不少矣。

翁來海上。其交游中。最相契者。當推朱彊村。王一亭。諸貞壯。姚虞琴。丁輔之。諸人之書畫。皆出於翁。朱諸嘗爲翁斟酌詩文。今翁詩冊中。二人塗乙之蹟不少。姚丁諸人皆擅書畫。故亦與翁時相過從。至翁弟子。雖遍天下。然步亦步。趨亦趨者。要惟王企之與駱亮公二人。王君爲之教授諸孫。兼綜家務。駱君則追隨左右。無間晨夕。某歲翁客塘栖武林。侍杖履者。駱君一人而已。



清血解毒 聖藥



哈蘭士  
內服

**六零六**

大和藥房發行

價目  
每瓶 大洋一元七角五分

各大藥房均有經售

上海四馬路

諸君已讀 尚有未讀

**金鋼鑽月刊矣**

**金鋼鑽報者乎**

如尙未曾讀過請速訂購一份聲明是  
金鋼鑽月刊之定戶可以照價八折

定價	全年	五元正
半年	二元八角	
一月	六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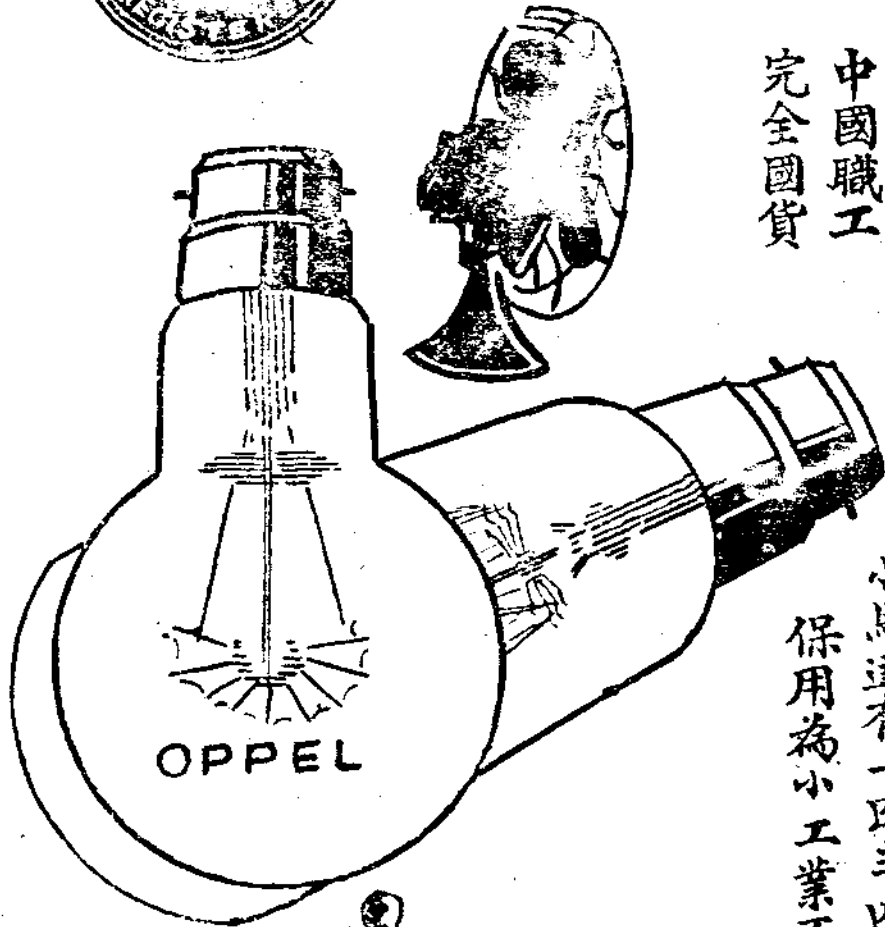
上海天津路慈安里五號 金鋼鑽報館謹啓

金鋼鑽報有十年以上之歷史  
金鋼鑽報有耐人尋味之文字  
金鋼鑽報有諷刺時事之插畫  
金鋼鑽報有情節離奇之小說  
金鋼鑽報有簡潔老練之筆記  
金鋼鑽報有他報所無之新聞

# 亞浦耳



注意  
中國資本  
中國職工  
完全國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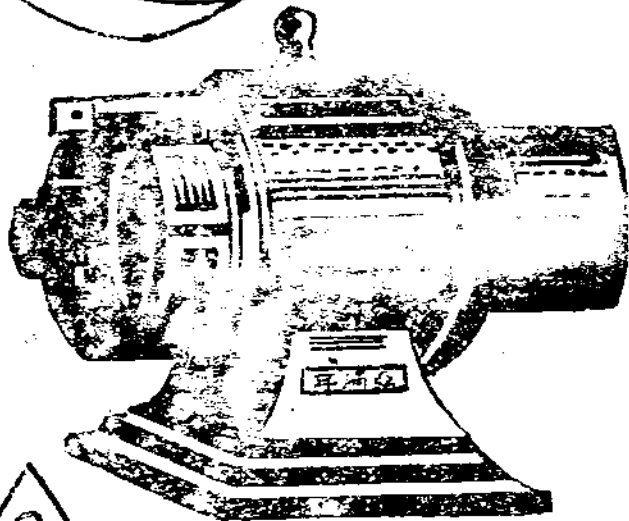
中國亞浦耳電器製造廠出品

各種電燈泡省電光亮不傷目力

吊風扇柏風扇省電祛暑生涼

小馬達有一匹半匹及四分之一馬力包修

保用為小工業不可少之唯一利器



各電料行均有出售



電報掛號  
有線八八四  
無線一八  
八四〇英文  
OPPEL

中國亞浦耳電器製造廠

總廠上海遠陽路六六號 電話三五〇三六  
新廠上海桂陽路鄒陽路 (楊樹浦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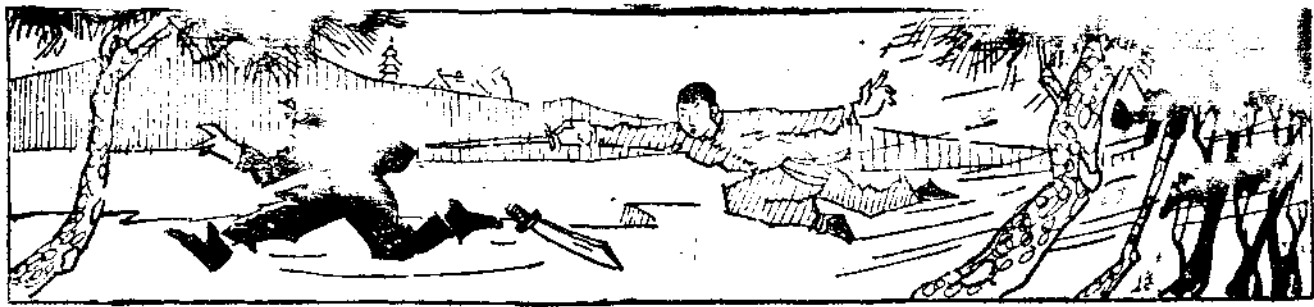


# 拳術名家小傳

(陳志進)

## 楊健侯

楊健侯。直隸廣平府永平縣人。又字鏡湖。露禪先生之第三子也。幼受嚴父之教。自七齡練拳。至八十餘歲。未嘗間斷。而十數歲時。因教法過嚴。日夜苦逼。不能忍受。遂投繯自盡。爲人覺而救之。魁乃加意防閑。督責稍懈。苦盡甘來。學乃成矣。傳其子少侯。澄甫。余在杭州。從田紹先先生學太極拳。田師乃少侯之弟子。然實親炙於鏡湖老先生者也。田師從之最久。自十三歲時。隨侍左右。克盡弟子之禮。故老先生之對於田師。愛之特甚。手法講演最多。老先生之妙。更超絕羣倫。生平未嘗逢敵手。與人比敵。從未傷人。凡與交手者。無不跌出數丈。心悅誠服者有之。羞慚嫉忌者有之。小人之流。明較不勝。乃使詭謀。一日。老先生至一拳廠中教授。田師隨後。進廠門時。門後猛出一人。手舉木棍。從老先生背後。自頭頂下擊。去首數寸。老先生將腰向右一轉。右手接棍。往後一採。其人隨棍撲出丈餘。合仆於地。久久不起。老先生一笑而止。未究問爲何人也。老先生每與人敵。不論來者有力無力。無不跌出。而人未見其動手也。是以多有疑老先生有妖術邪法者。否則手既不動。人何以跌出。若是之遠。老先生亦笑而不辯。所謂可與知者道。不可爲俗人言也。一日。田師問「攬鶴尾」之意。時



拳術名家小傳

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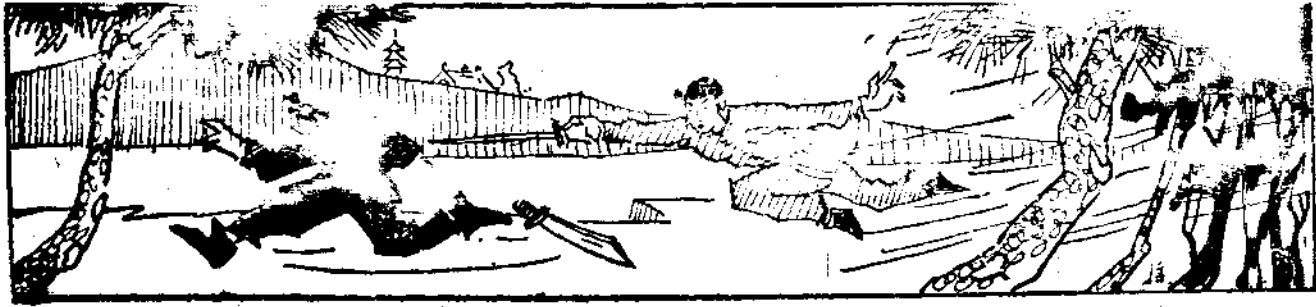
適有燕飛掠院中。老先生順手一抄。燕即落於掌中。手掌平伸。燕不飛去。子細視之。見其有欲飛之意。而不能離掌。老先生曰。此即攬鵲尾也。手一送。燕即飛舞如故。因問不能飛去何也。答言工夫久。練呼吸通靈。毫無抵抗之力。不丟不頂。自能如此。一日晨。老先生燕居。吸關東煙。其女手捧面盆。往院中撥殘水。北京房屋。春夏之季。門上多掛竹簾。繫簾之繩。日久未換。已將斷矣。揭簾之際。手略沉。簾即隨手而墮。其女大驚。往前一撲。幾跌。老先生瞥見。縱身一躍。落至其女身傍。一手扶助其女。一手接住面盆。人未仆。盆未墜。水未傾也。其技之神如此。老先生八十餘歲時。一日閒坐。忽謂田師言。子試拳吾腹。以驗汝之工夫。時田師方二十四五間。自身身強力壯。恐有所失。不敢動手。則以怨報德。人其謂我何。老先生笑言不妨。試擊之。田師輕擊一下。倒跌數尺。起而再擊一拳。用五分力。又倒跌丈餘。乃用全力一擊。跌出數丈矣。老先生乃大笑曰。爾工夫尚差遠甚也。老先生生平。除吸關東煙葉外。他無嗜好。一生惟看戲一次。乃為親友所強。不獲已耳。夜中睡眠。恆不脫衣。睡醒即練。練畢再睡。而抖擻之工夫。人莫能及。行住坐臥。皆能抖擻。他人之抖擻。行住坐則可。臥則不能也。夫虎豹出山。抖擻風生。百獸震恐。故仿其動作行之。可以振精神。解疲乏。人或以為人為萬物之靈。何為下仿於禽獸之動作。豈知古人之發明拳術。悉模仿於禽獸。試觀華陀之五禽圖。猴拳。形意拳之十二形。太極拳之白鶴。晾翅。蛇身下勢。倒攢猴。野馬分鬃。斜飛勢。翻身白蛇吐信。太極劍之燕子抄水。靈貓捕鼠。燕子入巢。蜻蜓點水。黃蜂入洞。宿鳥投林。黃龍擺尾。獅子搖頭。虎抱頭。野馬跳澗。天馬飛跑。



燕子啣泥。大鵬展翅。犀牛望月。烏龍探爪。鳳凰雙展翅。白猴獻果。黃龍入洞。白虎攬尾。鯉魚跳龍門。烏龍絞柱等。皆取法於禽獸。抖擻之工夫。於事冗之人。更爲緊要。蓋練拳之後。必須散步溜腿。練一時工夫。溜腿二時。始爲合宜。事冗之人。如何有此閑空。惟有時行抖擻之功。則能全體愉快也。老先生自言。練拳一生。悟出五字。曰「輕。靈。動。變。化」。時告弟子曰「輕則靈。靈則動。動則變。變則化」。其言之精如此。

### 楊少侯

楊少侯。名兆熊。健侯老先生之長子。而班侯老先生之嗣子也。幼受家傳。弱冠時。卽斬然見頭角。膽甚壯。惟性情怪僻。多有不近人情處。蓋薰染於班侯。未傳其絕藝。而適肖其性情耳。身材不高。故其拳亦爲小架。手足之迅捷如鷹隼。目光四射。進退旋轉。令人無從捉摸。遲疑徘徊之際。拳脚之來。不知所由。遂被跌出。然終不知如何跌出也。與人交手時。輒嗤然作冷笑。聞之者毛骨悚然。聞其笑聲。觀其手勢。多有却退者。每與余師田紹先推手。單插手雙插手最多。單插手。插咽喉。被插者多仰跌于地。或被迫而抵于牆。雙插手。插兩肋。插着之時。倒提冷氣。噤不能聲。少侯先生常年喉際創疤。不斷。兩肋骨插久已長成一片矣。一日。其三弟澄甫先生。與武匯川。陳月波等。同至少侯先生寓中。閒談。匯川忽請曰。師伯得與弟子推手乎。先生冷笑應可。二人一粘手間。少侯先生往下一採。匯川隨之前撲。先生卽用採下之手。往上一提。着于面上。匯川卽仰跌于地。遠出數尺。復大罵之。其不近人



拳術名家小傳

四

特如此。匯川身高約七尺。腰寬數圍。身重一百七十斤。兩手可舉三擔石。而各種拳術。練過者不少。尤精于慣跤。後慕太極拳。先從少侯。少侯不肯授。乃從澄甫先生。已學二三年矣。然而不能經先生之一手。此無力打有力之明證也。先生更有絕技。神前所蒸巨燭。焰高數寸。先生用左手掌引之。焰則隨手平行。如被風之吸者。右手離焰數寸。從中一切。燭即熄滅。太極拳本為至柔之拳。故又名綿拳。然久練之後。如綿中裹鐵。沉重異常。北方之八仙桌。多為槐榆木所成。堅實而重。先生一反掌。桌即四裂矣。論工夫不及其繼父遠甚。而怪僻之性。則又過之。且不肯教人而喜打人。亦不善于教人。從之學者。多不終而退。然孫祿堂先生。甚讚美先生之拳也。



奇案異聞錄

## 九蓮珍珠燈

(下) (黃南丁)

鳳起又想到王四方纔的言語。不似兒戲。不要真是一位有本領的隱俠。自己倒不可大意。簡慢了他。弄僵了大事。即打定主意。晚上宴請王四。作為餞行。在席上或者可以探到他是何等樣的人物。鳳起且想且走。不覺已到了家中。鍾良等衆人。忙都來相問。鳳起把事約略說了一遍。便問凌龍道。王四哥呢。凌龍笑道。怕睡在屋內吧。鳳起聽得。也不去驚動王四。只吩咐夥計們。預備盛筵。宴請王四。這時鍾良凌龍二人。倒也相信王四方纔的言語。周二禿子和莽黑牛。却暗暗哂笑。鳳起如何信任了挑水的王四。真的要請他去探案。而且還要盛筵餞行。心中很是不快。但因自己對於這案。完全沒有探辦能力。不敢阻止鳳起。鳳起却通不理會。只催着夥計準備酒肴。自己坐在房中。呆呆的等候王四醒來。鳳起心中。雖不會知道王四。真的能破此案。可是除此一線希望之外。竟是完全絕望。無法可想的了。

就在這天晚上。天上明月。如一輪皓魄般的由東山吐將出來。恰恰是個十四。好一個團圓璧月。照得大地光明。九霄間萬里無雲煙。越發顯得月彩皓潔。祇有一二點明星。遠遠地點綴其間。鳳

起家中。早辦下了一席豐盛酒筵。擺設在鳳起房外一間客堂之中。點起了兩支粗似兒臂的紅燭。吐出了火炬般的赤燄。好似與明月爭光。正中排下了一席酒肴。上面一個座位。兩旁設着四副杯箸。下邊便是主人陪席。幾色酒碟。早擺得端整。鳳起提起酒瓶。向上面杯內斟滿了一杯。碧幽幽堆起白花的上好汾酒。請王四上坐。又在兩邊斟好了酒。請四個盟弟坐了。鳳起自己在下面相陪。王四也不客氣。昂然坐下。鍾良等四人。也一同坐定。同鳳起飲啖起來。這天鳳起準備的菜肴。十分豐盛。特地辦下了黃河鯉魚兩尾。同了許多酒肴。飲過了三巡。夥計們早送上五盤菜肴。一盤是紅燒牛肉。一盤是白煮爛肉。一大盤的清蒸肥鷄。加上紅椒青葱。花椒鹽末。端的是五色俱全。只聞到這股香氣。便猜到是多麼的可口了。還有兩盤。却是雞膾着肉之類。鳳起便又向各人杯中斟滿了酒。向王四笑道。王四哥。俺真是越老越糊塗了。有王四哥般的英雄藏

在家內。不知道先和四哥商議。反四面亂撞。自然得鬧這般的亂子哩。今天這酒。一則給四哥陪禮。二則請四哥聽在本府太爺清廉。是個好官份上。伸起了拿雲手。救咱們弟兄一救。三則也給江湖上英雄吐氣。這一回四哥前去。自然不用說得。胸有成竹。定是馬到成功。咱們弟兄。已預備着慶功宴。到了那時。咱們弟兄。定必出郊拜迎四哥。這時四哥。請寬用一杯。作爲咱們弟兄的預祝。敬意如何。說着。捧了一杯汾酒。立時飲乾。放下酒杯。走出位來。向王四兜頭一個大揖。又明聲道。這一回四哥。這般仗義。俺先討過。到了功成歸來。俺還得恭敬叩謝。便是本府。也得重重相謝哩。鍾凌二人。也忙出席向王四作了一揖。笑道。正是。正是。大哥說得一些不差。四哥這等仗義。咱們都得先行叩謝呀。王四忙向鳳起等三人。拱手相還。笑道。當家的。快別這般。豈不折死了俺王四。俺蒙當家的另眼相看。也好幾年了。自當報答大德。怎地說出這樣話來呢。這一次俺



因了壁上焦字。纔想得了一條路子。可是能否成功。也難預料。當家的這般相待。萬一依舊沒有消息。不是叫俺王四慚愧死了嗎。可是俺既受當家的這般厚視。自必努力報答。找一個水落石出。方得答報當家的這恩義哩。鳳起聽了。很是歡喜。一面請王四入席。一齊痛飲。夥計便把兩尾鯉魚搬上。一尾乾炸。一尾却是清蒸。魚味十分鮮美。衆人稱贊不絕。便放量暢飲起來。鳳起和鍾凌二人都很歡喜。只希望王四這天動身之後。可以把案情探一個水落石出。追還九蓮珍珠燈。可是周二禿子和莽黑牛二人心中。只是不信任王四。又飲了幾杯酒。二禿子已有了些酒意。忍不住向王四笑道。王四哥。方纔你說的。已有了一條路途可通。不知是那一道上。咱們大哥。在這一帶。也認得不少的朋友。却不能明白這事。究竟是誰來開的頑笑。如今四哥。既猜到了一路英雄。能否先告訴咱們一聲。可以使咱們長些見識。諒來四哥。以前在江湖道上。也是個赫赫

有名的人物。所以有這般能耐。勝于咱們大哥百倍。這一回前去。定然馬到成功。小弟先奉敬一杯。作爲預賀。再靜聽四哥教誨一番。究竟是那一路英雄。幹下這事如何。說着。便在王四杯內。注得滿滿一杯汾酒。這時王四。也有了酒意。知道二禿子的一番言語。是有心試探自己。早忍耐不住。把一杯酒一飲而盡。哈哈笑道。周二哥說那裏話來。俺也不過當年曾經認識幾位朋友。恰巧如今這事。似乎是一位朋友所幹。又蒙當家的如此相厚。因此自告奮勇。怎地可以說是一定成功呢。但是俺憑着當年一些小小面子。或者還有希望知道一些因果罷了。說着。又哈哈大笑。衆人一聽。覺得王四言中有因。當年定是個有名人物。莽黑牛早忍不住叫道。王四哥。聽你所說。你定是個有名人物。如今隱姓埋名。不願意人家知道你的形踪。可是這時。你何必藏頭露尾。使人家不爽快呢。俺最喜的是爽快。快快。你快說出來吧。你究竟是那一個呀。二禿子道。正是

正是四哥你定是位了不得的人物。不然也不能擔任這一回的案情呀。二人一吹一唱。說得王四又笑將起來。二禿子又向王四杯中斟滿了酒。笑道。四哥。先潤潤喉嚨。咱們洗耳恭聽。王四知道二人有些不信任自己。因此要瞧瞧自己是何許樣的人物。便飲了一杯酒。笑道。不是俺有意藏頭露尾。不向衆位說明。也有一個緣由。提起了這事。還同那焦炭炙字有些關係。如今既承衆位這般厚愛。俺倘是再不直說。似乎俺太不夠朋友了。可是衆位知道之後。切不可聲揚出去。俺就感激不盡了。鳳起忙點頭道。四哥儘說不妨。咱們受四哥這般的照顧。豈有不聽四哥吩咐的嗎。王四又飲了一口酒。笑道。既是這樣。俺細細奉告就是。

這時鳳起早又斟過一杯酒來。王四舉起酒杯。喝一個點滴。俱無。笑道。十幾年前。有一個十六歲的孩子。闖關西。走關東。背過黃包袱。打過江南一霸天甘鈴。江湖上人稱紅

孩兒薛金蟬的。你道是誰。便是今天同衆位在一處飲酒談笑的王四啊。衆人聽得。王四就是十餘年前的紅孩兒薛金蟬。不由得都大吃一驚。知道十餘年前。江湖上出過一位怪傑。就是紅孩兒薛金蟬。本領高強。練過鱗骨鐵沙兩功。軟硬都全。飛行絕跡。差不多到了劍客地步。在十六歲時。已是闖徧關東關西。走盡江南江北。打徧天下無敵手。誰不知道。便是在江南無錫。打降過一霸天甘鈴。這一件事。早傳遍了江湖。威名赫赫。提起了紅孩兒三字。那一個不叫一聲好。是位了不得的英雄。甘鈴這時。在江南一霸。本領也很不差。住在無錫。因家道小康。並不出外謀生。只一心一意。教導孫兒甘鳳池武藝。鳳池父親。死得甚早。鳳池便由甘鈴教養。可是甘鈴。因自己的本領去得。平生未見敵手。在無錫本鄉。很有些橫行無忌。渾如一個惡霸。弄得鄉人畏怕。官府側目。沒奈何他。甘鈴最喜歡招攬是非。定出一個當例。凡是賣藝跑解的人。同了響馬劇盜。

不要說是要在無錫立足。只要路過。便得送常例錢給他。不然。輕則驅逐出境。重且喪了性命。倘是送了常例。就是響馬劇盜。在無錫犯了血案花案。都能包庇過去。因此鄉里之間。把他十分痛恨。只是怕他本領。敢怒而不敢言。紅孩兒薛金蟬。却是個俠客。喜抱人間不平。聽得了甘鈴這般作惡。便假扮了一個單身賣藝的人。到甘家附近空地上賣藝。甘鈴聽得來了一個不滿二十歲的小孩子。在附近空地上賣武。却没有送常例過來。便躡到空地上來觀看。紅孩兒使了一套太祖長拳。即開口叫幫。衆人見甘鈴立在一旁。那一人敢丟錢下來。紅孩兒也知道緣由。有意高聲叫道。小可路過此地。因缺乏盤川。所以打套小拳。請諸位幫忙。但是聽得這裏。有一個惡霸叫甘鈴的。霸住地方。賣武的先得送錢給他。方能告幫。小可却不甚相信。如今看來。却一些不差的了。要不是姓甘的霸住地方。怎麼沒人。可以幫小可一些盤川呢。其實小可也打聽過來。姓

甘的沒有什麼本領。只裝着幌子哄人罷了。你們何用這般的怕他呢。甘鈴在一旁聽得紅孩兒惡霸長惡霸短。早忍耐不住。又聽得說他沒有本領。渺視於他。那裏還顧到什麼。吼一聲跳進場去。喝道。好小子。真是吃了熊心。喝了豹胆。甘太爺不來見罪於你。已是你的造化。你竟敢把甘太爺辱罵。怕你活得不耐煩了吧。你說太爺。裝着幌子哄人。你有什麼本領。倒得請教。紅孩兒知道就是甘鈴。哈哈大笑道。你就是姓甘的惡霸。好。小爺正要問你。爲什麼包庇盜賊。霸住地方。甘鈴那裏受過這般羞辱。也不答言。大喝一聲。飛也似的跳到紅孩兒面前。平推一掌。頓時一股尖風。直撲紅孩兒當胸。紅孩兒見甘鈴一下手。便施出了少林絕技。太陰掌傷自己性命。不禁也動了真氣。忙一運罡氣。抵住了一掌。雙臂一振。骨節山響。早雙拳齊下。向甘鈴當胸搥來。一面喝道。好個惡霸。小爺同你往日無冤。近日無仇。一動手。你便欲傷小爺性命。可知道強中自有強

中手。小爺却不怕你這殺手攔哩。甘鈴見紅孩兒竟能抵住這太陰掌殺手。倒出於意料之外。又見紅孩兒一振雙臂。骨節山響。知道這人雖是個小孩子。本領却非比小可。不敢大意。見雙拳搥來。有一派勁風飛來。雖不識得是什麼拳法。只是知道也是殺手。忙運了一股罡氣。保定前胸。覺得這陣拳風。來得利害。怕有失錯。忙起雙臂。運足功力。向外一揮。同紅孩兒的拳風。碰個正着。甘鈴覺着臂上好似着了一棍。痠痛非凡。叫聲不好。咬緊牙關。把全身功夫。都運在兩臂。向紅孩兒撲去。紅孩兒哈哈大笑。從容揮拳。攢進了甘鈴一片拳影之中。不多一刻。紅孩兒喝一聲滾。早見甘鈴仰跌出去。睡在地上。面色如紙。動也不動。紅孩兒却指着甘鈴道。姓甘的小爺並非真來告幫。不過聽得你在這裏橫行不法。特地來教訓你一次。如今雖受了小爺一下鐵沙神拳。只是小爺手下留情。饒你性命。吃下這一丸丹藥。可以就好。以後倘仍不知改過。總有一天。犯在

小爺手中。可不饒你的了。說着丟下一粒丹藥。喚做化傷活血丹。專治一切內傷。紅孩兒丟下了藥。又向甘鈴報了姓名。方離開了空地回去。這時甘家早有人知道。忙來拾了活血丹。扶了甘鈴回去。把活血丹服下。果然傷痕全愈。甘鈴自此。倒真的改過學好。紅孩兒的名聲。便傳遍了江湖。今天王四說是他就是紅孩兒。隱姓改名。鳳起等衆人。不由得都喲呀一聲道。原來四哥就是紅孩兒。改了名字。怪不得可以擔任這件奇案。那是馬到成功。不用疑惑的了。鳳起却想將起來。聽得紅孩兒的所以喚做紅孩兒的緣故。乃是當時紅孩兒。最喜赤着上身。乘馬疾馳。雖是在大雪之中。身上依舊汗出如瀋。他身上又有一個異相。前胸後背。各有一堆如手掌大的紅痣。王四既是紅孩兒改名。身上自然有兩個紅痣了。便笑道。四哥聽得有人說起。四哥身上。有兩堆紅痣。所以喚作紅孩兒的。不知有否這麼一件奇事。王四微微一笑。即把上身衣服脫去。笑道。正

是當家的說得一些不差。衆位瞧俺身上。不是真的。有兩堆紅痣。衆人一看。果然前後有兩堆紅痣。知道王四。真是紅孩兒改名。不禁都大喜起來。鳳起忙又向紅孩兒作了個揖道。如今却不能再叫四哥的了。要叫薛大哥了。怎地你不早說明呢。俺真是瞎了亮子。這麼一位大英雄在家裏。竟不知道。真是罪該萬死了。紅孩兒忙扶住了鳳起。嘆了一口氣道。當家的怎地這般說話。豈不叫俺慚愧死呢。俺的所以改名。也有一個緣由的咧。二禿子道。正是。正是。爲什麼要隱姓埋名起來了呢。憑着薛大哥的本領。還有過不去的事嗎。紅孩兒嘆道。那如何可以說定呢。江湖上本領高強的人。不知有多少哩。泰山之上還有天呀。說着在腰後取出一個烟筒。裝了一筒旱菸。在燭上湊了火。吸將起來。這個烟筒。紅孩兒改名王四。到了鳳起家中。就常吸用。烟筒頭足有酒杯大小。每天總得吸上幾筒。鳳起等當時也沒留意。如今說穿了王四就是紅孩兒。倒覺得烟

筒大得奇怪。鳳起笑道。薛大哥。怎地這支烟筒。這般的大得奇怪。紅孩兒道。就在這烟筒上。也有俺改名的關係哩。俺自從打降了甘鈴。又在關東吉林。殺掉了一個採花劇盜。響鏢馬龍神。山西石家莊收服了一個莊頭宋太山之後。很有些自滿心起來。可是敵手。在十六歲起。到二十二歲。這五年中。確是沒有見過。到了二十三歲的一年。俺還記得清楚。這天正是六月十六。俺獨自一人。貪看終南山的山景。信步走去。不覺到了金烏西墜。玉兔東升。黑將起來。肚裏也很餓了。却是個前不把村。後不靠店的山路之中。憑着俺兩條腿。要趕個幾十里路。找一家客店。却不是難事。不消半刻工夫。可是這時。俺玩山有趣。不忍離開山上。而且腹中飢餓。便打定主意。瞧山野之中。可有人家。借宿一宵。買些充飢食物。到了明天。豈不是還可慢慢遊玩。走了一回。果然在山路一旁。找到了一家人家。這家人家。却很奇怪。造在山谷中的一方空地之上。倒很不小。而且

牆垣都是借着天然石壁。只在上。蓋了茅蓬般的草皮。俺當時通不理會。一看兩扇大門。却是竹籬編成。便打着竹籬叫門。不多時有人開門出來。月光下看得仔細。却是一個絕俊的媳婦。俺倒不敢延慢。把借宿的話說了。那媳婦向俺上下相了一相。即行應允。俺隨着她走到裏面。一看正中是一個院子。後面隔開成了三間草屋。四面却都是石壁。隔開屋子的牆壁。也都用黃石堆成。牆上都開着壁洞。用竹片遮住。可以望到四面外間。那媳婦引了俺走進三間中正中的一間內。見坐着一個白髮婆婆。俺便上前見過。聽他們的談話。原來是婆媳兩人。那婆婆倒也和氣。即命媳婦準備酒飯。共有四色菜肴。都是虎肉鹿筋獐腿等類。俺雖覺得奇怪。也不在意。吃畢之後。那媳婦引了俺在左面房中安歇。臨走之時。却暗暗說道。客人。停回子。不論聽見什麼。都別作聲。倘有了聲息。可不是兒戲。各有不便。俺見他說得鄭重。一面答應。一面暗暗好笑。當下即

八

臥在石坑上面。好得天熱。倒很覺陰涼。到了三更光景。俺聽得外面好似有許多人聲。心中奇怪。即起來在竹片內一張。見院子內坐着七八個人。四面燒着十幾個大炭爐。牆上掛着幾十件白熊皮衣。地上放着十幾個酒罈。也不知這些東西。那裏來的。再一瞧。那個白髮婆婆。却坐在正中。那媳婦便坐在一旁。俺不知道他們做些什麼。便細細偷觀。不多時。見又有兩個少年。從外面跳將進來。都生得很是俊樣。到白髮婆婆面前。跪下拜見。立了起來。各人搬了一個石墩。放在兩邊。各人坐下。先坐在那裏的人。除了那婆婆之外。都立了起來。三個一面。立在石壁下面。那媳婦却立在東邊石壁下。只聽得都悄悄的道了個好字。兩個少年身上。都給立的人披上了一件白熊皮衣。圍兩個火爐。又各人捧了一罈火酒。取了一個酒瓢。舀着痛飲。俺見了方知道他們鬧的是坐風火蒲團。專煉罡氣。你想六月暑天。飲火酒。穿皮衣。烘火爐。不煉罡氣的人。那裏成

功。這還不以爲奇。俺也煉過。最奇怪怕人的。每加一件皮衣。那個媳婦子。在火爐內取了一條紅炭。執在手中。向石壁上寫着一個進字。石壁既不會炙焦。如何可以寫字。可是俺看得分明。火炭劃過的石壁。竟炙低了三四分深。這般工夫。別說是俺未曾見過。就是聽也沒有聽過。俺這時說將出來。怕衆位也難於相信了吧。當下俺便偷看下去。見兩個少年。每人共着了二十件皮衣。圍了九個火爐。喝了五罈火酒。石壁上整整炙了二十個進字。不要說炙字。便是風火蒲團。到這般工夫。也不容易。俺萬萬不如他們。不用說得。他們這些人的本領。一個個比俺高出萬倍。那個白髮婆婆。更不能猜到他的工夫。已到了什麼地步。真嚇得俺心驚胆戰。那裏敢再偷看。忙忙的仍退到石坑上。睡下。一夜沒有睡着。到了明天。起身出來。怕他們查到。昨天自己偷看。忙向二人告辭。走到院子裏。暗暗一望石壁。却一個字跡沒有。但是瞧得明白。已削掉了一層的了。那

媳婦在後面好似已知道了俺在那裏暗看石壁。格格的一笑。嚇得俺頭也不敢抬起。慌忙走去。那媳婦却笑叫道。客人別慌。今天倘是遇見了險的事情。可以到這裏來躲避一下。我們兩人。可不是害人的呀。俺那裏敢答應。忙忙走出了門。一陣好奔。足足的走了二三十里。方纔停止。坐在一塊石上。心頭還覺得亂跳。可是一夜沒有好睡。早上又沒吃東西。又奔了一陣。昨晚又吃了一個絕大驚嚇。這時覺得滿身疲乏。想找一個地方歇息一回。便四面一望。見前面有一縷炊烟。透將起來。知道定有人家。心中大喜。立起身來。一路過去。不到三里。正有一個小小村莊。共有二十餘家人家。內中恰巧有一家客店。俺即走到店中。先飽餐一頓。又找了一間房間。休息了一下。不知不覺竟睡着了。醒轉時。又將天晚。俺想不如就在這店內安宿一宵。明天再走。吃過晚飯。到外面去望望山景。一路閑步走去。也走了一二里遠近。忽地上面一聲鷹叫。拍的一塊黃石。

落將下來。正打在俺肩上。俺未曾防備。倒覺得很痛。心中不免有些着惱。抬頭一看。有一支大鷹。正在空中打盤。一支爪下。還有一塊黃石。不用說了。那一塊也是鷹打下來的了。俺很是忿怒。便罵了聲畜生。想給些小苦楚給鷹。誰知這畜生。竟一翅撲將下來。要用雙爪來抓俺面門。俺當時見這畜生。竟敢傷人性命。心中大怒。便用了鐵沙手。把那畜生打死。那裏知道鷹方打死。又聽得一聲虎吼。一支大蟲。飛撲過來。俺見是大蟲。忙閃過身。驅用手向大蟲腰中一劈。劈開了虎腰。也倒地死了。俺方欲把鷹虎二件東西。拖將回去。却聽得上面有人叫道。好呀。那裏來一個野東西。把我們的將軍和山君傷了。話猶未畢。山上一連跳下兩個小孩。都有十一二歲光景。攔住了俺。叫賠他們的。一鷹一虎。俺方知道這兩件東西。是他們養的。可是不應放出來傷人性命。虧得是俺。換了一人。豈不是送了性命。當下即把這話。問兩個小孩。誰知一個小孩。蠻而無

喝。理道。哥哥。別同他多說。殺了他。同將軍山君償命。就是說着。把旁邊一株雙合抱的大樹。只一拔。早已連根而起。向俺當頭打來。這般的小孩。可以把這般大的樹。一拔就起。豈不叫俺又是大吃一驚。忙側身閃過。那一個孩子。却在旁邊山石之上。只一把。好似抓泥一般。把山石抓得粉碎。握在手中。向俺洒來。俺覺得不好。這兩個小孩。本領又是非同小可。忙一面向上一竄。躲過一把石子。見石子都打在石壁之上。一粒粒都嵌了進去。俺想照此看來。自己同他們相爭。又得糟糕。三十六策。走爲上策。忙飛一般的逃走。兩個孩子。一前一後的追來。一個又叫道。我們只要守住山口。看你逃到那裏。俺一聽想糟了。這條山路。只有一個出口。守住之後。簡直沒法通過。如何是好。一面飛逃。一面躊躇。不禁想到早上那個媳婦的言語。今天遇着險事。可以前去躲避。難道他們早已知道自己要遇見兩個孩子。俺打定主意。仍回昨晚借宿的草屋去避一下子。明



天再設法翻山出去。卽放緊脚步。一路奔走。兩個孩子。飛行術。却没有自己高明。離開遠了。不多一回。俺已到了草屋門前。忙上前打門。果然仍是那媳婦前來開門。見了俺。笑道。客人。可不是又回來了嗎。早上別這般的要緊出去。這一回也不用這般忙呀。我們兩人。都不是兇惡的人。客人。你可別疑心吧。俺忙上前行禮。把遇見小孩的事。說了一遍。那媳婦笑道。別忙。且去見了婆婆再說。便引了俺進去。白髮婆婆笑道。又是那兩個頑皮孩子鬧咧。正說話間。院子裏早跳下兩個人來。俺一看。正是兩個方纔的小孩。俺見了。想是糟了。却聽得白髮婆婆叫道。珠兒。珍兒。不許胡鬧。怎地又在外頭鬧出事來。兩個孩子。卽立定身軀。不敢進來。俺這時。只是跪在白髮婆婆面前。聽候發落。白髮婆婆。一面扶俺起來。一面安慰着俺。又叫進兩個孩子。教訓了一頓。不許同俺爲難。俺這時。覺得白髮婆婆。真是異人。欲趁此機會。拜他爲師。便又跪下。要他收作徒兒。白髮

婆婆笑道。我瞧你的本領。也還去得。我同你却沒有夙緣。不能收你。只是你既有此心。我總得教你一件東西。你就留一個月在這裏吧。俺聽得歡喜。卽拜了四拜。立起身來。從這天起。留在那裏。恰是一個月的日子。方纔回去。知道這白髮婆婆。江湖上就喚作般老婆婆。媳婦名喚般二姑。兩個小孩。是般老婆婆的孫兒。叫珍兒。珠兒。都算得江湖上的奇人。俺一個月內。所學的。便是這旱烟筒的工夫。臨別般老婆婆的時候。向俺說了一句冤冤相報。俺便想到以前在俺手中受傷殺死的人。難保沒人前來報仇。江湖上有本領的正多。來報仇的人。難保沒有如般老婆婆般的本領。俺豈不遭了人家毒手。死無葬身之地嗎。因此把紅孩兒三字丟掉。隱姓埋名。改叫了王四。這一回的事。俺本來不願多管閑事。却爲了本府是個好官。當家的。又這般相待。那人做下案件。壁上留下了焦子。或者俺可以探得線索。因此擔任了下來。只是以後。却不能保得如

何結果。俺的一番事情。也不能給人知道。這時酒已夠了。俺就此走了。過兩三天。聽俺的回信吧。說畢把旱烟重重的吸了一口。笑道。俺方纔說的。在殷老婆婆處。只學得了烟筒的一件頑意兒。如今先獻醜一下吧。說着把口向外面一吹。只見一縷白烟。直飄上去。足足有十餘丈高。好似一道白虹。紅孩兒這時。早叫聲再會。就在白烟影中。似飛鳥般的撲將出去。一剎那間。早同白烟。一齊踪跡全無的了。

紅孩兒去後。鳳起等衆人。每天望着紅孩兒的音信。過了三天。到了第四天上。鳳起正在家中焦灼。忽地知府陸固來傳鳳起。說是盜取九蓮燈的劇賊。已經捉到。九蓮燈也取回來了。鳳起覺得納罕。想怎地紅孩兒還沒回來。已經捉到了犯案的人了。是誰去捉來的呢。心中狐疑。忙來見陸固。陸固忙向鳳起道。真是一件怪事。昨天晚上。忽地從樑上跳下一個人來。跛着左足。瞎着右目。手中提了一盞

失掉的九蓮燈。特來投案。這事如何辦理。鳳起聽得是自己投案來的。心中一動。想怕是紅孩兒把事情辦妥。因此有人前來投案。如何辦理。却先得問了紅孩兒方妥。即關照陸固。且不必聲張。把投案的人。好生寬待。等一回自己再來想定辦法。陸固答應。鳳起回到家中。見紅孩兒已是回來。見了鳳起。笑道。有一個跛足眇目的人來投案了。你瞧見沒有。鳳起點頭道。正因了這事。要問大哥如何辦法哩。紅孩兒笑道。誰失掉的東西。把人和東西。都送了去。豈不是都脫了干係了嗎。鳳起忙連聲應諾。又到衙門。向陸固說了。陸固知道這事蹊蹺。忙依了鳳起。將投案賊人。同了九蓮燈。一起解到河南開封府去。交給載福。一面又申了詳文。投給巡撫長德銷案。一面再稟知醇親王。交待這件奇案。一切預備就緒。命鳳起親自解送人犯。和保護九蓮燈。送給載福。凌龍申詳文到省。京中的公文。却是紅孩兒討下了送去。當天各自上道。不到半月工夫。鳳起早把

九蓮燈和人犯解到河南開封。領了回文。趕緊回轉曹州。載福心中很是歡喜。正要審問竊賊。京中醇邸已來了手諭。要把犯人解進京去。親自審問。瞧瞧是怎麼一位人物。九蓮燈也一齊送去。載福得了手諭。就派八個護院。押送進京路上。倒也沒出什麼岔子。到了京中。先自見醇親王。呈上了九蓮珍珠燈。醇邸一看。果然是希世奇珍。心中大喜。吩咐把犯人下了刑部牢中。明天親自監審。把九蓮燈捧將進去。同福晉賞玩了一回。醇親王自己親自動手。鎖入箱內。方纔安寢。到了明天。醇親王醒來。覺得有一陣寒光照入眼簾。仔細一看。却是一柄鋒利非常的匕首。插在枕上。不由得大叫起來。福晉也嚇醒了。二人忙一面穿衣起來。一面叫人進來查看。醇親王方立到地下。望見對面的一塊雲石屏上。好似有黑的字跡。走過去一看。却是在大理石上。用什麼東西炙焦的大字。足有五六分深。光景寫的是

九蓮珍珠燈。爲載福搜刮民脂民膏而成。予仍取去。還諸民間。倘再尋根究底。妄想九蓮燈壁返。枕畔之刀。可以立即飛至頸上也。跛眇客。

醇邸見後。嚇得面無人色。知道定是昨天那個犯人幹的。所以叫做跛眇客了。那裏再敢聲張。悄悄的吩咐家人們。不許聲揚出來。這時刑部那邊也有人來報告。昨天這個人犯。已是越獄脫逃的了。曹州府中。陸固的官聲。却越發的好了。鳳起等仍在衙內當差。只有化名王四的紅孩兒。自從投了醇親王處的公文之後。却沒有回到曹州。

### 常識

(春燕)

據聞市上之溫州席。大別之爲二種。一編席之線外露。一則內藏。雖席之兩端。同有溫州某廠造標記。及請用國貨等字樣。而唯內藏者爲國貨。外露者。則東鄰扶桑之國貨耳。吾人不察。輒被朦蔽。倭奴之心計。殊工。而奸商之貪利販賣者。亦殊可恨也。

# 殷莊雷霆鳴冤記

(快哉)

客有自殷莊來。爲余言該地異聞一則。與舊時傳說。雷霆鳴冤之神話。毫無二致。今之科學家。必將視爲迷信。而事固非虛構者也。今轉錄之。以供研究焉。

殷莊某氏子。舊與鄰女玉姐相戀。情好甚篤。而東村有王氏女者。未笄卽受某氏子委禽。玉姐不知也。客歲冬。某氏爲子娶王女歸。新婦貌娉婷。玉姐又弗若也。且孝事翁姑。敬睦夫壻。某氏子因甚鍾情焉。詎知香閨之濃情新熱。而舊好之妒怨遂萌。一夕。更深人靜。某氏子披衫起溺。忽見玉姐秉燭火。徘徊新房窗下。怪詢何爲。玉姐斥曰。君奚棄我。而迎新入。今特來看汝一對兒閨中綢繆也。某氏子惶謝。勸之去。不應。將入。玉姐忽乘其不備。以手中剪。逕刺之入腹。血湧。生駭。痛不遑聲張。遽捧腹入昏臥。翌晨。新婦醒。視之。血污錦被。良人已斃矣。大驚且號。翁姑知之。以爲新婦殺之也。訟於官。判婦以暗殺親夫罪。法當殉。乃以婦入棺。釘其手足。加死者於上。然後瘞之西郊。是時。婦縱有百口。莫容置喙。蓋此事除死者及玉姐外。更無知者。故無人爲之昭白。王女遂含冤九泉矣。詎知卽晚。風雲變色。雷霆交加。忽而棺已震裂。雷電隨止。有王氏之鄰某甲。途經其地。忽見一女田跪間。大駭。狂呼。隣里咸集。則棺中新婦已甦。一息尙奄奄也。而田間所跪之女。頂有一穴。周身焦灼而僵矣。視之。猶隱約認是玉姐也。聞於官。王氏女之清白冤。遂賴雷霆昭雪云。事在二十年二月。東台於是日亦聞雷震云。



# 遊天戲海室雅言

(朱大可)

游天戲海室者。我師曾農髯先生之寓齋也。不敏自辛酉歲。以詩文執贄門下。休沐之日。輒復過從。載酒問字。竊比侯生之於玄亭焉。凡師有所提命。或論理。或論文。或論書畫。歸輒筆於簡端。以爲鑽仰之助。乃者天不憖遺。哲人其萎。開篋檢視。曷勝泫然。用特將其論書者各條。隨筆錄出。付之鑽報。以告海內之學書者。

可問。學書之次第如何。師曰。學書當先篆。次分。次真。又次行。蓋以篆筆作分。則分古。以分筆作真。則真雅。以真筆作行。則行勁。物有本末。此之謂也。

師曰。求篆必於金。求分必於石。可註。金者鐘鼎彝器

之類。石者碑版磚瓦之類。

師曰。兩周文字。各國不同。結體運筆。亦復大異。大抵雍容肅穆者魯也。雋傑廉悍者齊也。凝重篤實者晉也。雄橫恣肆者楚也。察其文體。兼可覘其國俗。多看多寫。望而知之。

可問。隸分之別。說者紛如。敢請一言。以祛所惑。師曰。改易篆體。歸於整齊者隸也。依據隸書。加以波磔者分也。隸書多存於碑額。分書多存於碑文。以此求之。自能了然。可註。隸書者。秦程邈簡約小篆。取便徒隸。故名。分書者。一曰八分。八之爲言。背也。波磔之勢。分背顯然也。自蔡文姬誤以八分爲割

篆字之八分。歐陽公復誤以隸書爲古時之真書。自是聚訟紛紜。至清翁覃溪而猶未已。得師一言。昭若發蒙矣。

師曰。分書以蔡中郎爲集大成。夏承碑雖無中郎姓名。後人或懷疑之。實則筆勢洞達。非中郎不能爲也。可問。中郎所書。有一字石經。筆勢與夏承不類。何也。師曰。石經爲應制之作。夏承爲得意之書。杜甫韓愈亦有早朝詩。何以與北征南山絕不相似耶。

師曰。今人惑於包安吳之說。初學作書。卽臨魏碑。不知魏碑筆力沉着。多從古籀分隸得來。不於此中下一番工夫。無怪其字字臥於紙上也。可註。師授及門諸子學書。先習毛公鼎或散氏盤。次習石門頌。務使筆意堅蒼。力透紙背。然後從之臨摹魏碑。卽不敏亦嘗臨毛公鼎石門頌各數十通。從師教也。

師曰。真書始見鍾太傅。然宣示丙舍等帖。翻刻失真。惟戎輅表尙存遺意。習鍾書者。宜於澄清堂帖求之。

師曰。今人每以真書之草率者。謂之行書。恐屬非是。試繙閣帖中鍾王書法。每作一字。非真卽草。何曾有不真不草。點畫狼藉之字。故余謂行書。當指真草相雜之一行而言。非指半真半草之一字而言。半真半草之字。作備於唐人。晉人無是也。可註。此說甚剏。然亦甚確。右軍蘭亭序。行書之權輿也。然尋其點畫。秩然分明。此豈後世之落紙雲烟者。所能藉爲口實者哉。

可問。魏碑新舊出土者。無慮數千百種。其大別如何。師曰。文章可分陰柔陽剛二大類。碑版亦然。魏碑之中。刁遵崔敬邕張黑女高貞敬顯孺等。得陰柔之美者也。鄭文公張猛龍馬鳴寺嵩高靈廟等。得陽剛之美者也。龍門二十品。陽剛居十之七八。陰柔居十之二三。學者各擇其天資學力之所近習之可也。可註。近代作魏碑體者。以師及清道人爲二大派。道人折旋中矩。所謂剛克。師周旋中規。所謂柔克。包安吳康南海輩。紛紛品評。不如師以二言盡之也。

可問。魏碑神品。當推何種。師曰。魏碑佳者。不過熟在人口。之十餘種。近日新出土者。多屬碑估偽造。以其語氣筆勢。不越舊者外也。吾輩果能就其一兩種。臨摹有得。已足名家。非如賣菜傭多多求益也。

可問。瘞鶴銘果出何人手筆。師曰。逸少也。此余寫黃庭經得之。蓋取瘞鶴銘與黃庭經合觀。體製雖殊。神理不爽。從來諸家好以考據論碑版。而不知以書法論碑版。此其所以倘恍迷離。不可究詰也。

師曰。何媛叟雖以顏書得名。然其結體。實出張黑女。試觀何書。往往上半大於下半。與顏書適得其反。此實得諸張黑女者。特常人見其點畫。一本顏書。遂謂媛叟專學魯公耳。可註。有正書局影印之黑女誌。即媛叟舊藏。跋中自稱舟車往來。無一日不在行篋。可以知其觀摩之勤。此媛叟之善學黑女。亦媛叟之善學魯公也。

師曰。真行以太傅右軍。爲兩大派。然太傅一派。惟王僧虔

能得真髓。右軍則法乳縣延。極乎唐代之歐虞褚薛。而猶未已。直至顏魯公出。始以隸分之用筆。參以篆籀之結體。雄強茂密。卓然特立。後來蘇黃米蔡。殆無一人不就右軍而祖魯公。斯亦書家一人傑矣。可註。可嘗以詩文喻書。謂歐虞褚薛。晉臨唐帖。此書家之王楊盧駱。沈宋燕許也。魯公獨往獨來。真力彌滿。可以開今。可以復古。此書家之少陵昌黎也。師聞而亟許之。貽書有吾道一以貫之之語。實則亦剽自師說也。

師雖力尊晉魏。然亦不薄唐宋。嘗曰。虞亦與歐陽率更。並出右軍。虞得其和。歐得其清。又曰。虞書爲右軍以後一人。又曰。歐陽方楷。多從隋筆得來。化度寺尤爲平矜釋躁之作。又曰。顏魯公筆筆中鋒。直接漢分。其下筆時。何嘗有太傅右軍在其目中。其推尊唐人。亦不下於北魏諸家異乎。包安吳康南海之一味尊魏卑唐者矣。

可問。習草書者。其道如何。師曰。草書有章草狂草之分。狂

草自右軍大令以來。習者頗多。然非軟媚如鄉愿。卽險怪如符籙。不如章草源出分書。多存古意。且習此者。尙不多見也。又曰。習章草者。宜自明人宋仲溫入手。仲溫遺跡。往往見於碑帖跋尾。可檢臨也。

師嘗品評清代書家。劉石菴曰。陶鑄蘇董。雍容華貴。惜於碑學未有所窺。翁覃溪曰。率更不背不叛之臣。小真書頗有可觀。方寸以外。卽竭蹶矣。鄧完白曰。筆力豪橫。古今無兩。然有子路行行之氣。包安吳尊之太過。無怪後人反唇相稽也。錢南園曰。堅剛之氣。突過魯公。其效歐效褚諸帖。破觚爲圓。不失清勁。非翁覃溪所能及也。何媛叟曰。存閒雅於恣肆之中。發生新於甜熟之外。清代書家。自推巨擘。又曰。媛叟各體分第一。篆次之。真行又次之。今人寶其真行。所謂識斌秩也。翁瓶庵云。謹嚴不如錢南園。精深不如何媛叟。而寬博並過之。又曰。清代書家。南園龍頭。媛叟豹肚。瓶庵鳳尾。金冬心鄭板橋曰。不可無一。不可有二。

師又品評近代書家曰。沈寐叟讀碑多。寫字少。讀碑多。故能古。寫字少。故能生。古與生合。妙絕時流矣。又曰。近人真能寫字者。惟鄭蘇戡。筆筆皆如龍跳虎臥。他人不免描頭畫角。又曰。吳缶廬實從鄧完白得筆。然牝牡相生。顧盼多姿。蒼勁中姿媚躍出。此老得之。又曰。李梅庵學書最勤。書中甘苦。知之最深。其一波三折。皆從頓挫提轉中來。所謂行乎不得。不行。止乎不得。不止。海上後生。學之不得。徒得其犬牙相錯之狀。不知者或咎梅庵作俑。此真梅庵之罪人也。又曰。近代古篆。自推梅庵首屈一指。若夫分隸。則老夫亦有一日之長。

可問。可習樂毅論。期年。習曹娥婢八月。而卒不進。敢問何也。師曰。臨小真書。不易精進。以其運指而不運腕也。必取各碑方寸之字。拓之至數倍之大。筆酣墨飽。揮灑淋漓。然後腕不懸而自空。力不使而自出矣。可用其言。對臨張黑女。匝月。攜以呈師。師大許之。



可問。可舊臨龍門諸品。點畫使轉。纖毫不爽。然而神理終覺不類。願問其故。師曰。此所謂優孟衣冠。得其貌而未得其神也。大凡臨書者。始則得其貌。次則得其神。終則遺其貌而取其神。得其貌者。敏者十日。鈍者期月。便可收效。得其神者。頗難言之。蓋有畢世學之而弗得者矣。若夫遺貌取神。此非卓然自成一家者。不足語此。自唐宋以來。不數數觀也。又曰。臨書貴得神。神如何得。出力而已。力如何出。多習而已。又曰。習書如習拳。初習拳者。不足碎瓦礫。習之既久。可以槌磐石。書道亦然。王右軍入木三分。此真書家之鐵腕也。

可問。學書者宜篤守一家。抑宜博取諸碑。師曰。篤守一家。以深其力。博取諸碑。以廣其趣。二者皆不可偏廢。知篤守而不知博取。必失之滯。知博取而不知篤守。必失之浮。如子之論詩。雖主昌黎。然唐之李杜。宋之蘇黃。亦何嘗不常諷誦及之。記曰。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書雖小道。事則同也。

師曰。凡作書者。宜先讀書。如能讀破萬卷書。雖不摹摹臨池學書。而書自能清雅絕俗。古今書家。中郎太傅右軍父子以來。何一不是績學之人。清代袁子才。自謙不工書法。然其行書。包安吳列入逸品。其他顧王林亭漁洋輩。或以學術稱。或以詩文著。而書法無不可觀。所謂腹有詩書氣自華也。若胸無點墨。強顏作書。如夫己氏者。識者終羞稱之。可註。甲子歲得師貽書。有曰。吾弟經史夙有根柢。詩文尤所精能。作書作畫。不過寫其胸臆間所蘊蓄者而已。此中消息。願與弟共參之。云云。惜可頻年奔走衣食。畫固未嘗問津。書亦一暴十寒。殊負吾師期望之殷。涉筆至此。悲慚曷已。

師嘗垂詢學詩次第。可謹對曰。溯之風騷。以探其源。本之漢魏。以樹其骨。揚之六朝。以增其華。極之三唐。以立其法。肆之兩宋。以窮其變。旁及元明清代諸家。以究其委。如是而已。師曰。善哉。夫推言之。學書之道。亦猶是爾。三代鼎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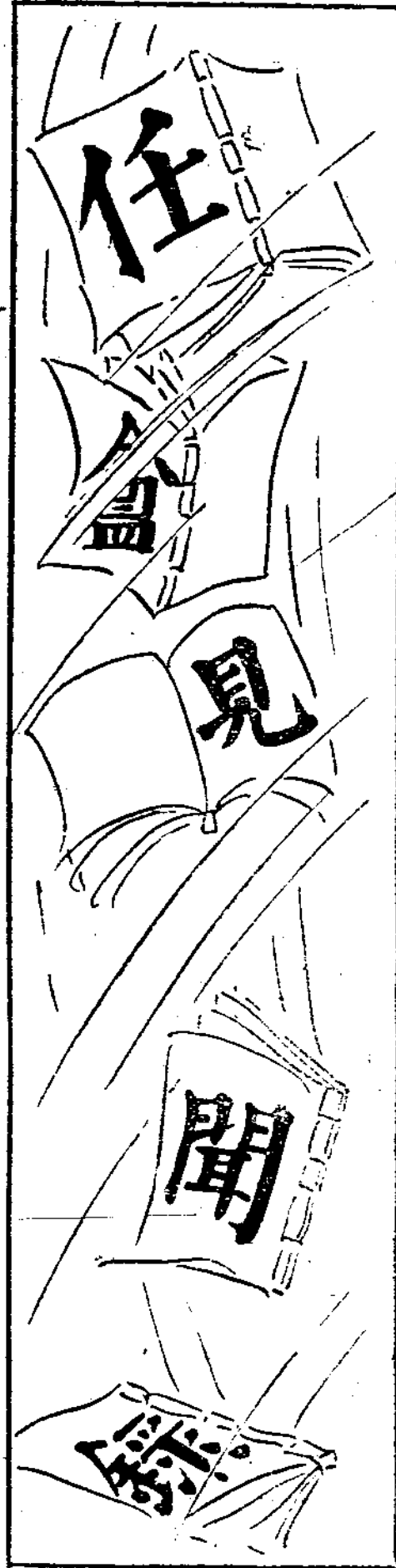
古樸奇奧。此三百篇離騷也。兩漢碑誌。雄強茂密。此十九首古樂府也。六朝誌銘。適麗精能。此三張二陸陶謝顏鮑也。唐碑謹嚴。宋帖豪放。近人恢奇恣肆。變態百出。此李杜韓白蘇黃范陸。以及湘綺白香散原海藏也。學詩者必先知其源流。推其條理。然後可以集大成。學書者何獨不然。可註師受業鄧彌之先生。而又嘗及湘綺之門。故論詩文。輒舉二家。

師曰。太傅勢衡。右軍筆縱。此右軍之善學太傅也。右軍內含。大令外拓。此大令之善學右軍也。歐虞以來。遂無能知此意者。已可註。勢衡者。其字多橢筆縱者。其字多長。內含者。其字多斂。外拓者。其字多放。歐虞而下。多師右軍。所謂世人皆學蘭亭面。欲換凡骨無金丹也。師曰。詩文書畫。皆有風會。南朝俊朗。北朝雄強。唐人謹飭。宋人疎放。元明流利。清人拘檢。能卓然自拔於衆流者。我見亦罕矣。師曰。書家往往有得力之處。而未嘗舉以告人者。如沈寐

叟得力於黃石齋。吳缶廬行書得力於王覺斯。康南海得力於陳希夷。鄭蘇戡得力於蔡元長。李梅庵得力於黃山谷。雖錯綜變化。不主故常。然明眼人自能辨之。可曰。我師得力處。其在宋仲溫倪元璐乎。師笑而不答。可問。執筆之法如何。師曰。執筆如執弓。古人之教射。身必正。臂必平。稍有欹側。夏楚隨之。然而胡人之習射。反正偃仰。無不命中。執弓者求其中。執筆者求其工。包安吳康南海之議論。可弗問也。師曰。古無羊毫。蒙恬製兔穎。右軍用鼠鬚。皆紫毫也。至宋人始用羊毫。又二爨碑。遠在西南。觀其用筆。當是鷄毫。又筆與紙墨。近日所製者。均不能如往昔之佳。而日本國所出之筆。堅直耐用。其紙尤緻密可喜。此亦吾國考工之一憾也。可註。師嘗以日本筆兩枝相餉。云。矚日本筆工特製者。試之果能萬毫著力。什襲藏之。忽忽十載。今師亡矣。觀物懷人。不敢遽與中書君。今不中書之歎也。

# 筆記

(著軍將繩直李)



## 徐小雲尙書之趣語

浙人徐小雲尙書(用鑾)出舉人出身。內閣中書。考軍機章京。提主事。升員外郎。中京堂侍郎。尙書十餘年。一帆風順。人所羨慕。而小雲猶以不中進士爲恨。其爲總理內閣事務大臣時。值順直各省。又奏請開實官捐。謂總辦章京何雲颿部郎曰。又開捐了。如果能捐進士。我傾家也捐一個。雲颿曰。章京這個進士。情願便宜賣。相與笑謔者久之。小雲後以拳匪之變。與立豫甫尙書(山)袁爽秋侍郎(旭)同爲剛端等矯旨斬於菜市。國人冤之。

## 黃陂三傑

黎宋卿大總統(元洪)湖北黃陂人也。伶界大王譚叫天(培鑫)亦黃陂人也。八埠中妓女小亞鳳。艷幟高張。王孫公子趨之若鶩。妓女中最紅者。亦黃陂人。時人稱之曰黃陂三傑。

### ■ 穆宗出天花

同治朝。王太史慶祺。以右春坊右庶子。而爲宏德殿行走。固儼然帝師也。乃誘穆宗微行。作邪辟遊。戲園妓館。及相公下處。所在皆有穆宗之足跡焉。宣淫無度。致染梅毒。瘡發於頂。太醫院不敢以梅毒治。孝欽追問何疾。御醫只言出天花。遂接天花治之。以致不起。而龍馭上賓。時人有聯以嘲之曰。宏德殿。廣德樓。慣唱曲兒抄曲本。署春坊。進春藥。可憐天子出天花。王太史素以風流自命。能唱各種戲曲。大爲穆宗所喜。其誘之治遊也。常進春藥以媚之。故其毒發。尤不可治云。

### ■ 鄭光祿之官話

香山鄭玉軒京卿（藻如）由津海關道。內擢京堂。補光祿寺卿。外任出使英國大臣。光緒中告歸。適先大夫宰香山。常讌於其家。一日正吃燒鴨。京卿呼其僕。作不規則之京話曰。拏屁股來。在座之人。無不失笑。京卿乃補一句曰。鴨

子的。

### ■ 關忠節公守虎門

淮安關忠節公（天培）即施公案之關小西也。道光末年。爲廣東水師提督。英人犯廣州。公率水師禦之。力戰於沙角陣亡。其馬爲英人所得。不食而死。奏入予諡忠節。於虎門建立專祠。與關帝廟平列。亦爲其馬立像於門。公像面赤。左額上有大黑痣一。春秋二祭。余必親往行禮。又對其馬前三揖。欽其忠義也。

### ■ 規矩方員之至也

李命三大令（滋然）向以博學自命。常對人言。能默寫四書五經。一字不訛。先大夫曰。請即默規矩方員之至也。一章。命三提筆。即書規矩方圓四字。先大夫曰。放下。不要寫了。命三曰。何故。先大夫曰。方員之員字。有外框。麼。命三恍然。自是不敢自誇其能矣。

### ■ 唐子安刺史之趣語

桂林唐子安刺史（鏡沅）乃唐薇卿中丞之族兄也。老氣橫秋，不可一世。以知州需次粵垣，住天平街，與余對門而居。自書其門聯曰：老驥千里，桂林一枝。其氣概蓋可想見也。一日藩司丁慎五方伯傳見問曰：今有和平縣呂令道象，以和平水土不佳，因有老親，求他調，不願去。今擬以此缺委兄去署。子安曰：呂令以水土不好，不去。難道卑職就不怕水土不好嗎？方伯曰：他有老親。子安曰：呂令的老親比卑職還小十歲咧。呂令有老親，卑職的兒子沒有老親了嗎？且卑職尚有本班，如輪委到班，那沒有法子。方伯曰：不必着急，不去便罷。後卒輪委崖州知州，亦未就而告歸。蓋其年已七十餘矣。某歲終，粵例向有窮員度歲銀發給，令各同鄉官查明即發。廣西爲吳子寅太守（尙恭）與子安二人主之。有於晦若族弟式格，本以川人而捐納一從九者，因晦若爲廣西籍，亦報名廣西。子安不允給式格與之。晦曰：我是有來路的。子安曰：你有來路，恐怕沒有去路。

其懸直多類此。

### 礮打公使館

庚子拳匪之變，其勢洶洶，舉國騷然。端剛賣國之罪，至今思之，尤爲痛心。項城在山東巡撫任內，嚴辦拳匪，奉旨調礮隊入京，派張子志上將帶礮隊兩營來京。晉謁剛子良相國，請示打何處。剛曰：東交民巷公使館。子志唯唯。從遠莫決，乃走謁榮文忠公（祿）請示辦法。文忠曰：東交民巷距宮中甚近，礮聲皇太后是聽得見的。你酌量辦去罷。子志會文忠之意，只要單聽礮聲，就易辦了。乃置礮於城頭，乘昏夜，以無彈空礮向公使館射擊。礮聲隆隆，通夜不絕。而公使館無恙也。倘非子志之精細，而解榮文忠公之言，則各公使館皆成齏粉矣。後來之結果，又不知如何。雖有十李文忠，恐亦難善其後矣。誰謂子志粗魯無文哉。張三貓子，誠可人也。

### 楊虞裳京卿

華陽楊虞裳京卿（宣治）由同治丁卯科舉人內閣中書。考取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章京。提宗人府起居注主事。刑部員外郎。郎中。轉京堂。亦一帆風順也。鄉人榮之。其題光祿寺之日。在朝房候起。（凡引見及謝恩之人。必在朝房候起。如召見者。由內監傳旨。叫某起。故謂之候起。）同鄉中人。如何雲驥部郎。凌東甫主政。皆進士出身。同在朝房照料。雲驥謂之曰。今天還想中進士乎。虞裳曰。我今生是無望了。待來生罷。且等我兒子來中進士罷。雲驥東甫為之啞然無語。

### 優貢副榜好出身

錢塘錢叔楚侍衛（錫寶）由優貢朝考。以知縣用。旋中副榜。分發廣西。歷任容縣蒼梧等縣。政聲卓著。大為上游所器重。過班知府。分廣東。陶方之尙書督粵時。為入幕之賓。余與之交稱莫逆焉。嘗自稱其出身之好。余曰。非進士出身。叔楚曰。進士出身。亦不如我。若遇左文襄之惡進士。則

我非進士也。如上司喜正途也。我也算正途。優貢朝考。可以得官。非如副榜之不能得官也。優貢而中副榜。有兩科。同年可認。有許多照應也。又有兩科。主試官老師可認。臧辦事大臣辛亥改革。經無數艱險。始由星加坡回港。旋移居於湘潭。近年為衣食計。來京謀事。亦不得志。年已六十。有三。無復當年英武氣概矣。然其豪邁之氣。仍不稍減也。

### 敦倫處

（道聽）

李剛主日記。每晚與老妻敦倫一次。聞者笑之。近有新自北方倦遊歸來之金君。談及山西村野之人家。所居皆係窰房。戲劇中之平貴別窰。確是山西本地風光。惟有幾處。上貼「敦倫處」紙條。日之士人。謂即天津之「隨便處」。上海之「花烟間」。妓寮而有此古雅之名稱。真虧山西老鄉想得出了矣。惜所見皆在沿途車中。不及下車。一覘究竟。至今猶引為憾事云。



# 百豔詞

(十半老人)

(調寄憶江南)

(一)

甬人某與某舞女暱。且有子矣。忽棄之。女籲於某會。且出舊約為證。某聞而逸。其母與妻反訴女。猶未解決也。

同居好。會訂合同來。拋棄愛情甘抖亂。(甬人綽號)隄防訟累。忽溜(平聲)開。辜負此男孩。(甬某不認女產者為子)

(二)

蔣某以五十金娶婦曰關珠。固鄰女也。介紹人陳某亦舊鄰。結婚後產一女。而婦逸矣。蔣疑婦家藏匿。並及陳某串通。控於法院。卒以證據不足。判決無罪。不知尚有還珠之望否。

同居好。離合太匆匆。飛去青蚨都入囊。放來白鴿早開籠。一顆掌珠空。

(三)

某廠主花某。悅蘇籍周氏女。既娶後。屈居賤列。並迫使與二婦共裸寢。花亦預焉。女慚謝。遂擲花怒。棄之。女已提訴。而花尙被傳未到也。

同居好。郎與妾俱花。金屋拚教愁似海。玳梁怕入會無遮。歡喜結冤家。

(四)

湘人某。已有婦矣。因婦識某女。惑之。託言赴平就學。挈女俱。嗾女離婚而與之偶。女入校。移情於同學某。走上。某屢殉遇救。乃以書達女。歷述往事。書凡數千言。然我得我失。天道好還。不能責女也。

同居好。影事未模糊。風雨聯牀新繆毒。星霜渡海舊羅敷。依樣畫葫蘆。

(五)

下菰某甲。向操綢業。於海上邂逅一姝。僦屋而居。所費

衣飾以數千計。甲漸窘。姝託言歸寧。匝月信至。云已逝矣。甲探知爲僞。起訴法庭。試行和解。聞有覆水重收之議云。

同居好。相識未經年。豈料黃金虛擲。肯教紫玉條成烟。破鏡幾時圓。

(六)

揚人某。年七十矣。近因金漲獲資。納一同鄉女爲妾。別居餘慶里。未匝月。事洩。其老婦親入金屋。扭某痛毆。逐女令去。某頰傷鬚脫。長跪妻前。自陳悔悟。始攜手登車而返。亦妬鄉趣聞也。

同居好。急煞老人家。一角小星露桃葉。十分狂雨打梨花。自悔念頭差。

(七)

小糊塗有女曰雪梅。爲某大學生所誘。已五年矣。近以遺棄控院。及二度傳訊。則謂和解已成。原告呈請撤回。



能發之。能收之。小糊塗有焉。

同居好。揉碎掌中珠。黃鶴遠飛悲棄婦。紅鸞近照識權夫。小事且糊塗。

(八)

浙人某女。宦裔也。標梅不嫁。遂與僕私。爲母所偵。逐僕。女仇母。母乃使僕委禽焉。僕本窶。母復資助之。而女忽不願。誓與僕絕。母調停其間。卒無效。亦黃陸案第二也。然女不如黃遠矣。

同居好。莫謂汝無家。聞道驚鴛會打鴨。何圖飛鳳不隨鴉。消息訴琵琶。(僕工搗琵琶。因以爲餌。)

(九)

某婦本蕩者。過某遊戲場。遇一西裝少年。眉語目挑。約往某旅館投宿。清晨婦覺。少年早飄然行。檢點衣袴。皆不翼而飛。呼茶房至。云少年去已久。及詢少年何姓。婦矐目無以對。婦瑟縮衾中。由茶房喚其小姊妹。攜衣袴。

至。始起。瀕行。猶作申申之言云。

同居好。邂逅遇檀郎。醉後此生纔入幕。醒來之子已無裳。雲雨忒荒唐。

(十)

謝九毆妻陶女士。且逼簽離婚據。陶控於院。謝願以五千元和解。陶不允。以五千元養傷。另索萬金養贍。謝聞訊而遁。乃改傳爲拘。卒不獲。故此案尚在停頓中。

同居好。何苦自尋煩。法院派人催訟牒。捕房對衆驗傷痕。兩字爲離婚。

(十一)

川沙人曹某。眷寧波女子林某。賃屋新闢路。以細故反目。曹至中國飯店開房間。召林。晚間猶聯袂而出。歸臥後。次晨不起。店役啓戶入。二人神色已變。桌有安神藥片瓶二。報捕昇赴醫院。均不救矣。慘哉。

同居好。解脫小家庭。蝴蝶可憐情未斷。鴛鴦同命夢難醒。

稱水兩空瓶。

(十二)

首都土地局長常某。與鄧女士一段因果。喧呶衆口。鄧既提起控訴。自有法庭裁判。然土娼兩字。鄧女士何能承認。觀某報所載鄧女士家世。可作一頁傷心史讀也。同居好。反面竟無情。回首因緣羞答答。忍心污蔑亂轟轟。土地當方靈。

(十三)

金陵某乙。前充嘉善捐局主任。眷一尼。截髮時妝。儼然佳偶也。局撤後。某戀尼資罄。走杭州謀幹。尼以一書絕之。某乙歸來。尼挾所有行矣。控於署。斥之。冤哉。同居好。淪落賸青衫。世事如棋偏打劫。塵緣似夢悔思凡。草草一封函。

(十四)

吳興晟舍鎮。有某氏女。與中表相眷。已諾婚矣。比鄰學

究。斷斷於血統關係。多方阻撓。卒不能合。女自經死。男亦潛入溪流自湛。聞者憫焉。議爲合葬。猶未決也。同居好。十五正盈盈。底事緣卿干水縹。多情留我證山盟。攜手御風行。

(十五)

某某兩婦。呈控法院。一則謂夫置妾。一則謂夫軋姘。均遭虐待。要求離婚。兩婦均面麻者也。現議試行和解。聞兩婦猶勢不示弱云。

同居好。反面忒無情。甘逐野雞張猛力。又聞么鳳試譏聲。悔作落花生。(落花生面麻綽號)

(十六)

聞北有屠沽兒。與一絲廠女工相識。賃屋百餘日矣。屠沽兒嗜酒好賭。置家不顧。女工安之。然近時女工停業。無以自贍。屠沽兒遂貨家具。逐女工大歸。忍哉。同居好。不怨食貧難。甘忍飢寒全體面。奈隨飲博沒心肝。

離合此悲歡。

(十七)

某君宦白下。年二十五。聘婦於某巨室。亦二十五。既結婚矣。僅七月產一雛。某君譁於甥館。旋投訟牒。婦謂早。不認別情。安得小倉山主。爲之解紛哉。

同居好。桓鮑况同庚。剛借笄珈。慕儷影。忽聞襁褓試。嗚聲。此事怎分明。

(十八)

甬人某。素操漁業。悅一門檻中人。納焉。詎某揚帆既去。家中仍蹈故轍。達旦不息。終朝杜門。與一髡昵。某歸。鄰人訴焉。詰之不承。扭赴公安局。轉解法院。亦趣聞也。同居好。翻變惡因緣。夜午殷勤猶款客。晝長歡喜且參禪。脚踏兩頭船。

(十九)

某律師娶婦未久。婦控某侮辱女性。詞頗猥褻。蓋奇淫。

也不意法庭卻下。謂律無明文。今猶斷斷未已。昔人謂將男作女曰嬰(音雞)此事不特律無明文。並字亦無明文。宜某律師可以逃罪矣。同居好。一笑破甘瓜。方枘未曾經魯鑿。穢墟何苦嗜劉痂。誤想後庭花。

(二十)

邗江某富家子。結褵未久。悅婦贈嫁之婢。乘婦歸寧。強合焉。婦歸。見繡榻被污。嚴詰婢。乃以實對。婦以某移情太易。訴請離婚。經親友調停而罷。聞婢尙在禁錮中。同居好。將婢作夫人。一片溫柔偏誤用。十分狼籍爲橫陳。難怪遽生嗔。

(二十一)

某律師誘姦從妹。被控於庭。人倫之變也。或曰。某本從妹之監護人。涎其財。豔其色。鑄此大錯。不識其究竟何如。

同居好。異變一家中。藕藕相依。燕燕小。綏綏得間。趁狐雄。人物兩成空。

(二十二)

某女年十五。爲鄰僮所誘。涉訟於庭。某律師爲僮辨護。謂某女發育已全。年當十八。且其眼媚。我且搖搖難主。無怪鄰僮被其勾引也。請判鄰僮無罪。一時傳爲笑柄。同居好。十五正華年。春色撩人人自醉。秋波顧我我猶憐。何況是因緣。

(二十三)

滬西某里某。有暱其鄰姬者。姬之主不能人聽之而已。現與主絕。挾資歸某。主恚甚。聞將對簿公庭矣。以某聰明人。爲姬所惑。殆孽緣歟。同居好。昨夜召歡來。拚斬柔情拋故劍。重尋好夢到陽臺。只怕訟庭開。

(二十四)

某商夙畏婦。婦悍甚。恆毆夫以自雄。鄉里不直婦也。商不堪虐。控於法庭。詞甚哀惻。大有難則兩美。合則兩傷之感。惟夫控婦虐待案。殊不多觀。爲婦者其何以自解歟。

同居好。棒打薄情郎。得意有時誇手段。忍心太過驗鱗傷。見證問茶房。

(二十五)

蘇人某。執教鞭於某校。家有老父。固儒者也。聘一舊家女。亦在某校充書記者。結褵甫一月。託言省母。去不復返。迎之。則延律師訴諸庭。某固儒者。俯首遵斷。孰知女固性極浪漫者。是亦一頁傷心史也。

同居好。偏是舊家庭。翻悔入籠遭困守。兇防出柙託歸寧。比翼兩飄零。

(二十六)

北平某校校長史某。強污甥女。被妻起訴。史已先遁。甥

女當庭陳述不諱。蓋甥女固倚史養贍者也。校生以史有此獸行。電中央逐之。史誠罪無可道矣。

同居好。生小苦無知。碎玉終無全瓦日。探珠卻趁簸錢時。慚愧渭陽詩。

(二十七)

某童年祇十四。與鄰女十歲者有染。童父係唱大鼓書者。童亦不務正業也。事既敗露。女自認已續歡三度矣。淫風之感。甚於鄭衛。可謂也。

同居好。兩小豈無情。猜到瓜期先被破。掃將花徑已偷開。遮莫笑童駭。

(二十八)

揚州某遺少。習於拆白。受其害者多矣。某日見一婦。攜兩雛行。婦貌極揚。相與兜搭。議至某旅館小飲。旋促其送二雛歸。再至。某倚牀久待。醉夢方酣。旋有人推門入。魚燈上狀。膩然婦也。綢繆以後。東方既白。見同臥者爲

一竈下婢。詰之。謂婦授計使來。某懊喪不已。而婢必欲隨之行。經旅館主人調停而散。

同居好。最想塌便宜。生怕兩雛隨驥尾。不圖三少換雞皮。此事解人頤。

梁山泊四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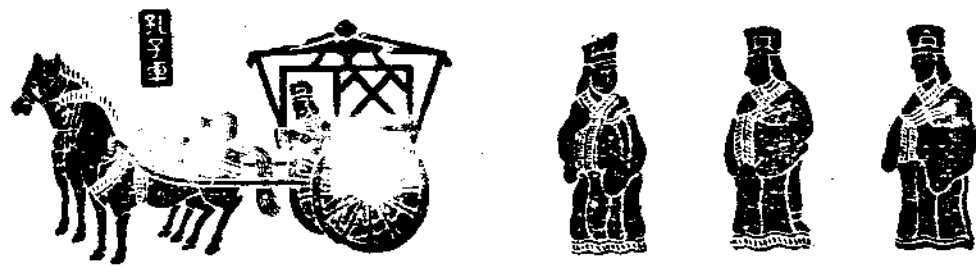
(雙園)

曼衍魚龍氣已驕。萬人如海水如潮。此中自有擎雲手。浪裏何須問白鱗。(浪裏白鱗張順)

筋痕飽綻汗珠盈。無事奔波數十程。倘許有人拴甲馬。從今太保識神行。(神行太保戴宗)

華燈初上起笙歌。笑挽鴛鴦入愛河。我欲細心評屢響。翻嫌鼓上蚤何多。(鼓上蚤時遷)

誰家學士擅頭銜。個儻風流迥不凡。贏得人呼鐵叫子。紅男綠女試歌衫。(鐵叫子樂和)



# 上海中國仿古印書局

## 承接仿宋印件

本局創製大小長方各號仿宋鉛字除普通發售供給全國印刷同業外并自備有新式大小機械多架精印仿宋版式各種書籍古今詩文集壽言錄榮哀錄家譜縣志計開行狀傳單簿冊以及信箋信封名片禮帖等莫不出品精美定價低廉辦理敏捷訂期守信印刷以來極荷各界歡迎如蒙賜顧勿論巨細囑為估印者本局當精密設計迎合心理願本同人等十四年之仿宋印刷經驗守美快廉之信條以忠誠信相服務也

## 發售仿宋鉛字

現代印刷日益進步仿宋鉛字已為印刷同業所必備本局創製之各號仿宋鉛字久承各界公認為仿宋鉛字中之翹楚其字體之樸雅秀潔濃纖適度字面之勻淨鉛質之堅韌堪稱獨步無與倫比且經久耐用永無缺筆斷劃之弊茲為普及競爭起見自二十二年十月一日起以後一律照定價七折至四折發售此種優待誠為同業切身之利益務希從速多量採購良機莫失不購本局仿宋鉛字即為失去其印刷營業上一大部份之利益及勝算而本局此種意思想不到之犧牲實開售字以來之新紀元而未願與全國印刷同業共享其利也

地址英租界浙江路六五七號

# 畫苑人物志

(鄭逸梅)



## 程瑤笙

海上畫家。潤資最昂而盛譽獨享者。允推程瑤笙先生。先生休寧人。名璋。除繪事外。又精博物學。歷任各校教務。肄業艸橋中學。亦曾領其教益也。先生以擅繪事故。對於解剖方面。講述之難以明瞭者。輒於黑板上繪精細之圖。以示之。兼授圖畫。每課作一範稿。先生頗自謙抑。作範稿時。必自呼畫壞哉。學生之頑劣者。臨稿時。亦必效其口吻。而呼畫壞哉。此響彼應。教室中充滿一片畫壞哉之聲浪。

先生不之怒也。艸橋柳色。回首十有五載。而此畫壞哉之聲浪。猶彷彿在予耳際。坎壈中年。百事多感。益令人追憶讀書時代之樂不置。先生曾掌教海上某校。當世之所稱爲胡聖人適之者。尙在該校爲一平庸之學生。士別三日。括目相待。先生與聖人有焉。先生作畫。無論山水人物。花卉草蟲走獸。俱喜用粉。寫生而得其真。先生謂爲純出宋元古法。或有指之爲脫胎洋畫者。先生絕端不之承認也。但先生頗講究光學。陰陽轉折中。悉合光學原理。嘗謂其

畫中之光之蘊奧。少年人載一老光眼鏡。即可察而得之。子雖多見先生畫。惜未之試察也。鄭集濱。柳漁笙。力摹之。幾乎貌肖神似。然海內不乏識者。涇渭自判。故先生殊不介意。鄭柳往訪。先生反殷殷導示津梁。於是外間遂傳先生與鄭柳有師生之誼。實則不然也。先生晚年病目。不能睹遠物。朋友造訪。必趨至其近身。始得知爲某某人。而寒暄談笑也。先生無室人。無子女。病目又少作畫。乃大感岑寂。客去閒談。先生異常權迎。蓋可藉此以消永晝也。先生無事。常至附近空曠處散步。小菜場肴品雜陳。先生又時去觀覽。以爲寫生資料。喜玩盆卉。庭除間陳列盈架。剔蟲灌漑。常躬爲之。予避倭寇烽煙。寄寓辛家花園者凡半年。與先生所居之南安里。相距祇數百武。因得常至先生居爲座上客。而知先生事獨詳。先生與袁天祥善。天祥未學而能畫。畫而自合於理。花卉人物。無不工緻。先生嘗稱之爲奇人云。

陳伽龔

陳伽龔先生。名摩。一署伽仙。南沙人。爲陸廉夫弟子。作花卉。尤得神髓。僑寓吳中有年矣。初掌教於艸橋校。及工業專校。既以畫鳴。乃舍教鞭而注全力於畫。鬻畫所得。歲可三四千金。吳中生活程度較低。三四千金。頗足溫飽。并有餘錢。買書畫。買金石古玩。裕如也。先生於去年自飲馬橋徙居護龍街之天井巷口。予曾往謁。則畫室佈置。益形精雅。器具悉爲古制。蓋預置紅木紫檀。而雇工監製者。非優游自得如先生。曷克臻此。先生心廣體胖。形如羅漢。性又和易。熟友往求其畫。無不慨然允應。此端一開。求者紛來。而畫件乃更累積如邱。有擱置半年者。有一二年者。非先生之吝惜丹青。實有不暇應付之苦也。且先生廣交游。談笑之士常滿座。作畫工夫。爲之耽擱不少。不得已。挾丹青具。偷半日閑。潛赴滄浪亭。而揮灑焉。旁晚輒至觀前。疏散吳苑一茗。以爲常。求畫者知之。悉趨吳苑索畫。先生以畫



畫中之光之蘊奧。少年人載一老光眼鏡。即可察而得之。予雖多見先生畫。惜未之試察也。鄭集濱。柳漁笙。力摹之。幾乎貌肖神似。然海內不乏識者。涇渭自判。故先生殊不介意。鄭柳往訪。先生反殷殷導示津梁。於是外間遂傳先生與鄭柳有師生之誼。實則不然也。先生晚年病目。不能睹遠物。朋友造訪。必趨至其近身。始得知爲某某人。而寒暄談笑也。先生無室人。無子女。病目又少作畫。乃大感岑寂。客去閒談。先生異常權迎。蓋可藉此以消永晝也。先生無事。常至附近空曠處散步。小菜場肴品雜陳。先生又時去觀覽。以爲寫生資料。喜玩盆卉。庭除間陳列盈架。剔蟲灌漑。常躬爲之。予避倭寇烽煙。寄寓辛家花園者凡半年。與先生所居之南安里。相距祇數百武。因得常至先生居爲座上客。而知先生事獨詳。先生與袁天祥善。天祥未學而能畫。畫而自合於理。花卉人物。無不工緻。先生嘗稱之爲奇人云。

陳伽盦

陳伽盦先生。名摩。一署伽仙。南沙人。爲陸廉夫弟子。作花卉。尤得神髓。僑寓吳中有年矣。初掌教於艸橋校。及工業專校。既以畫鳴。乃舍教鞭而注全力於畫。鬻畫所得。歲可三四千金。吳中生活程度較低。三四千金。頗足溫飽。并有餘錢。買書畫。買金石古玩。裕如也。先生於去年自飲馬橋徙居護龍街之天井巷口。予曾往謁。則畫室佈置。益形精雅。器具悉爲古制。蓋預置紅木紫檀。而雇工監製者。非優游自得如先生。曷克臻此。先生心廣體胖。形如羅漢。性又和易。熟友往求其畫。無不慨然允應。此端一開。求者紛來。而畫件乃更累積如邱。有擱置半年者。有一二年者。非先生之吝惜丹青。實有不暇應付之苦也。且先生廣交游。談笑之士常滿座。作畫工夫。爲之耽擱不少。不得已。挾丹青具。偷半日閑。潛赴滄浪亭。而揮灑焉。旁晚輒至觀前。疏散吳苑一茗。以爲常。求畫者知之。悉趨吳苑索畫。先生以畫

債未償。窘於被逼。往往又經月不敢至吳苑。諱者稱之爲逃畫。比諸頑劣學生之逃學。亦云趣矣。從之學畫者多。小說家范煙橋之介弟繫千。及偵探名家程小青氏。均師事之。先生論畫。有筆墨宜師古人。意境則在我創之說。小青尤服膺其言。先生喜觀電影。能評品西方片。而挾其蘊奧。每來海上。游蹤必徧歷諸大電影院云。

#### ■樊少雲

吳中多名畫師。樊少雲先生其一焉。先生名浩霖。崇明人。蓋僑寓吳中者。曩執教鞭。爲圖畫教員。與羅樹敏齊名。樹敏早逝。未克深造藝術之高峯。遂讓先生獨步。先生以畫件忙。乃謝絕教務。專注力於繪事。從此畫益精進。與陳伽龔等組織冷紅畫會。一年兩度開會展覽。先生作品。後學引爲津梁也。擅作山水。意境高逸。山水中着一二竹枝。尤覺幽蒨不可方物。仕女亦娟秀。惟花卉不常作耳。曩爲予作滿城風雨圖。便面尺幅之地。而自饒風雨荒寒之致。尤

爲傑構。予什襲以藏也。先生作畫。不論巨小。無不刻意經營。以爲之不肯鬆懈。苟且。嘗謂己之畫。與海上畫家之畫。可以崐劇與京戲比之。其言雋妙。頗耐人思索也。有某君者。偶至先生處閒談。攜一扇篋。先生展視之。則其早年之作也。以爲庸拙。不可示人。立向某君索回。別成愜意者與之交換。其惜名有如此。慕故宮大內之藏畫。去歲乃長車赴燕。以一賞古人名作爲快。歸來畫境一變。愈入神化。刊珂羅版畫集一冊。山水人物仕女走獸花卉果品。應有盡有。且蒙不棄。於集後列予爲鑒定人。殊可愧也。先生於丹青外。又善彈琵琶。陽春白雪。價值自高。先生女公子穎初。淵源家學。作山水亦高澹入古。書法尤酷肖翁方綱。曾從胡石子先生學詩。甚慧悟云。

#### ■袁雪琴

香谿靈巖有名畫師焉。曰袁雪琴先生。先生名培基。字幼辛。雪琴其別署。居木瀆下沙塘久。至木瀆詢袁幼辛無不

知者。先生之於畫。花卉果品。山水人物。走獸翎毛。無所不能。亦無所不工。且善創稿。不拘拘於古人範本。自得天機。物趣之真。早歲辦學校。閩里子弟。多所造就。既而倦於教育事業。專注力於丹青。藉爲性情之頤養。曩年海上開全國美術展覽會。先生來滬瞻賞。是爲予識先生之始。先生歸後。蒙作一山水。篋見貽。并綾絳梅立幅。題爲「逸品元章畫。高情老逋梅」。二句。嵌賤署殊熨貼。畫筆之妙。更不待言。予遂以拱壁視之。蓋先生具鄭虔三絕之長。吟詠固其所擅也。猶憶某年陽歷之終。先生繪梅贈心漢閣主。系以詩云。「寂寞園林滿地苔。閉門度歲且銜杯。山中畢竟春先到。催早梅花一月開。」心漢閣主疊韻和之。傳誦藝林也。前歲之秋。予與吳子鼎。心漢閣主。同訪先生。畫室精雅。窗外竹木扶疏。想見染瀉之樂。既備饌。見饗。更蠟屐伴登靈巖。曰。生長巖麓者。反終歲不登山。以爲平庸無出奇處。一旦佳客來。巖丘亦髣髴饒雲煙佳氣。動人趨陪陟臨。

之興。是語殊雋妙也。先生長兄秋生。工懌派花卉。作雙鉤。菊。嫵媚絕倫。惟不肯輕易爲耳。從先生學畫者多。吳江葉玉書輩。輒摹仿以充贗鼎。往往得善價云。

趙子雲

吳缶老死。傳其畫派者。當推趙子雲先生。先生吳門人。名起別署雲壑。又號壑道人。山水善仿石濤。而得其神韻。花果如梅菊竹石。牡丹芙蓉。楊梅枇杷。石榴桃實。凡缶老之所善寫者。先生亦無不善寫也。缶老生前。東瀛人慕其技。輦金求畫。歲可數萬金。然東瀛人之求畫也。往往定枇杷十幀。梅菊又十幀。諸如此類。須同格而同設色。缶老頗引以爲苦。乃作其一。而以餘者倩先生圖之。所圖貌似而神肖。東瀛人莫之能辨也。先生於是藝益猛進。不須依傍缶老門戶。而獨樹一幟。畫苑蜚聲也。嘗發誓作百畫冊。冊十有二幅。擬構百冊樓。以庋藏之。但海內求畫者絡繹不絕。實無暇晷可以治己畫。故百冊云云。至今尙成虛願也。先

生嗜同棋。又喜聽柳敬亭流之穿插稗史。以爲畫餘之消遣。蓋先生體衰多病。不可不從事疏散也。先生居山海關路仁濟里。與予寓爲鄰。過從殊便。先生絕鮮弟子。惟新畫家鄭曼陀。謝之。曾師事之。令子日朋。字漁村。曩服務金融界。以煩勞得怔忡疾。迺辭職家居。藉以調養。然又苦枯寂。遂從先生學畫。不數年而工於丹青。聲譽自著。怔忡之疾亦漸告瘳。可予嘗稱之爲畫以愈疾也。女元貞。擅畫一如漁村。一門風雅。求諸滬上。詢難覓已。

### ■蔡震淵

凡一技一藝。不可不有後起者。以接踵前賢。俾斯道弗替。吳中蔡震淵。名銑。畫界後起之秀出者也。君初業質鋪。卽好弄丹青。一竹一石之塗抹。興味盎然。感質業之枯燥。乃棄賈而致力學畫。然境殊窘困。又不能不作謀生之計。遂以祖傳之岐黃術。而懸壺以問世。擅治眸子之眊。及抱喪明之痛者。生涯尙不惡。君志不在此。診之暇。仍刻意於繪

事。不數年。藝孟晉。而吳中途多少年名畫師蔡震淵其人。求畫者紛至沓來。君并棄其醫。以應付焉。君畫以工細勝。然能脫刻畫之俗。免板滯之病。蓋妙具寫生意味者。予曾見其雙鉤之竹菊也。累葉疊蕊。紛而不亂。又見其填金仕女也。設色敷彩。勻適絕倫。故一筆之微。動輒若干日。始得完成。得者拱壁珍之。君尤善作猿。猿及松鼠之屬。猿。猿松鼠以頭數計。潤愈多。而猿。猿松鼠攀騰盈幅焉。君嗜墨。所藏古墨甚富。先哲如曾文正。袁隨園特製之墨。君均羅而有也。前歲君於骨董肆得一玉硯。硯作蟬紋。琢製絕佳。君大喜。因榜其畫室曰玉蟬硯齋。鈐印以志其所好云。

### ■錢雲鶴

吳興多名畫師。錢雲鶴先生其一也。先生早年與任立凡輩相友善。頗得切磋之益。來海上鬻畫者凡三十年。先生名辛。別署病鶴。晚年始易爲雲鶴。所以示其壽且健也。曩時申報有一畫刊。先生與汪綺雲同主之。厥後畫刊廢。先

生猶排日爲自由談作諷刺畫。蓋先生畫兼新舊之長。而思想尤絕銳利者也。先生工吟詠。隨畫賦詩爲題。輒雋切有味。山水宗馬遠。畫樹絕肖梁谿吳觀岱。蓋觀岱亦善畫馬遠者也。人物仕女花卉走獸翎毛艸蟲。先生無不擅長。且偶作弄璋漁家樂諸圖。意境超逸。不落恆蹊。昔人所謂化腐臭爲神奇者。先生有也。前歲忽發願畫佛。分貽同文。予亦攫得無量壽佛一幀。筆墨渾厚。尤爲佳構。予付裝池以綴素壁焉。先生一日畫佛。旣成端詳之。則恰肖小說家徐卓呆之尊容。時予與卓呆常相過從。先生乃以是幀託予轉贈。儕輩有識卓呆者。展視之無不失笑。因其神氣確甚相似也。去夏予與先生納涼於但氏豆棚花下。適金山吹萬居士書篋見貺。予卽以空白之面。倩先生圖之。先生染翰揮灑。傾刻而成紅白梅二株。并題一詩曰。昨夜羅浮夢醒時。鴛鴦春暖玉交枝。爲君寫入丹青裏。莫笑東風結子遲。末句云云。蓋爲予結婚十有八年而未育子嗣。特以

詩畫見慰也。詎意今夏荆人忽舉一雄。是則先生之畫之詩慰祝殊驗已。先生曾一度於張靜江處爲幕友。以羈束故。卽辭去。寓居作畫。怡如也。其寓在滬北鴻興路。榜其畫室曰習靜室。此次倭人肆暴。習靜居付諸一炬。予亦倉皇出走。不通音問者半年。月前覲其哲嗣小鶴。則知先生已全家移居白下矣。

陳子清

辟支迦羅陳子清。吳中冷紅畫會之健子也。擅畫山水。與江南吳湖帆相友善。故筆墨之高曠。亦雅與吳湖帆近。居葑谿迎楓橋畔。丹青怡情。曠傲自適。而性又孤介拔俗。畫不輕與人。非吾道中者。雖輦巨金。不屑爲之點染也。而獨與予厚。予餽方壺陳醪。君繪設色山水便面以見貽。板橋茆屋。水木映帶。意境之超逸。無以復加。并附題識云。以香光筆墨。寫大癡意景。奚蒙泉善爲之。吾吳顧雲壺師承其法。有出藍之譽。寥寥數語。可見其畫之宗尙。君嗜墨。一似

蔡震淵曾登報徵求古墨。願出己畫以酬報。貽讓者物歸於所好。而君之藏墨。遂充盈於笥笈矣。君工書。又善於鐵筆。亦皆不肯輕易爲人書刻。前歲曾就海上美術專校之聘。但蘇滬往返。憚於跋涉。半年卽辭。杜門却掃。足跡罕至市衢。有隱君子風焉。君與趙雲壑先生爲世交。予之晤君。卽在雲壑先生之雲起樓中。談藝評畫。彷彿昨日事。不知已三易裘葛矣。

#### □吳子鼎

輓近以還。畫人物仕女之工。細能手。當推休寧吳子鼎先生。先生僑寓吳下閩邱坊巷者有年。性純孝。母死。繪竹洲淚點圖。徵海內名流題詠。刊行成書。以志風木之悲。先生耳順之年。精神矍鑠。酒興殊豪。與予爲忘年交。每晤。必同上酒家樓。銜杯談今古爲樂。先生之畫人物仕女。得仇唐餘韻。曾與王西神先生合作扇篋。求購者多。藝林稱爲雙璧焉。去歲先生自黃山來。買黃山松若干盆。或直或

曲。或大或小。極形奇狀怪之致。先生運之至吳。所費不貲。邀予往觀。予以俗冗未果。今不知黃山松尙茂美否。殊可念也。先生能詩。所至吟詠。以爲鴻雪。去歲遊黃山。泛舟富春江。過嚴子陵釣台。適在夜半。先生因有夜深偷過子陵台句。今春來滬。出其六十自壽詩索和。原詩以徙居歷碌失之。有負雅命矣。予獲先生畫凡二。一仕女直幅。一樹梅花。美人索笑。予張諸紙帳銅瓶室中。日夕欣賞也。一尋梅便面。筇杖烏幘。梅正著花。借高太史梅華句爲題。予以名梅故。朋好咸以梅畫見貺。先生其一也。

#### □吳待秋

吳待秋先生。石門伯滔之子也。伯滔以畫名。待秋能繼其業。亦以丹青蜚聲藝苑。藏古銷一。因名其畫室曰衰銷。初主商務印書館美術部事。編刊畫冊多種。流傳海內。其享譽之宏遠。未始非商務印書館有以成之也。以任職館事。遂卜居於館之附近。曰寶山里者。凡若干年。直至去歲始

購宅於吳中而遷居焉。先生善作山水花卉亦娟潔高澹。一筵之微。潤輒數十金。然求畫者紛至。又以遠方爲多。郵遞絡繹也。先生以先後而序次之。一一應付。治畫勤。不論祁寒盛暑。無日不動筆。無時不動筆。謝絕酬應。罕與宴集。然猶苦畫債之累積。未能盡償。故先生偶外出。必計之曰。此堂幅工夫也。此便面時間也。畫室坐具絕少。或有勸其添一二者。曰。予將并此而除之。恐客來作無謂寒暄。耽擱作畫時。曷也。或嗤非之。實則先生畫件太忙。不得不然耳。且擅書法。澹潤秀美。澤古功深。曾爲予書扇。既移寓吳中。乃郵函見告。并約往談敘。意殊殷拳也。先生曩在滬寓。作畫竟日。晚間神疲腕乏。常至電影院。觀影以爲疏散。一日與予相遇。月且明星。頗以胡蝶女士之容之藝爲不可及云。

□賀天健

昔袁隨園詩尙性靈。賀君天健畫苑中之袁隨園也。畫不

計臨撫與創構。要以性靈爲歸。君擅文章。予於報紙附錄。早讀其藻麗雋永之小品。故予祇知文壇中有賀天健其人。而不知畫苑中君亦有一席之地也。及後於書畫展覽會。見其所作扇冊。驚君之身兼數藝。而均能精湛超逸。爲不可及。去歲虞澹涵女士宴客於南京路之市政廳。是爲子與君識面之始。茲者藝海迴瀾社以名人書畫公開展覽。君亦以作品參加其盛。遂得與君開日把晤。并飽飲君之高論。而君之作品又獲多多欣賞。畫以山水爲長。信筆所之。自得天機物趣之妙。以擅文章故。又往往隨畫題識。頗多發揮。一昨蒙君以所畫山水便面見貽。畫做南田竹籬。茆舍。人物恂然。一帶疏林。自饒秋意。日處塵囂炎炙中者。爲之慕羨不置。正面行書。亦爲君之手筆。寓婀娜於剛健中。亦與畫稱合構也。海上交際之花。陸小曼女士。自喪所天。乃從君學畫。以遣永日。以釋愁懷。日前女士素妝澹服。至藝海迴瀾社觀扇。社中諸子。出謙請女士留墨。女士世

愧不肯動筆。未知其造詣究爲何若。然師承如此。定必不弱也。

### 朱其石

嘉興朱其石君。金石家亦丹青家也。澤古功深。運鐵筆無不如志。既以金石蜚聲。而丹青之名遂爲所掩。實則君擅山水花卉翎毛。尤爲所長。藝海迴瀾社之舉行。書畫展覽會。由君擘劃其事。以交游廣。海內名家相率來歸。一時稱盛焉。予識君於數年前。茲者共事一處。樂數晨夕。尤極朋好切磋之益。君吐語多雋趣。又善狀摹人物。某也作僞。某也摯誠。某也趾高氣揚。某也辭卑意抑。一經君之春風口角。彷彿涌現其人於眼前。君不善飲而偏喜親麴。傾一二瓊。而面若耳均呈赤化。儕輩笑之。君不之顧也。君有一寶藏。厥爲火柴之盒面。習見者擯棄之。加以域外珍奇之品。都數千百枚。海上藏火柴盒而者。推徐卓呆與錢化佛二子。二子知君之有寶藏也。乃約期前來參觀。則卓呆化

佛咸與小巫大巫之歎。自愧不如也。君善刻石。而又署其石。好事者乃以朱其石三字爲謎面。射雞血昌化者歎爲工妙。君名宜。大可先生之介弟。大可善書。君亦善書。洵多才多藝哉。

### 陶冷月

吳中星社多文藝小說名家。然有畫師焉。則陶君冷月是。君爲陶詒孫之孫。其畫固淵源有自者。作山水意境超遠。得迺祖遺緒。既而折衷中西畫法。創爲新中國畫。而面目爲之一變。善畫月。烘託殊妙。又善畫瀑。曲折奔放。似聞其聲。蓋極寫生之能事也。君歷任各地大學教授。足跡半天下。嘗走齊魯。登泰山之峯。又泛舟瀟湘七澤間。攬勝探幽。一一收羅筆底。爲畫稿。有詭奇不可名狀者。苟非身歷其境。不能知其真且切也。茲聞應四川某大學之聘。擬於日內整裝赴蜀。則山從人而起。雲傍馬頭生。唐人之詩意。君得圖而有之矣。君執教於真茹暨南大學時。每授課。輒以



範作示生徒。一日繪一水墨荷花冊子。某女生假以臨摹。翌晨女生鑿鑿來言曰。梳洗偶不小心。冊紙污着胭脂之跡。奈何。君端詳有頃曰。無妨。立調洋紅。就脂痕繪絳荷一朵。既成自視。覺生香活色。益見精神酣飽。頗自得意。故是冊至今寶藏之。又嘗作一山水直幅。及半停筆凝思。不能再事點染。蓋恐落常蹊也。既而友來同飲。一醉陶然。明日醒解。則山水已竟全工。筆墨神化。詫爲罕觀。問何人所爲。咸獲乃以君之昨宵醉狀爲言。畫固醉後命筆也。君喜制作文具。曾以合金作印。馳譽藝林。又仿古法製扇面。無漏罅。著油諸弊。書畫家咸樂用之。君名鏞。寓蘇蔡匯河頭。與予爲同社。稱知己云。

錢化佛

或有譏畫佛者曰。畫佛殊易。祇須繪龍眼。一下疊角黍。便足以象我佛。然此畫佛之節而下者。非所以論畫佛名家。錢君化佛。君字玉齋。鼎革之際。奔走革命。義軍討張逆。攻

石頭城。君亦與焉。故至今手指間猶有一癩。卽曩年爲彈火所創之餘痕也。白旗既飄。颯於大地。君立引退。不自居功。以戲劇爲社會教育。足以勸世諷俗。乃粉墨登場。而現身說法也。如是者凡若干載。夫君固爲丹青家。卽戎馬袍笏之生活中。亦不廢繪事。年來并脫離梨園。努力畫佛。兼辦藝乘書畫社。藝舟裝池。及美術宗教商店。多所擘畫也。君嘗挾佛畫東渡扶桑。公開展覽。彼邦人士。大爲欣賞。報紙排日記載之。求畫者接踵也。君既載譽而歸。名益重。藝益高。有羨之者。仿爲僞作。於是遂有怡春堂之訟。君終歲御樸素之西服。西服者例不握扇。然君以嗜書畫故。蓄扇百有數十柄。朝野名流。書畫俊彥。無不有其墨跡。與法揮間。有出諸伶工者。如梅畹華。程玉霜。時慧。寶金。碧。艷。賈。璧。雲等。尤爲特殊難觀。君每扇藏一古錦囊。視等瑰寶。藏扇外。又喜蒐羅捲烟畫片。及火柴盒面。畫片盒面。各以數千計。蔚爲大觀。君有一宏願。欲於畫佛所得。築萬佛樓。以爲

公共研討藝技之地。更擬拚捨塵俗。赴天竺及南洋羣嶼。一謁釋迦牟尼之墓。以爲快。君有子。讀書中法學堂。亦能畫佛。箕裘克紹。洵不易也。

### 馮超然

畫鬼易。畫人難。鬼非我人所得而目睹。隨意圖形。無有不合者。人則衣褶狀態。不容稍有牽強。此所以畫人物者。自老蓮以後。絕響無嗣音也。現代之畫人物。當推馮超然先生爲特起之異軍蒼頭。善以鐵線法畫衣褶。予嘗於心漢閣藏扇中。見其所繪平泉山莊圖。歎爲精構。花卉亦娟潔秀麗。若出閨襜之手。山水則渾厚自饒氣韻。且潤例奇昂。卽奉潤謹求。亦動輒延擱一二年三四年不等。故獲者咸以拱壁視之。先生居滬上嵩山路。因號其畫寓曰嵩山艸堂。又顏其畫室曰卅六鴛鴦館。蓋先生收藏明清名人雙鴛鴦畫篋凡十有八柄。恰符卅六鴛鴦同命鳥之數。藝林傳爲佳話。先生得煙霞之趣。嘯傲一榻。俾夜作畫爲樂。故

訪先生必以深宵。否則袁安猶在高臥中也。間或從事投機事業。藉以博利。但邦之机阻。世局多變。投機往往失敗。先生因有打油詩兩句以詠之。曰。帶愁煎老土。忍痛割標金。風趣有足多者。先生名迥。雲谿人。

### 許澂白

與余居同里。倭寇侵陵。同遭破家之慘者。則畫師許澂白是。澂白江都人。蓋僑寓滬上者。名昭別署不煩子。作畫不屑師法四王吳惲。力追宋元而上之。畫仕女尤娟潔高華。並世無兩。顏其畫室曰清籟館。曾有清籟館畫集之刊行。雖寥寥數頁。皆精澁之作。余藏得其一。卽君之所貽贈者。君與余同居青雲路恆裕里。時相過從。且每日出入。又復常相晤值。倭奴示威。滬北風聲日急。相晤值時。必互探有何消息。皆以爲倭奴雖無禮。然不致陡啓戰釁。誰料一二人之役。君與余家同罹浩劫哉。亂離顛沛。無從通問。至今尙不知君之畫寓何處。卽君亦不知余之蝸居所在也。深

望有知先生之畫寓者。惠函見告。曷勝欣幸。君與鄭午昌君善。曩年共同作畫。君之畫或署午昌名。午昌畫或署君之名。蓋派別相侔。不易辨也。既而又忽收回。乃於畫端加以識跋而明述之。創前人未有之例。心漢關扇集中。刊有午昌仕女一幀。實出於君之手筆。君以爲得意之作。亦擬收回加識。託余商諸心漢主人。奈不久即遭戰禍。余尙未之爲謀。有負君之見委矣。

馬萬里

武進人文淵藪。多卓爾傑出之士。馬君萬里其一也。君名瑞圖。以繪事蜚聲。夫人眉菡。亦擅丹青之技。比諸趙松雪與管夫人。毋多讓焉。不料造物妬才。故促夫人之壽。而眉菡女史遂於去歲以玉雪聞。君賦悼亡。百無聊賴。益肆力於畫。以爲消遣。而畫銳進無已。花卉直入陸廉夫堂奧。書法又逾秀多姿。足與畫稱。海內人士求之者衆。不暇應接也。君喜與人合作。曩與吳子鼎趙半跋二先生合開書畫

展覽會於西藏路畔。予之識君。即子鼎先生紹介。予嘗以畫苑中之老少年喻之。蓋君年少英俊。而子鼎半跋二先生均老成持重者也。藝海迴瀾社之成立。君爲社中健子。又與俞逸少合作扇面。俞書君畫。堪稱美具難并。而君翩翾丰度。逸少亦有張緒當年之概。不啻臨風雙玉樹也。迴瀾社諸子。什九有劉伶癖。偶相晤敘。非酒不歡。非醉不歸。君不能飲。酒陣旣佈。常臨陣脫逃。酒令究非軍令比。不得罪以治之也。君以畫菊扇見貽。清艷有致。拂暑之餘。輒感盛誼不置。又曩年與吳趙二先生合開書畫會時。予往參觀。君慨然以萱花立軸見贈。走鉛錄敝址。俟閉會後送來。詎意畫旣加款。而敝址遺佚。致無從投送。延擱至今。始得於迴瀾社晤觀。而面貽已張。諸紙帳銅瓶室中。及今思之。猶幸君畫之當時未即得送。否則一二八之役。君畫早隨敝居付諸浩劫矣。物之得失。皆有定數。於此益信。

馬孟容

永嘉畫師馬孟容。名毅。作花卉艸蟲。絕生動可喜。居斜橋之畔。以常作艸蟲故。輒捕取螳螂。絡緯。蟋蟀。蝓。蟬。紡織娘之屬。針刺蟲體。而綴諸壁間。入其畫室。累累皆是。不啻參觀昆蟲展覽會也。予與君相知數載。蒙以畫菊扇頭見貺。予置諸抽屜中。詎意鼠子作祟。菊扇爲所齧損。予大懊喪。時輯聯益之友。卽撰毀筆記一文以紀其事。孟容讀而悉之。遂重作一扇。一面并由公愚法書。郵以再貽。并附札謂尊鼠知子畫拙。故特撕毀。俾得重作。尊鼠如一再三四毀。予誓當一再三四作。經營刻意爲之。不敢苟且也。云云。洵屬趣事。君以祖傳祕法。製印粉一種。糝粉於印章之上。古艷莫匹。且無剝落淫衍之弊。予叩其製法。則曰質多硃砂。及珊瑚粉。並取珠蚌之殼。黃金之屑。研和之以爲光澤。更須種種手續。以焙治之。若干時日。以貯藏之。確非常品也。君瘦而秀。雅如其畫。不覩丰標。已越寒暑。臨風懷想。我勞何如。

□張聿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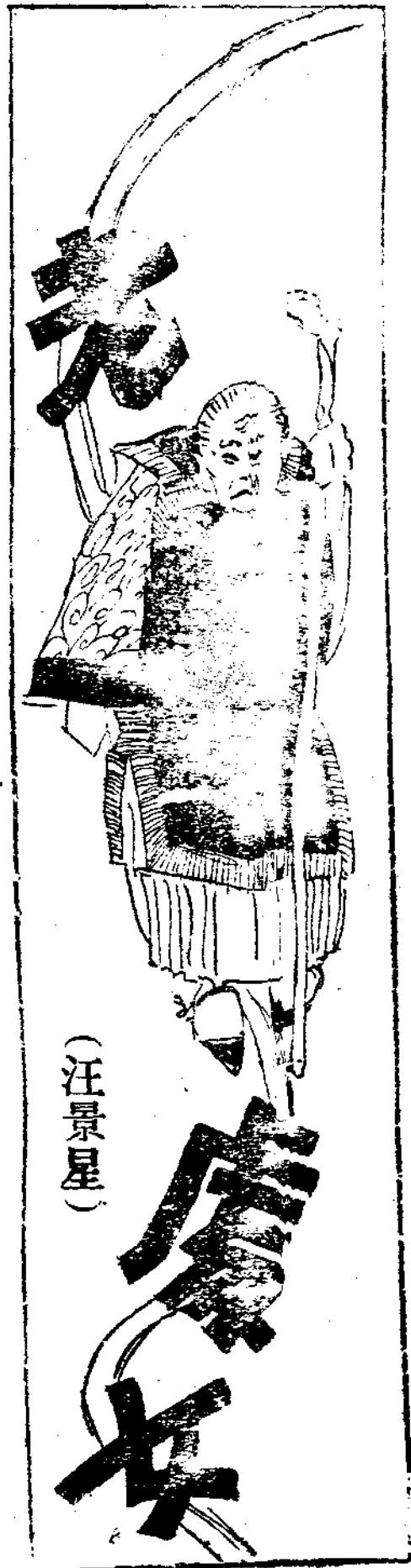
山陰畫家。任伯年後。當推張聿光君。君畫人物。卽師承伯年者。嚮畫海上。凡三十載。從之游者衆。如光字之光。旭光。吉光等。以光字署名者。大都出於君之門下。曩年老伶工。潘月樵輩。創辦新舞臺。開風氣之先。佈劇中之景。山林村野。宮室殿宇。君點染爲之。一一逼肖。使觀劇者彷彿身臨其境也。茲者明星影片公司之劇中背景。壁畫圖繪。亦以君力爲多。蓋君畫無所不能。尤擅寫生之妙。年來對於圖畫。尤努力殊常。以鶴之爲壽客也。常喜寫之。藝海迴瀾社開會。君於一篋中。繪成百鶴。或翱翔。或飲啄。或矯首長唳。或刷羽起舞。人爭購之。不得已。乃作百鶴篋若干柄。始免愛好者有向隅之歎。然君瘁且苦矣。君待人接物。和藹可親。宏於酒量。酒後言辭。飄發逸興。過飛鬢髮。鬢髮垂披。及於兩肩。濟羣嘗稱之爲東方古德。神態殊酷肖也。

□吳湖帆

畫苑中有天才卓越。不屑與時人爭一日之短長者。則吳門吳湖帆是。湖帆。憲齋先生之後人。家藏宋元書畫甚富。得揣摩觀賞之樂。識見既廣。着墨自然高逸。潤例殊昂。一筆約三十餘金。雖朋好往求。亦有不如例不應之概。所作稍不愜意。輒撕毀之。不肯隨便貽人。蓋恐有累盛譽也。君作山水。氣韻饒酣。偶爲竹石。尤瀟灑拔俗。脫盡人間煙火之氣。書法瘦勁中姿媚躍出。亦殊名雋。求之者衆。不暇一一酬應也。顧西津老畫師。藏有釋巨然之海野圖長卷。珍逾瑰寶。因顏其堂曰海野堂。非至好不輕示人。君慕之。欲一觀以爲快。再三請求。西津則再三推委。終不得寓目。以償宿願。一日。西津方曝畫。君知之。立驅車往。始得一飽眼福。展對凝神。忻玩半日。并忘己之未進膳餐也。齊盧之戰。西津避居桃源。所謂海野圖者。爲臧獲輩竊負以去。西津爲之鬱鬱寡歡。及捐館。君撰聯挽之。有海野堂空之句。卽所以諷之也。君讀書草橋中學。予亦肄業該校。然先後不

同時。故始終未得一識荊州。引爲憾事耳。

逸梅按。畫苑人物志。成於去冬。偶然興至。隨筆述寫。固不值大雅一哂也。承濟羣君不棄。撫採之以入月刊。校勘之餘。覺畫苑中濟濟多士。何止此數。茲不過據予所熟知者言之耳。且曾幾何時。而之二十人中。馬子孟容已捐館下世。人生朝露。曷勝愴感。爰識數語。以補餘白。



第一節 啞謎兒早被人猜破

賈寶玉曾說：『一個女孩子家，未出嫁之前，十分可愛。一出嫁之後，好像變了一個人也似的。處處惹人厭惡，再出生男育女，鶴髮雞皮的時候，那簡直是鬼怪化身，不獨厭惡，而且可怕。』列公請閉目靜想處女的價值身分，何等的高尚寶貴啊！可惜天公不做美，偏將不才派在男臭子堆裏，否則不才定然終身不嫁，保持着天然的處女美，接受人們的羨慕和敬仰，那是何等的榮幸啊！俗語說：物稀為貴，處在世風日下，道德淪亡的社會上，要去尋一位真

金鋼鑽集

正的處女，已是杳乎其渺。何況本篇所紀的是一位老牌處女呢？不過在這位老處女沒有出場之前，不才先要向讀者諸公們聲明一下。老處女今年三十有八的芳齡，的確是小姑獨處，並未接受過任何人的聘禮，更未曾與任何人結婚。但是除掉了婚嫁的儀式，未曾履行以外，不才却不敢妄自擔保老處女的處與不處。李嘯梅是一個落拓的酸丁，他爲着飯碗問題，東請人，西託友，費了九牛二虎之力，這纔在關北一家私立中學裏，鑽得一個位置。他欣欣然攜攜行李，進校度那爲人師表

的生活。在初進校的一個月裏。他曾發生了不少次數的詫怪。你道什麼。原來這中學校長是一位女士。年在四十年外。捲髮時裝。高跟鞋。肉色絲襪。兩片嘴唇。胭脂塗得和獼猴屁股一樣。一張圓圓的臉。佈散了不少黑而且大。大而且黑的雀斑。在她嫣然一笑的時候。顯露出一排白。嶮嶮的磁牙。在嫵媚態度之中。含着不少猙獰的成分。人心不同。如其面焉。那些都不足詫怪。李嘯梅所詫怪者。據校中同事說。這位校長先生。年事雖高。尙未出嫁。李嘯梅是一個著名的不識相朋友。以爲新近高唱抱獨身主義的正多如過江之鯽。原不足怪。這位校長先生或者是獨身主義的信徒吧。但他偏生引爲奇談。私自探問一位同校的吳先生。問起校長的身世來。姓吳的說。我們校長真算得近世的巾幗奇人咧。她自從在女子師範畢了業。便隻身到上海來。在虹口一家中學當教員。不數年。她便自己創辦這隻離星中學了。嘯梅聽到這裏。不禁啞的一聲

笑道。我要問你。當校長初創辦中學的時候。她家裏可曾補助她的經濟。吳先生揚聲說道。如果她的家裏補助她的經費來辦學。我倒不稱她爲奇人咧。嘯梅一笑道。那末這宅偌大的洋房。許多的校具。至少須得一萬元纔能有這樣的排場呢。請教這一筆大宗款子。豈是一個窮教員可以辦到的麼。吳先生道。你不要詫異。且聽細說到底。你才相信咧。嘯梅將右腿蹺到凳面上。一手支頤。微微的點頭道。你說你說。姓吳的道。這一宅洋房。是校長的朋友周致遠的產業。致遠也便是校長的業師。從前致遠在女子師範裏代課。最契重我們校長。尤其欽佩她抱獨身主義。志願高於一切。當校長籌備創辦中學的當兒。致遠先生便慨然將這一宅洋房贈與她作校舍。並且替她籌辦一切的校具。我們校長得着這樣強有力的幫助。自然不負致遠的熱心。經心着意的施展她的辦學手腕了。第一學期學生祇有七人。第二學期便增加到八十多名。嘯梅

聽得免不得又要開口駁他道。你這話可又驢頭不對馬嘴。吳先生道。怎見得。嘯梅道。任你辦學的手腕怎樣的好。斷沒有這樣驚人成績。開辦僅及半年。信用方面。更沒有那麼大。學生增率。我敢斷定沒有這樣的快啊。

## 第二節 一聲聲是衣帶寬鬆

嘯梅振振有詞的說到這裏。姓吳的拂袖說道。老李。你真可算得少見多怪。我說的話。一句也不虛。只是這其中也有一個原因。我們校長。從前在那隻光耀中學裏做教授。深得一般學生愛戴。如今那些學生聽得她開辦中學。自然舍彼就此。我們校長又在暗地裏和光耀中學幾個有勢力的教員。聯絡起來。不到半年。便將光耀中學的學生。拉得七零八落。大多數是到我們這裏來了。嘯梅不覺恍然道。唔。原來是這樣。無怪學生增加得快了。幸是你們校長在未辦學之先。祇在一隻中學裏教書。倘使教過十隻八隻學校。那麼學生的增加。自然更可觀咧。吳先生笑道。

你這話。不免又帶着些譏諷的口吻了。要知道學生是學校的生命。一隻學校裏學生。如不發達。那還能永久維持下去。所以我說要辦學校。先要具有召集學生的手腕。祇要學生發達。更不用談什麼人格道德了。人格道德。既不能當錢使用。又不能當飯吃。要他何用。尤其是私立學校。一切的一切。皆派在學生的身上。並沒有分文的公費津貼。如果學生不發達。不是糟天下之大糕嗎。嘯梅點頭道。尊論是極。佩服佩服。我對於校長。自然和你表同情的了。不過我有一件事很懷疑的。校長年近四十。沒有出嫁。這確是不易多見的了。但是婚嫁之外。有沒有和異性發生過其他的問題呢。老吳搖頭說道。你這話未免太也滑稽了。她是一個抱獨身者。自然是不會再和異性發生什麼問題的了。嘯梅道。你敢擔保嗎。吳先生道。我怎麼不敢擔保。道地說一句。我簡直相信她是一位白璧無瑕的老處女……嘯梅聽得微笑不答。在這個當兒。一個校役匆匆



走進休息室。請他倆去吃飯。這纔打斷了他倆的話頭。嘯梅自從聽得姓吳的那一番妙論之後。越發將老處女橫在心頭上。當着探討的資料。凡是這個老處女一舉一動。他都得匆匆的加以按索。這一天晚上八點四十分。嘯梅用了夜飯之後。便到教員室裏來改卷子。約摸十一點鐘左右。他已有了些倦意。摩挲着雙眼。攔了筆。正預備去睡覺。猛聽得樓上發出一種不可思議的聲音來。他不由的凝神聚氣。側耳靜聽。好像秋聲賦上兩句道：「初淅瀝以瀟颯。忽奔騰而澎湃。」又像赤壁賦上兩句道：「如怨如慕。如泣如訴。」這種含有詩意的聲音。到了李嘯梅的耳朵裏。他自然要十分駭怪的了。他悄悄的立起來。更不敢咳一聲嗽。歪着脖子。將一隻右耳朝上。閉目細聽。始則驚。繼則疑。終則恍然大悟。原來教員室的上一層。便是老處女的臥室。李嘯梅觸類傍通。心中十分明白。但是他此刻精神忽然奮發。比打了嗎啡針還要起勁三分。那睡蟲也

早已逃往東洋大海去了。然而在他凝神遐想的當兒。那上面不可思議的聲音。已經劃然停止了。李嘯梅好像丟掉一隻皮夾兒似的。十分失望。他背着手慢慢地踱了出來。趨趨着脚兒。到天井裏抬起頭。朝樓窗上望去。只見裏面電燈未熄。透了不少光亮出來。可惜下半截被白竹布遮掩起來。不然立在遠處。或者可以望見裏面幹的是什麼把戲哩。他正在胡亂思想的時候。猛聽得嘩喇喇：：：那一面半截遮窗的布幕。在這一轉眼間。很快的揭去了。便見玻璃裏隱隱的露出幾枝菊花的影兒來。老處女酷愛養花。不論什麼時候。她那擺在窗前的一對花瓶裏。面都不免有應時的花在裏面插着。這幾枝菊花。早已在李嘯梅的眼中見過了。並不怎麼奇怪。可是最令人詫異的。便是在菊花影兒的後面。有一個長而且瘦的人影兒。一閃。

接着便聽得房門呀的一聲。這個長而且瘦的人影兒，嘯梅雖然祇看見一眼。可是在這模模糊糊的當兒，已有幾分料到是誰了。更有一個不可掩沒的標記，便是那瘦長子的頭髮，是梳的范倫鐵諾式。又光又亮。一校中的男先生，連嘯梅共是五個。老吳是陸軍式的平頂。老張是一面分開的梅蘭芳式。老李是半邊梳。葡萄牙式。老趙是終年未嘗梳櫛。短髮蓬鬆。好像個吉祥草式。至於嘯梅的頭，長髮蜷曲。又是個鄭家木橋小橋三式。綜觀以上的五顆頭，沒一個是范倫鐵諾式的。由此便可知道方才在窗前一閃的影兒，絕對沒他五個人的分。嘯梅呆若木鷄立在天井裏。轉轆着他那一顆偵探的腦筋。隔了一會。果然給他想出一個人來了。這人是誰。原來便是本校校董周先生。致遠。他一則是瘦長子。二則是梳的范倫鐵諾式的頭。髮司丹康又費得最多。差不多一星期用上一瓶。假使有了公幹。說不定還要用兩瓶。因為他老人家。每天在未出

門之前。都得慢條斯理。先將頭髮梳好。然後再抹下司丹康。抹了又抹。須抹到不可復抹的程度。才得放手。自然光亮異乎常人的了。三則致遠的辦公行轅。在面南的樓上。祇須一掉屁股。便到老處女的臥室裏了。嘯梅正在窮思深究的當兒。冷不防樓窗開處。嘩喇喇的一聲。一鉛桶溫香水。當空潑下。不偏不倚。從嘯梅頭上灌頂醍醐。一瀉千里。直淋到脚跟。這一來。可不是淋漓盡致。周身痛快。直將個嘯梅噴洒的好像雨淋雞一般。暗自說道。這才是無妄之災咧。可是嘯梅忽了一個意外的香湯浴。並不敢退而有言。悶聲大吉的溜到教員室裏。忽然猛聽老處女在樓上發話道。你這人太也沒有規矩了……這一句。倒嚇的嘯梅一跳。暗道。不好。不好。我悔不該方才出去偷看西洋景。這準是給她瞧見了。受了意外的惠賜。倒不去說。萬一觸動她的怒借端。敲碎我的飯碗。那才是霧頭觸到印度國哩。嘯梅正自憂慮。又聽得老處女繼續說道。現成的

漏水斗。你不倒。偏生要平空潑下去。萬一下面有人走過。便怎麼處。又自言自語道。鄉下裏的娘姨。粗手笨脚。可恨已極。嘯梅聽到這裏。這才將一肚皮的鬼胎。消化到無何有之鄉。暗道。慚愧。慚愧。溼了衣服。明天晒得乾。打破了飯碗。却無法彌補了。說着。提起袖子。送上鼻子邊嗅了嗅。仔細分辨。覺得有香臭腥三股氣味。合成一股異味。精神倒不覺爲之一振。暗道。這一種水。如說是盥面水。便沒有臭味。洗脚水。便沒有香味。恣浴水。更沒有腥味。或者是三種水合而爲一吧。才有這股異味的。猜測多時。已經鐘鳴三下。他沒精打彩。落湯雞似的回到寢室。納頭便睡。自此以後。有人再和他談到老處女的身世問題。他都是微笑而不答。其實他暗地裏仍然不斷的偵察老處女的行動。光陰迅速。眨眨眼又到第二年的仲春了。這年立春得早。二月底便象麥秋時候的和暖。許多人已經棄棉就夾了。皮貨更如秋扇敝屣。無人顧問。這一天是星期一的清晨。學

校裏照例做紀念週。老處女穿一件深灰色印度綢旗袍。外邊却加上一件豹領珠呢的大衣。立到講台上來。報告時事新聞。再想不到報告新聞的人身上。倒被人家當作一件新聞。李嘯梅一眼望見老處女身上穿的二件豹領大衣。便啓了他的疑竇。接着瞧見她演講到喫力的時候。一顆顆香汗。好比明珠斷線。從額角邊滾下。將方才擦上的香粉。用手帕子一拭。一條條的洗去。正好像一塊黑白相間的圖案畫。

#### 第四節 晚妝樓上杏花殘猶自怯衣單

然而她甯可掏出帕子揩拭。却不肯釜底抽薪。脫去那件寶貴的大衣。李嘯梅瞧她演講的時候。精神滿足。分明沒有一些病態。沒病的人。誰也不肯將大衣拉在身上。正在疑惑不解。瞥見老處女伸手將面前兩個鈕兒解了。迎面走下台來。一眼瞧見她裏面穿的却是印度綢夾旗袍。不禁又惹得他奇之又奇起來。不一會。振鈴散會。嘯梅回到

休息室。那英文教授趙先生也含着一枝雪茄，踱了進來。嘯梅便向趙先生道：老趙，你坐下來，我有一件事要請教你。老趙便在一張椅上坐下道：什麼事？嘯梅道：校長先生，一沒有疾，二沒有病，爲甚現在還將一件大衣拖在身上，尤其是大衣裏面襯着一件極薄的印度綢旗袍，內輕外重，究竟是什麼用意呢？老趙聽了，不覺微笑，抽了一口雪茄，仰起頭噴了一陣，才開口道：李先生，人家說你是天蓬元帥轉世，祇喫飯不管事，一些也不錯。校長久已生病了。難道你還不知道嗎？嘯梅不禁喫了一驚，忙道：她生的是什麼病？趙先生道：問起她的病源來，很是奇怪，一不頭疼，二不心痛，三不骨痠……老趙說到這裏，忽然立起身來，湊到嘯梅的身邊，低聲道：她得的病恐怕是水臌脹啊。嘯梅愕然道：怎見得？老趙道：你不看見她的肚皮一天大似一天嗎？嘯梅啞嘴道：不妙，不妙，如果真是水臌脹，恐怕還有性命之憂咧。老趙道：可不是麼？前天校長的尊翁大

人。由湖州來，聞得校長身膺重疾，十分憂慮，便要去請名醫來給她醫治。可是校長若無其事，極力反對，倒是致遠先生勸她不要過於執拗，違拂了老人家的好意，她聽得很不自在，向致遠道：我有沒有病，別人不知道，難道你也知道麼？我究竟有什麼病，請你說罷。致遠先生倒撞了一鼻子灰。不料校長的尊翁拘執得很，她越是不答應，越要去請醫生，結果倒底強他不過，去請一位任醫生來，給校長診視。任醫生說：校長得的是個血臌，不是水臌，他開了些赤芍、丹參、紅花、生軍，一類破血藥品，當晚配了一帖藥。不料校長等到煎好之後，連碗帶藥汁，一箍腦兒請到垃圾桶裏。所幸未曾被她的尊翁看見，不然，定要吵得天翻地覆咧。今天她的尊翁大約又要從湖州出來，萬一當面迫着他服藥，那才晦氣咧。嘯梅道：父母之心，無微不至，校長也未免忒辜負乃翁的好意了。他倆談了一會，各自挾着一本教授法，去上課了。到了午後五點多鐘，校長的

尊翁果然到了。手裏提着一大籃湖菱。大約是給他愛女喫的。不多一會。嘯梅在教員室裏。便聽得校長的尊翁說話道。今天是第二帖了。第一帖既有功效。更不必改換藥方。劉媽快一些兒去配來煎給小姐喫吧……嘯梅聽到這裏。不由的有些兒替校長擔心。暗道。藥對症倒罷了。萬一不對症。弄出岔兒來。豈不倒竈。不說嘯梅在急他人之急。且說老處女見父親又來。已經有些着忙。聽到他命人去配藥。越發暗急。待到藥煎好了。滿望她的尊翁走開一些。好讓她一倒了事。誰知她的尊翁愛女情殷。不惜親捧湯藥。這一來。將個老處女幾乎急死。在嚴重監視之下。又沒法可想。祇得橫着心。一直嗓子。將藥汁咽了下去。那知不多時。腹痛大作。只痛得老處女牀上亂滾。呼喊不住。嚇得她的尊翁。大罵任醫生用藥不靈。草菅人命。那位校董周致遠先生。急得也像熱鍋上螞蟻一般。在房門外邊團團亂轉。霎時。將全校的人們。全驚動了。一齊湧到樓上。

來說時。連人還未進房。那時快。老處女的膝下小風。聲音洪亮……樓下。李嘯梅不禁向老吳悄悄點頭說道。閣下所謂老處女也者。原來如此。

## 拉客奇觀

(低眉)

上海雉妓拉客之惡劇。人無不知。幾遍傳中外。亦上海特有之怪現象也。考拉客之風。作俑殆已數十年以外。乃不謂比來手段進步。技術精嫻。竟出人意表。識者不復稱之拉客。而稱之綁票。蓋實情也。時逾午夜。徜徉過東新之橋。經浙江之路。沿途佇立。悉山梁中人。為數無慮百千。每逢洋盤紆迴而過。一聲來啊。羣雉紛攢。十數人倒拽橫拖。或竟扶頭擡足。此人不復有抗拒餘地。名之綁票。殆或過之洵奇觀哉。



金



另一社會

(此少)

跑生意者。此中人語。諱言三隻手而云然也。三隻手即捕竊。又稱摸袋。上海房屋堅固。防範周備。故賊之竊賊少。而交通便捷。來往紛繁。故跑生意之捕竊。聞之警探界人言。謂跑生意者。亦有範圍頗大之團體。組織完善。制度周密。故苟被得手。即不易破獲。觀乎此。吾人與其追求於後。不如慎防於前也。

上海之專恃跑生意生活者。大抵可數百人。其首領談者諱言其姓氏。居然出有車。食有魚。衣輕裘。居大廈。擁資累萬。固面團團富家翁也。然而猶業此不疲。門下食客。常百數人。皆其徒黨。無事時。皆依其技之高下。按日給予食用。有命則悉聽指揮。莫敢少違。其自外埠來者。亦必先詣其門請謁。然後安然坐享。以故技之高者。日必取給十數金。雖終年無少取償。亦無愠色。蓋必如此。然後常能維持其衣服之麗都。舉止之豪闊。而瀟跡於上流紳富之場也。於是不獲則已。獲則鉅萬盈千。償其數月。以至一二年之所耗。而有餘。蓋技之高者。其揮霍



上海跑生意團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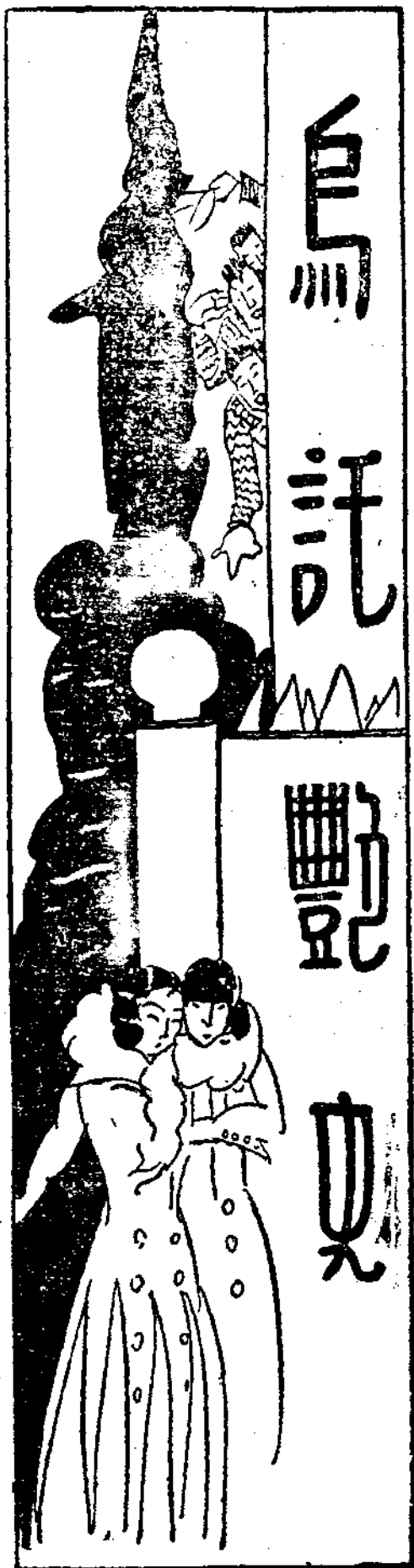
必巨嗜好必多。服用必奢。飲也。首領發令。量其才具。至何處放生意。或在往來孔道。或在繁盛商家。或在電車。或在人叢。或一人獨往。或數人合力。清早即銜命而往。遲至薄暮。必有所得以復命。苟仍不得。則出於強搶一途。如首飾冠服之屬。聊以塞責。故搶取冠服首飾。必在薄暮也。外埠之徒黨。不謁於首領之門者。苟為黨中所見。則命技之高者。與之相角以敗之。然非特出之才。不敢出此。故亦鮮有之事也。

放生意者最多之處。為五路電車。蓋此路車來往車站與西門。自火車下者。無論商賈政學各界。或竟來滬遊覽。其囊囊必充。且多不諳滬上行路之難。十有九獲。此中無異視為沃壤。其次諸路車。亦無不有其蹤跡云。



# 烏託

# 艷記



(主館空瓶筆儼)

健碧斑紅館主之烏託大學男女同校寫真。繪影繪聲。筆頗淨鍊。顧自穆天子本紀而後。戛然中止。嘗以問諸作者。曰。已成原稿凡五千餘言。腹稿倍之。而所刊者止原稿之半耳。腹稿固未宣諸楮墨。蓋此文約分三部。首三千言爲總綱。敘其沿革狀況。普偏情形。次五千言爲傳記。用腐遷體例。別總統親王蝦兵蟹將。爲本紀世家列傳。末若干言爲記事。用左官體例。記其珍聞豔事。惟自刊行之後。烏託震驚。烏校長密令學監。徧校大索。以爲作者必烏託學生。

否則不如是其詳。不如是其盡也。終月不獲。恚恨填膺。其間男學生則聚訟紛紜。疑神疑鬼。女學生則日逼女學監。轉向校長。速爲察出嚴懲。昕夕會議。燕叱鴛鴦。偶有一字。褒貶之及。已則臥牀號泣。終日不起。終日不食。期且考試。多有未與。致落孫山外者。作者以事本烏託（託於烏有也）之事。而擾及烏託（校名）之校。苟與文字之獄。妄事株連。雖烏託之自擾。亦作者之咎也。因卽止刊。迄今相去多時。雖烏託二字。已成專名。而原稿已失。更憚爲馮婦矣。



余識健碧斑紅館主之言。知其梗概。因願爲狗尾之續焉。第余冗忙勝渠十倍。辭拙遜渠百倍。冗則儉筆。拙者腹空。因自號爲儉筆腹空館主。蓋未能分別傳記記事。但信手拈來。卽付之鉛槧云爾。

### 王鳳姐本紀

△怎當她臨去秋波那一轉

△對著那鳳姐兒出了神

王鳳姐。豐腴樸素。英年夙慧。產吳中家海上。卒業情衆女學。附其姊繡煥來烏託。繡煥烏託第一任大總統也。去位而之西北。鳳姐留焉。迄今四年。方其入烏託之初。猶纔可容顏十五餘也。年復一年。姿容愈麗。十二年秋。第二任大總統穆天子。結婚去位。遂被舉爲第三任大總統焉。從此芳譽佈騰。男學生羣思攀附。顧鳳姐凝靜謹飭。凜不可犯。每當散課歸家。挾西書。敷粉黛。步出校門。途經男生宿舍。則癩蝦蟆之狙以伏者。蟻以聚焉。蠅以集焉。前之列者。雁

以陣焉。後之來者。魚以貫焉。延頸舉踵。虎以視焉。張口垂涎。鯨以吞焉。偶或臨去秋波。迴眸一瞬。則羣各以爲爲己。而發爭相喧攘。互爲雄長。迨夫目逆既遠。踵無可舉。頸無可延。口無可張。涎無可垂。則鳥獸以散。興盡歸來。猶鷹集宿舍。爭談鳳姐事云。

豔史公曰。吾聞石頭記有王鳳姐。烏託邦亦有王鳳姐。總統豈其流亞耶。然潑辣貨華貴忌刻。迥非其流。總統端莊沈靜。秀外慧中。喜音樂。能舞蹈。擅文藝表演。勤於讀書。姿尤昳麗。骨肉停勻。修短合度。梳愛斯髻。著高跟履。容光一室。粉黛無顏。嗟乎。此其所以爲總統歟。

### 粉豔親王世家

豔史公曰。女學生喜抹粉。非僅烏託然也。尤非僅粉豔親王然也。獨烏託之女學生善用粉。而粉豔親王其尤著者耳。親王吳姓。小字香奴。宜興籍。父操西醫業。懸壺白門。生涯鼎盛。初執業海上。挈家與俱。親王因來烏託。猶垂髫

年。願已解時裝新樣。孜孜致力於此。而頗能洗盡鉛華。得其本色。明眸皓齒。韻致嫣然。而膚色粗黯。不粉不白。同學中有競爭口脂頰粉爲色相之勾心鬥角者。戲爲塗澤。容采煥然。嘖嘖交譽。親王攬鏡。亦顧影自憐。乃釋鏡歎曰。此可取而用也。吾生尙有可爲。儂其事此矣。於是窮研鏡臺生活。罇水合脂。幾屏圖籍。而黠名噪矣。因爲上尊號曰粉黠親王。親王與烏託教授夏良儕同里邑。又少有瓜葛。星期假日。常往夏邸盤桓。夏有葭葦親莊道。肄業烏託。兼執教鞭。闢師生兩界之溝封。而男女羣生之羶臭也。家已有黃臉婆。而欲猶逐逐。顧貌不揚。女學生多厭棄之。竊竊私語。相爲笑柄。獨親王思攀附。噤焉。同學偵知之。羣與王絕。而親王孤寂無依矣。遂依道。相與益稔。嘗小語謂道。裁曰。男學生其謂我姿色若何。道裁曰。烏託親王。能有幾人。得此尊號。是豈易易者。親王封號之由來。王豈不自知。猶絮絮問曰。此粉黠親王何謂者。道裁媚之曰。謂卿黠絕。

得粉益彰耳。是卿善用粉者。粉者其卿之知己也。與親王果色怡。而此語乃不經而走。傳徧烏託。資爲曠談。親王非果黠也。亦中人姿耳。雅善修飾。而性又風騷。上課之時。故作顰笑。散課之後。故爲跳踉。或揚聲使男學生聞。以盡其挑逗之技。男子儘多逐臭之夫。遂因而黠之。其實遍身肌理。燦若黃金。苟粉力有所弗屆。皦然黯然。若鴻溝之判矣。而年將花信。父母不爲之命。媒妁不爲之言。親王不能請命於父母。乞言於媒妁。乃退而自爲之命。自爲之言。已雖然。天下女學生。類有通病。雖積思成瘵。萬不甘降尊以求人。必男子籲請再三。然後低頭默允。蓋所以保全其女學生之神聖與威嚴也。粉黠親王。豈獨不然。於一般癩蝦蟆。既不願屈身以從。等而上之。又皆所不屑。莊道裁雖相繼。而使君有婦。可以濟一時之急。非終身之計也。莊亦知親王非池中物。亟爲之謀。謀所以讓渡之計。會烏託新設商科。需主任甚殷。有文退縣留英學生章曲天者。讀愛定

寶商科一年。資絕返國。求爲棲身餬口之計。烏校長素善籌策。廉價羅致之。並爲介入羣島大學。豐酬以資挹注。章儀不甚豐。而年少精壯。服飾麗都。且大學女學生類有留學生癖。蓋與之出入電影場大菜館中。攜手徜徉馬路之上。其格式姿勢。皆甚合時也。時章猶繆處。求凰正切。莊道裁知之審。乃兩投所好。又爲己身計。躬事居間。使之撮合。親王之感激爲何如哉。親王既嬖曲天。曲天雖不殷富。而俸給所入。不能資親王之揮霍。顧大菜電影脂粉衣履之需。亦綽有餘裕矣。女學生之欲望不奢。非若妓流蕩婦之動「開條夫」者所可比也。男子之於女學生。亦「潘小閒」三字已足。「鄧」在可有無之間。而「驢」則不必蓋一觸卽了事也。道裁潘不如曲天。驢無其精壯。鄧雖兩皆不足。而道裁更窳。小雖兩皆兼擅。而曲天較優。道裁又身兼師生。不如曲天之閒。是故曲天在在勝道裁一籌。親王乃良禽擇木而棲矣。然道裁嘗拉轡走馬作徐庶。薦親王於曲

天。其恩未可忘也。不能如敝屣之棄。乃慮與委蛇。以拉糧報德爲餌。從此道裁無覲見親王日矣。而親王每至星期假日。必偕曲天齊驅。並駕以出。偃依優游於洋場十里之中。日間課後。昏晚自修。親王又潛入曲天房。曲天與駱駝山人朱一侯同居。朱亦留學生而烏託之教授。互有所隱。心照不宣。爲力不同科也。親王乃肆無忌憚。曲意事曲天。曲天亦專心致志。竭力媚親王。兩相歡洽。人皆譏之。而莫或妬也。親王之於曲天。固爲濟一時之急。亦兼爲終身之計。蓄志旣久。迄未見曲天之跪向求婚也。怪之。以爲曲天留學海外。奈何并此一跪之技而未學也。縱留學未得。電影中所見亦夥已。此其大可怪耳。急不及待。一夜赴曲天房。朱一侯出。扃戶並首沙發。以婚事說。曲天立允。曰。余有此志久矣。所以未先發者。容爲歸商老母地耳。親王大悅。是夕。遂定情焉。畢。遽起。促曲天歸文。退報其老母。設允速發。萬急火電。予余以好消息。復立奔海上。共籌締合。勿誤

佳期。設不允。亦當急電通知。留文退。爲幾諫之地。必達目的。而後已。曲天維命。請假還歸。自是親王忻喜莫可名狀。輒夜夢而笑。醒視腹上。滯然一繡枕耳。股際。挺然一粉水瓶耳。寒脫水。猶浸淫牀褥也。心惡之。起爲易去。遲三日。電不至。及曲天至烏託。垂喪不能言。親王知事不諧。研詰始末。曲天無可隱。泫然曰。老母不欲佻蕩自薦之女學也。生力爭不獲。奈何。親王憤然曰。爾其革命。另立新政府乎。曲天度所入未能贖國用。又未可背老母。支吾不遑允。親王於是戚不自勝。輒夜夢而啼。同學覺而詢之。諱曰。魘也。同學知其隱。匿笑不深詰焉。自是與曲天蹤跡遂疎。親王亦知烏託邦之不可爲。而蓄宗愨長風破浪之志。效科命布。另求新大陸於烏託外矣。人皆譏之。而莫或憐也。會五卅事起。全國憤慨。海上學生。自五九五四而後。脾肉將生。乃復相率罷課。烏託亦參加其列。學生星散。親王不可復留。時王父已返自白門。長蘇州病院。院設病校。親王乃依其

父習鑿。校中生徒二百有奇。而素無女子。是歲雖踵事男。女同學。而女生寥寥無幾。又皆熾然村嫗。自親王至。羣遂視爲中原之鹿。爭逐無已時矣。豔史公曰。親王天賦薄而人工厚。豔不足而粉有餘。然而竟以豔稱。此皆粉之功也。所謂工於謀人而拙於謀天者。非耶。抑所謂人定勝天者。非耶。

### 王鳳姐訂婚記

十四年夏。王鳳姐訂婚於章氏。章爲烏託通學生。而竹行之小開。頰廣頤垂。口方鼻直。御目鏡。穿西裝。戴銅盆帽。着皮鞋。長於英文。無所習嗜。得婿若此。近乘龍矣。鳳姐家太史坊。顏其居曰太卿第。去烏託不遠。遂爲通學生焉。初。鳳姐有女友喬廣經。亦通學生也。家相近。學同科。晨夕往返。無不與偕。遂稱莫逆。廣經有兄聰富。與章善。章夙慕鳳姐。而鳳姐亦鑒乃姊之飄泊無定。（見前王鳳姐本紀）急思妙選。然兩皆默識於心。未嘗爲人道也。願男學生無所

談。談。輒。女。同。學。女。學。生。無。所。談。談。輒。男。同。學。談。言。偶。泄。而。聽。富。知。章。之。所。屬。廣。經。亦。知。鳳。姐。之。所。屬。矣。喬。氏。兄。妹。亦。默。識。之。偶。以。相。告。所。見。略。同。遂。各。以。皮。條。自。任。聽。富。得。聞。遂。以。探。章。旨。章。不。承。聽。富。乃。告。所。以。並。言。吾。兄。妹。願。盡。力。於。皮。條。章。大。喜。時。廣。經。亦。以。此。諷。鳳。姐。鳳。姐。但。笑。而。不。言。喬。氏。兄。妹。知。有「五分光」矣。一日。兩。邀。章。王。至。家。爲。之。紹。介。罄。談。終。夕。從。茲。情。愫。通。不。數。日。而。突。飛。猛。進。遽。以。訂。婚。聞。矣。

### 穆天子剖腹記

壬戌年冬。第二任大總統穆天子北剛。與同邑留美法學家余雙人維聰相識。遂盟戀愛。明年春二月。始結婚。蓋距相識之初。三越月之久已。維聰年三十許。軀短而碩。髭多而能修飾。服西服。頗整潔。善事婦人。故與北剛雅相愛好。是年季秋。北剛妊將娩。蓋距結婚之期。八越月之久已。臨。產。呼。號。徹。夜。幾。殆。就。近。諸。產。科。女。醫。士。咸。束手無策。

乃界之入滬西某醫院。醫生曰。胎死腹中。打針服藥皆無效。若用手術。擴大取之。則產婦方初妊。恐裂。不易爲力也。且纖弱之軀。若過事延久。非產婦福耳。家中人忍淚環叩。保全之策。醫生曰。設求保全。能保產婦。不能保嬰孩。策維剖腹耳。維聰乃言。若剖腹能全我婦。感當結草。醫生曰。惟剖腹之後。當用山額夫人術。不使復妊。妊則莫治。維聰曰。唯於是醫生易縞裳。禱上帝。施術剖左腹。腹裂七寸許。出孩。男也。則死矣。北剛果慶更生。調護逾月。始健起步履。乃違忘醫王之言。甫期年。腹膨亨復孕。及期。剖痕將裂。頓憶醫生言。預入醫院。擴大而出之。得不裂。視之。雄也。監史公嘗遇穆天子於半淞園。容顏憔悴。非昔時比矣。

# 滇游隨筆

(陸澹盦)



我自從十九年十月廿九日動身赴滇。直至二十年七月五日。纔回上海。其中除了來去途中耽擱的日子外。在雲南足足住了二百一十一天。這二百一十一天的長期旅途中。似乎應當有一種文字的記載。發表一下。在我未動身之前。本報的濟公。首先希望我到滇之後。能彀作一種詳細而比較有趣的報告。刊在本報上。便是別家報館的記者朋友。也同樣有這種的希望。但是我到滇之後。除了濟公把我不願發表的一封信在本報披露之外。簡直一

個字都沒有寄回來。這是我對於各位老朋友很抱歉的。但是我也有不得已的苦衷。似乎不能不聲明一下。

雲南這種地方。講話是很不容易的。一不小心。便容易鬧出亂子來。(其實也不能單說雲南。現時代的老百姓。無論在什麼地方。講話都很不容易的。)我在昆明。雖然足足住了七個整月。其實對於各種事情。也不過是管中窺豹。所見一斑。但是倘然就我所能窺見的一班上。赤裸裸地把他描寫出來。便不免要得罪許多雲南的朋友。因為

我所認為極有趣味而要想描寫的。都是他們所極不願意宣佈的事。假使我在報紙上盡量的宣佈了。很容易引起反感。萬一他們與我認真的計較起來。我身在雲南。很容易吃眼前虧。我願意自認是個弱者。却沒有這胆量去捋虎鬚。要是專門做些歌功頌德的文章。恭維他人。一下一來與事實相去太遠。二來似乎與我自己的人格有關。便是報上也決不需要這種不忠實的文字。左右為難。祇能擱筆不做。這便是我七個月中未寄隻字的大原因。現在我已經回到上海來了。本想把我所見所聞的事情。暢暢快快的發表一下。但是仔細一想。關於雲南軍政界的事。仍以不談為妙。一來軍政大事。內容複雜。不是幕中人。決不能真知灼見。我所知道的。也不過道聽途說。得之傳聞。確實與否。連我自己都不知道。萬一寫得不對。豈不教雲南朋友看了好笑。二來我這一次到雲南去。承蒙各方面都待我很好。我也決不能無端的去議論人短長。惹

得朋友發生誤會。所以這一回濟公教我做稿子。我也祇能把雲南的風土人情名勝物產等等。無關緊要的事情。胡亂寫些出來。聊以塞責。（其實我所寫的大半是昆明的情形。不能說是全雲南的。因為除了昆明之外。我所到的地方很少。）寫得不對。雲南朋友可不要笑我。因為我究竟是個江蘇人呀。雲南在中國是個邊遠的省份。江浙有句俗語。『走到雲南半日天。』可見向來我們江浙人的心目中。簡直把雲南當做比外國還遠。（其實也不錯。我們到雲南去。却先要經過英法兩國的屬地呢。）因為相隔太遠的緣故。關於雲南的種種事情。江浙人很不明瞭。現在郵政電報雖然很靈通了。但是報紙上所刊雲南的消息。依然隔膜得很。譬如今年三月十一日雲南的政變。主動的四師長。明明是盧漢朱旭張鳳春張冲四人。而上海香港各報的電訊上。都把張冲的名字換了個唐繼鏞。其實唐繼鏞是龍

雲很信任的人。四師長後來發通電攻訐的諸要人中。唐也在其內。當時唐亡命還來不及。那裏會加入倒龍運動。我們在雲南看見了上海香港的報。都覺得十分可笑。各大報在雲南大概都有特約通訊員。爲何還是這樣的冬瓜纏到茄門裏去。真是怪事。

從上海到雲南昆明。有好幾條路可走。但是普通總是從香港海防乘滇越鐵路的火車。直達昆明。上海到香港。趁郵船兩天可到。倘若趁普通的輪船。在汕頭廈門廣州等碼頭。都要停泊。所以要走四五天或一星期。從香港到海防。來往的輪船不多。大約須隔四五天纔有一艘。直放的船。三天可到。倘然在海口或北海停泊。那便要走四天或五天了。海防開往昆明的火車。每天早上六點鐘左右開車。第一天傍晚到牢該。這便是中國與越南分界的地方。中國的一方面叫河口。有一個對汛督辦駐在那裏。專管邊防及外交的事情。第二天早晨。在河口上車。傍晚到阿

迷。第三天早晨從阿迷上車。大約午後五六點鐘可以到昆明了。滇越鐵道的火車。晚上是不開客車的。所以每晚一定要下車找旅館。十分麻煩。從上海到昆明。其實路上祇要九天。但是因爲在香港要候船。在海防及河口兩處。又往往因爲海關對於檢查行李的麻煩。不能立即動身。所以平常由滬至滇或由滇至滬。在路上至少要走十二天。（上海與昆明間的郵包。至快也要十二天纔到。）有時候耽擱十六七天也說不定的。至於一路的情形。我們那位開斯東式的老朋友趙赤羽君。已經在他的『南征記』上說得很詳細。我似乎也不必再多講一遍了。雲南的氣候。與江浙大不同。論理。雲南與熱帶相近。天氣應當很熱。但是因爲全省地勢極高。時常有風的調劑力。所以熱度便減低了不少。關於雲南的氣候。當地人有兩句俗語。所謂『四季無寒暑。一雨便成冬。』這兩句俗話的確可以概括一切。因爲雲南的春夏秋冬。並無什麼



大區別。夏天比較春秋兩季稍熱一點。但是穿夏布衣服和紗衣服的人很少見。我是六月二十四日離開雲南的。但是我在昆明的時候。平常可以穿綢夾衫。陰雨括風的時候。簡直連襯絨袍子都可以穿出去。不足爲奇。冬天比較春秋兩季稍冷一點。但是雪與冰却極不容易看見。據雲南朋友說。雪還有幾年微微的下過一二次。冰却絕對不會見過。古人道。『夏蟲不可以語冰。』說句開玩笑的話。雲南人簡直可以算『夏蟲』了。去年我到雲南的時候。已經是十一月中。普通人都還穿着夾衣服。據說在雲南祇要有一件棉袍子或絨袍子。便可以過冬。雖然也有人穿着大毛衣服。這並不是怕冷。大多數是借此出風頭。擺架子的。去年的冬天。似乎比較冷一點。所以陰雨括風的日子。我也穿過皮袍子和大衣。但是帶去的衛生絨衫褲和絨線衫等。却完全沒有用過。總而言之。雲南的天氣。無論春夏秋冬。太陽出了便熱。下了雨便冷。一日之間。冷

熱相去懸殊。久居雲南的人。習慣了倒也不成問題。至於我們江浙人初到雲南去。却有些討厭。往往出門的時候。因爲天氣很熱。衣服穿得少了。忽然下了一場雨。天氣立刻變得很冷。受了涼。容易生病。這是不能不留意的。所以我常常同雲南朋友說。在你們這裏過日子。最好學那唱戲的老關們。僱用一個背包的夥計。每天出去。教他把衣包背了跟着走。天氣變換。便隨時可以更換衣服。但是這不過是一句玩笑話。實際上却那裏能做得呢。因爲氣候時時變換的關係。同一時間在同一地點聚集的人。大家所穿的衣服。各各不同。有人穿單的。有人穿夾的。有人穿棉的。也有人穿皮的。有人頭上戴着帽子。也有人手中搖着扇子。五光十色。煞是好看。十年前看新民社民鳴社的話劇。那一班新劇家隨意化裝登場。往往不顧時令。同一場子。有人穿皮衣服。也有人穿紗衣服。當時我很譏笑他們。誰知如今在雲南却實地看見了這種情形。大約

從前那班新劇家所演的戲。完全是雲南的故事。所以時令簡直可不問的。

雲南下雨的日子很少。比較以夏季爲多。春秋冬三季。往往數十天不下雨。不足爲奇。吾在昆明住了二百一十一天。下雨的日子祇有十八天。此十八天中。從十一月廿五日起至四月三十日。祇有五天下雨。從五月一日起至六月廿四日。却倒有十三天下雨。依此比例。可見春冬兩季。平均要一個多月纔下一天雨。而夏季平均四天內就有一天下雨。自秋至春。因爲亢旱的緣故。喉症的流行。有時很厲害。街上的小孩子們。時常發起求雨的遊行祈禱。自五六歲起至十五六歲止。聚集了二三十個孩子。四個人抬了一座神龕。其餘的手中都執着幾枝香。口中唱着一種求雨的歌謠。兩個人一排。很整齊的在街上遊行。這種孩子們自動而很有秩序的組織。可惜帶着些迷信的色彩。不然倒是很值得稱美讚許的。

雲南因爲地勢高的緣故。常有暴風。所以雲南人雖然很講究蓋屋。但是太高的房子却很少。三四層樓都不多見。再高的是更少有了。屋上的瓦。在江浙祇要魚鱗般的蓋上就行了。雲南却不然。蓋好之後。定要用石灰或水門汀很堅固的膠住。否則遇到起大風的時候。一片片的都要替你搬到別處去。這損失不是也很大的嗎。

赤羽的南征記裏說。雲南的月色。比較上海亮得多。這倒是實在的情形。因爲我也有這種感想。其實雲南的月。就是上海的月。論理應當不會比上海的明亮。但是其中也有兩種理由。第一。雲南的地勢高。所以看月亮格外分明。第二。雲南的電燈。比上海暗得多。所以越發襯出月色的光明皎潔。我在金碧公園住了七個月。每逢月圓的那幾晚。一個人總要在月下靜坐三四個鐘點。淒清的月色。一方面教我感覺得有無限的興趣。一方面又勾起了我心中無限的感慨。往往戀戀不捨。簡直要坐到四五更天。纔

去睡覺。別人見了都笑我是個傻子。我也不和他們多辯。祇付之一笑。其實這種趣味。本來不是他們一般人所能知道的。

昆明城的城牆。在張蕁鷗當市政督辦時已經拆掉了。蕁鷗的主張。很想按照上海的樣子。就舊城基築一條環城馬路。以便振興市面。但是後來蕁鷗改任雲南外交司。這計劃便無形的停頓了。現在城牆雖去。基址還在。城內城外。依舊有一個界限。進出的人。仍要打從各城門經過。拆城等於不拆。環城馬路不知何日纔能築成哩。蕁鷗對於市政。確有研究。他在當督辦的時候。很想造成一個新昆明市。把全市分做若干區域。逐漸進行。這計劃在他的演講集裏。有幾篇說得很詳細。但是結果却依舊未曾完全辦到。假使他當時能再繼續的担任幾年市政督辦。昆明市也許能辦得有一個樣子了。中國的政治。任人不專。也是個大毛病。沒有學識經驗的人。不必說了。有學識有經

驗的人。一旦有了相當的位置。似乎可以做一點事情了。但是因為在位的日子太短。任你有極大極妙的計劃。依舊不能發展。弄到結果。往往還是一事無成。在富於責任心的人。在位一日。還能盡他一日的責任。普通的人。往往存一個五日京兆之心。便甚麼事也不想去整頓。請問事情怎樣能希望辦得有成效呢。

昆明市的熱鬧區域。完全在小南門一帶。城內大街三牌坊一帶。算是熱鬧區域的中心點。店鋪以小百貨商店為最多。紙鋪南貨店藥店次之。街道不十分寬。人力車的往來却很多。所以路上很為擁擠。從前庾晉侯當市長的時候。要想把街道放寬。命兩旁鋪戶完全拆屋翻造。一律讓進若干尺。不料商民羣起反對。誓死不拆。政府無可如何。祇得將這種辦法無形的取消了。晉侯談起這事。很歎息。昆明商民的知識幼稚。今年四五月間。市政府忽然重申前議。雷厲風行的勒逼着各店鋪拆讓。衆商民費過幾度

的會議。結果還是忍氣吞聲的低頭屈服了。在我離開昆明的時候。三牌坊一帶的房屋。十之七八在那裏翻造。街道上弄得灰塵撲面。木石縱橫。往來的人。大家都視爲畏途。

除了三牌坊之外。南門城外的金碧大街。廣濟街。珠市街。城內。的文廟街。賣線街。長春坊。勸業場。都算是熱鬧的區域。金碧大街和廣濟街。從火車站起。至金碧公園止。各種店鋪。都有。文廟街在三牌坊之西。是象牙店。帽子店。等蒼萃的地方。由文廟街再轉灣向西。叫做二蘇街。是翡翠玉器店的市場。勸業場在城隍廟相近。商務印書館。中華書局。世界書局的分店。都在那邊。（現在世界書局搬到賣線街。商務印書館自己在文廟街造了新屋。也快要搬過去了。）除了這幾條街道之外。其餘都不十分熱鬧。在文廟街和景星街之間。有一條短而闊的街道。叫做文明街。石板地鋪得很整齊乾淨。白天倒並無什麼特異之點。一

到晚上六七點鐘之後。這街上便成了個擺地攤的市場。那地攤一半是買賣古董舊貨。一半却專門是賣鴉片烟器具的。五光十色。購者麇集。這難道就算是雲南的文明嗎。我每逢經過這條街道。便暗暗的覺得可笑。誰替這條街取的名字。似乎未免太滑稽而刻薄了。

昆明城內因爲有山的緣故。幾條來往的大道。都要經過山坡。在上下山坡的地方。路很斗峭。安步當車。倒也並不覺得怎樣。要是坐了人力車。上坡還好。下坡就未免有些危險。昆明的幾條馬路。都是用長方式石板鋪成的。與上海的柏油路石子路不同。每逢下雨的日子。石板滑不留足。下坡時尤爲危險。車夫一不小心。便連人帶車滾下坡去了。專鷗的螺翠山莊。築在北倉坡上面。有一天我在莊門口坐上人力車。車夫剛走幾步。忽然插燭也似的跪了下來。幸而我身體靈便。從車夫的頭上跳過。總算沒有跌倒。但是不免也嚇了一大跳。從此以後。每逢坐了人力車

下坡。總要提心弔胆。十分戒備。有幾位穩健朋友。每逢下坡。情願自己下車走幾步。過了坡再上車去。這倒也是一個免受驚恐的好方法。

雲南的民族。大別之分爲漢人回人土人三種。元以前。雲南全省完全是土人管轄。漢回極少。蒙古人入主中國。把他的親友封藩雲南。於是漢蒙回三種民族。漸漸的伸張勢力到雲南來。元朝亡國之後。蒙古人不能立足。漢回人却格外的增多了。沐英封藩滇中。江南人跟他去的不少。久而久之。大家都算是雲南人。喧賓奪主。鵲巢鳩占。因爲知識上和才力上的優勝。反把雲南的土人驅逐到邊遠荒僻的地方去。比較好一點的地方。完全變做漢人的勢力範圍。雲南的漢人以南京人爲最多。其餘皖贛兩湖的人也不少。直到現在。還是占着雲南省大部份的勢力。回人在雲南的人數也不少。從前也曾占過大勢力。與漢人經過幾度劇烈的紛爭。其結果還是漢人占着上風。現在

漢人與回人相安無事。倒並沒有什麼分別界限了。土人與漢人向來界限分得很清。漢人很瞧不起土人。無論什麼部落。都叫他們做「夷人」。背後還要罵他們一聲「羅羅」。其實土人與漢回人同化之後。也很有許多優秀的人才。未可一概而論。譬如現在雲南省政府主席龍雲。便是一個道地的土人。却居然做了一省的領袖。這也總算可以替被屈服的土人揚眉吐氣了。現在雲南各部落的土人。開通的固多。野蠻的却依然不少。今年舊歷元宵節。我到海源寺和文帝宮去玩。兩處都有廟會。廟前的廣場上。趕集的四鄉鄉人。紛至沓來。內中有不少的土人。也在那裏做小買賣。男子除了態度稍粗野外。倒還並無什麼特別之處。婦女的妝束。却很詭異。衣服紅紅綠綠。耳中穿着很大的銀環。背上腰間。扣着一個布製的包兜。內中不知放些什麼東西。很有些像日本婦女的样子。還有許多土人。手中都執着一枝竹木製的長竿。也不知是什

麼緣故。有人告訴我。這一羣土人。都是住在省城附近的深山中。他們的住所。另成一個區域。比較的已經算是很開化的土人了。

昆明的報紙。據我調查所得。共有十一種。現在把『報名』『館址』和『總編輯的姓名』開列一表於後。

報名	館址	總編輯
西南日報	武廟街	沈聖安
大無畏報	興華街清甯庵巷口	李仁輔
復旦報	昇平坡	楊玉川
均報	繡衣街	段奇僧
義聲報	景星街質當巷	李鉅裁
社會新報	長美居巷口	龍子敏
雲南新報	景虹街	鄧質彬
民國日報	省黨部	陳振之
民生日報	土王廟街	李光熙

新商報 總商會 王漢升

市政日刊 市政府 市府職員

以上十一種。都是大報。專載文藝的小報是沒有的。在我將要離滇的時候。有人想辦一種專論戲劇的三日刊。像上海羅賓漢報的樣子。編輯的人向我來討過稿子。他的姓名却忘記了。現在不知道出版了沒有。各種報紙。銷路都不十分發達。最多的也不過銷一二千張。其餘的每天祇銷數百張。與上海大小各報比較起來。相差得太遠了。報紙不能發達的原因。也有好幾種。一。市民能閱報的人太少。二。報紙上新聞太少。在沒有新聞的時候。往往把上海香港各報上陳舊的消息。抄在報上。聊充篇幅。致閱報人感不到興味。三。報館自己都沒有印機。完全託印刷所代印。今天的報。前天就要發稿。所以有許多本市的新聞。市民早已傳遍了。報紙上却還沒有登出來。一般人對於報紙的觀念。看也罷。不看也罷。並沒有像上海人這樣

熱烈的需要。那末報紙當然不能發達了。

我從前早已說過。雲南這種地方。說話是很不容易的。辦報紙而欲實行做人民的喉舌。不願忌諱。暢所欲言。那當然是更不容易了。現任雲南省委兼教育廳長龔自知。從前也是個報館記者。因為反對唐繼堯。被武人打得半死。一條腿幾乎打斷。現在走起路來還有些不方便哩。唐繼堯在雲南的武人中。比較的頭腦還算清楚。尙且做出這種拮据與論活劇來。其餘的也就不必說了。因為說話不容易的緣故。所以雲南各報的編輯者。發稿時格外審慎。稍有關於軍事政治的稿子。非經當軸者的許可。簡直不敢刊登。因此新聞稿便格外少了。還有一種特別的情形。為上海各報所沒有的。他們報上所登關於軍事政治的稿子。往往一字不改。連登數天。好像是一種特別廣告一般。我初到雲南。因為新聞的雷同。往往誤以為是隔日的舊報。但是一看報頭上的日子。却的確是當日出版的。後

來纔知道。有這種特別情形。即此一端。也就可知雲南各報內容的簡陋了。

雲南各報也有附刊文藝作品的。但是筆墨好的却不多。有幾種報專刊新文學作品。似乎還不差。至於文言的著作。大都膚淺得很。甚至於還有不十分通的小說筆記。好的更少。有幾家銷數不多的報。連小品文字都沒有。也有從港滬各報上抄下些來聊充篇幅的。所以雲南人看本地的報。連文藝欄也不十分重視。倒是上海的申報新聞報寄到。大家爭看自由談快活林。其熱烈的情形。與上海人也差不多。

雲南人的言語。除了土人之外。大概與普通話差不多。所以能說普通話的人。到雲南去。倒並不感覺什麼困難。最奇怪的。雲南話與浙江湖州人所說的話。有極相似的一點。湖州人對於「十三元」一韻中的「元」「園」「苑」這一類字。念起來與別地方人不同。「元」字似乎念作「嚴」

字。『園』字似乎念作『言』字。『冤』字似乎念作『烟』字。沈約是湖州人。所以他編詩韻的時候。把『言』『軒』等字與『園』『冤』等字一同歸入『十三元』中。現在雲南人說話。『元』字也作『嚴』字念。『園』字也作『言』字念。『冤』字也作『煙』字念。相去萬里。而說話的字音竟能相同。豈不奇怪。但是其中也有一箇原因。我從前不是說過了嗎。雲南的漢人。大概都是從江南各省移過去的。也許當時搬到雲南去的人中間。有許多湖州人在內。所以在普通話之中。不知不覺的帶了些湖州口音了。（按語言一道。往往有不可思議的地方。譬如崇明人講話。有幾個字音。極像蘇州的洞庭山人。崇明人『傘』字念作『扇』字。『炭』字念作『探』字。『蛋』字念作『緞』字。洞庭山人也是這樣念的。崇明島和洞庭山。雖然同屬江蘇。但是風馬牛不相及的。不知爲什麼說話會同起字音來。也很奇怪。）別地方的人到雲南去。第一句學的雲南話。一定是『是

了（念作勒）嗎』三個字。因爲這句話雲南人說得最多。平常兩個人談話。祇要不反對別人的話。便總是用這三個字來敷衍。還有雲南人稱呼別人。平常總是用『你家』二字。以示客氣。倘然單用『你』字。不帶『家』字。便似乎覺得太直捷而不客氣了。上海的流氓。雲南人稱之爲『驪神』。這兩個字。居然見於軍政機關的佈告上。究竟什麼意義。說來也人異其辭。『驪』字除了詞曲之外。平常很少見。西廂記上有一句『驪着香肩』。這是最容易記得的。據雲南人說。『驪神』的『驪』字。並不按照本來的意義講。大概因爲流氓都是單身漢。所以把『單身』兩字。合做一個『驪』字。至於何以尊稱之曰『神』。這却連雲南人也莫名其妙了。雲南人朋友相諺。往往叫人家『公爺』。『公爺』的意思。類乎蘇州人所謂『阿官』。上海人所謂『大少爺』。雖然有些傻氣及少不更事的意義。但是也有些闊綽而好



做面子的成份在內。所以受者倒不以爲忤。昆明最著名的公爺。從前是孫竹青君。現在是胡敬民君。孫竹青是唐繼堯時代的總參謀長。也是唐系紅人之一。自從唐倒之後。隱居不出。他與周惺甫袁樹五等幾個人。都是雲南軍政界的老前輩。人家對他很恭敬。他對人却非常的謙恭和氣。所以在當地人緣很好。我與他一同玩過好幾天。看他一點也沒有傻氣。爲什麼從前得了這「公爺」的徽號。真是奇怪。胡敬民是從前雲南主席胡若愚的兄弟。他與我是很知己的朋友。我在雲南的時候。差不多天天與他見面的。他可算雲南的一位奇怪人。將來我還要詳細的記他哩。現在暫且不談。但是這個人也精靈得很。並不是傻子。叫他公爺。其實也有些名不副實。

雲南人又喜歡說人家「二氣」。這「二氣」兩個字。有人說是「兒氣」。論意義當然是「兒氣」比較的可解。但是在雲南人嘴裏說起來。又的確是「二氣」不是「兒氣」。

赤羽的「南征記」上解釋「二氣」很詳細。但是他也有解釋錯的。他說「雲南人儘可以對人家謙虛。說自己有點二氣」。其實不然。我在雲南半年。從來沒有聽見一個人自己說自己二氣的。所以這兩個字究竟還有些與人家開玩笑的意思。但是也不算侮辱人家。所以當面說人家二氣。人家也不會動氣的。但是對於尊長及極客氣的朋友。究竟也不可以說。

雲南人說人家討厭。叫做「嚙嚙」。說人家糾纏不清。叫做「鬬合」。音似腦霍。「鬬」字本有糾纏不清的意義。這兩個字倒很雅。不能算他土話了。問人家做什麼事情。叫做「幹那樣」。婦女在外邊做不規則的事。叫做「調皮」。上海人說人家乖巧。叫做調皮。並不算壞字眼。但是雲南人却不然。所以上海人到雲南去。對於女人切不可說他調皮。不然你就要領教他的五支錫茄烟了。入國問禁。這也是到雲南去的人所應當知道的。罵人的話。

以「狗鷄巴入的」一句算最普通。其餘很特別而爲雲南人專利的土話俗語。尙不計其數。倘要完全寫出來。簡直可以做一部雲南土語大詞典。但是我一時也記不得許多。隨便的寫了幾樣。其餘就不必囉嗦了。

雲南的民風。比江浙強悍得多。中下等社會的人。一言不合。往往就動手打起架來。厲害的還要用器械行凶。手鎗雖然不多見。小刀子却是很普通的。殺死人算不了什麼大事。據說省城的人。比較還算是最文明的了。外州縣的人。更要蠻不講理。他們對於年輕的婦女。倘然有爭風吃醋的情事。往往趁這婦女不防備的時候。突然拿出小刀子或碎玻璃來。在他臉上亂劃一陣。這種狠心辣手的行凶。有個特別名字。叫做「開盤子」。我有一夜在天南大戲院看戲。眼見散座裏一個女人。被人家開了盤子。鮮血滿面。痛得連哭帶嚷。一件白色旗袍上。滿沾着血跡。凶手逃出院去。被軍警拿住了。帶到警備司令部一問。原來那

女人是個土娼。凶手却是盧漢部下的兵士。起釁的原因。是爲着吃醋。隔了幾天。我在省黨部與盧漢張鳳春同席。（張鳳春是這時候的省會警備司令）張與盧談起此事。盧忿然道。這種不守軍規的東西。把他斃了就算了。明天早晨。這個行凶的兵士果然便綁出去鎗斃了。

雲南因爲民風強悍的緣故。連婦女也不像江浙婦女這般嬌弱。鄉下人不必說了。便是昆明城內各公館的太太小姐們。大約因爲經過幾次的內爭。聽慣了槍砲聲音。膽子早已嚇大了。所以今年兩次政變。雖然謠言很厲害。城門口還有軍士檢查。但是這班密司密昔司依舊出來聽戲看電影。並不害怕。有一次金碧公園的大門口。傷兵鬧事。被彈壓的軍警當場開槍打死了兩個。一時滿城風雨。情形十分緊急。但是天南大戲院包廂內的各位女客。却很有定力。依舊聽他們的戲。毫不介意。到了明天。我以爲上座一定要減色了。誰知一到開鑼前後。依舊陸續前來。

看戲是件玩耍的事。尚且如此的不怕死。其膽大也就可想而知了。

上海婦女的妝束。大概都還平均。奇形怪狀的很少見。雲南却不然。從十八世紀到念一世紀的婦女都有。同是在一條馬路上行走的女人。這邊一個袒胸露臂。長髮披肩。比上海的摩登女子還要時髦。那邊一個却綠衣紅褲。高髻小足。比戲台上的醜婆子還要難看。兩個人妝束的時代。起碼要相隔一二百年。可不是一樁很奇怪而有趣的事情嗎。所以在公共場所的女賓座內。往往光怪陸離。各式俱全。簡直成了個古今中外婦女妝束的展覽大會。大概到過香港上海以及外邊各處的婦女。打扮得漂亮的多。至於沒有出過省城的女子。無論如何修飾。總不免有些土氣。此外一般鄉下人以及老太太等。積習難改。還依然是十八世紀的打扮。所以雲南婦女的妝束。不能像上海等處的平均了。

滇軍在國中。以勇敢善戰著名。民國的歷史上。早已有他們很光榮的一頁了。就軍士們的知識程度和各種軍事學識來講。滇軍實在太差。似乎還趕不上和別省的軍隊比較。但是滇軍的好處。却也在這一點。因為他們腦筋很簡單。所以服從心很厲害。上級軍官的命令下來。誰也不敢違抗。打起仗來拚命向前。一點沒有畏懼心。友人吳鶴林君。漫遊南北。對於各省軍隊的內容。知道得很詳細。據他對我說。馮玉祥軍隊。外表很整齊嚴肅。其實打起仗來。却未必行。（時馮尚未失敗）真能打仗的。第一要算滇軍。護法的時候。吳君到過雲南。那時節滇川二軍。正在開戰。有一小部分的滇軍。被敵人包圍在一座土山上面。內無糧草。外無救兵。山下重重包圍。決不能衝殺出去。眼見得是死路一條了。但是那數十個兵士。依舊在山頂上頑強抵抗。一點不肯示弱。敵軍幾次衝上去。終於不能得手。反傷了好些兵士。後來教堂裏的外國人上山去勸他們

繳械投降。他們很慷慨地衆口一詞說道。我們奉命守這座土山。無論如何。沒有上級軍官的命令。決不能退避。至於繳械投降。更不用說了。教士苦口的勸他們。惹得他們性發起來。幾乎把那兩個教士都綑綁起來當奸細辦。教士見他們這樣的守死勿去。倒很敬重他們。祇得歎口氣下山去了。後來這隊兵士的子彈放完了。還上了刺刀。與敵人肉搏。結果幾十個人死得一個都不剩。敵軍纔算得了這座小山。吳君講的時候。還很嘖嘖稱歎。說他們可惜爲內戰而犧牲了。去年滇軍攻桂。轉戰數月。終於失敗。有人疑心現在的滇軍不中用了。其實不然。攻桂之役。滇軍本與粵軍陳濟棠約好。左右夾攻。誰知臨時陳濟棠忽與桂軍暗中聯絡。按兵不動。桂軍乃得抽調精銳。把全力對付滇軍。於是滇軍因獨力難支。大敗而回。這真可以說一句「非戰之罪也。」

雲南的財政。紊亂極了。從前唐繼堯時代。富滇銀行的鈔

票。信用極好。滇票九十幾塊錢。可以抵上海錢一百元。自從唐繼堯二次回滇。滇票便漸漸的跌下來。鈔票一天多似一天。價值便一天低似一天。去年我到雲南的時候。上海一塊錢。大約可以抵滇票七塊錢。但是以滇票抵申洋。或法紙。（法國人在安南行使之紙幣）早晚市價不同。所以有人把申洋或法紙賣出買進。於中取利。也像上海人做金子洋錢一般。最近這一年中。滇票折合申洋。最高六塊錢抵一塊錢。最低七塊錢抵一塊錢。忽上忽下。大概不出這個範圍。

雲南市上的錢鈔。共分四種。一。銀幣。二。鍊幣。三。紙幣。四。銅元。銀幣是雲南造幣廠自己鑄造的。其形式和成份。與上海通用的鷹洋龍洋袁頭洋。各不相同。政府規定。每銀幣一元。抵富滇銀行紙幣五元。這們一比較。可見雲南的銀幣。不及上海通用的銀幣值錢了。（申洋一元。至少可抵滇票六元）據雲南朋友對我說。從前雲南造幣廠所鑄

的銀幣。成色很好。所以信用尚佳。近來却不行了。在某武人當造幣廠長的時候。所鑄的銀幣。祇有三成是銀子。銀幣鑄成後。由富滇銀行發行出去。每一百元一封。封皮上蓋着富滇銀行的圖章。人民拿到了這種銀幣。甲付給乙。乙付給丙。付來付去。都是原封不動。誰也不敢把包紙拆開。因為這批銀幣的成色太壞了。去了包皮。便一塊錢也用不出去。大家轉輾使用。完全憑着包皮上富滇銀行的圖章。其實這位廠長。還不算十分聰明。既然人民能相信富滇銀行的圖章。祇要把一塊銅或鉛用紙包好。打上幾個富滇銀行的圖章。也可以作一百元使用。豈不連三成的銀子也可以省了嗎。這種怪現象。大約祇有雲南省有。別省却很不多見。因為這位廠長的錢撈得太多了。引起了某強有力者的不滿。要請龍雲澈底查究。着人把銀幣化驗。內中究竟有幾成銀子。後來經某廠長（這時候早已去職了）竭力的疏通。隔了幾時。這件事也就烟消火

滅的不再追究了。

銀幣在昆明市上很少見。我在昆明住了半年。從來沒有得到過一塊雲南洋錢。據雲南人說。外州縣比較的用銀幣者多。尤其是各商號出去收買雅片。非有大票的銀幣不可。因為鄉下人是根本不信任鈔票的。鑄幣是雲南特鑄的一種輔幣。好像上海所用的小銀元一般。這種輔幣也是各州縣使用的多。我們在昆明。却從來沒有見過。雲南發行鈔票的銀行。祇有富滇銀行一家。這富滇銀行。本來是官商合辦的。從前信用很好。營業也不壞。香港上海都有分行。現在那兩家分行都倒閉了。祇剩了雲南的總行。總算沒有關門。但是因為變做了官銀號的性質。發行了大批不兌現的鈔票。信用大不如前。鈔票的價值。日日向下。雲南金融的紊亂。這便是一個大原因。現在昆明市場上所流通的錢幣。完全是富滇銀行永遠不兌現的幣票。其種類就我所見而為日常所通用的。共分百元五十

元十元五元一元半元二角一角八種。百元和一角的兩種。比較的少一點。市上所有發現的。都是唐繼堯時代所印的舊票。紙張印刷。倒和上海的鈔票差不多。其餘六種。新舊兼用。新票都是在雲南當地印的。紙張印刷。非常惡劣。上海流行的輪飯票和冥國銀行鈔票。比他還好得多。哩。因為紙張和印刷的惡劣。所以假票很多。不易辨別。一元半元的鈔票。破爛的居其多數。往往補得像戲台上的富貴衣一般。雲南市上通例。鈔票破的不要緊。但是不能缺一只角。少了一點就不能用。所以兌現小票的時候。很要留心。富滇銀行因為他所發行的鈔票。橫豎不必兌現。所以儘量的印。儘量的發。（現在聽說省政府和金融整理委員會已經加以限制了。但是內幕如何。不是局外人所能明瞭的。）而且新近所添印的。都是五十元的大票。這種大票。商家見了都很討厭。拿大票去換小票。須要貼水。有時貼半元。有時貼七八角。以至一元不等。所以有許

多小本營生的店家。都貼着一張字條。拒絕大票。也有因為顧客硬要使用大票。情願把貨收回。不與他交易的。昆明市上。不比上海。沒有那種懸着牌專門兌錢的店鋪。大票換小票。十分麻煩。有一天我拿了一張五十元的票子。跑了十幾家店鋪。換不到小票。任你情願多貼些水。他也不肯換給你。豈不討厭。

銅元在雲南是很寶貴的。除了買東西的時候。偶而有一兩枚找出找進外。拿了鈔票要兌銅元。簡直比登天還難。普通所用的銅元有兩種。一種是當十的。一種是當二十的。當十的和上海現時通用的完全相同。當二十的。也就是上海十幾年前所通用的。可知這種銅元。完全從外省輸入。雲南本省是沒有銅元局的。銅元的價值。比上海高得多。每當十銅元三枚。可以抵滇票大洋一角。照此計算。滇票一元。抵銅元三十枚。滬幣一元。抵滇幣七元（這是滬幣最高的價格）也祇得抵銅元二百十枚。但其時上

海的兌價大洋一元。可以換銅元二百七八十枚。豈不是雲南的銅元比上海要貴上四份之一。這大概是銅元短少的緣故。去年有人想從廣東運大批銅元到雲南去。以博厚利。但是後來因為路上不易通過。這計劃也就中止了。因為滇票的太不值錢。便使各方面都大受影響。最痛苦的。要算各機關的公務人員。他們的俸給。都按照中央規定。不能額外增加。但是所領的都是富滇銀行的爛票。無形中便比江浙等省減少了六七倍。譬如省政府委員月俸一千五百元。祇抵得滇幣二百三四十元。各廳長月俸五百元。祇抵得滇幣七八十元。最高級的官長。收入祇有如此。其餘也就可想而知了。（雲南有兩個機關。辦事人是按照滬幣支薪的。一個是隸屬於財政部的鹽務稽核所。一個是隸屬於外交部的外交特派處。但是欠薪很多。各辦事人也叫苦連天。此外建設廳所用的專門技術人才。也有用滬幣給薪的。但是人數很少。這是屬於例

外的）所以無論雲南的生活程度怎樣低。各公務人員。大概都是入不敷出。困苦難言。因為所入的不夠生活。外省的人才。裹足不入滇。而滇省的人才。又一個個向外邊跑。雲南因此便感覺得人才的缺乏。聽說從前唐繼堯秉政時代。雲南人才薈萃。各省去的人不少。唐氏都異常優待。所以當時的雲南。的確有一種蓬蓬勃勃的興盛氣象。漫說西南諸省。奉為盟主。便是全國的大局。也有些舉足重輕的勢力。現在的雲南。雖不能說完全沒有人才。但是比較唐氏時代。似乎差得多了。因此雲南在全國政治上的地位。似乎也不及唐氏在位時代。人才的消長。其關係之大如此。而推原其故。又不能不怪那財政的紊亂。紙幣的低落。所以我常同雲南幾位要人說。財政一日不整理。雲南便一日沒有恢復從前地位的希望。這句話。凡是雲南人。似乎沒一個不點頭承認的。

其實雲南各機關的公務人員。也有發大財的。並非個個  
人都是生活困難。最好的是武人。他們別有生財之道。這  
倒不必說了。此外如鹽運使禁烟局造幣廠等。收入都很  
不差。不過謀這種肥缺。很不容易。現在完全被有槍階級  
佔據去了。至於有幾位高級長官。並不靠拿幾文俸給過  
活。他們一方面做官。一方面還兼營商業。官商合作。當然  
比老百姓容易得利。至於經營的大都是些什麼商業。這  
一層倒要賣個關子。請讀者自己猜上一猜。恕作者不替  
他們宣佈了。

雲南政府對於金融這樣紊亂。當然也覺得不是好現象。  
所以去年設了一個金融整理委員會。要想澈底的整理  
一下。據深知雲南情形的人說。省庫每年的收入。除了支  
出之外。頗有敷餘。祇要不發生內戰。金融是很容易整理  
的。但是這個金融整理委員會。自從設立以來。主席胡瑛  
離省一年。迄未返滇。其餘各委員。不到的不到。不問的不

問。難道這樣虛設了一個名目。就可以把雲南的金融整  
理好了嗎。

因為滇票的不值錢。所以雲南的各種物品。價值昂貴。駭  
人聽聞。最蹩腳的十支裝香烟一匣。起碼要賣七八角大  
洋。（其實所謂七八角大洋者。亦祇抵得銅元二十餘枚。  
）屈臣氏的汽水一瓶。要賣兩元五角。平常所用的京莊  
水筆。要賣一元四五角一支。墨稍可用的。要賣七八元一  
錠。各種布匹。起碼要一元三四角一尺。綢緞最便宜的。每  
尺要六七元。兩三個人上點心店吃點心。往往吃掉二三  
十元。不足為奇。正式在菜館宴客。最蹩腳的菜。也要一百  
五六十元一桌。西餐每客要十元或十二元。出門叫一輛  
黃包車。至少要給他五角大洋。路遠些便要一兩塊錢。在  
上海人聽來。這種生活程度。豈不要嚇一大跳。其實與上  
海比較起來也差不多。所以外省人常要譏諷雲南人笑  
他們「說大話。使小錢。」我住在雲南的時候。把五十元



或一百元的大票換了小票。往往一下子就用光了。所以剛回到上海的時候。把上海的錢用出去。數目小了好幾倍。倒反覺得自己十分省儉了。

雲南的銀行。祇有富滇一家。從前信用好的時候。上海香港。都有分行。各商號辦貨的款子。都由富滇銀行代匯。現在各分行都已倒閉。信用也不如從前了。商家匯款。當然不再去請教他。於是福春恆永昌祥等商號。便崛起代興。大做匯劃生意。福春恆在上海四馬路設有分號。所以雲南與上海匯款。大概都委託福春恆辦的。電匯第二天可到。電到後立即可以取錢。但匯水稍貴。還要擔任電報費。郵匯是由號內出一匯票。由匯款人自己寄去。匯水稍低。但須十餘天方能達到。除了福春恆之外。別家商號也有做匯款生意的。但是票到之後。須隔五六日方能取款。牽絲攀藤。不及福春恆爽快。所以信用也不及福春恆。雲南人和上海人比較。究竟質樸得多。即以穿衣而論。除

了幾位闊人和曾經到過外省的時髦人之外。普通人所穿的衣服。在上海人眼光中看起來。未免總有些土頭土腦。不十分漂亮。商學界中人和各機關的職員。平時都喜歡穿竹布長衫或藍布大褂。儘有幾位很闊的人。裏面穿了綢緞衣服。外邊還要加上一件竹布的罩衫。無論赴什麼喜慶宴會。也是如此。不以爲奇。有幾位愛漂亮的朋友。熱天穿湖色華絲葛的短衫褲。湖色羅紡或華絲葛的長衫。冷天則穿大花寶藍或醬色花緞的袍子。玄色花緞馬褂。搖搖擺擺。自以爲打扮得異樣的漂亮。但是在上海人看來。這種衣服。似乎還是一二十年前所時行的了。至於女人的衣服。女學生都是穿藍布的短旗袍。各校一律。不像上海的參差。看來倒很美觀。其餘普通的婦女。三十歲以上的。大概還是小脚。所以穿短衣裙子的多。三十歲以下的。大概都是天足。所以穿旗袍的比較多了。做旗袍的材料。在他們眼光中。也以各色鐵機木機的花緞爲最漂

亮。這種花緞。在上海的各大綢緞店裏。已經沒有出賣的了。但是在雲南依舊很時行。旗袍的週圍。還要加上一道舊式的花邊。在他們以爲很美觀。要是被上海的摩登女郎看見了。定要當做十八世紀的老古董了。

因爲雲南人的眼光不同。所以各綢緞洋貨店裏所陳列的衣料。也祇求合雲南人的胃口。花花綠綠。和上海大不相同。我去年到雲南的時候。預備舊歷年底就要回來。所以沒帶夏天的衣服。今年動身回滬的時候。天氣熱了。要想做一件單長衫。跑了好幾家綢緞店。沒有相當的材料。最後祇好買了些灰色的直羅。勉強做了一件。穿到上海。家中人見了。都笑我怎麼變得這樣土頭土腦了。

雲南人戴的帽子。也和上海一樣。中上等社會人。大都戴呢帽或瓜皮帽。賣瓜皮帽的店。完全在文廟街一帶。昆明人比較戴呢帽的多。外州縣則戴瓜皮帽的多了。呢帽雲南人叫氈帽。大都在百貨商店或洋貨店出賣。花式很少。

不易揀選。價錢比較上海貴得多。一頂在上海賣三四塊錢的呢帽。在雲南要賣三四十元（合滬幣五六元）至於在上海賣到二三十塊錢的西洋貨呢帽或絲絨帽。在雲南却無處可購。因爲這種帽子。定要賣到滇幣一二百塊錢。價目太大。勢必無人顧問。所以店家便不敢販售了。草帽在雲南也有幾個月必需要戴。平常在百貨商店內賣的。不是國貨。便是日本貨。每頂大約從二十元起至五十元止。再好的便沒有了。在雲南賣二十多塊錢一頂的草帽。上海祇賣一元四角。可見這種在雲南省內沒有出產的貨物。價錢總比上海貴一點。女人在上海是很少戴帽子的。雲南則三十歲以上的女人。帶緞兜或絲絨兜的很多。兜上還要加上翡翠的蝙蝠和寶石的帽珍。算是美觀。還有戴絨線帽或黑絲絨縐口平頂帽的。這種帽子。在若干年前。上海也曾風行一時。現在却早已無處可找了。雲南沒有大規模的鞋子店和皮鞋店。在三牌坊相近的

幾家也祇有一開間門面。玻璃窗內所陳列的花式不多。也沒有什麼揀選。現在他們以為最通行最時式的鞋子。是一種深口而一面有撇鈕的。每雙要賣到二十餘元。這種格式。在上海似乎已經過去了五六年了。聽說雲南鞋子店裏的貨物。稍好的都是從蘇州運來。雲南鞋匠不會做。所以價錢比上海高得多了。皮鞋也是如此。好的簡直買不到。女人的高後跟皮鞋和綉花緞鞋。也都是外邊帶來的。在一般購究時髦的太太小姐們看來。當然不會滿意。但是價錢却貴得可怕。因為新鞋子從外邊運來。經過安南。須納很重的稅。成本一大。那末賣價當然也不能不提高了。

雲南人的口味。倒也和江浙人差不多。不過菜餚之中。喜歡用辣子。但是據他們說。雲南人吃辣子的程度。還比不上四川人和貴州人呢。菜餚之中。山珍居多。海鮮極少。熊掌鹿筋之類。在上海不容易吃得到。普通菜館裏的廚子。

恐怕連煮的法子都不知道。但是在雲南吃這種東西。似乎平常得很。稍稍貴重的席面上。便往往有鹿筋熊掌可吃。鹿筋白而韌。有些像細的蹄筋。本身並沒有什麼滋味。完全要靠那鮮美的湯來幫助他的。熊掌我也吃過四五回。最好的一次。是在螺翠山莊席上吃的。咀嚼起來。很有些像整塊的鮑魚。孟老夫子把熊掌算做第一美味。但是我吃了幾回。也並不覺得十二分的好吃。還有一種果子狸。樣子像狸貓一樣。肉很肥美。鮮的我沒有吃到。在會竹虛君（雲南陸軍憲兵司令）的席上。吃過一回風乾的果子狸肉。倒的確肥美得很。但是胃口不好的人。恐怕望而生畏。因為脂肪質實在太多了。

雲南因為是大陸省。離海較遠。海鮮當然沒有。魚翅等類。比上海更貴。而且廚子的烹調法。也遠不及上海香港各菜館來得可口。所以我常和雲南的朋友說。你們請我吃魚翅席。倒不如請我吃幾樣山珍。又省錢又來得可口。還

有魚類在雲南也很少。非但黃魚帶魚烏賊魚等等的海魚沒有。連那青魚白魚鯽魚等河魚也很少見。雲南最普通的。祇有鯉魚烏魚和金線魚。鯉魚烏魚都很小。長至一尺以外的。便不多見。金線魚的形狀。有些像松江出名的四鰓鱸。席上用得最多。雲南人視作嘉珍。在我們平素吃慣魚的人看來。這種小魚。當然也不足為奇了。

除魚之外。蝦與蟹兩樣水產。在雲南也少見。蟹簡直可以說沒有。偶而發見一兩只。也小得異乎尋常。祇能說是蟹。不能算蟹。蝦是我最喜歡吃的。到了雲南半年。却簡直沒有吃過一只。想起了在上海吃炒蝦仁與炒蟹粉的滋味。真令人饑涎欲滴。張翰以蓴鱸而思故鄉。我在雲南想起了蝦與蟹。便也不禁油然有要去之思了。在返滬的火車上。我與高雲鵠羅篆雲陳公憲諸君。也曾研究過蝦蟹問題。我很奇怪。蝦蟹並不是海鮮。雲南也有河道與池湖。為什麼不產生這兩樣東西。大約是沒有下種的緣故。我

很想將蝦蟹的種。教人帶到雲南。下在水裏。讓他們孳生起來。將來雲南人也許可以有蝦蟹可吃。高羅諸君也很贊成吾的辦法。但是我回滬之後。忙忙碌碌。那裏再有這種閒情逸致。可是我很希望雲南朋友之由外省回去的。能殼照我所說的辦法去試一下呢。

牛羊豬肉。以及鷄鴨之類。雲南都比上海便宜。雞蛋在雲南大約三四個銅圓一個。比上海也便宜得多。宣威火腿。是雲南著名的產物。在雲南菜館裏吃飯。火腿一盆。算是必不可少。但是菜館裏的火腿。也有兩種區別。一種是金錢腿。圓圓的一片一片。像洋錢大小。大約就是上海人所謂「腿精」。一種是冷火腿。連瘦帶肥。切成薄片。比上海火腿店裏所賣的熟火腿。稍厚一點。講究的吃客。點菜時都點金錢腿。但是我覺得冷火腿有瘦有肥。似乎比金錢腿來得好吃。罐頭的熟火腿。在雲南銷數很多。內中有肥有瘦。味尚不差。每罐售滇幣兩元四五角。約合滬幣大

洋四角。在上海聽說也有得買。但是價錢却不知道了。雲南的豬肉。比上海要便宜得多。但是菜館裏用得很少。在一種普通的飯館裏。有幾家以粉蒸肉出名。三牌坊附近。有一片小館子。專賣粉蒸肉。生意很好。我去吃過一次。其實也不見得怎樣高明。豬肉之外。當然以牛羊肉最爲通行。牛肉鋪大半都是回子開的。在小西門的城門洞裏。有一家牛肉鋪最出名。花式繁多。非當地人不能知道他的許多名目。因爲生意太好了。所以吃的人非早去不行。最好清晨七八點鐘去。方可隨心所欲。過了這個時候。有許多著名的東西便賣完了。我曾經跟着幾位雲南朋友去。吃過一次。吃了幾盆乾切的牛肉。滋味總算不差。牛肉湯。却不見得好。我們去的時候。已經十點半鐘。所以有許多東西吃不到了。後來頗想再去一次。因爲不懂他們的名目。恐怕做阿木林。只得罷了。羊肉的燒法。吃法。與上海也小有不同。在勸業場相近。有一家羊肉鋪。白天關着門。

睡覺。到了晚上。便電燈通明。座客擁擠。生意非常之好。大約也是省城內很出名的一家老牌子。但是我却沒有進去領教過。不知他家所燒的羊肉。比上海先得樓的滋味如何。雞鴨在雲南是最普通的食物。但是筵席之中。用雞的多。用鴨的却很少。離省城二三十里的一個小鎮。有一家以燒鴨子得名。但是我却沒有去吃過。不知如何。賣雞的店鋪。以金碧公園附近的一家最出名。這家鋪子。沒有招牌。店名。早上是不開的。午後二三點鐘開門。專賣油雞。單盤一元。雙盤二元。（單盤就是小盆。雙盤就是大盆。）每盤都把雞骨完全去掉。製得的確十分鮮美。與別家大不相同。雲南的食品。這倒是最最喜歡吃的一種。這家店除了油雞之外。還賣兩種點心。一種是米線。一種是餌。都是用雞湯下的。每碗漢票大洋四角。來吃雞的人。大概都連帶吃一碗米線或餌。生意十分發達。每晚

戲館的時候。店中總是高朋滿座。有許多人還願意在店門口站着候座位呢。昆明人的吃雞。不吃鷄頭和雞腳。我們上海人所最喜歡吃的雞腿。昆明人也因為有所忌諱。不願意吃。（這忌諱的原因。連雲南人也說不出一個所以然來。）假如有人把雞腿敬客。那客人必定以為是觸他的霉頭。大怒而去。這倒也是入國問禁的一種。到雲南去的人似乎應當知道的。老於吃雞的雲南人。必定叫店家拿翅膀來。據他們說一只雞上的肉。翅膀上的為最好吃。這是我們上海人所沒有研究的。有人和我說。昆明人雖忌吃雞頭。但是外州縣有幾處地方。以雞頭為奉敬貴客的好東西。同在一省之內。風俗之不同如此。也可見實地調查的很不容易了。

我在香港的時候。每逢宴會。席上總有燒豬。雲南也和香港一樣。正式的宴會。不用魚翅席。使用燒豬席。雲南的魚翅雖然做得不好。燒豬却烤得很有意思。和香港所吃的

倒不相上下。但是價錢要比香港便宜得多了。吃燒豬以兩個腰子算最貴重。主人必定取出來奉敬上座的客人。其次便是腦子。席上大家住往要推來推去。表示客氣。其實這兩樣東西。還不及背上的皮肉來得好吃呢。

雲南的菜蔬種類也不十分多。青菜白菜。似乎沒有上海的好吃。酒席中所用的菜蔬。有幾種是上海所不經見的。一種叫藜蒿。性質有些像芹菜。因為他有一種特別的氣味。嗜好的說他香。不會吃的却嫌他怪味。這種東西據說上海和北京都有得買。但是我在上海却沒有吃過。還有一種叫蕨菜。據說就是伯夷叔齊在首陽山所吃的薇蕨。一根根紫黑的顏色。用雞絲或肉絲一同炒了。味很不壞。我笑着和幾位雲南朋友說。蕨菜這樣的好吃。我也願意做伯夷叔齊了。

雲南沒有真正的紹興酒。偶而有一兩家酒店裏也賣黃酒。這是雲南人所仿造的。大高不妙。每罈也要賣到三十

多塊錢。在我們吃慣言茂源裕豐泰太號花雕的人。當然不願意去領教。雲南人平常所飲的。都是白酒。最普通的一種叫做「昇酒」。雲南人對於蒸溜提煉。都叫做「昇」。和上海的「原漿」。北平的「白乾」。差不多。酒很厲害。據說其中有百份之九十五六是酒精。倘然拿一大杯昇酒。用火點上。立時可以燒得乾乾淨淨。其性質之猛烈。也可概見。還有一種叫「肥酒」。一種叫「香花酒」。肥酒顏色是綠的。裝在玻璃瓶內。十分美觀。有些像西餐館裏所吃的薄荷酒。性質比昇酒稍覺和平些。香花酒顏色是淡黃的。內中有一點甜質。所以也不及昇酒的猛烈。但是雲南的一般酒人。都願意飲昇酒。不願意飲香花肥酒。上海正式的酒席上。大概都用花雕。雲南却完全用昇酒。不會飲酒的。簡直點滴不敢入口。外國酒如香檳勃蘭地。會司格之類。都是從安南運來。因為法國的酒稅極重。所以價錢非常之貴。普通宴會。用的很少。便是西餐席上。也有飲昇

酒的。倘若多飲了幾瓶勃蘭地和葡萄酒。算起帳來。往往酒錢比菜錢大得多。而且除了外國人所開的那家洋酒店之外。其餘普通的幾家西餐社中。好一點的勃蘭地都拿不出來。有一次我們在公園內安樂園西餐社吃飯。大家想喝勃蘭地。誰知開了三四瓶。都壞得不能上口。祇得喝了些昇酒了事。出了重價還沒有好酒喝。所以在雲南要喝外國酒。似乎大可不必。還有一種「茅台酒」。是貴州的出品。雲南酒人。視為珍品。非常推崇。我在徐葆權盧永衡二君席上。飲過兩回。酒的確好。性質却厲害得很。不會飲酒的。簡直不能上口。回滬之後。有一天和陳人鶴君同飲。提起茅台酒。人鶴讚不絕口。他說這種酒簡直要當作珍寶般的供起來。向他合十禮拜。切不可隨便便的喝在肚裏。這種妙論。也就可見他崇拜茅台酒之深了。我在二十歲左右。好勝心很重。連吃酒也不肯讓人。往往吃得酩酊大醉。醉了神志並不昏亂。但是嘔得很厲害。時

常一夜嘔到天亮。連胃裏的酸汁都嘔出來。後來到底因此得了胃病。醫生都勸我戒酒。在二十六歲的那一年。胃病發得更厲害。祇得聽了醫生的勸。不再狂飲。十年以來。從未大醉。胃病果然好了。但是酒量却也退步了不少。偶爾高興。喝上三五杯。也不敢再喝。所以與我結交不滿十年的朋友。誰也不知道我也曾在酒兵中鏖戰過來的。這一次到雲南去。不知怎樣的又高興喝起酒來。雲南酒人很多。每逢宴會。同席的倒有一大半是好酒量。我偶爾狂飲了一次。却弄得大家都知道。後來要想不喝也不行了。我的性子很急。向來是喝勇酒的。無論杯子裏有多少酒。總是直着喉嚨。一飲而盡。雲南的昇酒。力量太厲害。杯子稍大一點。誰也不敢拿起杯來。一口喝乾。但是我却仍是老脾氣。一杯一口。絕不拖延。憑着這種吃法。便很得到雲南朋友的讚許。因為我是個江蘇人。尤其是個江蘇的蘇州人。而居然能這樣的喝昇酒。教他們都十分詫異。就在

這吃酒上面。我倒結交了好幾個知己的朋友。久而久之。吃酒的虛名傳播太廣了。竟有幾位拳高酒好的朋友。特地來找我比個高下。我在昆明住了半年多。也不知和這班酒人鏖戰過若干次。居然一次也沒有失敗過。簡直連自己也莫名其妙。我初喝昇酒的時候。兩隻手上常常覺得發癢。手心內有一粒粒的疹子發出來。這大約是濕氣重的緣故。吃慣之後。便也沒有這種現像了。在將要返滬的一星期。胃病忽然又發作起來。嚇得我再也不敢喝酒。所以在他們各位朋友替我餞行的席上。我便點滴不飲。到了上海。胃病雖好。酒戒却不敢再開了。雲南的醬油。最特別而難吃。又甜又膩。簡直像上海醬園裏所賣的「甜醬」一般。據他們說。醬油做好了。都要放許多糖在裏邊。所以這樣的又甜又鹹。現在糖價如此之貴。醬油裏加糖。實在太不經濟。我們蘇屬人所做的菜。以甜出名。但是醬油裏却從來沒有加糖的。不知雲南人又是



一種什麼特別的風氣。外省人到雲南去。都覺得這種醬油不合口胃。便是雲南人到過外省的。也大都都不贊成這種甜醬油。但是市面上所賣的。人家吃的。和酒菜館內所用的。完全都是這一種味道。往往很好的菜。因為醬油的特別。把菜都弄得不能上口。近來也有鹹的醬油出賣。那是幾個甯波商人從上海帶去的。美其名曰「上海醬油」。價錢比雲南醬油貴得多。所以不甚普遍。雲南人眼光中的「上海醬油」。大約也像上海人眼光中的「外國辣醬油」一般。偶爾一用。不能算是開門七件事中必需的一件。

雲南的鹽。有黑白兩種。黑的是川鹽。白的是土鹽。這兩種都是石鹽。一塊塊的像石頭一般。用起來須在石鉢內研細。與上海所用的煮鹽。大不相同。這種鹽內。夾着許多雜質。遠不及煮鹽的潔白乾淨。便是滋味也不及煮鹽這樣的鹹。價錢却比上海便宜。但是據他們雲南人說。現在已

經比從前貴得多了。

雲南的點心。最普通的有兩種。一種叫「米線」。一種叫「餌」。『米線』是米粉做的。有些像上海的線粉。『餌』是蒸飯打成的。有些像上海的甯波年糕。多數的點心店和小販的點心擔上。全是賣這兩樣點心。『米線』是要用湯下的。『餌』却可湯可炒。任從客便。這兩種食品。在雲南銷得最多。現在竟有人設廠專製『餌』。『米線』裝了匣子。運到外省來賣。上海有沒有地方買得到。這却不清楚了。

雲南賣米線餌的點心店。要算三牌坊的仁和園最出名。早晨八點鐘起。專賣鷄鴨湯和過橋米線。高朋滿座。營業非常發達。過橋米線本是很普通的。各家點心店都有。但是仁和園的鷄鴨湯。却異常鮮美。比眾不同。每一大碗。價洋三角。另外一只盆子裏放着肉片魚片或腰子片。每盆分作四份。每份大洋三角。任憑客人喫幾份。不喫亦可。

這種魚肉腰子片。都是生的。切得極薄。和廣東館子裏的魚生片一般。放到那沸滾的鷄鴨湯裏。一下子就變成熟的了。滑米線或餌。餛飩或切麵。每碗價洋兩角。（滑就是光的意思。滑米線就是無湯無餡的一碗光米線。與上海人所吃的光麵一樣。）過橋米線。專賣早市。一過十一點鐘。就沒有了。下午兩點鐘至六點鐘。專賣鷄絲米線和餃。每碗大洋一角。餃就是上海的餛飩。鷄絲米線每碗却少得很。祇有碗底裏這們一點。三五筷就能吃光。腹中飢餓的人。至少可以吃他三五碗。晚上八點鐘以後。還有燒買可吃。每只賣大洋一角。這家店也可以隨便小酌。但是顧客究竟以吃點心為多。雲南風俗。點心店沒有加一的小帳。吃完之後。也沒有手巾可揩。祇好自己抹抹嘴。立起身來就走。有時候客人特別客氣。給他們幾個小帳。他們視為異數。定要大聲報告。連帶的道謝一聲。并且和顏悅色的送一。方牌子來。（雲南人手巾叫牌子）這種地方。似乎

比上海幾家老牌點心店裏的堂倌文明得多了。像仁和園這種點心店。昆明城內外很不少。但是大概房屋十分狹窄。座位十分齷齪。簡直教人踏不進去。還有一種專賣甜東西的點心店。一開間門面。擺上三五張桌子。很像上海的粥店。內中所賣的東西。倒也花色繁多。有白酒水滾雞蛋（白酒就是酒釀）有八寶飯。有蓮子羹。有洋米（洋米就是上海西餐館所用的西米）有牛奶。價錢都很便宜。但是上流社會的人却很少光顧了。

雲南的菜館和點心店。有一種特別情形。和上海大不相同。每天上午十一點鐘至下午兩點鐘。又下午六點鐘至晚上八點鐘。一律停止營業。顧客上門。跑堂的祇管談天。保都不保。所以在正午和傍晚時候。除了賣甜食的小點心鋪之外。簡直沒有可以果腹的地方。我們外省人初到雲南。不知道這個風俗。往往在吃中飯晚飯的時候。上館子。結果非但東西吃不到。還被跑堂的在背後罵一聲土

老兒呢。

雲南酒菜館的裝璜陳設。簡陋之至。最好的也不過像上海中等的徽館蘇館。次一級的。尤其偏僻齷齪。坐的是板凳。用的是毛竹篾。比上海飯店弄堂的正興館。還要蹩脚。所以軍政界中人。大都不願意上館子。請客吃飯。都在自己家裏。去年金碧公園開幕。園中開了一家酒菜館。名叫共和春。所做的菜。貴而不佳。但是地方比較乾淨一點。所以生意很好。一般軍政界中人。天天都在那裏宴敘。居然算是昆明城內外第一家出鋒頭的酒菜館了。

昆明西菜館不多。就我所知。省黨部間壁。有一家叫正豐。是甯波人開的。房屋很舊。菜也平常。顧客寥寥可數。金碧公園內有一家叫安樂園。是廣東人開的。裝璜陳設。比正豐略好。菜却比正豐更蹩脚。價錢貴得嚇人。很平常的公同菜。每客要大洋十二三元。請一次客。開出帳來。總是幾百塊錢。所以除了幾個闊人和瘟生之外。鬼也不敢上門。

據說這家安樂園。表面上雖是西菜館。其實却是一家聚賭抽頭的總會。樓下有幾間密室。烟賭私娼。各色俱全。因為別有收入。所以對於西菜的營業上。倒埋埋虎虎了。此外在火車站附近。還有一家外國人開的洋酒店。菜比較略好。價錢比安樂園更貴。平常人便越發難得光顧了。昆明城內外的娛樂場所。寥寥無幾。屈指可數。平劇在雲南。似乎應當有立足的可能。因為雲南人的說話。與普通話差不多。所以平劇的唱口念白。完全可以聽得懂。其所感受的興味。似乎比道地的江浙人還要濃厚一點。在民國紀元以前。昆明已經有京戲館了。光復以來。京劇時演時輟。聽說最興盛的時候。昆明城內外。竟然有三家京戲館。競爭甚烈。男女京伶到過雲南的也不少。女伶中著名的像碧雲霞。月裏紅。月桂紅等。在雲南都唱得大紅。男伶到過昆明的。大概都是些中下等角色。因為一來路途遙遠。二來出不起大包銀。所以上等的角色。大都不願意充

軍般的跑到雲南去唱戲。矮子隊裏選將軍。像從前在三  
星舞台唱過的文武老生趙旭聲。從前在大舞台唱過的  
青衣花旦金碧艷。在雲南已經算是頭等名角了。

因爲人人能聽平劇。所以懂戲的人倒也不少。票友能唱  
平劇的也很多。從前以票友下海唱過譚派老生的華彥  
臣。便是雲南人。雲南票友在平常宴會的時候。偶爾高興。  
便往往拉胡琴唱起滇戲或京調來。所以京伶到雲南去  
唱戲。決不能把雲南人完全當做阿木林。近年來昆明市  
面蕭條。京戲館已經關閉完了。有幾個京伶因爲吸上了  
雲南的大烟。捨不得回來。便流落在雲南。加入在雲南班  
中混口飯吃。直到去年夏天。市政府把南門城外的金碧  
公園。租給商人。改造游藝場。那金碧公園中本來有個舊  
式的戲園子。從前也唱過平劇。去年修改了一下。倒也煥  
然一新。定名叫做天南大戲院。到上海來邀了一班人去。  
從十一月上旬起。在天南大戲院日夜演唱。所以我在雲

南的時候。昆明總算又有了平劇場了。

天南大戲院地位倒不算小。上下可以容一千多人。戲台  
本來是方的。現在改做半圓形了。後台狹而長。佈景地位  
太窄。所以排新戲不十分相宜。前台有一種特別的情形。  
與上海大不相同。原來他的包廂都在樓下。一間間的把  
板壁隔開。可以預先定座。樓上雖也分做十餘間。却專賣  
散座。並不預定。設備非常簡陋。價目也比樓下的包廂便  
宜得多。還有一種情形。也是上海所沒有的。原來雲南的  
戲園裏。男女都要分座。不得混淆。現在總算變通些了。在  
樓下的包廂裏。男女可以隨便入座。並無限制。至於樓上  
的散座。依然左邊賣女票。右邊賣男票。界限分得很清。任  
憑你夫婦兩人。前去看戲。也要一個往東。一個往西。不准  
並坐在一起。這種十九世紀的情形。的確可以使戲園的  
營業上大受影響的。

雲南政府對於戲園影戲園的售價。限制得很嚴厲。價目

或增或減。都要呈請市政府批准。有時候市長也不敢作主。還要呈請主席批准。方能照准。弄得一班辦戲園影戲園遊藝場的商人。叫苦連天。怨聲載道。生意好了。不能加價。生意不好。又不能減價。這種營業。當然吃虧不小。據軍政界中人說。限制售價。是要使市民人人得到正當的娛樂。免得商人居奇牟利。其實看戲看影戲。與吃飯穿衣不同。並不是人人必需的。戲園影戲園對於座價。倘然抬得太高。而戲又不好。當然沒有人去看。何必官廳限制。反而言之。戲好影片好。他的成本必定很大。官廳不准他加價。豈不硬叫商人吃虧。所以這種限制價目的辦法。非但不合法律。亦且不通情理。雲南究竟是邊省。所以有這種怪現象。在江浙便決定辦不到了。

天南大戲院初開幕時。包廂每客演票八元。再加上金碧公園的門票一元。一共九元。約合滬幣洋一元四五角。座價賣得這樣貴。居然天天滿座。包廂須要三四天之前預

定。營業非常發達。這倒並不關乎戲的好壞。實在因為昆明好久沒有整整齊齊的京戲班了。一旦有了京戲館。大家自然都要來賞鑒一次。後來因為市政府的屢次干涉。公園門票減為半元。包廂戲票減到四元半。雖然依舊天天賣滿。但是收入却遠不及初開幕時。幸而開支不大。多少總還能賺幾個錢。到了今年五月裏。又從上海邀了一班男女合演的京戲班去。開支比較大得多。座價却依舊賣四元半。不能增加。任你天天賣滿堂。也要虧本。所以在我將要返滬的時候。金碧公園的股東。大鬧意見。而且還有出盤改組的消息。現在却不知道弄得怎樣了。

雲南人看京戲。懂戲的固然不少。至於一般普通看戲的程度。似乎還不及上海人。他們最喜歡看的是胡鬧的本戲。其次要算武戲最受歡迎。打得衝。翻得多。台下便轟然叫好。關外武生拼命的打真刀真槍。雲南人一定贊成。楊小樓倘然到雲南去。說不定要碰了一鼻子灰回來。

旦角第一要扮相好。第二行頭要新。唱的好壞。可以弗論。青衣戲簡直沒有人要聽。老生嗓子要好。譚派戲的陰陽怪氣。在雲南是不會受歡迎的。本戲天天要翻花樣。一本戲倘然連唱三四天。包你戲園裏鬼也捉得出來。因為昆明是個死碼頭。看戲的祇有這幾個人。多演幾次。便沒有人再來看。

雲南人除了愛聽京戲之外。對於本地戲。也很熱烈提倡。雲南戲叫做滇戲。其中包含着三種成份。一種是湖北的皮黃。一種是山陝的梆子。一種是四川的高腔。皮黃戲與現在京班所唱的大同小異。有許多戲名與唱詞。與京戲竟完全相同。唱腔白口。除了帶些本地的土音外。還夾雜一點漢調的味兒在內。因此吾們可以斷定滇戲和京戲。同是發源於徽班與漢調。在百年之前。皮黃流傳到北方去。變成京戲。同時却有一小支流傳到南方去。變成滇戲。因為雲南僻處西南。進化很遲。戲班中又沒有偉大的人。

物。加以革新改良。所以歷代相沿。仍是些老腔老調。單就唱詞而論。從前京戲的老本子。無論鬚生青衣。往往一唱數十句。滔滔不絕。後來經許多名角的刪削。詞句減少。比較的便精警簡練多了。滇戲的唱詞。依舊非常繁重。一個人在台上死唱幾十句。不足為奇。即此可見滇戲比京戲來得笨拙。但是就喜歡考察戲劇源流的人目光中看起來。這種去古不遠的戲劇。似乎倒的確有值得一研究的價值呢。雲南的梆子腔。也和山陝梆子的味兒差不多。唱的人須用腦後音。非有極好的嗓子。不能勝任。前清末葉。梆子班勢力大盛。京戲中定要夾雜幾齣梆子戲。所以遠處西南的滇戲班中。居然也被梆子班勢力所侵入。現在京戲班中。皮黃早已把梆子打倒了。而滇戲班中的皮黃。梆子。倒還是勢均力敵。並無軒輊。至於四川的高腔。因為川滇壤地相連。所以也有幾齣戲加入滇班裏。但是勢力不大。愛聽的人比較的要少得多了。

滇戲的場面。與京戲差不多。胡琴鼓板。完全一樣。不過胡琴的過門。與京戲小有不同。拉起來倒也非常受聽。別有一種風味。祇有那大鑼比京班裏的大得多。打起來聲音有些刺耳。我們似乎聽不慣。後台種種的名目。都和京班一樣。便是前後台的各種規矩。以及行語切口。也和京班大同小異。可見滇戲與京戲。同源異流。這是再也無須懷疑的了。

滇班的名角。第一要推栗成之。他在雲南的聲望。簡直和京班裏的譚鑫培一般。內外行沒有一個不佩服的。他是票友出身。現年五十左右。人頗溫文。一點沒有唱戲的習氣。聽說從前是在軍隊裏當過記室。因為癖戲的緣故。後來便正式下海唱戲。他是一個滇戲的改革家。雖然沒有多大的學問。文理却還清通。對於字眼音韻。很肯下苦工研究。他極不滿意於滇戲的老脚本。所以經他演過的戲。自己一一加以改削。冗長的唱詞。被他刪去了不少。因為

他又能唱幾齣京戲。所以時常把京戲的腔調。參加在滇戲中間。唱起來便格外覺得好聽。最奇怪的。他那清癯的扮相。乾脆的白口。邊式的身段。以及毫無火氣的舉手動足。完全是個京班裏譚派老生的味兒。可惜他投錯了胎。生在雲南。以致踟縮一隅。不能到上海北平天津等處來。大出鋒頭。這是我替他十分惋惜的。

栗成之唱了十多年的戲。手頭頗有積蓄。近年來。在昆明開一家黃包車公司。又做些鴉片生意。早已不靠着唱戲為生。他的身體太衰弱了。鴉片烟癮又大。六月裏出門。有時還要帶着風帽。所以要他天天唱戲。身體也受不了。他現在除了應酬闊人家的堂會之外。不願搭班。偶然在專演滇戲的羣舞台唱幾天戲。這是完全因為羣舞台台主羅香圃的面子。並不在乎金錢。據他向我說。上海某唱片公司。曾經和他接洽。要想收他的唱片。他因為身體太弱。很怕出門。當時已經約定到香港去收。後來因為他忽然

大病了一場。便把這件事擱起來了。現在他倒很願意灌幾張唱片。留個紀念。雲南愛聽他戲的人。也都慫恿他。據他自己說。他的唱片。可以有兩萬張的銷路。倘然賣不掉。他可以完全擔保。但是現在還沒有和那家公司接洽妥貼呢。他的戲。我在堂會中聽過好幾齣。如捉放曹。斬子。八義圖。七星燈等。都是他的拿手戲。捉放和八義圖。場口唱詞。完全和京戲一樣。不過腔調有些不同而已。他雖然有時候似乎太懶一點。但是唱得實在挂味。而且字眼很準確。不懂演戲的人也聽得出來。他很想上海來一趟。我也很慫恿他。假使能成事實。倒可使上海顧曲家一新耳目呢。

昆明除了金碧公園內之天南大戲院外。祇有一家專演滇戲的羣舞台。這家戲院是會館改造的。房屋倒還寬大。但戲台還是舊式。種種設備。都很簡陋。座位也齷齪之極。簡直教人坐不下去。價目比較天南大戲院便宜得多。看

客夫都是中下等人。上流社會的闊人是不會去的。我在臨行之前一星期。一個人去看過一次夜戲。座客寥寥可數。連看白戲的都算在內。也祇有四五十人。不知他們怎樣能維持的。羣舞台的老闆。名叫羅香圃。內行出身。向來是唱頑笑旦的。現在改唱小生和彩旦。有時也還粉墨登場。據說這人倒是個辦戲園子的好人才。因為他人很活潑。交際手段又好。雲南軍政界要人。大半都和備交好。而且他的用錢很闊綽。又很慷慨。脫手千金。毫無吝色。生平嗜賭博。他輸了之後。分文都要給人。絕不含糊。人家欠了他的。不還他。也就算了。他毫不擺在心上。所以他在戲園子上賺了幾十萬的滇紙。差不多全都花費了。但是也因此人緣很好。羣舞台可以維持到現在。沒有失敗。至於他戲唱得如何。我却沒有仔細聽過。據雲南朋友說。雖然算個好角兒。其實却並不十分高明。

除了栗戒之羅香圃之外。滇戲的名角。還有鄭口口李文



明竹八音水仙花等等。鄭口口李文明是生竹八音水仙花是旦。鄭口口年輕時候是唱旦角的。大約扮相很不差。有一個某公子看上了他。他竟然堂而皇之的坐了花轎。嫁給某公子做男姨太太。這件事雲南人都當作笑柄講。究竟是否確鑿。我却不得而知了。李文明水仙花都沒有見過。竹八音以昭君和番黛玉葬花等劇著名。在堂會中看過他一齣和番。居然也穿起古裝來了。唱腔我不懂。扮相却不敢恭維。

除了天南大戲院和羣舞台之外。昆明還有兩家影戲院。一家叫逸樂。在文廟街附近。是民政廳第一科科長蘇鏡川君所創辦的。一家叫光華。却附設在金碧游藝園內。這兩家所映演的片子。逸樂以國產片爲多。光華以外國片爲多。論理應當外國片優於中國片。但是光華所映的外國片。太陳舊了。反不如逸樂所映中國片受人歡迎。所以逸樂的營業。比光華好得多。據雲南朋友說。前幾年電影

劇在昆明很興盛。近年來反而衰敗了。但是就我個人冷眼的觀察。雲南人對於看電影。其熱烈仍不亞上海人。所以電影事業在雲南。很有發達的可能。可惜沒有適當的人才去辦影戲院。所以營業不能發展。至於省城以外的各州縣。是否尚有影戲院。這却不知道了。金碧游藝園內。除了京戲館和影戲院外。還有一所雜耍場。剛開辦時。內中有蘇灘雙簧大鼓書單絃拉戲四種。都是上海來邀去的。這場子可容四五百人。不另售資。四種雜耍。要算蘇灘最不受歡迎。這是因爲言語不通的緣故。所以唱了兩個月。就把合同取銷。送回上海來了。拉戲剛到的時候。很受歡迎。後來日久生厭。也沒有人要聽了。今年四月裏。園中把雙簧大鼓拉戲等完全取銷。換了一班江西的清吟小班。不知那裏弄了幾個女人來。坐在台上唱京戲。很有些像上海遊戲場裏的羣芳會唱。但是這幾個女人。非但裝束土氣。面目可憎。而且唱得也不成個腔調。所以越發

令人不敢承教了。

昆明還有一種茶室裏邊。搭着一張台。聘請幾個男女伶人或票友。清唱滇戲。門口也照樣的懸着牌子。把戲名標出。每天日夜兩場。這種格局。和北平茶室裏的清唱京戲也差不多。顧客以中下等社會爲多。上等人却裹足不入。我在昆明半年多。屢次想去觀光一趟。因爲朋友們都不願去。到底沒有去成。所以內容究竟如何。却不十分詳細了。

雲南還有一種花燈調。與上海的花鼓戲差不多。兩個人或三個人爲一組。一個人扮着女子。且唱且演。身段很多。唱的都是各種小調。調門與江浙人所唱的也差不多。有許多簡直完全一樣的（如五更調。泗州調。銀絞絲之類）。這一種可算是雲南農民的娛樂。雖然扮相土氣之極。看了倒也別有風味。陽歷新年裏。我在民廳看花燈。有一組兩個人唱的是小放牛。有一組三個人唱的是打花鼓詞。

句身段。與戲班所演。大同小異。似乎他們比較的還繁複一點。金碧遊藝園。在陽歷新年裏。也曾築了一只露天戲台。把花燈調加入。演了不多幾天就取消了。

雲南有一種唱道情的。能唱長篇故事。與江浙唱道情求乞的化子不同。金碧遊藝園。曾經聘過一個唱道情的來。天天登台說唱。也算是遊藝之一。但是聽的人究竟不多。說書雲南也有。都是晚上在馬路傍搭場子的。聽客圍圍立着。與上海水門汀上的露天舞台一般。聽說那班說書先生。都是四川人。所以我們却聽不來的。

雲南向來沒有妓院的。在唐繼堯主政時代。市府許報花捐。於是在昆明南門外。劃一特別區域。准許人民開設妓院。可以請酒。可以打牌。可以叫堂差。與上海的妓院差不多。當時營業倒也非常發達。後來因爲不堪丘八太爺的滋擾。漸漸的衰敗起來。現在這個特別區域。依舊存在。內中也依舊還有妓女。但是這種妓女。蹙脚得像上海的花

烟間一般。祇供給下流社會人去發洩性慾。中上等人再也不肯光顧了。我在昆明半年。這個特別的性慾區。連走都沒有走過一回。內中情形如何。實在不大仔細。上面所說的幾句話。還是雲南朋友講給我聽的。

昆明愛玩的大爺們。因為妓院蹺脚得走不進去。於是便集中於私娼之門。昆明私娼很多。雖然好壞不一。大概倒的確都是人家人。與上海的鹹肉莊不同。我雖然不是道學先生。但是向來對於「娼」之一字。感覺不到什麼興味。所以在上海的時候。妓院酬應。一概謝絕。這一次到雲南去。因為樣樣都想調查一下。所以朋友們偶然拉我去玩。便也不加拒絕。昆明城內。台基很多。私娼都要到台基上去叫來的。幾家上等些的台基。石庫牆門。門上還釘着「某府」「某公館」的洋鐵招牌。神氣活現。不知道的。簡直不敢胡亂闖進去。台基的老闆。大概都是婦人或老婆子。屋中陳設。雖然沒有上海各著名台基的富麗堂皇。但是

也有幾家很清潔整齊。熟客到了裏邊。老闆便出來招待。茶啦。瓜子啦。香烟啦。鴉片煙啦。樣樣都送到屋子裏來。然後打發人去叫私娼。私娼叫來之後。先請客人打個樣。看。不中祇要給他一塊錢演票的車錢。便可以打發他走。看得中的。留他坐一會。起碼演票十元。好一點的要給他二三十元。留他過夜。起碼三十元。好一點的。五十一百或三百五百不等。這是沒有一定價錢的。

昆明最著名的大觀樓。在小西門外。離城約五六里。有條小河可通。河邊築着很長的隄岸。由小西門直達大觀樓。所以水陸兩路。均可前往。來往十分便利。大觀樓從前本來是一所廟宇。幾經兵燹。巍然獨存。現在已經改作大觀樓公園。歸市政府管轄。派有專員。管理園中的建築佈置。當庾晉侯當市長的時代。他向來對於建築工程。很有研究。把幾個公園都佈置得十分精緻。大觀樓的風景。本來很不差。再加庾晉侯的一番佈置。當然格外見得優美了。

大觀公園中除了原有的大觀樓之外。週圍還有許多建築。亭台假山。應有盡有。另外還有一所西式的宅子。十分寬廣。這是預備游客在此寄宿的。昆明軍政界閩人。每逢在城裏覺得膩煩了。便住到大觀樓來避靜。所以昆明城外的。大觀樓。簡直有些像北平附近的西山一般。大觀樓的側面。靠着很寬闊的湖面。種着許多荷花。很有些像西子湖的後湖一般。湖中還仿照西湖的三潭印月。築了三個佛幢。這却未免有些蛇足了。

大觀樓懸一長聯。係孫髯翁所作。頗膾炙人口。茲錄其句如下。

五百里滇池。奔來眼底。披襟岸幘。喜茫茫空闊無邊。  
看東驥神駿。西羣靈儀。北走蜿蜒。南翔縞素。高人韻士。何妨選勝登臨。趁蟹螯螺洲。梳裹就風釐霧鬢。更  
頽天葦地。點綴些翠羽丹霞。莫孤負四圍香稻。萬頃晴沙。九夏芙蓉。三春楊柳。

數千年往事。注到心頭。把酒凌虛。歎滾滾英雄誰在。想漢習樓船。唐標鐵柱。宋揮玉斧。元跨革囊。偉烈豐功。費盡移山心力。儘珠簾畫棟。卷不及暮雨朝雲。便斷碣殘碑。都付與蒼煙落照。只贏得幾杵疏鐘。半江漁火。兩行秋雁。一枕清霜。

保和宮俗名金殿。在昆明城外。地勢很高。要曲曲折折的走了幾百層石級。纔能達到。宮中的正殿。所有棟梁椽柱。門窗壁板。佛像神龕。燈台桌椅。以及宮外的棋杆。杆上的斗和旗。無一不是雲南熟銅所鑄。因此大家都叫他金殿。金殿外周圍的欄杆。完全用大理石琢成。光潤無比。簡直好像是玉的一般。此地向來歸道士經管。也算昆明著名風景之一。其實除了一所銅殿之外。毫無可觀的所在。與大觀樓黑龍潭等比較。差得遠了。黑龍潭也是昆明著名風景之一。離城約三四十里。現已闢為公園。在庾晉侯當市長時代。大加修理。煥然一新。此

地雖不及大觀樓的精緻整潔。但是幽靜却勝於大觀樓多多。可惜離城太遠。吾在昆明半年。祇去過一次。後來雖然很想再去遊玩一回。可是終於沒有這個機會了。潭旁道觀中有唐梅宋柏。據說宋柏是真的。唐梅却是後人所栽。並非原本了。清阮元有游黑龍潭看唐梅詩二律。鐫石存觀中。今把詩抄錄於後。

千歲梅花千尺潭。春風先到彩雲南。香吹蒙鳳龜茲笛。影伴天龍石佛龕。玉斧曾遭圖外劃。驪珠常向水中探。祇嗟李杜無題句。不與逋仙季迪談。

鐵石心腸宋開府。玉冰魂魄古梅花。邊功自壞鮮于手。仙樹遂歸南詔家。今日太平多雨露。當年萬里隔煙霞。老龍如見三滄海。試與香林較歲華。

昆明城內風景最佳的地方。當然要算翠湖公園了。翠湖的面積。並不大。非但比不上杭州的西湖。便是嘉興的南湖。也比他大得多哩。但是別的湖都在城外。獨有翠湖却

在城內。雖然面積小一點。似乎却應當另眼相看的。昆明人對於這翠湖。竟尊稱之曰「海」。湖心的亭子。叫做「海心亭」。湖的四周圍。叫做「海子邊」。東邊的叫「東海子邊」。南邊的叫「南海子邊」。我常和昆明朋友說着玩。你們雲南人。樣樣都喜張大其詞。這點點子的小湖。居然叫做大海。將來真要到了大海洋裏。又把他叫做什麼呢。論翠湖的地位與風景。的確不差。可惜人工的佈置太欠。缺了。近年雖然在湖中築了幾條長堤。造了幾條石橋。但是別的建筑太少。令人一覽便盡。而且隄岸築得太多了些。橫一條。豎一條。把整個的翠湖。瓜分得雞零狗碎。湖中因為不開濬的緣故。淤泥壅塞。連小船都不能盪漾。這也是大煞風景的一端。湖心亭的旁邊。有一家綠楊村照相館。館後隄上。就樹蔭下擺了許多桌子。供人啜茗談心。這倒是個絕妙的所在。我沒有事的時候。常常跑到綠楊村的隄岸上。一個人泡了壺茶。靜坐着領略那湖光山

色。有時直要坐到傍晚六七點鐘。纔慢慢的踱回寓所。據說在陰歷十五左右。月色好的時候。隄上還賣夜茶。遊人來此啜茗的也不少。我很想到翠湖隄上去踏一回月。但是終於沒有這個機會。臨走前的前一天。我百忙中還到翠湖邊去繞了一個大圈子。低徊俯仰。很有些戀戀不捨。湖山無恙。浮生若夢。我不知將來還有機會到翠湖邊去啜茗踏月否。

昆明城外有許多廟宇。都是風景極好的地方。我所到過的。有海源寺。曇花寺。太華寺。華亭寺。三清閣等處。海源寺離城約二十里。黃包車可以直達。寺中佔地甚廣。有一所石壁。高矗寺後。巖透玲瓏。好像堆疊起來的假山一般。寺旁還有一所龍王廟。廟右是龍雲新築的別墅。柱石棟梁。均作龍形。十分壯麗。我去的時候。正在興建。尙未竣工哩。曇花寺在東門外。以廣蒔茶花著名。昆明市以茶花爲市花。其種較別處肥大。曇花寺中有幾株茶花。高與屋齊。花

朵大得像大碗一般。這是外省所罕見的。華亭寺與太華寺。離城較遠。已是屬於西山範圍以內的廟宇了。華亭寺房屋寬廣。僧徒衆多。在昆明諸大叢林中。可以首屈一指。可惜沒有什麼好玩的地方。太華寺已改作太華公園。風景絕佳。昆明人去逛西山的。都歡喜留宿於此。三清閣是一所道院。高踞在石壁之上。地勢非常險峻。閣後有石徑一道。蜿蜒曲折。直達壁巔。一石屋。這是完全用人工鑿成功的。據欄一望。全城在目。真偉觀也。

昆明城外還有一所筇竹寺。寺中的羅漢佛像。係高手匠人所塑。談奇精緻。栩栩欲活。我未到雲南之前。已經見過筇竹寺羅漢的照片了。滿擬到了雲南。第一樁事情。便是要到筇竹寺去看羅漢。誰知一再因循。到底沒有去成功。人生萬事之不能預料。大概都是如此的。昆明的畫家。我認識的倒不少。畫家以王鐵雙爲最著名。鐵雙年約五十餘。山水人物鳥獸花卉。樣樣都能畫。其

中尤推花卉鳥獸。最爲精工。他是專門作工筆畫的。與上海流行的寫意畫派。大不相同。作品工緻得很。譬如畫一只鳥獸。連他的毛片都要一絲一絲的畫出來。所以每畫一幅畫。下的工夫實在不少。因爲昆明人對於書畫的嗜好。與上海人恰好相反。上海人喜歡粗筆寫意。昆明人却喜歡工緻細膩。倘把吳昌碩王一亭這一派的畫拿到昆明去。昆明人是絕對不會歡迎的。王鐵驥的畫。在昆明生意很好。請他畫的人。實在不少。但是一班同道的書畫家。對於他却毀譽參半。很有人議論他的畫有許多地方近於日本派。不算正宗。這批評却是真的。鐵驥的畫。的確有些日本作品的樣子。這就是近人所謂折衷派的一類。默守舊法的老畫師們。當然是不會贊成的。鐵驥的脾氣。怪僻得很。耳朵是聾的。與他說話。非大聲不可。爲人落拓不羈。完全是一副名士派。他是雲南著名的一個大戲迷。家中本來很有些產業。因爲喜歡唱戲。把家產唱得精光。現

在却完全靠着賣畫爲生。但是癖戲的性情依然不改。人家批評他的畫不好。他決不生氣。要是批評他的戲唱得不好。他的氣可就大了。非和人家死命的爭執辯論不可。甚至向來很知己的朋友。因爲說他戲不好。便和人家翻臉絕交。恨得這朋友像冤家一般。這不是一個奇怪人嗎。楊應選。號榆青。以畫工筆人物著名。他家是世代畫人物的。所以各種畫稿。搜藏得甚多。他最最佩服的是吳友如。（吳友如。吳人。以畫工筆人物著名。四十年前。點石齋所印畫報。強半出友如手。今有吳友如畫寶行世。）但是作品似乎比友如來得高超。聽說全國美術展覽會中。他的作品。得過特等獎。我去年到雲南。他已經六十多歲了。我最先在曾竹虛將軍家。見他畫的四張屏條。實在令人可愛。竹虛見吾贊不絕口。第二天便拿了兩張絹去請他畫。預備送給我。後來有一天張蕙鷗君在螺翠山莊宴客。他也在座。我因蕙鷗的介紹。與他談了一會。還一同拍了一

張照他說近來不多作畫。人家拿來的紙絹堆積如山。也有三四年還沒有交卷的。但是對於竹虛預備送給我的那兩張畫。他一定加工的趕出來。我因向他再三道謝。誰知隔了不到一個月。他忽然因舊病復發。遽歸道山。許我的畫。到底沒有替我畫成。這是我在滇遊中最最引爲憾事的。後來我在無意中。忽然得到了他所畫的兩頁扇面。雖然不是我的上款。但是管鼎一樹。亦算聊勝於無。至於這兩頁扇面的來歷。却另外包含着。一件有趣的事情。現在暫不宣佈。將來很想好好的做一篇筆記。把他記出來呢。

李燦高。別號散匏。是雲南老名士之一。紀元前奔走革命。甚力。民國成功。曾任國會議員。國會解散後。又在本省做過許多很重要的職務。現在却早已閉戶隱居。不問時事了。先生身材短小。精神奕奕。工詩文。能書善畫。書學北魏。又時時參以己意。蒼勁古茂。別樹一格。畫則以山水爲多。

石濤雲林各派。均所擅長。先生豪於飲。喜唱京劇。每飲必醉。每醉必歌。酒酣耳熱。時或取紙筆作巨幅山水。隨意贈人。墨瀟淋漓。襟袖間。不顧也。我和先生一見如舊相識。交訂忘年。十分莫逆。曾經陪他喝過好幾次酒。醉後互歌京劇。往往懽然至深夜。我將要回來的時候。他做了一首詩。寫一幅立軸送我。作爲紀念。他還說明年春天要到上海來。和我一同到杭州去玩哩。

蕭堯丞君。日本留學生。學園藝。回國後。曾任唐繼堯秘書多年。唐倒後。閉戶家居。以賣畫自給。又創辦東陸農場於昆明郊外。種桃若干畝。已有相當成績。堯丞人極誠篤。平居靜默寡言笑。能飲酒。工繪事。以沒骨花卉爲最精。與王鐵驥並稱滇中高手。吾在昆明時。和堯丞日夕相見。交稱莫逆。堯丞很想到上海來賣畫。我回來的時候。本想約他同行。他因爲家務所羈。一時不能脫身。他約明年的春天。也許可以到上海來了。



無盡意齋主人胡應祥。也是昆明老畫師之一。他最擅長的是山水。家中有一本小冊頁。是他自己臨摹宋元各家的山水真跡。非常精緻。據說這是他畢生精力所寄托。所以自己很寶貴。輕易不肯拿出來給人家看的。無盡意齋中收藏名人書畫甚多。錢南園的真蹟。大約有十幾件。大小不等。昆明收藏南園字畫的。除了羅篆雲君外。大概無盡意齋亦足以自豪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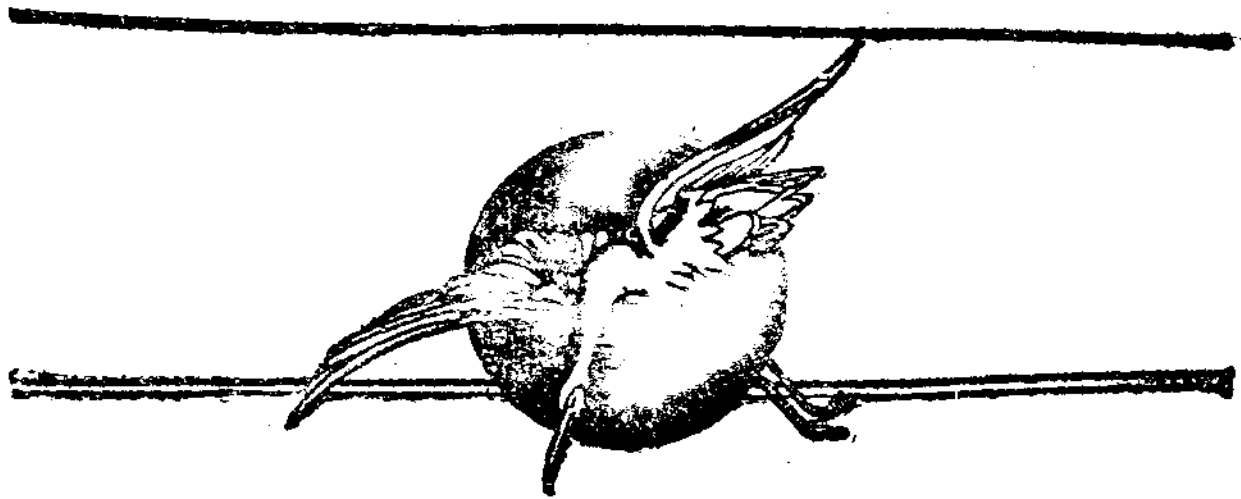
徐璿卿畫花卉甚工。王鐵雙畫件忙的時候。常託他代繪。其實璿卿之畫。不亞於王。他送我的幾張畫。在工緻中有活潑生動之致。這境界的確是很不容易得到的。

昆明現代的書家。以陳榮昌先生爲第一。袁樹五先生亦負重名。碑版銘誌以及各大店鋪的招牌。大半都是他二人寫的。陳古逸先生書畫均佳。尤工指畫。可惜現已避居山中。閉關學佛。輕易不能得到他的作品了。前滇省長今省政府委員周惺甫先生。雖不以書名。而書法極佳。正艸

藥。各色皆能。他如蔣月秋先生的行楷。顧仰山先生的北魏。在昆明亦名重一時。其餘書家尙多。我一時却記不起來了。

滇南本草這一部書。向來是在雲南印行的。別地方流傳不廣。所以江浙等省的醫生。大都沒有見過。我在雲南的時候。因爲要研究某藥的性質。便去買了一部。翻開來看。見內中所列的藥品。大半是本草從新所不備的。而且像「三七」「茯苓」等藥。他所說的性質和功效。也和別種藥書不同。可是我回滬的時候。竟把這部書在半路上失去了。現在回想起來。還覺得十分可惜哩。

滇游隨筆一共已經寫了兩三萬字了。我做的人似乎做得有些膩煩。大約看的也未免看得有些討厭。所以就埋埋糊糊把他結束一下。其實我所要寫的事情。不止這一點。但是有許多却不便宣佈。所以刪掉了十之三四。這是要請讀者原諒我的。



## 書滇游隨筆後

(許息齋)

讀澹齋先生滇遊隨筆。謂雲南人吃雞。不能敬客以足。此事鄙人略知一二。其原因則爲雲南西面。有一座鷄足山。爲五大名山之一。是迦葉尊者的道場。當釋迦佛涅槃之後。斷有一切經典。皆是迦葉與阿難二位尊者集成的。據說迦葉至今還在山中呢。這且不去管他。但此山路遠難到。除非至心發願朝山的。纔肯前去。若是做官與經商的。大都裹足不往。這與我們浙江嚴子陵釣台一樣。凡是求官的人。萬不肯在那地方泊船。同是一種無意識的迷信。後來竟連帶到吃雞。都忌奉腿足。世間的人。不外名利兩途。因此成了風俗。年深久遠。連他們本地人。也有許多不知其故。這也可以算是數典忘祖了。我家六世叔祖文恪公。他是生在雲南的。所以號叫滇生。上面所說的情形。還是我小時候在他的筆記上看見的呢。

藜蒿又名蘆蒿。南京和淮南江北一帶很多。上海是江北同胞弄來賣的。另有一種氣味。但是江淮間人都愛吃。

蕨芽略似小兒拳。故又名蕨拳。做清湯也狠好。我二年前。在河南江西。都曾吃過。其味甚妙。不過伯夷叔齊那時候。恐怕不見得有鷄絲來炒呢。一笑。

# 朱庵訪桂記

(蓮坵)

朱庵在嘉興城東南二十里。有二桂樹。云宋時物。戊辰九月二十日。皖友傅君董君之杭。道出嘉城。輒作勾留。廿二日。余等買舟作南湖遊。登烟雨樓。望真如塔。秋風敗葉。頗感寂寥。或謂朱庵桂花當盛。乃令舟子撥棹而進。舟子曰。朱庵當由海鹽塘西行。港汊偪隘。難容巨舟。奈何。正徬徨間。忽有渡船掠舟而過。傅君大喜。一躍而過。黃君及余兄弟繼之。船娘凡二人。大者二十許。姿首平常。幼者十五六。一顰一笑。頗可人意。過南堰鎮。折而西行。秋波如鏡。絕無淪漣。兩岸叢蘆。間以紅蓼。秋江風物。幽媚絕倫。余等眺覽之餘。姑與船娘絮話。始知二人皆王姓。長者曰彩金。已字農家。明年此日。卽爲青廬合卺之時。幼者曰六髦。乃姊二髦四髦。嘗負一時盛譽。餘風所被。猶有此豸。南湖靈秀。殆獨鍾渠家耶。舟行十餘里。乃抵朱庵。余等登岸。叩門良久。

有一老嫗出。而啓關。告以來意。倩其導入。則瓦屋三間。略蔽風雨。桂樹兩株。卽在庵側。左株七臺。高三丈許。枝幹奇古。信爲宋物。右株五臺。高減三之一。似爲後人所補植者。然亦不下元明時也。老嫗留客。煮茗相餉。爲言桂樹每年開花三度。今茲初度已過。二度未放。空庭疎幹。殊辜客意。余等笑謝之。傅君詢以胡無住持。嫗曰。二十年前。女僧二寶。嘗主斯庵。春秋佳日。不乏游侶。旋爲邑紳錢某所納。名庵香火。頓見寂寞。近日金香殿居士。發願重修。然亦不知何日竣工耳。言下似不勝唏噓者。余等給以番佛一尊。再三和南道謝而別。返而登舟。放乎中流。餘霞散綺。頓易舊觀。至和尚橋。覓得前舟。遂出攜來酒肴具餐。彩金六髦。皆未得食。余等強邀六髦入座。傅君飛一巨觥酌之。六髦得酒。一吸而盡。余雖酒人。爲之氣索。舟至宣公橋。城樓更鼓已報二更。余等登岸。握手言別。六髦亦翩然下舟。款乃一聲。掉入烟水。朱庵之游。遂止於是。

上海四馬路

化粧品

# 中西大藥房

家用良藥

老牌  
**明星花露香水**

香醇極大  
效極偉大



衣襟一滴  
家居旅行  
香留七日  
不可或缺

十  
**小姑娘**



除雀斑  
嫩皮膚  
去晦暗  
美嬌顏

幽默香品

## 一滴香



是香品中之魁首  
是仕女們之良伴  
一滴在身  
香遠千里  
一滴在身  
香致千日

# 介紹內科陸士諤

青浦陸士諤先生。來滬已有十載。凡傷寒溫熱婦科各症。經先生治愈者。不知凡幾。且素抱宏志。開悟後學。治愈之各種奇症。自撰醫話。刊布鑽報。方案源源本本。足供醫學南針。惟手撰醫書十種。在世界書局出版者。均係十年前舊作。近來因忙於應酬。反無暇著書。未竟之稿。未能繼續。徒勞讀者責問耳。先生常寓公共租界中央區汕頭路八十二號門牌。電話九一八一。

## 內科陸士諤診例

### 科目

傷寒 溫熱 痛脹 喘咳 疫痢 血症 勞損  
婦科胎產調經帶下各雜病

### 診金

四診 二元  
出診

公共租界 中央區西至卡德路同孚路東至黃浦灘

北至蘇州河南至洋涇浜 六元

法租界 西至白爾部路桂林山路方浜橋路南至

民國路北至洋涇浜東至黃浦灘 八元

法新租界 十元

金鋼鑽報館同人代啓

公共租界 東北區蘇州河以北至提籃橋止 十元

公共租界 西區卡德路以西 十元

華界 十元

徐家匯 十五元

曹家渡 十五元

愚園路 十五元

楊樹浦 十五元

附診 二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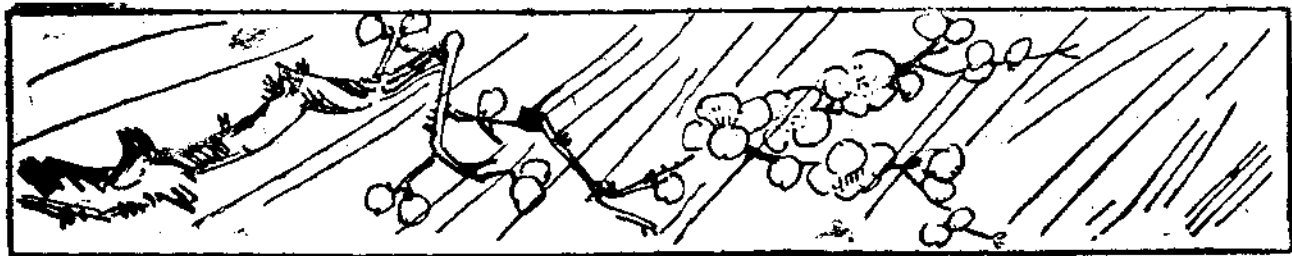
邀診 四元

拔號加倍 號金加一

通函論症 四元

時間 門診上午十時至下午三時出診下午三

時至六時



社會  
小說

# 雨中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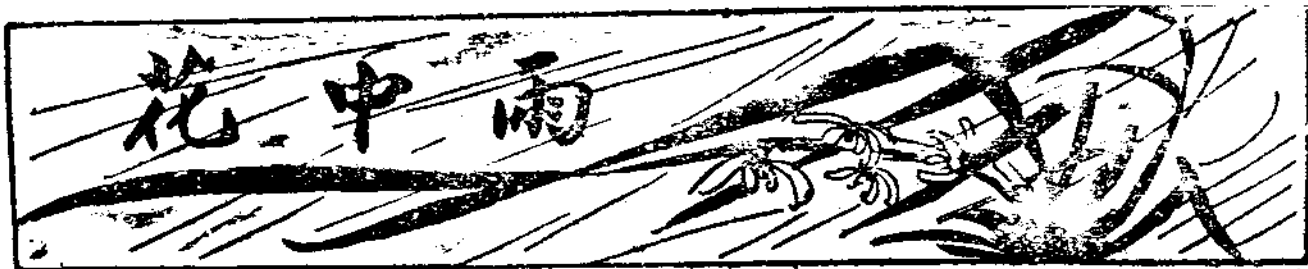
吳門程瞻廬

## 第七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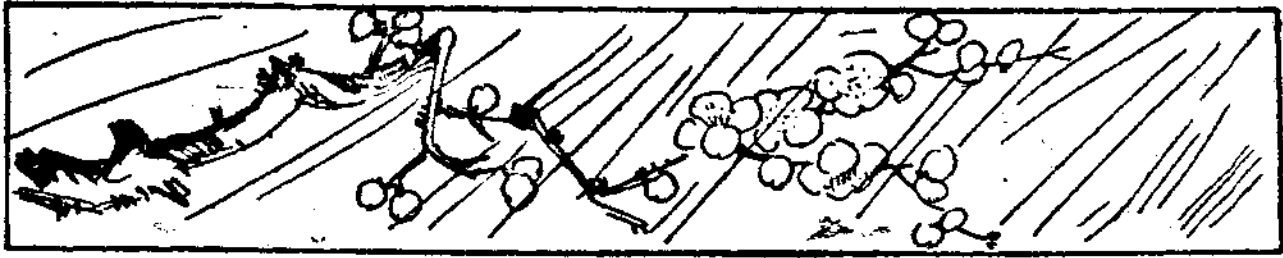
白頭翁情深舐犢

紅粉女曲拒求凰

話說溫旅長遣發來的軍士們。捉不到魏士賢。定要把儒齋抓到公館裏去問話。儒齋聽說要責打軍棍。嚇得渾身發抖。只是苦苦的央告道。列位當差的。一人做事一人當。小兒闖下的禍。須不和我相干。我只把他細送到公館裏便是了。軍士喝道。要細便細。怎麼你去了多時。還沒有把魏士賢找到。儒齋道。一時找不到。遲早總得找到。請列位定下一個三天的限期。三日不能至五日。五日不能至七日。七日不能……拍的一響。着着實實的一下耳刮子。早打得儒齋七葷八素。連眼鏡都打落在地。(可憐三句古文調。只換一下耳刮子。)儒齋又羞又憤道。士可殺而不可辱。我是秀才出身。蒙欽命江蘇督學部院李大宗師。取入吳庠第三十。五名入泮。便有了錯失。也得發學戒飭。你們赳赳武夫。不該把我念書人來侮辱。秀才乃宰相之根苗。是可辱也。孰不可辱也……拍的兩響。又是着着實實兩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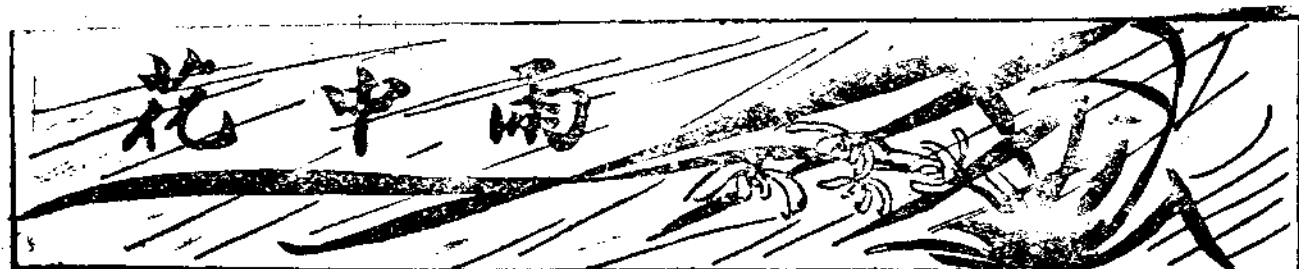


耳刮子。打得儒齋嘴青鼻腫。這幾下耳刮子。打得有個名目。喚做『秀才遇着兵。有理說弗清。』冬烘頭腦的魏儒齋。這般不識世務。把孔丘二先生的經訓。向丘八大爺面前絮絮不休。不打他打誰。（孔丘之丘。與丘八之丘。大有分別。）魏奶奶這時也失了主張。待和黃老太商量一個辦法。回頭早不見了黃老太。原來老虔婆瞧這光景。覺得不好。橫豎不和自己相干。何必挨在其間。多管閑事。從來相打沒好拳。不要一拳頭打死了旁人。帶累鄉鄰吃薄粥。所以儒齋挨打的當兒。這虔婆早從人叢中擠將出去。自回家裏。便是圍着看熱鬧的閒人。也只有睜着眼睛呆看。儘袋着滿肚皮的公理。一個字都不能出口。原來軍人是公理的仇敵。軍人一到。公理都嚇得逃了。誰敢上前來判斷曲直。雪白鬚鬚的魏老先生。早在茶寮裏得了信息。氣喘吁吁地跑回來。恰見兒子被軍士痛打。好生心疼。忙道。別打。別打。無論甚麼事。都有我老頭兒擔當。和他沒相干。魏奶奶哭喊道。列位伯伯叔叔。冤有頭。債有主。闖禍的頭腦到了。你們要捉人。且把他捉去。魏老先生也拍着胸脯道。要殺要剮。有我老頭兒在這裏。要捉便捉。軍士們不認識魏老先生。便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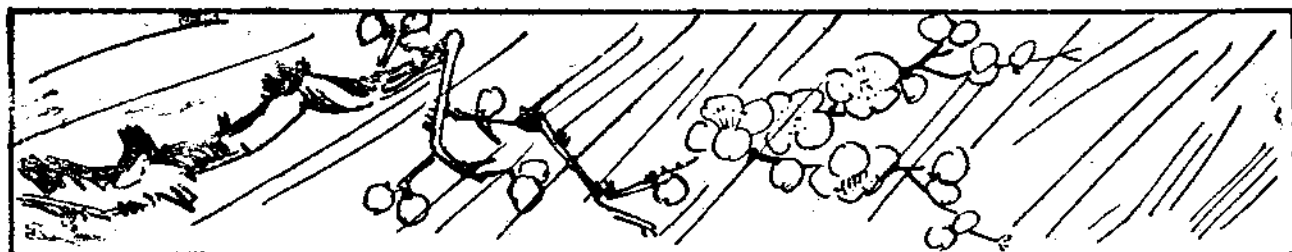


儒齋說話的是誰。儒齋道。他便是我的老父。他是一家之主。我們一舉一動。都聽從他的命令。你們要問魏士賢躲在那裏。我們不曉得。他却曉得。軍士們道。好好。只要他肯去。也是一般。魏老先生道。爲什麼不肯去。立刻便去。當下兩名軍士。挾着魏老先生。脚不點地的向前而去。一根拄杖。丟落在地上。六名軍士在前後。吆喝着。彷彿捕獲江洋大盜似的。聲勢何等利害。魏奶奶見軍士們走了。忽又發出雌威。拾起地下的拐杖。來打儒齋。慌得儒齋逃奔入內。連連說。奶奶不用打人。這樁事。還得從長計議。魏奶奶跟着進去。四處找尋。找不見士賢。不免號陶大哭。更兼軍士入內搜尋的當兒。乘勢劫物。魏奶奶有三百元私房。放在牀後。也都不翼而飛。人財兩失。怎不哭得死去活來。（誰教你揩菩薩的油。）可是魏奶奶還不知曉。士賢闖的甚麼禍。儒齋便把這樁禍事的緣由。從頭報告。他說。今天才從學校裏回來。尙沒坐定。突有八名軍士。聲勢洶洶的闖將進來。說奉了旅長溫大人命令。前來捉拿拆白黨魏士賢。我說。魏士賢便是我的兒子。一向安分讀書。並不是甚麼拆白黨。你們奉令逮捕的。敢怕另是一個魏士賢。他們道。你可是魏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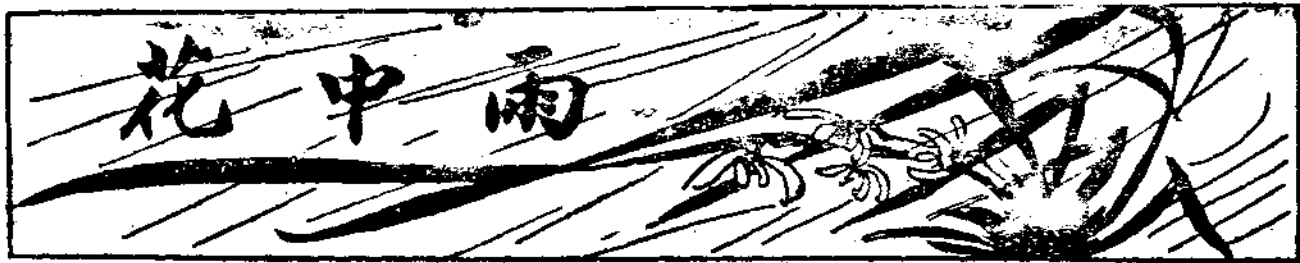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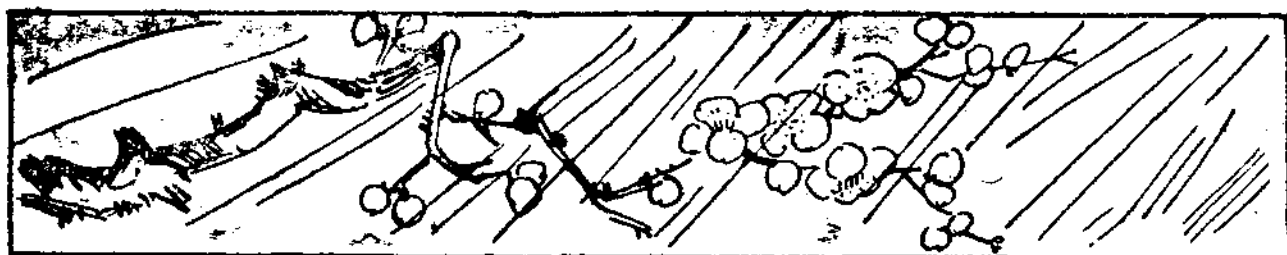
齋。可是開明女學裏的教員。我道是的。他們道。那便沒有錯誤了。我們要捉拿的。便是你的兒子魏士賢。我道小兒和溫大人水米無干。又不曾犯甚麼法。因甚要拿他呢。他們冷笑道。你的兒子。潑天也似的大膽。怎說沒有犯法。我問犯的甚麼法。他們道。溫姨太太溫寶英。昨天放學歸家。卷子裏面。夾着一封混帳書信。說的都是狗屁一般的話。便是狗屁也沒有這般的臭。（然而製造此臭狗屁者。固大翻其情書規範。情書大觀。情書速成法。而自以爲很密切很香豔者也。嗟夫。製造一臭狗屁。尙需此種種臭狗屁之參考書。然則臭狗屁亦不易製造哉。）還說此信爲着秘密起見。乘你不備。把來夾入卷子裏面。我們溫大人見了大怒。要這混帳東西前去問話。你快快把人交出。免得我們動手。我聽了軍士們的話。好生惶恐。忙用着緩兵之計。請他們暫坐片刻。待我進去瞧瞧這畜生。在家不在家。要是在家。我便把他交給你們。帶去治罪。當下我便進去喚士賢。那時士賢已得了消息。悄悄的出了後門逃走。我找覓不着。只得回覆軍士們。說畜生真個不在家。待他回來了。細送到公館裏。聽憑處治便是了。軍士們那裏肯信。橫衝直撞。四下搜



檢。幾進房屋。都搜一個暢。便是弟媳范氏回娘家去。他的房門緊鎖着。也被他們扭斷了鎖。牀頂牀下。盡行搜到。後來搜不到士賢。便強逼我把士賢交出。我被逼得沒法。只得答應着出門尋覓。才走近河埠。遠遠見你坐着船回來。我只道你奶奶口才來得。輕輕幾句話。會得解圍。誰料你見了軍士們。也是失魂落魄。說不出話來。現在你失去了三百塊錢。我又捱着一頓打。把眼鏡都打碎了。打碎眼鏡。不。打緊。打碎了飯碗。便怎麼樣。今日是軍閥世界。一個小小軍閥。也有絕大的勢力。不掙氣的士賢。怎麼去老虎頭上拍蒼蠅。調戲溫旅長的姨太太。士賢和溫寶英。一向不認識。爲什麼去調戲他。看來這封情書。定是寫給范寶英的。只爲范寶英和溫寶英的卷子。卷面上都不寫著姓。只寫着寶英兩字。定是他誤會。（可謂知子莫若父）……夫婦倆說話的當兒。隨來的搖船人。卻等得不耐煩了。向魏奶奶催給船錢。魏奶奶怒道。我們家裏鬧得天翻地覆。人財兩失。你不瞧瞧風雲氣色。還跟着人討船錢。（遷怒及搖船人）搖船人笑道。奶奶說甚麼話咧。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搖了一天船。怎不向你討船錢。況且你奶奶是燒香丟的。瞧在菩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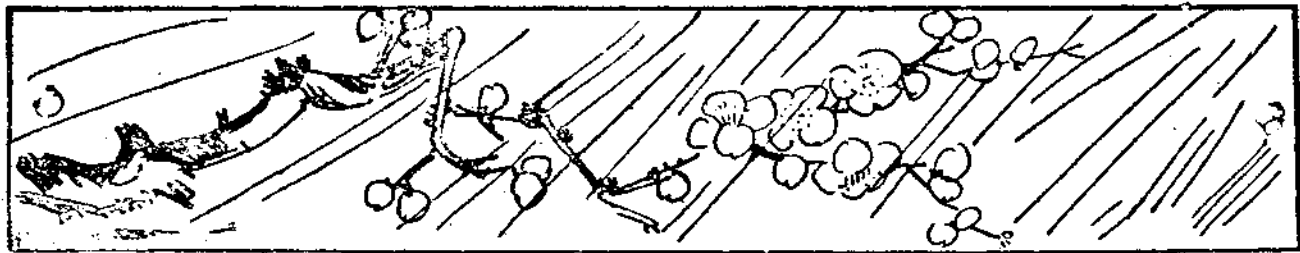
分上。也該早早的把我開發了。還得多給些酒錢。魏奶奶罵道。放屁。我爲什麼要瞧這菩薩分上。這菩薩是不靈的。我枉化了十塊大洋。許下五個願。倒鬧出這一場禍殃。不明善惡的菩薩。還可以信得麼。（又遷怒及菩薩）我本不相信菩薩。都是聽了黃老太嚼舌。說得活靈活現。才約了他同去。現在越想越恨。恨不得去撕那婆子的嘴。（又遷怒及黃老太）你要船錢。去問黃老太。我這裏一個鵝眼錢也沒有。搖船人道。奶奶。你滿儀的芝蔴打翻了。沒的在我糖餅上刮削。這句話直刺了婆娘的心。闕的站將起來。濃濃的唾沫。向搖船人面上唾去。搖船人也不肯相讓。破口罵道。你這瘟婆娘。見了大佛答答拜。見了小佛踢一脚。方才來了幾個兵老勇。嚇得你屁滾尿流。兵老勇去了。又在我們搖船人面前逞強。魏奶奶罵道。放屁。誰怕兵老勇。皇帝老子也不怕。拚着一身剛。便把皇帝老子拖下馬。你這瘟狗。怎敢藐視我奶奶。不給你些利害。我也不信魏。說時。便上前來扭人。儒齋忙攔住了渾家。說奶奶別和他一般見識。我們家裏的事。商議要緊。誰有閑工夫和他計較。當下便拖著搖船人到外面。悄悄地把船錢開發了。又說奶奶碰了這禍



殃心頭沒好氣。才說了你幾句。不是真個要賴你的船錢。你想溫旅長這般仗勢欺人。不講道理。怎教人不氣悶。搖船人笑道。溫旅長雖然利害。卻只怕着一個人。只要這個人肯替你們出力。那麼大事化做小事。小事化做沒事。儒齋正待動問。這個人是誰。卻不料渾家恰跟在後面竊聽。聽得這幾句話。忙不迭的趕步出來。拉著搖船人問道。船上人。你說的這個人是誰。搖船人亂搖著頭道。你別問我。我是瘋狗。懂得甚麼。魏奶奶忙堆著笑容道。你快別生氣。我和你說說笑笑。不用頂真。這個人是誰。請你快說。搖船人反身便走道。我是放屁。說些甚麼。魏奶奶怎肯放他走。趕上扯住道。船上人。請你裏面去坐坐。我還有酒錢加給你咧。搖船的聽說有好處。他是個搖船的慣家。當然會得見風轉篷。順水推舟。便隨他們夫婦倆。重到裏面。魏奶奶倒了一杯茶。送給搖船的吃。又在衣袋裏掏出兩角錢。說這是特別加給你的酒錢。說也希奇。這兩角錢竟是開動說話機器的鑰匙。搖船的輕輕把來接受了。笑道。奶奶。你怎麼放著一個很得力的人。不去央求他。魏奶奶忙問是誰。搖船的道。這個人和你相熟的很。你怎麼不記得。魏奶奶忙問這人姓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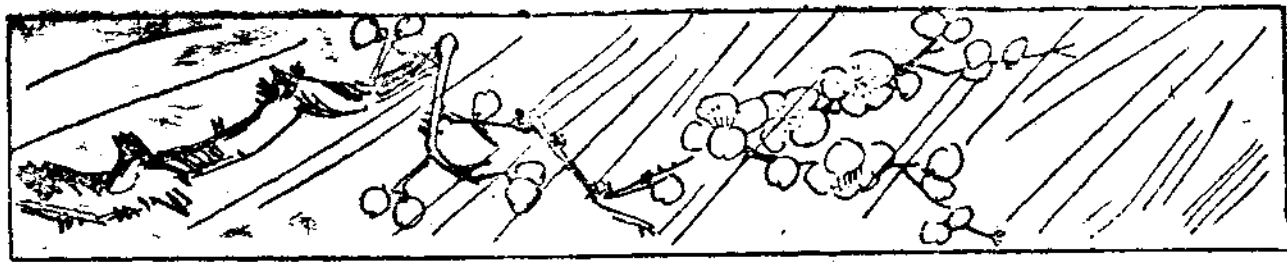
麼。搖船的笑道。說起他的姓。可累堆疙瘩了。待我想一下子。當下一手扶著頭。一手掄著指頭兒。且想且說道。他第一次姓毛。第二次姓顧。後來可不大清楚了。大約張也姓過的。李也姓過的。朱也姓過的。周也姓過的。最後一次姓的是草頭。奶奶。你道這人是誰。便是我的乾娘。和尚的親媽媽。比著豬八戒少一嫁的黃老太太。啊。（黃老太之頭銜。有這許多。宜乎今人履歷。往往將滿清官階。民國職務。連類書之。以誇耀於鄉里也。）魏奶奶道。黃老太太有什麼權力。可壓得住溫旅長。搖船的笑道。怎說壓不住。這位溫旅長。溫大人。一向不肯聽人家說話。大總統的命令。他也當做耳邊風。獨有黃老太的說話。比著大總統的命令。還靈。這叫做天不怕。地不怕。只怕婆子說鬼話。這幾句話。卻提醒了魏奶奶。原來魏奶奶常聽得婆子說起。溫公館裏有人害病。曾請婆子去看鬼。溫旅長見了婆子。常尊他一聲黃半仙。忙道。船上人。你說的不錯。黃老太常到溫公館裏去走動。黃老太肯去說情。溫旅長沒有不答應的。搖船的道。單是黃老太去說情。仍舊沒用的。要借著黃老太太肚裏的鬼。方才有用。魏奶奶道。便託你去把黃老太請來。待我央告他。瞧我分上。



黃老太總該出一番力。搖船的笑道。把我乾娘黃老太請來不打緊。只是你奶奶須得喚一名皮匠。在這兒伺候。魏奶奶道。喚皮匠來做甚麼。搖船的道。你不是要撕我乾娘的嘴麼。撕破了嘴怎好吃飯。合該用着皮匠。給他縫起來。魏奶奶道。人家急得甚麼似的。你兀自來打趣。我這兒沒人差動。家裏的傭婦。下鄉去了。你快替我把黃老太請來。皇帝不差餓兵。你跑的辛苦了。自然有錢給你。搖船人聽說有錢酬勞。兩條腿上。宛比縛着神行太保的甲馬。說一聲。我便替奶奶去走一躺。反身便走。拔脚便跑。——黃老太肚裏的鬼。怎麼嚇得動赫赫炎炎的溫旅長。其間自有一段小小的歷史。趁這空閑。從頭敘起。那一年。西風吹着樹葉。瑟瑟地作響。窗格上的破紙。陡然活動。蝴蝶般的在那兒撲翅。窗前坐着一個小家碧玉。手執著未曾完工的湖綠色鞋幫。恰用著玫瑰紫的斜條鑲滾鞋口。偶然抬頭。見那窗紙兒頑這把戲。不免停了針。向着紙蝴蝶注視。驀然想到今年四月裏。在河灘上撲那五色彩蝶。一個失足。跌入水裏。若不是隔鄰金家四喜哥泗水相救。險些兒死於非命。又想到四喜哥雖然做些小賣買。卻生性誠實。面貌兒也很漂亮。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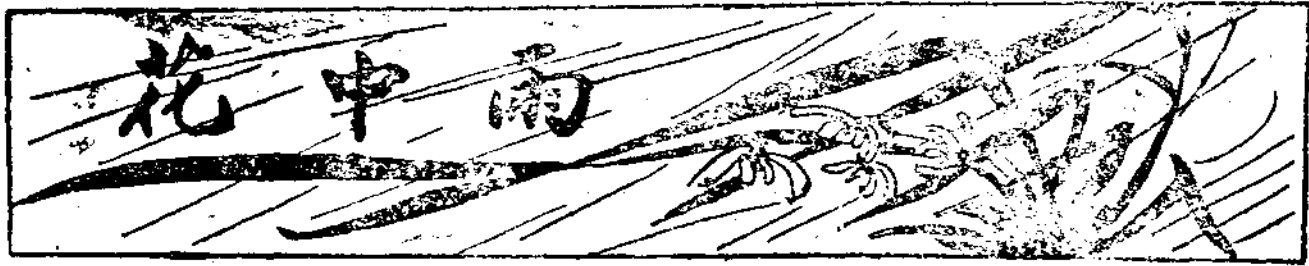


我在一起兒行走。宛比雙飛蝴蝶。真個天生的一對。地生的一雙。那天周家婆婆來說親。合該一說便成。偏偏我媽媽不答應。說女兒總得望高拔。金家的小伙子。模樣兒雖然很好。只是家無三擔銅。女兒嫁了過去。怎好喝西風度日子。周家婆婆一團起勁的媒人。只落得老大沒趣。撇起嘴唇回家去。……那女郎正在呆呆地想。卻聽得門外咿咿呀呀的拉起胡琴來。還聽得一種吃糠般的嗓子。卻在那兒唱甚麼郎呀姐呀的小調。(手拉胡琴。口唱郎呀姐呀的小調。也算相如求凰曲耶。何來此蹩脚相如。蹩脚求凰曲。)風送歌聲歷歷入耳。女郎暗暗的罵一聲流氓。你也配唱這私情小調。(或謂流氓。不配唱私情小調。誰配唱私情小調。則試代女郎答之曰。惟四喜哥乃配耳。)今天虧得媽媽不在家。要不是。又要喚這流氓。到裏面來糾纏。我聽着他的聲兒。都頭疼。見着他的影兒。都腦脹。當下一壁思想。一壁低著頭。滾那鞋口。卻不去聽他的歌調。隔了一會子。胡琴聲歇。小調音沈。(求凰曲奏罷矣。)女郎覺得耳根清淨了許多。益發低垂了粉頸。一針來一針去的滾那鞋口。隱隱聽得地上樹葉子響。兀自當他秋風掃落葉。不去



注意。驀地裏冰冷的一隻手。在他粉頸裏摸個正著。抬頭看時。正是這個流氓坯張三。歪戴着一隻烏絨結頂的瓜皮帽。穿一件元縐緊身襖。胸前一道蜈蚣式的鈕口。下繫灰色布褲。褲管上綁著一尺多寬的腿帶。鴉行雀步。從籬笆門內悄悄走來。生就一副橫肉臉。兩隻鼠眼。緊瞅着女郎。吃糠般的嗓子。兀自打着似俏非俏的聲調。喚一聲金珠妹。好認真呀。怪冷靜的在這兒做針線。金珠把身向旁一扭。躲開了這隻冰冷的手。喚一聲張三哥。做甚麼。賊一般的溜將進來。動手動脚。被人家瞧見了。討人家笑話。張三涎着臉道。金珠妹。你黃熟梅子賣甚麼青。你怕人家笑話。怎麼那一天你和金四喜手攜著手。在樹林子裏講話。金珠把鞋幫在桌子上一攢。怒容滿面的說道。這不和你張三哥相干。我的嘴生在我身上。高興和誰講話。便和誰講話。張三笑道。你也和我高興高興罷。今天我有許多心話和你說。金珠見張三不懷着好意。便回頭向著外面道。媽媽。你回來了麼。張三哥在這兒瞧你咧。張三只道真個金珠的媽回來了。便也隨着金珠的眼光。瞧望在這當兒。金珠搶着桌上的鞋幫。飛也似的逃入房裏呀的一聲。房門掩上。便落了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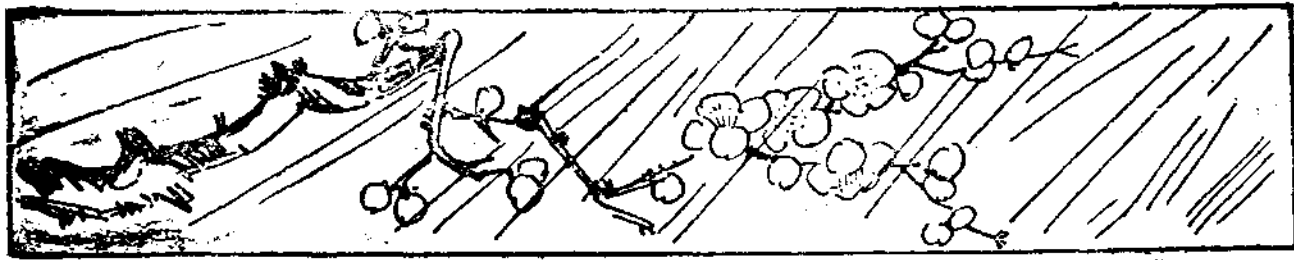


把身子毆在門背後。兀自吃吃的笑。卻把這張三恨得牙痒痒的。青天白日。又不能打門進去。肆行非禮。只得沒精打採的出門而去。肚裏尋思道。王金珠。王金珠。憑你怎麼樣。總跳不出我張三的手掌。金珠見張三去遠了。才敢開出房門。待到他母親王老娘回家。金珠把張三哥的調戲行爲。一一告訴了。王老娘不怪張三沒規矩。卻怪女兒慣會裝腔做勢。反而喃喃呐呐。訓誡了女兒一會子。說張三官人看上了你。合該和他親親熱熱。巴結些金銀到手。我們三五兩舍的人家。難道也想起造那三貞九烈的牌坊。金珠聽著。只是撇起了嘴。不答應。過了一天。王老娘又花嘴巧舌的向女兒絮聒。說張三官人早晚央謀來說親。這段好姻緣。你別錯過了。金珠斬釘截鐵的答道。除卻四喜哥。別一個男子。我瞧得狗也不如。這幾句話。可堵住了王老娘的嘴了。誰料只隔得半個月。傳來一個驚人的消息。說金四喜夜走胥門塘。失足落水。一命嗚呼了。金珠聽了。這一嚇非同小可。真叫做

雷火劈開連理木。

罡風吹折並頭蓮。

欲知後事。且閱下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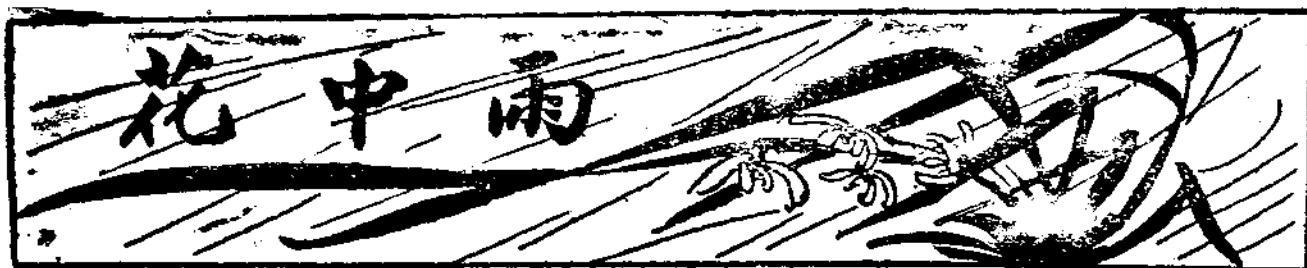


## 第八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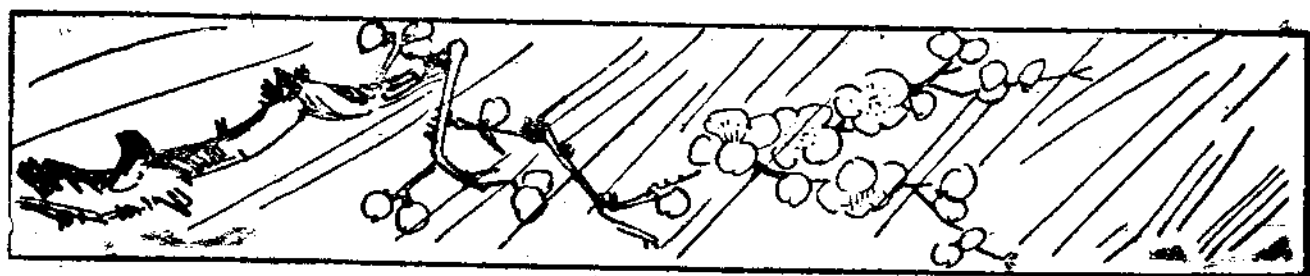
機詐難防母也不諒

孽緣已盡魂兮何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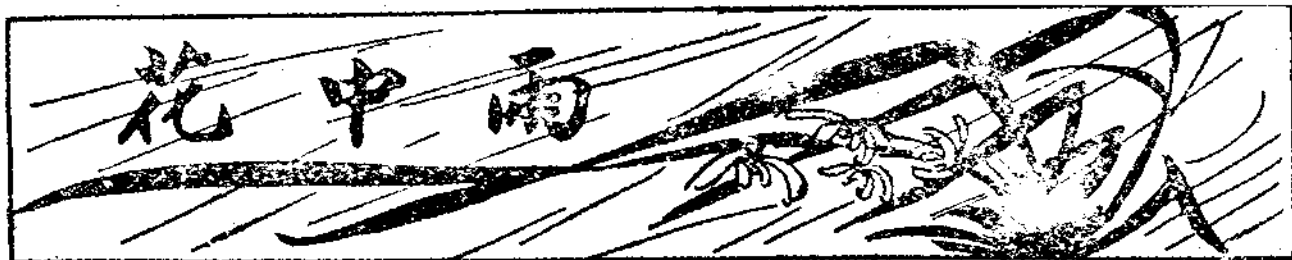
話說金四喜落水身死的消息傳入金珠耳朵裏。宛比天雷劈頂。霎時便失了感覺。隔了一會子。覺得有人把他抱住了。連喚着金珠醒來。一縷驚魂。才被老娘喚轉。驚魂返舍。這哭聲兒方才出口。儘著俏喉嚨。哭喊四喜哥。今年四月裏。沒有你四喜哥。我便死在水裏。你四喜哥是好人。好人不得好報。天老爺竟沒有眼睛。報應不爽。則曰天有眼睛。禍福無憑。則曰天無眼睛。天之眼睛。在有無之間。這一哭直哭了兩點鐘。誰也不能勸住他。哭到淚竭聲嘶。方才不止而自止。金四喜既無家眷。又無錢鈔。應着兩句俗語。叫做兩個和尚相撲。光打光。盛殮的當兒。都是左近的村人。湊集了錢鈔。有些一千文。有些五百文。惟有金珠把幾年來做女工積下十塊錢。一古腦兒都做了助葬費。王老娘竭力攔阻。金珠啞着嗓子說道。媽媽不曉事。你女兒的性命都是四喜哥救的。難道女兒一條命。不值十塊大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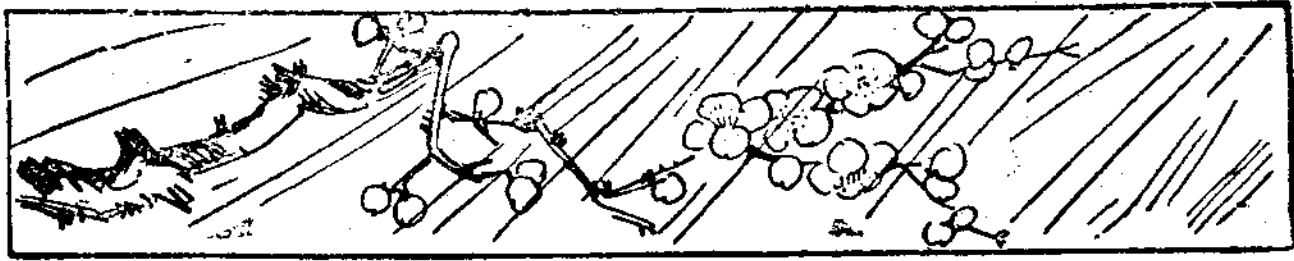
王老娘沒話可駁。只有心頭肉痛。衆人把四喜盛殮後。抬往義塚上。草草埋葬。葬的是四喜屍骸。卻把金珠一顆心。也埋在裏面。過了三天。哭哭啼啼。提着挂錠來上新墳。他在墳上哭。村裏的人便沸沸揚揚做新聞講。都說王老娘家裏的丫頭。太不要面皮。對門金四喜死了。非親非眷。干他甚事。倒累他一把眼淚。一把鼻涕。跑到義塚地。演一齣小孤孀上墳。村裏的人都似樹上的老鴉。臭嘴的多。誰識金珠心地清淨。這一副眼淚。純爲着感恩兩個字。才揮灑到四喜墳上來。他們都道。金珠掉不下這死鬼。裏面一定有花頭。聽說這死鬼沒有死時。夜夜捱到張老娘家裏。和金珠一牀睡。死了金四喜。分明死了他的親丈夫。怎教他不哭。……浮議紛紛。漸入張老娘耳朵裏。便嘮嘮叨叨。把金珠一頓埋怨。再也不許他去上墳。又隔了三五日。張老娘忽向女兒道。這兒住不得了。都是你朝哭夜哭。橫哭豎哭。哭的這名聲兒血血的臭。(名聲會得哭臭。奇語)便在西太湖裏洗個三日三夜。也不會把你的臭名聲。洗得乾淨。你是黃花閨女。還沒有受茶。名聲臭了。有那個來要你。我們還不如早早搬家。免得被人家赤口白舌。成日成夜的嚼蛆。我在葑



門外大塘。已看定了三間屋。明天便要搬家。換了一個地方。多是面生人。再也沒有人提起這樁事。多少是好。金珠心裏很不願搬家。搬了家離著四喜的墳墓遠了。可是拗不過老娘。也只索勉強順從了。當夜把一切什物。部署部署。還絮絮的和娘說。搬家的事。我依從了娘。配親的事。娘休和我絮聒。自從四喜哥死了。我這一顆心。彷彿也跟着他死。除是有第二個四喜哥。我這已死的心。才能夠活轉來。說時。痛淚直流。倒引得他老娘吃吃的笑道。好曲兒不唱三遍。你這幾句話。至少在我耳朵邊說過百十遍。聽得耳朵裏都生了老繭。算了罷。算了罷。我只不和你提起親事便是了。金珠才放下了心。一宵無話。來朝便雇了兩隻駁船。裝載傢伙什物。母女倆都隨船監押。竟搖向大塘而去。從胥門外橫塘。搖到葑門外大塘。也有十餘里水程。晌午時分。方才抵岸。王老娘道。金珠。你先上岸。到屋子裏去守候。我吩咐搖船人。把傢伙一肩一肩的扛入屋子裏。金珠道。娘又來了。我不認識門面。走到那兒去。不如娘到屋子裏去。我坐在這兒看守東西。老娘道。我也知道你不認識門面。預雇着一乘轎兒在岸邊。你只坐着轎去。抬轎人是認識門面的。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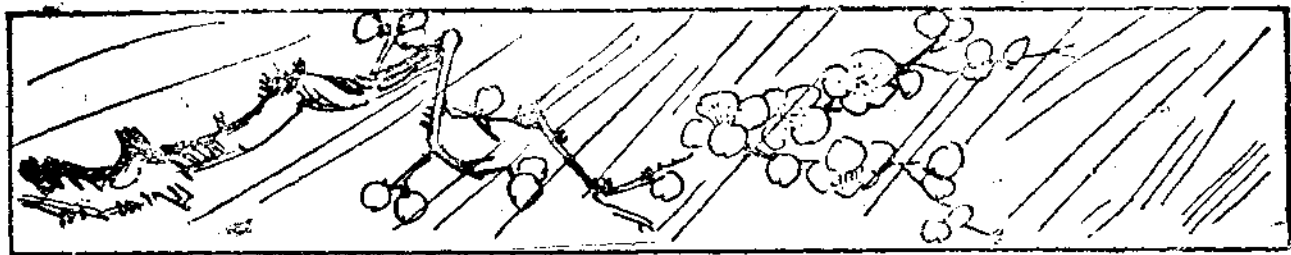
會把你抬到別家去。說時。指着岸邊。果停歇着一乘轎兒。抬轎的在岸上喊道。王老娘。我們候久了。金珠見了。當然無疑。便上岸坐轎。由着他們抬去。不到半里光景。轎子早進了門。才進得這重門。便聽得劈劈拍拍一陣鞭炮聲。轎兒落地。又聽得噠噠噠噠吹起喇叭來。早有伴娘模樣的人。把他扶出。叫他去結親。金珠大驚道。我和誰結親。你們別弄錯了。伴娘道。和張三官人結親。怎會弄錯。在這當兒。早見張三穿了簇新的衣服。涎着臉道。你娘早把你許給我了。擇著大吉日。在這兒做親。你娘隨後也搬到這屋子裏來住。金珠哭罵道。放你的屁。誰許給你來。又無媒人。我娘又不曾向我說。都是你在這兒搗鬼。青天白日。你敢強搶閨女做妻子。難道換了民國。便沒有了王法麼。（王法當然不適用於民國。金珠錯了。）說時。且哭且跑。待要到外面去叫喊。斜刺裏跑出一個中年婦人。把金珠很命拖住道。你怎說沒有媒人。我便是媒人呀。金珠看是周家婆婆。氣滿了胸脯。且睜且罵道。不要臉的虔婆。我娘不答應。你可以硬做媒人麼……金珠金珠。別錯怪了周家婆婆。誰說我沒有答應。四喜落水的下一天。我早把你許給了張三官人。這位周



家婆婆。是我挽他出來做媒的。你怎好得罪了他。你不省得九子不忘媒……話沒說兒。金珠早抱住了老娘。號陶大哭。說你很心的娘。不該瞞着我幹這勾當。那時許多吃喜酒的婆娘。推推挽挽。把金珠圈到一間屋裏。鼓唇搖舌。百般的向他解勸。有的說。婚姻本是娘做主。女孩兒家怎好自作主張。有的說。張三官人家產又好。人又漂亮。你嫁了他。有什麼不遂意。有的說。便是你不願。你娘願了。又有媒人。又有庚帖作憑。便喊到官司。總是你理屈。綽綽拍拍拍。捱着一頓嘴巴子。依舊要嫁給張三官人。問你值得不值得。這許多婆娘。貪吃這一頓喜酒。硬勸軟騙。說得金珠一聲長歎。這一聲長歎。便是回心轉意的表現。古今來的辯士說客。把人勸降。要是那個人不瞅不睬。那便完了。或者破口大罵。也便完了。惟有那個人聽了辯士說客的話。浩然長歎。那便必降無疑了。口裏長歎。心坎裏只是想道。沒奈何只得受些委屈罷了。降人的心理。都是如此。自古至今。千篇一律。（包括數千年歷史在內）所以這許多婆娘。聽得一聲長歎。分明見金珠獻納了降書。怎敢耽閣。便手忙腳亂的替金珠妝扮起來。無多時刻。便扶上紅毡。和張三參天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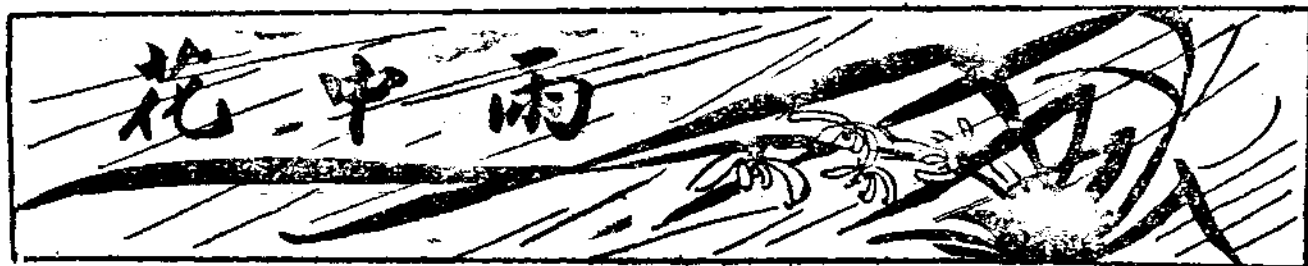


地。結成夫婦。金珠縱然鄙棄張三。曾說他是個狗也不如的男子。到了那時。不免做那一『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兩句經訓的犧牲品。明知張三狗也不如。也只得和他做親。做親以後。金珠又遵守着『嫁雞隨雞嫁狗隨狗』的兩句老話。盡那做妻子的職分。夫婦倆的感情。很是不惡。那狗也不如的張三。狗運亨通。不到十年。便扶搖直上。做到一位旅長大人。住在蘇州的誰也都曉得。有一位赫赫炎炎的溫國忠。溫旅長。這位溫旅長。便是十年以前的張三。他在無賴時代。喚做張三。後來他見民國重武輕文。凡是武人出身的。個個有財有勢。橫行無忌。不免有些眼紅。因此便和軍營裏的朋友。常常聯絡。有一個溫國賢排長。和張三最是莫逆。常常在一起兒飲酒。有一天。飲酒中間。張三忽然發起牢騷。說有志到軍營裏投効。恨沒個機會。溫排長笑道。機會是有的。只是你可肯換去這個姓。張三道。進了軍隊。良心都要換去。何況區區一個姓。大哥。你有甚麼好機會。講給我聽。溫排長道。我有一個堂弟。喚做國忠。革命時代。曾在江西充當排長。現今已病死了多年。他是單身漢子。身後蕭條。一切都是我去料理。他有一份排長的證書。還閣在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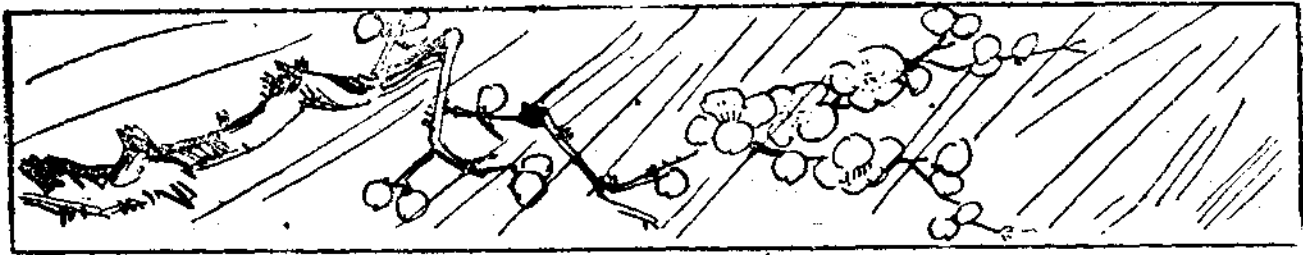


家裏。你要投効。不如頂著這個溫國忠名字。算了我的堂弟。豈不是好。張三大喜。便犧牲了本姓。投營報効。頂著這死鬼名字。變了溫國忠。也是他的運氣好。歷年調遣在外。鬼混了多年。溫國賢依舊是個排長。溫國忠卻一級一級的上升。升做了旅長。領兵在蘇州駐紮。他的公館便在城裏鎮撫司前。房屋高大。氣象軒昂。比著住在葑門外大塘時。真有天壤之隔。那時王老太已死了。金珠出門。總是乘著大轎。前呵後擁。道旁駐足的行人。都嘖嘖稱讚道。好一位有福的溫旅長太太。其實金珠心裏。兀自記挂著落水身死的金四喜。他想四喜哥要是不死。和我做了夫婦。一夫一婦。相守到老。多少是好。我現在雖做了旅長太太。可是我們這位旅長。和我的愛情。一天不如一天。他的官一級一級的高。他的小老婆也一個一個的多。倒不如做個小販的妻子。有恩有義。一輩子不會變化……原來這時溫旅長已納了四房姬妾。鶯鶯燕燕。雖然滿前。兒子卻只有一個。這個兒子。還是金珠所生。取名喚做上達。現年八歲。十分鍾愛。若不是看這兒子分上。金珠的大婦地位。早已岌岌動搖。旅長太太的榮號。早讓給他寵妾去承受。溫旅長初娶金珠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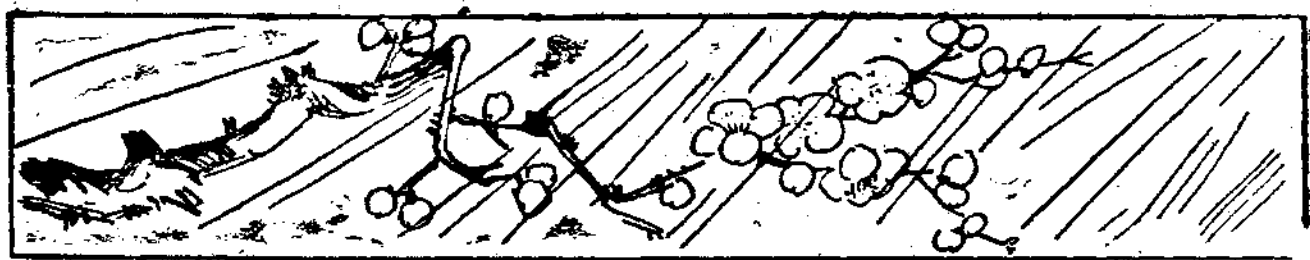
醉心秀色。才用着這不正當的手段。騙他入門。強逼結婚。現在金珠的姿色。漸漸不如昔日了。得新忘舊。本是男子的恆情。何況溫旅長是個無賴出身。本不懂得情字的真詮。金珠瞧這情形。愈覺得從前的四喜哥。何等誠實。何等懇摯。要是我嫁了他。斷不會這般的忘情負義。現在我雖做了旅長太太。外面人看來。只說我享不盡的福。誰知我的心裏。卻是受不了的氣。一天。他到城隍廟裏去燒香。表面上是去謝願。實際上卻是叩求神靈。默默通誠。說我今世沒福和四喜哥做夫婦。但願到了來生。大家轉世投胎。做一對白頭到老的夫妻。祝告完畢。老道士撮着笑臉。請旅長太太到方丈用茶。自有丫環人等。扶着旅長太太。到方丈裏坐定。上等碧螺春香茗。各色細巧點果。忙不迭的奉承這位旅長太太。老道士垂手旁立。旅長太太說一句話。他只低着頭連呼是是。小道士和香工人等。都擠在門外。舒頭探腦。偷瞧這有福之人。人叢中間。有一個道婆。益發擦着老眼。霎都不肯一霎。只向這旅長太太注射。旅長太太正和老道士講話。偶然抬眼。瞧見了門口的婆子。忽然詫異道。咦。這婦人敢是周家婆婆。話沒說完。那婆子便從人叢中挨將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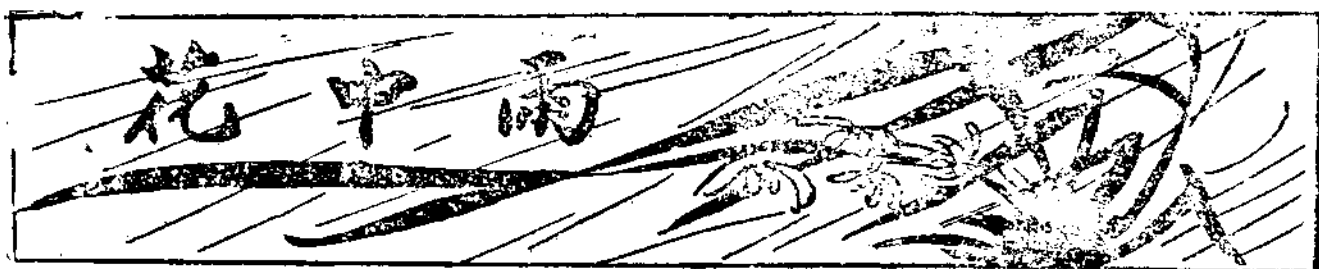
來道。溫太太。我覺得面熟。只是不敢冒失動問。你可是張三……話沒說完。溫太太丟了一個眼色。那婆子便換着口吻道。你可是張三的同鄉。溫太太點了點頭。向老道士說。法師不用相陪。老道士便退了去。溫太太又把丫環們遣發開來。教他們在外面守候。把門口的閑雜人等也趕開了。才喚婆子旁邊坐着。輕輕的說道。周家婆婆。你原來還認識我。婆子道。我已不姓周了。這幾年來。已換了幾個姓。現在嫁給姓黃的。人家都喚我黃老太。溫太太笑道。你原來是黃老太了。我也不姓張。現在是溫太太了。黃老太悄悄的說道。這張三本是個光棍。沒有出息。從前騙你進門拜堂。我雖是原媒。這個媒人。我本不願意做。你娘再三懇求。我才應允了。後來你娘便去世。我又搬得遠了。一向沒有和你通個信。好太太。你這般的好福分。做了堂堂的旅長太太。你和溫旅長結婚了幾年。從前這個流氓。你怎樣和他斷絕的。可是他死了。你才嫁人。還是和他活切頭。（婆子夢夢可發一笑）溫太太連連向婆子搖頭道。你怎麼胡言亂道。從前的張三。便是現在的溫旅長。虧得丫環不在旁。要不然。把這話傳給旅長知曉。他的性子是粗暴不過的。你不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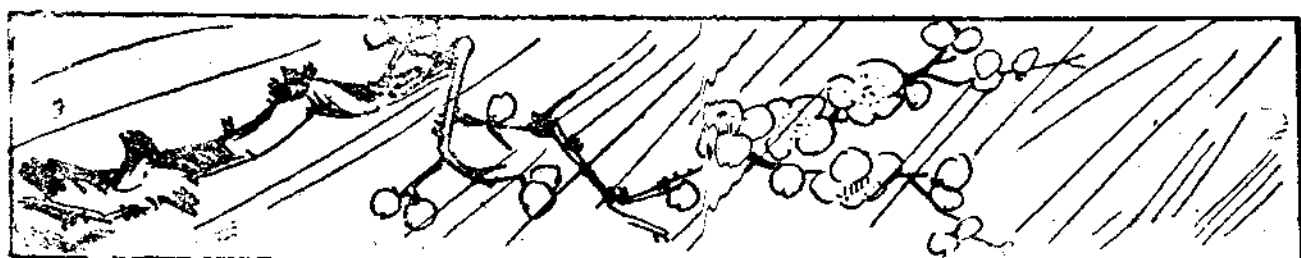
惹禍招殃。活得不耐煩了麼。黃老太伸了伸舌頭道。奇怪奇怪。我只道婦人家可以改姓。怎麼做男子的也可改姓。從前的張三。變了現在的溫旅長。溫太太道。他這張三兩個字。現在已沒人提起。你別要在外面亂講。他知曉了。可不是要黃老太。我講給你聽。他沒有進軍營時。喚做張三。進了軍營。便喚做溫國忠。總算他官運亨通。做到了旅長。人人都稱他溫大人。誰也不敢喚他一聲張三。黃老太道。溫太太。大人不作小人之過。我方才鬼摸了頭腦。說出這般屁也不如的話。端的該死。溫太太。我現在才告訴你幾句真話。這位溫大人。貴人自有貴相。我在十年前。早已看了出來。別人看不出。我的眼光卻比衆不同。隨便甚麼人。經我這眼光一看。便看定了終身。溫大人好一雙劍眉。溫大人好一對鳳眼。溫大人的終身。不但做一位旅長。一直要做到師長。督軍。巡閱使。將來還有大總統的巴望。溫大人的面皮是帶些紅色的。相書上說得好。面孔紅董董。一定要做大總統。溫太太聽了。又是好氣。又是好笑。便道。你少要嚼虹罷。我還沒有問你。這幾年來。你可是依舊住在葑門外大塘。黃老太道。早搬了好幾回場。咧。嫁一個丈夫。搬一回場。丈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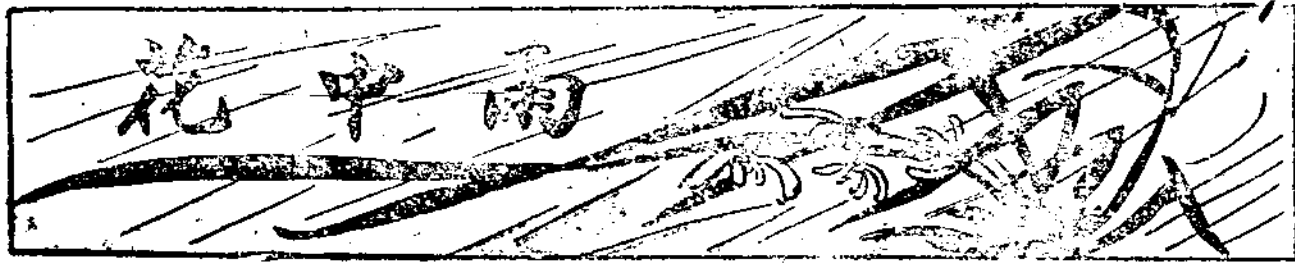
越嫁越蹩脚。地方越搬越搭棚。現在嫁給黃老老。他是替人家看守大門的。三百六十天。沒有十天在家裏住。似這般的丈夫。月下提燈空挂名。住在閨門內十間廊下第七家。攏總只租兩間屋。螺螄殼裏做甚道場。你太太是天堂裏住的人。不敢求你來踏賤地。緩一天。我來公館裏向太太請安。好太太。你那年哭哭啼啼。不肯嫁給溫大人。罵我老虔婆。不該做這媒人。現在可怎麼樣呢。敢怕夢兒裏都要笑醒了。倘沒有我老虔婆。你那得有旅長太太做。好太太。鹽從那麼鹹起。糖從那麼甜起。你千萬不要忘掉了從前的周家婆婆。現在的黃老太。溫太太道。黃老太。快不要提前事罷。提起了。使人不快活。緩一天。和你細講罷。便高喚了一聲來字。這幾個迴避的丫環。急急的跑入方丈。溫太太吩咐開發了老道士的香金。伺候上轎。無多時刻。丫環們早護着溫太太。到外面去上轎。老道士和黃老太都送到門口。直待丫環們都上了小轎。前有衛隊。後有跟馬。簇擁着幾乘轎兒。逕回公館。黃老太望不見轎馬的影兒。兩隻眼睛。兀自火綽綽的熱。老道士見黃老太和溫太太熟識。笑問婆子方才講的甚麼話。黃老太道。都是講的體己話兒。便信口開



河的吹了一回子牛皮。老道士信以為真。便向黃老太竭力恭維。要借着他的門路。向溫太太那兒去開緣簿。黃老太一口應承。不在話下。……那夜黃老太回家以後。翻來覆去。快活得睡不安穩。來朝起身。換了幾件新衣服。把半禿白髮。梳梳掠掠。腦後還裝着一個馬鬃做的假髻。吃過點心。便想到溫太太那邊和他商借一二百塊錢。有了這條好的路。便夠我門吃著。從來九子不忘媒。他總該感我的情。正在自言自語的當兒。驀聽得門前有停車的聲音。趕快出去看時。早見這位旅長太太。從黃包車上跨將下來。正待進門。婆子如見了至寶。忙道。溫太太。真個貴人來踏賤地。溫太太連忙搖手。說裏面可另有人。婆子道。沒有。溫太太便急急走入裏面。和婆子都坐定了。婆子見溫太太雙眼紅腫。身上只穿幾件家常衣服。又坐着街車來。和昨天的模樣。大不相同。心裏好生奇怪。只聽得溫太太慘悽的說道。黃老太。你別喚我溫太太罷。你只喚我一聲王金珠。婆子大驚。忙問是何道理。王金珠垂着淚道。〔著者寫至此間。不曰溫太太。而曰王金珠。從金珠之志也。〕黃老太。都是你這個媒人做得不好。害了我一世。我初時只道誤嫁了流氓。到



了昨天。才知道誤嫁了強盜。婆子益發目瞪口呆。莫名其妙。王金珠道。昨天我燒了香。便出胥門。徑到橫塘。去上那四喜哥的坟。誰料隔了十年。這義塚地早墾做了爛田。白白的跑了一趟。回到公館裏。暗暗的垂淚。到了夜間。這強盜酒醉回來。進房見我面有淚痕。問我爲什麼悲傷。我道。四喜哥的坟墓。被人平了。因此起着傷感。這強盜竟哈哈大笑起來。酒後漏言。說你不要替這死鬼傷感罷。死鬼這條命。都害在你身上。我聽了大驚。向他盤問根由。這強盜乘着酒興。便道。老實向你說了罷。金四喜落水身死。並不是他失足。是我把他推落下水的。淹死了他。才能夠娶你做妻子。他說完了。便步履歪斜的去進那小老婆的房。我在床上。暗哭了一夜。直到今朝。趁這強盜出外去了。便私自出門。悄悄的喚了街車。到這兒來訪你。我爲什麼要訪你呢。我不久在世上。我死了。便沒人知道這強盜曾在十年前。下這毒手。你是我的原媒。我特地來告訴你。說罷。便起身向外走。黃老太太忙道。溫太太寬坐片刻。待我來勸你一番。金珠怒道。婆子。你還要喚我溫太太。說時。早出了門。街車依舊候着。便跨上車。頭也不回。竟自去了。婆子把一天的歡喜。都化做



雨中花 第八回

一〇六

雲。烟。溫。大。人。殺。人。不。殺。人。不。干。我。事。要。是。溫。太。太。真。個。死。了。我。的。巴。望。不。是。落。了。空。麼。又。不。敢。冒。昧。上。門。去。和。溫。太。太。相。見。過。了。一。天。婆。子。聽。得。街。頭。巷。尾。紛。紛。談。論。都。說。奇。怪。奇。怪。好。好。的。一。位。旅。長。太。太。怎。麼。昨。夜。裏。上。吊。死。了。這。叫。做

有。缺。情。天。成。怨。耦。

無。邊。恨。海。弔。貞。魂。

欲。知。後。事。且。閱。下。文。



(炎炎)

我生平遇匪不一次。且說最險之一次。民七。予在粵重落風塵。幹艱難生涯。民八。十月望。由省回生意上。護兵單簡。同行商家甚多。蓋為隊兵吃保而附者。道經百磴石。一聲號砲。四山響應。如爆竹。擁出悍匪數百。護兵以衆寡不敵。皆避匿。予乃失其自由。隊長忠勇不屑退。遂飲彈歿。商人死二創三。羣盜收束百貨。往來道上。搜尋遺落。每見吾。輒欲餉吾以彈者不下七八次。皆以口頭騙殺其火性。初來二人。各以槍指吾胸。次曰。汝某也。會辦吾弟兄二人。非打

你不可。予急以手撇開槍頭。給之曰。吾有盒子砲若干裝箱內。為挑夫藏於深林。須我喚方能出來。你若將我打死。這槍就被他們挑走。二匪云。真有這事。趕快喊出來。交了槍。讓你回去。算完了一次。二次又來四匪。大喝曰。此某也。非敵不可。仍咸以槍指吾胸。余急以兩手分其勢。繼續又有來者。我看人多。心事難。單說有槍恐不生效。乃更給之曰。我若該死。不到你們來完結了。我此次回來。須添招兩營。上頭發下來的匣子砲甚多。更有漢機關四挺。子彈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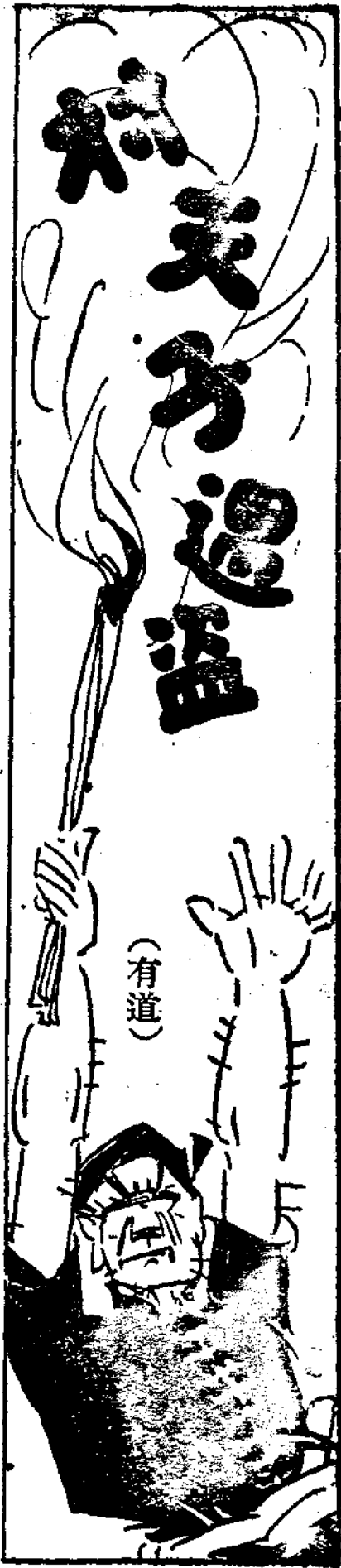
萬發餉銀若干。現挑夫皆避往林密處。喚出來完全交與你們。各匪笑容可掬的催道。好極。好極。趕快喊他們出來。於是又完一回。蓋土匪出林搶人之後。同日再不敢入此地之深林。恐爲避匪之人。被逼餉以彈丸也。三次來者比較更多。我此時口也說乾了。只得簡單對付。說你們別勞心。我的事已同頭子說好了。若要壞我就沒錢用。就沒好槍來使。趕快收檢東西。趁早走罷。這幾句也承他們相信。於是又完一次。隨後照樣的尙有幾次。都髣髴以上情形。隨機應變。蓋旅粵久。習聞匪之愛槍。甚于生命也。幸監視我者爲兩蠢物。不解所謂。任我如何掉舌。彼亦不駁。衆匪見此情形。益信余言之可靠。遂呼嘯而去。旋來一小頭領。向予曰。汝某人乎。曰然。汝知就好。遽怒曰。何謂曰。恭喜你發財。你關照點。果隨事方便者。事畢私給汝千元。始視予發猶笑曰。當真。曰。誰騙你。遂將身上所藏港紙二百元交與。於是彼乃持槍衝予不少離。凡有欲害我者。彼輒喝之。

去。絕似即補我已亡隊長之缺者。行二里餘。總頭領名曠輝者。尾追而來。將及反重足。呼予回。予以爲決了。及聞不准。小弟兄掉頭。單喚我的臨時即補隊長回去。問曰。某人乎。曰然。吁。誤矣。我不見轎子。尙不知也。損失若干。我說些少不礙事。此時身上皮衣服已打槓子了。謂余冷乎。曰不妨。乃出行軍油一瓶付予曰。飲點。又取香烟一匣授余曰。吸烟。予不飲亦不吸。乃更取一支上吾口。劃燐爲余燃。已促曰。時候不早。請回罷。我已代將與夫喚出矣。與公約。不可調兵打我。打亦不怕。徒失感情。予頷之。於是他走。我亦回。詎一隊兵得脫回省。報告老板。檄調蔡統領率陸軍兩營。遊擊隊兩營。星夜馳往象機剿辦。意在須先設法出子於險也。抵境知予還。乃單騎赴余詢意向。是否剿辦。蓋蔡乃余盟弟。多年軍官。辦事極有步驟者也。予曰。否。已許之矣。不可失信。以自小。蔡返。宣告土人。你們地方出這樣大事。高上務必嚴剴。某公極力請免。且代白誤會。否則爾輩

舍爲墟矣。曠輝聞。亟集所得貨之不類商品者得三之一。託人代繳。且言餘數無法收回。對不起。余檢查內中之非予物者擲還之。後此人因感激予之踐言。果來補隊長缺。做跟局。甚得力也。余離粵後。復上山。昨冬有自粵來者。云已伏法。私情爲之不憚者屢日。

當余被困之時。雖失自由。幸不加以束縛。乃得安坐於路旁巨石上。監守者持槍鼓目而聳立。歷見衆匪活劇。暗鳴叱咤。有以藍白布障臉。上開圓眼。成鼎足式。以通瞻視。而便呼吸者。有以紅黑塗面。隨手點綴。都能引人發噱。以淆辨認。而避指拿者。奇形怪狀。酷似全武行中之觔斗蟲。所執或刀或槍或槍矛棍棒。亦有赤手袒臂。僅負指導之任者。年齡則大小不一。老者六十餘。少者十一二歲。不盡強壯也。最出人意之事。仍有瘦弱不禁。帽尖衫長。口中喃喃有辭。若道英雄不得志者。偶白一眼。亦足使人毛戴。當是山中智多星矣。然臨場劫財。全仗武勇強劫橫奪之時。帶

此手無縛雞之力者何恃。是否如遇勁敵。此輩能呼風喚雨。走石飛沙以拒之耶。是不可得而知矣。事畢。攜予行里餘。遙見山花三五。唱歌而來。人人目注而嘻。及前。則麻面鳩盤。無一可當一顧。衆若爽然。突荷戟蒙面者一人。歎曰。草色遙看。此言一出。小頭目皆怒之以目。予驚其吐囁。近風雅。不免向其重視。若忘其廬山已障。仍有畏縮意。繼乃卸槍下肩。似欲餉予以彈。予亟以示意予之臨時隊長。適喝止焉。若而人者。似曾讀書有年。而行徑若是。當亦盱衡時局。憤激而走極端者。



有浙人某。打棍出箱中。所謂我本是一窮儒也。設帳於蘇境三家村。咕嚕之暇。頗好吟詠。去臘解館歸。或勸匪勢正熾。不如繞道某處。此人以身無長物。一笑謝之。挾詩韻一部。踉蹌而行。蓋去家不百里也。行至蘇浙交界處。果爲匪擄。此人自稔無綁票資格。卽亦無畏。匪曰東卽東。曰北卽北。及抵匪窟。一首領年可三十許。貌白皙。蓄短髭。頗似時髦政客模樣。略詰數語。命搜其身。畔詩韻一部外。僅大洋五元。銅元數十。質券三四張而已。首領見韻詩。似亦有所悟。曰子文人耶。大妙大妙。吾有英文秘書二人。獨中文秘書尙付缺如耳。盍居此無妨也。此人察首領意良厚。卽應

曰諾。於是與二英文秘書同居一草屋中。此二秘書者。一皖人。一蘇人。徐徐叩之。赫然最高學府之畢業生也。此人居匪窟凡三月。遷徙亦不一處。惜不習地理。不能知其爲某鎮某村。大要不出百里之外。所任秘書之職務。不過爲嘍囉們代寫家書而已。重要公牘。皆首領自己起草。不假手於秘書也。一日抵某處。首領忽謂此人曰。此去離汝家不遠。先生讀書人。居此非長策。白金十兩。權爲薪水。可去休言。訖命一匪導之。果去家不十里矣。歸告所親。莫不詫爲奇遇云。

# 兩元錢的經驗

(張夢飛)

遊戲場裏每一個場子。常有許多花枝招展般的女招待。來送手巾給你。接着還勸你泡茶。內中也有俏的醜的。少的。而一般老的少的。她從下午十二點到夜裏十二點為止。要賣掉五杯茶。真要費去許多唇舌。每杯的茶價。大概是二角小洋。不比他們臉兒俏的年紀輕的。每天只要二三個鐘頭。已經應

接不暇。而所收入的。每杯至少要賣一個袁頭。甚至於二塊錢也有一樣一杯茶。而他的代價。

什麼跳舞皇后。什麼麵包店裏有麵包皇后。康克林墨水筆部裏也有康克林皇后。於是遊戲場裏女招待中也有杯子皇后了。得了皇后的頭銜。多麼榮耀。多麼威風。某遊戲場裏的杯子皇后。她具着俊俏的臉龐。輕盈的體態。誰也見了她要

有這樣的懸殊。大概是以她們的面龐為標準的。

現在上海隨便什麼都有皇后。什麼電影皇后。



心醉。所以她的生意比着旁的人好。而一般色情狂的男子們。更要去追逐。差不多半場子的人。都是她的主顧。倪雲志是南市豐泰水泥廠裏的工程師。他和着某遊戲場的主任。是十年前的老友。他有一天也偶然涉足其間。忽然見到了杯子皇后。便驚爲絕艷。馬上來問這遊戲場主任。這個女招待生得不錯。叫什麼名字。遊戲場主任笑答道。她叫秀珠。你看中她。你的眼光不錯。可要今天去泡一杯茶。你今天給一塊錢。下次再泡。再給他五塊錢。她一定當你小開。她便可愛上你了。雲志笑着點頭道。好啊。遊戲場主任便去招呼秀珠。只見秀珠一隻手攜着一包手巾。一隻手搖蕩着。笑盈盈的走過來道。金先生。做什麼。遊戲場主任姓金。由女招待口裏喚出。金先生便向雲志將手一指道。他要叫你泡茶。情願給你一塊錢。先交後泡。說着他便向倪雲志道。快些摸出來給她。雲志便很爽快的在衣袋中取出一隻洋給她。不一時那女招待送了

兩杯茶上來。金先生便喊一聲啊。兩杯茶一隻洋不夠。雲志快些再給她一隻洋吧。那女招待便只在旁邊咕咕格格的笑。也不說要。也不說不要。倪雲志這一塊錢。似乎倒不情願拿出來了。暗想金先生太開玩笑了。因爲金先生是遊戲場裏的主任。平常喝茶。那一個女招待不拍他馬屁。何故也要一塊錢起來。所以面上很露出一種窘態。老是不摸出來。但是金先生還是接連催着說。快些給她。快些給她。倪雲志便更覺偏促的說道。我身旁只有五塊頭的鈔票。沒有零碎洋錢。明天給吧。金先生道。這是沒有欠賬。五塊錢的鈔票。你拿出來。我去代你兌吧。倪雲志那時弄得變了僵先生。只得又囁囁着說道。你……你替我墊一塊吧。金先生搖首道。我陪你喝茶。你做闊少。我那裏來賠錢。雲志很着急的說道。你難道不認得我嗎。金先生笑道。我認得你。你不認識你。快些拿出來。不要狗皮倒竈了。倪雲志沒奈何。只得在身

旁將花花綠綠一張五元鈔票。取出來叫金先生兌了給  
她。杯子皇后秀珠取了這一塊錢。便向金先生點了點頭。

對倪雲志却是冷冷的。那時倪雲志真弄得如坐針氈。不  
知道是有趣是惱恨。

諷刺  
小說

## 二房東列傳

(三房客)

三房客曰余之所寓。在城內綉甯巷三十號。二房東秦姓。  
前日爲其少爺舉行周公大禮。破費我一隻大洋。只吃他  
半頓冷飯。而我之寓宅。因地位關係。又爲借作賬房。煩擾  
竟日。想想實不值得。因撰此稿。投諸本刊。想此一元之敬。  
雖已失之秦氏。或可取之鑽報。編者其亦許我乎。

二房東秦氏者。舊蘇州府該管之常熟人也。家有老太太  
老爺太太少爺各一。小姐二。賃房凡三上而三下。所謂三  
開間兩廂房者也。房金開共四十二元。余租其左廂。費十

三元。余友黃君。寓右廂樓。十八元。餘則爲右廂客所負擔。  
而二房東自住之客堂上下及左廂樓。皆不名一文焉。余  
與黃君。早出暮歸。惟右廂客獨以製痧藥爲業。長日居室  
治其工。藥馨四溢。病客入門。得噓至易。秦氏閤家雖長夏  
亦永永不患疫癘。惟以製藥之故。小庭潑水常滿。以是仍  
不能逃該二房東老太之呵斥。幸此房客似服痧藥多。兩  
耳亦爲藥粒充塞。雖飽受詬厲。素不一校。而老太之罵聲。  
終亦漸低而至於零。老太太平日起身甚早。盥洗既畢。即

穩坐樓下客堂中。虔誠念佛。而菩提法號。時與小口小口之聲錯雜以出。所謂小口小口者。蓋其孫女阿林。阿林一十六七女子。勤樸能治家。家中洗衣煮飯掃地之役。悉彼一人司之。獨以性情巽懦。遂爲此老祖母唯一之罵才焉。老太太之子老爺。卽阿林之父。其人蹤跡詭異。不恆得見。見時輒在晚飯香時。手酒瓶一。于于自外歸。首戴打鳥帽。身著大布袍。脚登沒跟鞋。不三而不四之狀。可掬。或曰。彼在五年以前。曾設一珠寶肆。狐裘煌煌。鑽戒燦然。酒非白蘭地不吃。今則此肆倒閉已久。狐失其毛。鑽失其澤。白蘭地亦化爲黑蘭地矣。雖然。卽使其爲黑蘭地。似亦非錢莫致。此錢何來。則夫人太太之力也。太太不詳其姓氏。短小精悍。而饒有口辯。長日營營。奔走於公館私館（？）之門。每出必攜一小革囊。或曰。此其手提之珠寶店也。蓋自家業凋零。往日之煌煌巨肆。僅贖此殘餘之痕跡。然亦幸有此一角殘山。尙足以維持其一家之生活。與其夫之黑

蘭地。而不致有匱乏之虞。則太太之功。亦云偉矣。維太太之功偉。斯太太之勢亦隨之而偉。每薄怒發時。雖悻悻善罵如老太太者。亦莫敢與抗。試記一二瑣事。以徵我言之非謬。一日。老太太忽失一鷄。爾爾覓鷄。走徧全巷。不獲。則大冒登樓。逕入吾友黃君之臥室。曰。鷄或在是。鷄或在是。翻箱倒篋久之。仍無片羽之痕。顧鷄雖未獲。而忽於黃君床下。覓得一帚。帚固黃君夫人所新置。而老太太則大詫。曰。美哉帚也。尊寓素無是物。其必爲我家曩所失者無疑。逕俾之去。黃君夫人素靜婉。不喜爭執。且以所失甚小。遂置不校。晚間太太歸。乃聞而大怒。呵其姑曰。若失鷄而侵入他人臥室。已謬矣。矧乃妄取人物。我家雖貧薄。亦何至無恥如是。立逼歸其帚。且親造黃君許道歉意。老太太雖怒失美帚。口中念念有詞。而懾於媳威。終無如何也。又一日。老太太親入廚濼器。破一碗。聲至清脆。徹於隣室。而老太太耳病聾。疑他人亦未聞也。則潛以殘片塞入黃君灶

下。午間就爨。忽大呼失碗。覓之。則在黃君灶下。因曰。是必黃家新雇娘姨之所爲。娘姨與爭。黃夫人亟止之。曰。碗已破。不可復。卽以我家一碗奉償可乎。曰。我碗質美。尊碗價廉。必得其二。始可相抵。黃夫人不答。逕持二碗與之。老太太大悅。翌日。太太入廚。見碗詫曰。此非我家物。何爲在是。時適其女阿林在旁。爲白所以。且證明已嘗親聞老祖母碎碗之聲。於是太太又大怒。力斥老太太之老悖無恥。終歸其碗於黃君。而老太太竟懜服莫敢動也。諸如此類。層見疊出。據黃君言。此繡甯巷三十號之門。迨可比於中華民國之國門。三日相安。必有奇峯突起。家國行政外交之艱鉅。蓋一轍也。秦氏門中。能執掌大權。赫然而威勢者。除太太而外。尙有一少爺。少爺年二十以還。曾肄業於附近之某小學。其程度能著述精美之貨食賬。如寫蘿蔔爲老卜。醋爲大才之類。但苟欲作二三十字之便條。則已非所能。差幸秦氏一門。永永無人爲春糧之遊。而少爺所結交

之友朋。皆十步以內之芳草。居址不出一街。以故購買信箋完納郵稅之事。終年不獲一二。偶或有之。則街口拆字攤上之包曉得先生。可以聘爲臨時書記。其代價不過銅元四枚而已。少爺每酒酣耳熱。嘗咄咄自歎曰。我行年弱冠。讀書不成。去而學賭。麻雀撲克。匪不精勝。偷鷄抬轎之術。至於鬼神莫測。然而時運不齊。命途多舛。每賭必敗。每敗必光。吃過半夜飯而歸。輕鬆如也。以此言賭。甯復尙有天道無已。我其放下屠刀。謀一小職業以自遣乎。於時有孀舅某太爺者。進曰。甥也而有此志。姊氏之福也。爲舅於上海灘上人頭至熟。安可不竭力推挽。以圖一當。後二日。遂來告曰。今有達勃留路某洋行。須聘請一小寫。甥其願就。可往一試。問何謂小寫。曰。小寫者。寫意之寫。非寫字之寫也。其職分僅低於大寫一級。然大寫須寫字。而小寫則不須。日但爲西人倒茶開門送信而已。甯不寫意。問薪水幾何。曰。月俸二十金。措油不計。少爺聞言。欣然以爲可舅。



老爺曰。甥既願就。則尙有一事。必須奉告。卽爲小寫者。必服小寫之制服。係白色洋布所製。周圍綴以紅邊。其式略如醫院中之醫生看護。以我甥之丰采。加此俊潔之衣。不尤翩翩可觀耶。且此衣不須自製。行中可以持贈。明日愚當爲攜一襲來可耳。語定自去。翌日。舅老爺攜一袱至。少爺服制服。迴翔瞻審。顧盼生姿。舅老爺更從旁贊美。嘖嘖之聲不絕於口。老太太亦慶乃孫榮膺小寫之任。從此輩黃騰達。可以光宗而耀祖。喃喃宣佛號不已。自是少爺晨出暮歸。意氣洋洋。不可方物。後五日。適逢星期。少爺招集朋簪。作慶功宴。舅老爺據首座。飲啖甚豪。席半。拇戰叫囂。噓突聲振隣右。三房客午夜夢回。猶聞少爺與諸友。鹿鹿作雀戲也。後月餘。三房客以保險事訪友於達勃留路某號之三樓。梯次見一人方持拖。糞尙僕擦地。板窺其後形。彷彿甚稔。其人偶回顧。則赫然秦氏少爺也。少爺視予。蹉跎不安。頭欲抬而忽低。面若笑兮若哭。苦乏雙翼難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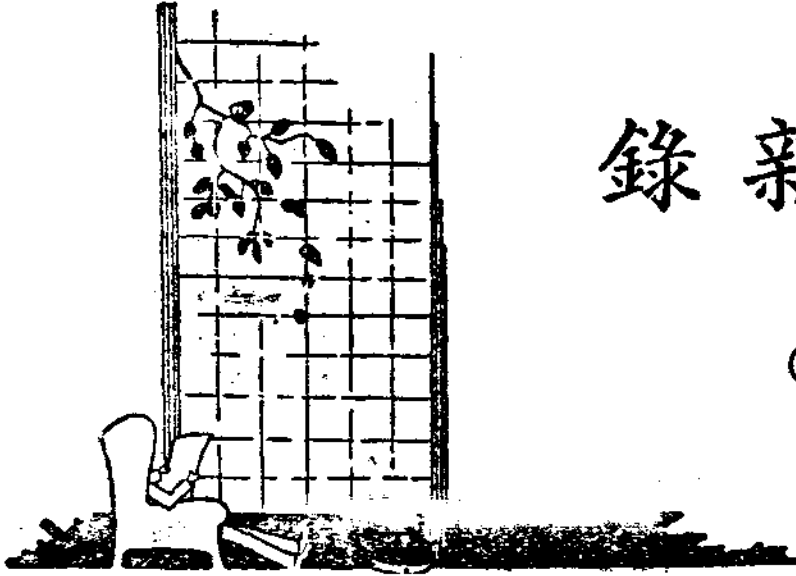
恨無地洞可鑽。此時少爺之窘狀。雖有十八個畫師。也休想其畫像。余知少爺之難堪。急趨登樓。造訪吾友。始知某洋行卽在二樓。而少爺之所謂小寫者。乃奮其大筆伏地作孽窠書。殊與厥名不稱也。歸爲黃君語之。黃君詫曰。君之所述。得毋過甚其詞。君之所謂少爺者。雖未見有專長之學。而中西文並皆通順。其賭博亦不過逢場作戲。較之余之又麻雀。往往一日夜連打三十圈者。遜色多矣。又老太太之爲人。皆熱心慷慨。能濟人之急。去秋。內子患病。幸得秦氏姑媳。幫同照料。延醫買藥。親若家人。此可感也。又隣里窮乏者。苟與商借。無不如願。試述一事證之。去夏隣巷某號。有一寓客病死。遺孤甚幼。貧無以殮。秦氏太太惻然憫之。遂爲奔走烈日中。募集捐款。得數十金。除供棺殮外。尙有餘資。俾其子女充旅費。得返原籍。卽此可見彼之任俠尙義已。余曰。信如子言。則我之所述。舛謬殊甚。願亟補述此言。以告讀者。



# 定命新錄

(馬二先生)

金  
網  
鎖  
集



「打倒迷信」已成爲普遍口號。而猶沾沾焉言定命。豈真喜開倒車。與時代潮流忤哉。誠以事實所有。不可強諱爲無。偶憶頻年來現今時彥所遭者。拉雜記之。以見定命之說。不以今古而異。爰標之曰定命新錄。

## 王干城之幸運

王干城君爲余言。十七年濟案之日。彼實與蔡烈士公時偕。蔡與彼爲留日同學。是時蔡爲外交委員。彼亦奉命爲山東省印花稅局長。兼接山東省銀行入濟埠時。二人共乘一馬車。蔡語彼曰。君日語較熟。今日日本人來者必多。乞同往交涉署。爲我臂助。如何。彼應曰。諾。語次忽躊躇曰。尙有山東省銀行一事。惜不知該行在何許也。正沉吟間。忽抬頭望見道左一高廈。門上赫然山東省銀行之額也。因急止圍人少駐。謂蔡烈士曰。此間既是山東省銀行。且待我下車一視。料其中必空無所有矣。我當於一二時中。



完此一件事。再往交涉署助君可也。烈士亦以爲然。彼因下車。烈士與叮嚀而別。此時彼更審視。見行傍數武。卽總商會。因思此事最好有當地人士同往。庶可作見證。詎入總商會。則諸人久已躲避一空。惟贖一警區巡官周其姓者在。彼因述來意。周巡官曰。哦。然則閣下卽來收省銀行之委員矣。該行適在我區內。我身爲巡官。負保管責。得君來甚善。可同往該行卽請點收。以釋我肩責。因偕行。且告王君曰。張大個走時。此行早已一無所有。惟存銅元甚多。約值二三萬銀元。以太重笨故。未及攜去耳。此外則新舊帳冊若干而已。語時已至該行。遂相將入內。呼看行警士數人。幫同導王君點視。果如所言。王君命將銅元所在之室加以封誌。正忙亂時。忽某軍副官軍士入。謂欲借該行駐軍作辦公處。

王君語之曰。此無不可。惟存儲銅元之屋及帳冊等。不可亂動。此爲我之責任。同是一家人。彼此應相幫助。副官亦允之。卽匆匆出。俄聞外面槍聲密作。王君訝問何故。周巡官仰聆。有頃曰。此槍聲殊不類我國軍者。因命警士出探之。俄歸報。謂逼街已成爲日軍佈滿。周巡官急命將該行大門嚴扃。共從後門出入。一弄中得濟生會門。因同入暫避。該會中亦復寂無一人。時周巡官僅攜警士二。與王君共四人而已。傾聽門外槍聲愈多。咸惴惴驚疑不已。忽有剝啄聲。周巡官低語王君曰。此時來者。恐爲日人。君着中山裝背武裝帶。非宜。奈何。王惶然。忽見內室衣架上懸竹布長衫一件。因急取下。罩身上。修短適可。俯視衣架下。尙有布鞋一雙。更易之。將皮靴擲牀下。此時周巡官已往啓門。先問之。果爲



日軍門啓。一日本軍官率軍士數人入。惟時王君披長衫。手一卷。危坐觀書。周巡官告日軍官曰。此慈善機關也。諸人早逃。我輩看守空屋而已。日軍官從屋門外警王君狀。果不疑。即麾軍士同出。周巡官謂王君曰。此時若輩離去。必將復來。奈何。王君曰。盍行乎。周巡官曰。外邊戰事未止。焉能行。是夕。遂同宿其中。王君云。臥床上不能成寐。聞外邊大炮聲轟轟不絕。數之。計五十餘響。志忑轉側。直至天明。

一連三日。會中存食已爲食盡。周巡官曰。此時戰局恐非一二日能了。我輩久處此中。大非長策。當謀外出之法。王君雅不願外出。懼招意外。正猶豫間。忽日軍抬一傷兵扣門。巡欲抬入室內。周巡官急止之曰。此慈善機關。且有宗教性質。向不容人滋擾。日軍官雖納其言。然傷兵猶

以綑床臥院中。看護者憧憧往來室中。王君擁衾牀上。呻吟作病人狀。幸二小時後。傷兵移去。周巡官曰。雖去恐將復有來者。必返我區署中。再設法送君出險可也。乃命王君將襯內之白布褲脫下。着馬褲外。仍衣長衫。偕出。遇日軍盤查。則以警署傭人對。始得返署中。又住一日。次晨。以警士制服使王君着之。復作公函一封。持手中。周巡官偕同外出。僞作送達公函也者。輾轉經數街。抵一處。日軍鉄網猶未安竣。乃乘隙。跨出界外。周巡官先行。王君隨之。既出鉄網界數武外。周謂王曰。此爲中國界矣。可無險。願君途次珍重。遂別去。王君抵國軍司令部。始悉蔡烈士被斃。已三日矣。

王君曰。是日余不見省銀行。必同赴交署。則不能免於斃。至省銀行。而不遇周巡官者。亦不能



免。遇周巡官而濟生會中無彼一件竹布長衫。亦不能免。有長衫而路遇嚴厲之搜索。亦必露破綻。尤不能免。余固感謝周巡官。而尤感彼蒼之處。處佑我也。然則吾人人生死之際。詎非各有定數哉。

### 禁烟局顧問

某律師有至友。於去歲膺任禁烟局。因以法律範圍諸問題。屬諸某律師。且曰。他日成立。當以秘書長相屈。不至妨及律師任務也。既而其戚某乙。從中梗之。適某律師因有事出庭。未觀局長就職典禮。某乙乘隙白局長。謂是殆表示不長爲秘書長也。局長因以秘書長畀某乙。某律師候久之。轉無消息。心稍疑之。然念老友許我。胡致食言。且初非出于要求。寧有障礙。旋聞人言。局中秘書長已屬某乙。因自解曰。疎不問親。

我何能與乙爭。然心中不無快快也。會有卜者。至。因使布卦。問何叩。以謀事對。卜者曰。君應已有職務矣。曰。將謀兼。卜者曰。兼亦能之。特須過立夏。屈計尙有五日。方可到手。然僅名義而已。無甚進益也。某律師笑頷而已。五日後。忽禁烟局送一顧問聘函至。某律師笑曰。不圖此一緘空函之名義。乃註在命運中。且有一定之日期。然則秘書長之不可倖得。其命也夫。吾於老友無尤焉。

作者曰。今之人喜以空頭名義羅列卡片上。殆亦其命中所固有者耶。吾惜其不能少耐。而僅以名義符應固定之命運也。悲夫。或曰。彼命運中所註定者。亦祇名義而已。然則造化弄人。何必徒爲各人製造卡片上之虛榮。毋嫌太狡猾耶。



# 口挂伴室雜綴

(許息盒)

## 卷之一

舊聞軼事。最錄成編。先民已多有之。顧世易時移。新陳代謝。身親目擊。亦有不忍聽其湮沒者。或中朝故實。或里巷瑣聞。或舊學商量。或新知濬鑰。而小說論列。亦間及之。隨筆抒寫。都無體例。敢云資退之遺。竊

### 附識小之義云爾。

興化劉融齋先生名熙。載續學而篤行。著作有古桐書屋四種。曰藝概。曰昨非集。又其二則皆音韻之學。士林頗重視之。先生於音韻。獨具神悟。一日讀爾雅至印吾貽余。忽有所觸。謂此四字能盡括天下一切音。乃撰書以闡其理。又慮人不易解。遂易以咳意。烏于四字。曰如此。則人人能解矣。余讀之初。未能知其奧。後讀西文字母。中有五有音字。舍此則不能發音。與此若相吻合。既又見日本片假名。

及滿蒙藏文之字頭。其發音莫不由此而出。于是乃歎先生之神悟。爲不可及也。清同治中。先生以中允侍經筵。一日講經畢。穆宗見其所御貂袿當胸及袖之近案處。已成鞞。乃顧謂卿何太儉。對曰非儉也。臣家貧。十八年來。僅此一襲耳。上頷之。既而有督學廣東之命。蓋粵俗新補博士弟子員者。於學使者皆有贄而豐。上故知之。欲以劑其貧也。迨試畢復命。則所御仍故裝。上從容問廣東生員於學使者有贄有之乎。曰有之。雖然。學政之職。爲國家得士。非爲臣等得門生也。上曰。然則卿受之乎。曰受之。科歲兩試。凡得二萬一千餘緡。臣已飭有司爲權子母。永遠爲各書院寒士膏火之資。取諸士之富者。散諸士之貧者。楚弓楚得。此臣所以受之而不辭也。上爲嗟歎久之。余於先生爲媿戚。故知而記之。亦足以風世也。

仁和孫補山相國士毅。諡文靖。清乾隆中以平安南功封一等謀勇公。清制。漢大臣封公。符者當入漢軍。故文靖又

爲漢軍籍。由安南凱旋時。夜宿某地。有異光從海峽中出。升高望之。曰。是有異寶。乃發兵五百壅其流。令崑崙奴沒而求之。獲石卵數百枚。曰是矣。選其精者得百有一枚。餘仍投之海中。於是。以佳瓷爲盞承之。石各一盞。斲檀以爲架。列齋中。榜其室曰百一山房。石初視之。常石耳。沃以水。映日光而睇之。則奇景現焉。其一石中一鳳立山石上。文采爛然。昂其首作朝日狀。又其一則深林密箐中一巨蟒蟠大樹上。若深窅不可測者。其他有現觀世音像者。有現羅漢形者。石各一形。形各異態。見者咸詫爲奇觀。迨咸豐庚申之亂。遂無一存。曩聞蘇州劉園。猶藏其二。闕不示人。後園歸毘陵盛氏。易名留園。此二石遂不可蹤跡矣。先姑丈孫德生先生。文靖裔也。爲余言之如此。文靖有百一山房詩文集。行於世。

文靖之子曰古雲。公性風雅。不事簪組。建一園。極亭臺花木之勝。日集諸名士。觴咏其中。幾無虛夕。姬侍皆有康成

詩婢風。或能詩詞。或善書畫。至於彈琴弈博。吹竹擗箏。莫不各有一長。花晨月夕。則令獻其技以爲樂。古雲每以友朋倡和之作刻諸石。合二石而以鐵鋼之。或埋之山麓。或投之枯井。人問其故。則曰。千百年後。有人發此。使知吾輩有今日之樂。不亦善乎。其行事大都類此。或謂品花寶鑑小說。有所謂城裏一顆星。城外一朵雲者。華星北卽指福康安之子。徐子雲卽指孫古雲先生也。

先妣嵇太恭人。爲無錫嵇文敏公諱曾筠之元孫女。文敏子諱璜。諡文恭。父子相繼入相。與桐城張文和文端。諸城劉文正文清。稱爲海內三家者也。文敏幼時讀禹貢。忽有所悟。曰。大禹治水。四瀆皆先疏其下游。溯而上之。達其源。然後放而歸諸海。乃以是說質諸師。師詢其所見。乃具道之。師歎曰。吾見不及此。愧爲爾師矣。爾資稟異常兒。又具此神悟。他日必有名位。其益勉之。清雍正中。果以大學士出治河爲異數。一代名臣。其所蓄固不凡也。

秦州有趙某者。人皆呼之曰趙五太爺。而某名反不彰。好以俗語入詩。打油釘鉸之句。脫口而出。玩世不恭之流也。曾有詩曰。喜鵲叫喳喳。張家又李家。也知蜂有毒。誰謂鼠無牙。麻雀頭難大。狐狸尾易拖。（叶他）金錢能幾個。便想釣蝦蟆。蓋有所刺也。某歲新正。應戚串辛盤之招。飲畢。午夜獨持燭籠行。中途燭滅。時已被酒。乃冥行墮深園中。園故業圃者。瀦以壅田者也。穢僅及軒。顧獨力不能上。又深夜無行人。乃卓立其中。而賦詩焉。味爽。有早行識之者。掖之出。而送歸其家。薄暮。則又赴他友之招。手巨觥大言曰。吾昨夜在大坑中得佳句。諸君願聞之否。乃自誦所作七律一首。其腹聯有曰。雪白羊裘遭大劫。天青馬褂討便宜。莫不歎屬對之工。座有調之者曰。今夜若更墮坑中。當更有佳句。曰。當更佳。當更佳。其風趣如此。相傳南京解首皆不達。一解之後。無更捷禮部試者。此自明代已然。六如居士輩。其最著者也。有清一代。亦復如是。

余所親見者三人。其一爲秦州顏仁卿先生。馴。清瓊如鶴。爲文清剛雋上。而微有郊島氣。余幼時曾及見之。其一爲懷甯林右丞先生。介弼。爲先恭愼公所拔士。丁戊之際。與余同任事於財政部。每詢師門近况。殊殷殷也。又一則江都方地山先生。爾謙。皆有藉藉名。而皆不達。亦理之不可解者。或謂南京貢院。方向與鍾山相錯。午此則形家者言也。山陰程雨亭先生。光緒中爲兩淮轉運使。性嚴。任事不苟。故事。聽鼓轅門者。月有課。遴其優者而試。以事。顧主其事者。每不重視。奉行故例而已。先生至。每試必扃其門。與試者咸苦之。然優者輒延見。詢以所見。立任以事。故苦其苛者。未嘗不服其公。一日又屬試。僉惴惴以爲將有難題。迨給卷。則抄錄皇朝經世文編長沙賀耦耕序一篇。人各一紙。令加以句讀而已。蓋是書前有序數首。而以賀序爲稍難句讀。於是芒芒然相顧不敢下筆者。十幾五六。先祖淮



安公於先生有荅岑誼聞之笑謂先生曰人謂君刻君誠刻哉。既而先祖歸語家人以此事願謂余兄弟曰爾等見此序否對以未見曰檢而讀之看爾等能句讀否也時余伯兄年十七余年十五亟取書閱之則亦相顧不敢下筆乃以他紙錄出反覆讀之十數過加點呈閱先祖笑曰尙有誤點者二處爲援筆改正之訓余兄弟曰此書皆經世之學宜多讀之極有益無徒沾沾制藝爲也此事距今已四十年每一念及猶彷彿當年親受庭訓時也。

閩魚一物。鑿然有之。非譌言也。逢閩年則上。恆以四五月之交。見於淮南一帶之海濱。他處則未之聞。魚首每肖其年所值之辰。丑年則首肖牛。未年則肖羊。亦一奇也。顧皆無目。眶中血淚汪然。若新抉而去之者。身巨如三四間屋。海濱居民。相率操刀而割。着草屨入魚腹。取其油。約得十數石。脊骨大者。幾二丈。脊骨之一節。可以爲坐墩。腹中婦人。斂釧之屬。皆有之。結衣之銅鈕。近斗餘。皆葬身其腹者。

之所遺也。光緒丙午。余於役鹽城。聞人言閩魚上。亟欲往觀。先一日黃沙蔽天。既而大風起。挾驟雨俱至。土人言遙望風雨淒迷中。若有神物簇擁。推之而上者。海濱泥濘。不可行。乃著短後衣。攝屨挾雨具而往。遠望人叢中一物巍然如小阜。腥風襲鼻。觀同行者告余。是卽所謂閩魚也。居民以大木十餘夾搗之。而以刀剝其腹。蓋慮其負痛一轉側。則壓而死者將數十人。余問何不俟其斃而割之。曰若然則須十數日。蠅蚋叢集。腥臭不可嚮爾矣。是年辰集在午。余趨而視其首。則果若馬首形。是亦事理之不可解者。子丑寅卯等十二辰。皆有所屬。如子鼠丑牛之類。其所以然之故。說者言八人殊。然大率皆牽強附會之說。其實此理極爲明顯易曉。蓋周天二十八宿。各有方位。與十二辰相爲錯綜。子之辰適居虛日鼠之位。故子屬鼠。丑之辰適居牛金牛之位。故丑屬牛。寅之辰適居尾火虎之位。卯之辰適居房日兔之位。辰之辰適居亢金龍之位。巳之辰適

居翼火蛇之位。午之辰適居星日馬之位。未之辰適居鬼金羊之位。申之辰適居鸞火猴之位。酉之辰適居昴日雞之位。戌之辰適居婁金狗之位。亥之辰適居室火猪之位。其各有所屬。卽由於此。初無其他奧妙。自昔以來。從而爲之辭者。似皆未見及於此。故爲表而出之。

光緒戊戌。德宗厲行新政。以操之過急。不久而難作。其裁撤與總督同城之巡撫。亦爲新政之一。所裁三缺曰湖北巡撫。曰廣東巡撫。曰雲南巡撫。厥後新政一律推翻。悉仍舊貫。所未復舊規者。僅此一事耳。

庚子以後。吾國學者。忽喜用日本習用之名詞。稱之曰新名詞。不脛而遍全國。亦一異也。張文襄最惡之。文書有偶用者。輒加以勒帛。或言新名詞亦間有穎雅可喜者。公何惡之太甚。文襄掉首曰。不食馬肝未爲不知味。何必是。兩淮鹽筴之利。甲於全國。自晉唐以來。代有隆替。有清一代。康雍乾嘉四朝。可謂盛極一時。而齷賈享用之豪侈。雖

王侯不能及。裕陵且有寧爲鹽商舍人不作南面王之語。可以想見其盛。當時有所謂八大商總者。世其業。其次者莫不仰此八家之鼻息。而承其頤氣。他人不能染指也。高宗南巡時。揚州供張之盛。無與倫比。而園林之美。各具佳勝。一時文士騷客。若板橋冬心。兩峯。瓠復堂輩。無不流連於其間。而受其供養。朝士新貴及翰苑名流。出京者。投以一刺。賸以親筆。楹帖。聚頭扇之類。則萬金贖儀可立致。至於衣飾備裘葛之奇。飲饌極珍錯之異。莫不誇多鬥靡。更無論矣。財富之歲。供國用者。幾亞於全國之租稅。然不過十之五六耳。乾隆一朝。雖武功文治。震耀一時。而平回部。平準部。及大小金川之役。臺灣安南之征。靡帑至不可勝計。至嘉慶而川楚教匪之亂。久而始平。元氣於以大傷。宣宗登極。力崇儉約。而司農已告匱乏。會善化陶文毅公總督兩江。故有兼管鹽政之職。清初沿明制。兩淮設鹽院。秩二品。雍正中裁其缺。改設都轉運使。司轉運之職。而

以總督兼督鹽政。欲使鹽筴之利。什九歸諸公家。願業弊已久。不可鉅梳。於是毅然以快刀斬亂麻手段。廢歲綱之舊。改票鹽之制。無論何人。繳費領票。即可運鹽。於是把持之局驟破。所謂八大商總者。遂一蹶而不可復振。其先之衣租食稅。於是中者無慮數萬戶。僉無以洩其憤。乃於每歲除夕夜半。相率以紙爲冠。着桃樹上。以刀斫而去之。曰殺桃樹。蓋陶公名樹。取其同音也。至洪楊亂後。此風始絕。

福州王可莊殿撰。未第時才名藉甚。當道皆欲羅致之。後卒出大學士寶鋆門下。寶頗優禮之。某歲大考試靈壽杖賦。押相字韻曰。危不持而顛不扶。焉用彼相寶見之。以爲譏已。則大恚。會朝命王主考江南試事。既畢。總督劉忠誠公設祖筵餞之。將軍及兩司皆列坐。忽材官報有急遞。賈廷寄至。忠誠亟離席去。頃之還就席。王問廷寄何事。忠誠囑曰。且緩言之。王疑之。更問。仍不以告。王愈疑。聖欽一

觀忠誠不得已授之。則鎮江府員缺。着王仁堪補授之上諭也。王觀之色立變。亟避席稱屬吏。蓋諭中且有著即速赴新任。不必來京請訓語。毫無轉旋餘地。尤令人難堪也。將軍及兩司亟爲解之曰。公雖無須北上。然亦當俟副主考返京代爲復命後。始爲畢事。公今日固仍口銜天憲也。於是洗盞更酌。勉強終席而散。說者謂寶鋆藉是報其宿怨云。

泰州宮夢仁先生。清初任通政使。世稱爲大銀臺者也。清初沿明制。於京師設通政使。掌收發各行省章奏。雍正二年設軍機處。總攬機要。而裁通政使司。其封翁初婚之日。新婦廟見後。導入青廡。忽呱呱者已出裳中。啼聲甚偉。時男女內外賓客咸相顧錯愕。莫能發一語。忽太翁自內出。呼其子至廳事。攔其面而數之曰。我屢戒汝勿得輒往外舅拈家。汝爾不聽。數數私往。雖獲爲媼姪。亦當避。今若此。汝尙得爲人乎。覆批其額。於是衆賓客羣稱太

翁勿怒。謂事已至此。責之奚益。况渠本爲夫婦。有罪亦當未滅。今日吉辰。勿過煞風景也。斯時新郎木立不作一語。則羣擁之入房。先是新婦已陰懷死志。將伺隙仰藥。及聞太翁責子事。心稍定。陰頌太翁之德。而賓客中無男女內外。莫不心佩太翁倉卒定變之才也。後是兒極聰穎。讀書目十行下。年十九。補博士弟子員。明年舉鄉薦。連捷成進士。卽夢仁先生也。方太翁之錫先生以嘉名也。告人曰。吾兒將娶之前十日。余夜夢神人自天而下。謂余曰。十日後錫汝子以佳兒。且爲五德之首。故余字之曰夢仁。初不解。十日後語。今始驗耳。先生文章政事。皆卓然可傳。有詩文集行世。願天閣不能人。無子。以弟之子爲後。論者謂太翁以權宜定一時之變。既保兩姓家聲。復全母子性命。誠爲盛德事。故天以夢仁先生昌大其門。又令其無子。不亂其宗。天之報施。抑何奇哉。

吳興有沈某者。清道咸時家頗富。其少主性豪侈。衣飾玩

好之美。盛於一時。粉白黛綠。列屋而居。其最寵姬足纔小。不盈握。乃以錦繡爲製睡襪。又以香綿雜海南異品爲蓆。實其底。令巧匠以香楠作臥牀。飾以珠玉。雕縷之細。窮極工巧。牀內作圍屏十二折。外繪禽鳥花卉之屬。屏有複百。啓之。則工筆所繪人物。若紉据姐已圖之類者。凡十有二。各具意態。闔之。仍一尋常屏風耳。其所爲類如此。咸豐庚申。赭寇之亂。牀爲所得。獻諸渠魁。得重賞焉。而少主者卒罹於禍。人謂淫侈太過之報云。

秦州沈某。官京師爲郎。國變後返里。遂不復出。妻死。寵其妾。乃跋扈不可制。里之人有訟不得直者。輒納賄於其妾。而使沈爲說。項於官。不從。則詬罵之。必得勝而後已。妾故小家女。不知大體。性貪而狡。賄之來也。愈豐。則愈喜。事之是非輕重。與人言之可畏不問也。沈尙非欲得造孽錢者。以不勝其賂。憤而嗟於庭。一日。閉戶密作一疏。禱於城隍之神而焚之。越三日。其妾死。明日。沈亦死。一晝夜而蘇。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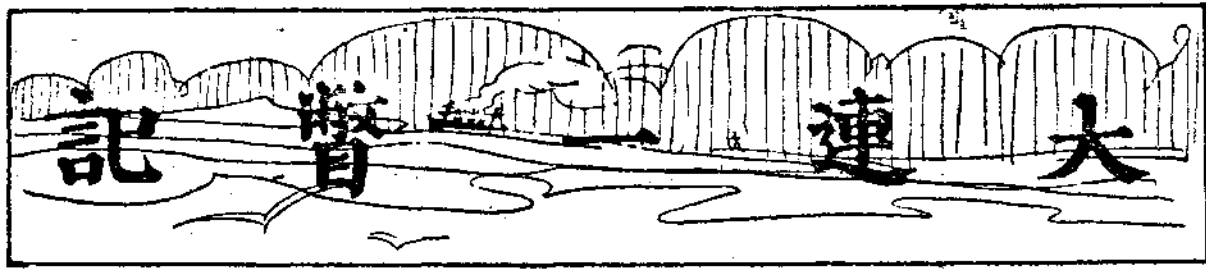
言神喚去與其妾質。妾狡辯久之始服。於是神治其妾罪而令沈歸。此民國七八年間事。

余生平有最痛心者一事。初先祖淮安公需次江蘇。全家隨侍寓於揚州。既而以泰州居家儉。遂移寓焉。先妣樁太恭人世承家學。性慈愛而督課極嚴。余幼時即口授幼學及龍文鞭影。稍長又授資治通鑑。余之得以稍有此一知半解者。得於師授者半。得於先妣夜課者亦半。光緒乙未先祖命余兄弟返里應童子試。以正月中浣啓行。凡九日而抵杭。時汽輪猶未徧及也。歷縣府院三試。至五月而歲事。堂叔麟孫伯兄真甫與余三人同日補博士弟子員。先是先妣已感微疾。既得報而喜。疾遂瘳。余聞之心稍安。迨登程而先妣疾驟變。遂致不起。途中家人祕不告余。比舟抵岸。驟聞耗。余哇然一吐血塊隨涎而出。遂暈於舟中。嗟乎。以先妣期望之殷。僅此區區一衿。稍博其歡。而竟不少留。不能復覿一面。問答一語。既未能親侍湯藥。又未及親

視含殮。此誠腐心刻骨終其身而不能或忘者也。小子不肖。學殖荒落。又毫無建樹。無以慰在天之靈於萬一。屬筆及此。不知涕淚之何從矣。

東原先生石濤松雪一聯。頗以自詡。吾友某君曾以二語評之。上句曰。不配不配。又不配。下句曰。夸而欺。石濤以有明宗室。國變後恥食周粟。隱于緇衣。其出處大節。皦然不磨。豈後世利祿熏心者所能望其項背。一也。國破家亡。滿腔悲憤。無可發洩。乃託之於畫。以終其身。二也。至於衲之一字。石濤於禪學。雖不聞有顯明之道行及著作。然必有其獨到之處。彼固有託而逃者也。三也。三者無絲毫相似處。故曰不配也。若松雪以趙宋宗室而忝顏事仇。其氣節已不足論。然書畫二者。輒近以來。猶未見能有與之匹敵者。乃遽以後身自詡。豈非夸大而自欺欺人之甚者耶。

(卷之一終)



民國十九年歲首。余由渤海東航。直達大連岸。其停船處。作一湖狀。直徑可十餘哩。兩旁以人工砌成海底城垣。而獨開其一面。使船隻往來其間。實防海政策中之偉大建設。

舟抵海口。即在水面停輪。有日本水警員三人。駛小筏來。登船檢查。

乘客殊嚴厲。其類似傳染病者。皆禁使登陸。於日人則無此項手續。受檢查畢。縱舟泊岸。岸以約厚三尺。寬一丈之巨石。累疊而成。碧波澄澈。可由水面透視石級。逾二十餘層。沁心浹髓。煩渴都消。大陸城市中。無此福澤也。停船之處。地曰埠頭。屬大連市第二十一區。日人所劃分也。捨舟登岸。不數武。即郵務總局。極目北視。有修闊之馬路一道。其直長度。爲目力所不能達。寬約十餘丈。可四倍於上海公共租界之南京路。地面勻鋪細沙。膠以薄油。既適步履。又甚潔淨。雖大風驟至。亦無塵土起於空際。

大連市絕鮮西式樓房。商店住宅。大率如鷄埒之列於馬路。屋宇極清潔精雅之致。人行路甚寬。普通多擺列浮攤。售拖鞋及兒童玩具。完全日本風味也。

馬路上車馬自由往來。並無警捕指揮其間。然無碰人碰車之事。晝間亦無當街鬪毆。入夜亦無綁票行劫者。

電車較華式稍矮。然闊則逾於華式半倍。坐椅極精雅。乘客列坐兩旁。售票人往來於正中部。殊綽

## 遊記

(渭北)

有餘裕。車窗上無某路字樣，以車身油漆色彩別之。以紅白黃藍綠諸色爲通至何路之標識。在五六里外即可望見。車之價無遠近貴賤之分。一律五錢。但以日金爲限。華幣不收。（日幣一錢爲中有圓孔之銅元一枚。較華幣銅元稍小。價則三倍於華幣。）蓋由極南之郵務總局。至極北之沙兒橋。價五錢。僅坐一站。亦爲五錢也。馬車極輕小。僅可坐二人。價甚廉。人力車較華式大。馬路上不多見。郵務總局附近。有巨大之鐵橋。上鋪細沙。等於通常馬路。車過其上。不注意俯視。竟不知爲鐵橋。其實橋下有鐵路七八道。火車時由其間通過也。濱海處有小商場。屋宇宏敞。內容整潔。我國內地。無此佳境也。郵局所用之郵票。概爲日本式。平信三錢。合華幣銅元九枚。大連有一特殊境地。大堪爲中國內地之模型者。曰敷島廣場。爲一坦闊之空地。位於大連市正中部。小販貿易。三教九流。色色俱備。恰堪與北京之大橋。天津之三不管。

相映成趣。蓋華人俱樂部也。其處有測字者。看相算命者。說大鼓書者。賣藝者。演魔術者。理髮者。賣糖果稀飯點心。酒菜者。以抽籤爲賭博行爲者。在此市場。則概行華幣。金吾不禁。紙烟價極賤。不貼用印花。香蕉荔枝木瓜等物。較中國內地。可取半值。令人有錢重物賤之感。渭北曰。余於大連之遊。所最縈繞腦際者。厥爲抵岸後之一事。時於大連情形。茫然不解。擬發一家函。報告行蹤。粘中國郵票四分於信封上。顧不知郵筒何在。乃就一華人問之。彼着布馬褂。似是商店管帳者。彼注視余上下久之。慨然曰。君由內地來耶。此間不用中國郵票。貼日本郵票三錢方可。予曰。然則需錢幾何。何處可購。彼殊惻然。探手於懷。出皮夾以郵票一張相贈。且曰。祖國同胞也。聊以表意。歸幸爲我語人曰。大連蓋已日本國土矣。予聞之。誠不勝其感慨也。（濟公曰。今東北四省。亦且論爲日本國土。大連其小焉者也。國一讀之。不知作何感想。）

# 上海南洋藥房

南京路四二六號 電話掛號六八二六

## 中國總經理

電話

號碼

總批發  
業務部

蘇美俄蘇  
藥材化學  
原料用品  
吉利血  
藥苗漿

三三六九三  
二二七九二  
九三九四六

製造蛋白銀  
硝酸銀阿及  
魯爾地阿斯  
太司等  
發行補血解  
毒特效藥「  
情的果」淋  
病聖劑「殺  
濁病」  
運銷各國名  
廠原料藥品  
醫療器械血  
清新藥  
專辦海陸空  
軍紅十字會  
各大醫院器  
具藥材藥棉  
繡布



凡人思慮過度。  
神經衰弱堪虞。  
欲圖補救。應速餌服  
健腦補血米。藉以  
磨強實液。血增充力。

上海南京路掛號西藥房  
集 成 藥 房



張恨水先生傑作

# 鐵血情絲 已經出版

恨水先生文名滿海內啼笑因緣膾炙人口本書敘武俠神怪氣息絃愛情有纏綿意致論筆力不在啼笑因緣之下講情節實在啼笑因緣之上金鋼鑽報刊登三分之一讀者已交口稱賞全書共三十六回一氣呵成愈加精采奕奕現已出版每部定價大洋三元貳角實售七折外埠函購加寄費一角五分

發行者金鋼鑽報館 批發處

上海五馬路棋盤街

三星書局

本外埠各大書坊均有經售

王小逸先生傑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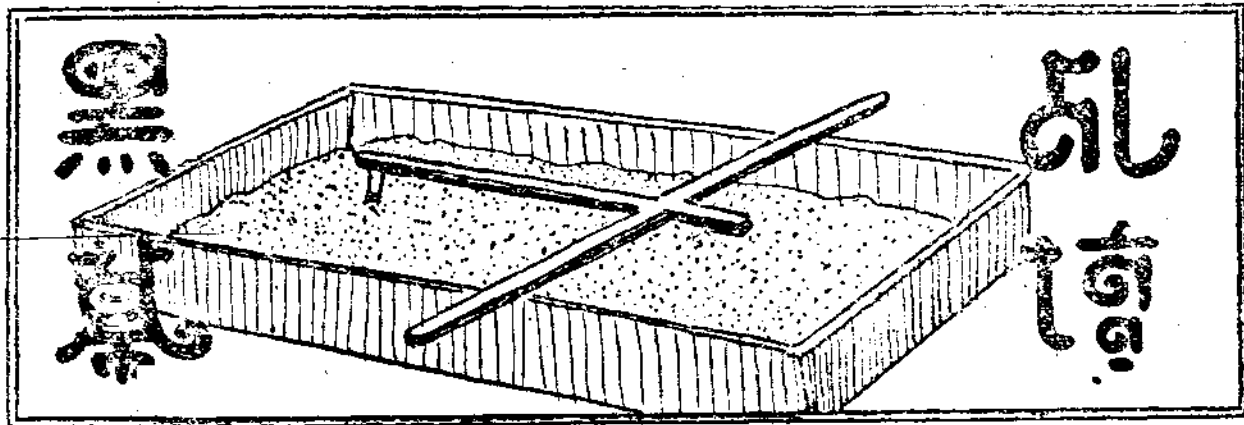
# 衆生相 現已出版

小逸先生長於說部所著如天外奇峯春水微波等俱膾炙人口衆生相一書尤為士林所推許全書共四十回分訂四冊現已出版定價大洋三元實售洋一元八角正外埠另加寄費一角五分

發行者金鋼鑽報館 經售處

上海五馬路棋盤街

三星書局  
大衆書局



# 序

(健碧斑紅館主)

久靜思動。想撤一爛污。撤啥爛污。撤亂壇之爛污。如何撤法。在金鋼鑽上戳穿其黑幕。余方磨墨。伸紙滯筆。吸煙搖首。搆思門呀然開。來一紳士式者。揖余而言曰。此爛污不可撤也。吾之威望殆矣。曰。久矣。爾之詐也。余必撤之。誓必撤之。又來一名士式者。鞠躬而言曰。此爛污不可撤也。吾之聲譽糟矣。曰。甚矣。爾之欺也。吾必撤之。誓必撤之。又來一飯桶俯伏而言曰。此爛污不可撤也。吾之飯碗碎矣。憫之。將搆筆。雖然。彼蠱惑羣衆。爛污撤之大矣。不可不撤其一撤。又來一婦人。檢衽而言曰。歐格爛污。弗要撤。吾之性命危矣。憐之。將搆筆。雖然。彼興妖作怪。爛污撤之大矣。不可不撤其一撤。來者愈衆。咸曰。誓何在乎。(扶乩者先設誓)獲罪於天。無所禱也。不與辯。驅而屬我稿。大撤其爛污。因思夫靠乩壇而吃飯斂錢者之衆。而迷信乩壇。供飯輸錢於若輩者之尤衆。爲可痛也。則此爛污之不可不撤也必矣。夫爛污之大者。曰洋爛污。今其洋爛污哉。是爲序。

## 亂壇之漫布

亂壇之設。徧於國中。小如城鎮。大如京畿。陋如窮鄉僻壤。文明如上海天津。無不有之。其魔力之大。亦可驚矣。

### ■ 乩壇之沿革

乩壇之沿革。不可考也。非不可考。讀書不多。吾不知也。大約肇自紫姑神耳。此條不過聊備一格而已。

### ■ 乩壇之設備

乩壇之設備。至爲簡單。一個神龕。或一軸神像。前設一案。供以香燭花果。上置沙盤。方徑二尺。高可三寸。上合以蓋。中鋪細沙。製以楠木。陋者梓柏銀杏。椴木。乩亦木製。如十字形。低首昂尾。取象乎鳥。嘴鑲檀香。張翼若弓。粗纜若指。長二尺許。至於房屋。則或如某縣某壇之崇垣峻宇。或如滬上某壇之初設。不過租人家一個廂房。一個亭子間。大小不論也。或若某埠某壇之清淨猶仙境。或如滬上某壇之設於塵囂萬斛之遊戲場中。喧靜不論也。

### ■ 乩壇中之術語

盤曰沙盤。乩曰仙乩。兩人執乩翼。盤中寫字曰扶乩。或曰扶鸞。一日之初次扶盤曰開沙。有所請求。書於黃紙。置神

座前。是曰攤單。或曰稟。盤中之字曰乩訓。或曰諭。一事諭畢曰息。一日諭畢曰收。息則當日當再諭。收則雖扶而無字。是故當息不可以誤收也。當收亦不可以誤息也。扶乩者曰乩手。左曰上手。或曰左司。右曰下手。或曰右司。壇中人曰弟子。弟子皆有壇名。壇名自乩訓出。曰錫名。乩壇之神曰守沙子。玉皇大帝所派也。定例。守沙子三年一換。然有不滿三年而換者。亦有一常不換者。非守沙子之有辭職連任等情。趁乩手之高興與否而已。

### ■ 乩神

守沙子常駐壇中。雖閉門數月。不敢擅離職守。有稟必諭。有問必答。有病必醫。有求必應。既不支薪水。又白盡義務。真好心想哉。

其餘仙佛神鬼。聖哲英雄。僧道尼姑。醫卜星相。三百六十行。行行可以應召而至。雖勇猛若關羽張飛。詩人若杜甫李白。醫生若華陀先師。和尚若濟公活佛。或降自三十三

天。或來自十八層地獄。或航自南海。或駕自西天。或自千百年荒墳爬起。或自九萬里雲遊過來。無不能應召而至。乩之術神哉。

### 符籙

召乩神有符籙數種。余多遺忘。既是搗鬼。何必說出。且現在滬上乩壇新法。不用符籙。神能自至。蓋習之難也。

### 乩壇中之禮拜

乩壇中類多用三跪九叩至敬禮。一年中逢幾次仙佛誕日。值壇者必率諸壇弟子禮懺開沙。是日必茹素。斷房事。否則不得入壇。又每歲擇定九日設壇建醮。曰九皇會。或做保籙。皆歛錢之法門也。

### 九皇會

九皇會。不知何九皇也。謂可消災降福。保佑平安。值壇者先期持黃籙。挨家募捐。多寡不論。愚夫愚婦。以其可消災降福也。節衣縮食以捐焉。典衣質物以捐焉。腹可飢。體可

凍。債可不還。租可不繳。九皇會之捐。不可不踴躍輸將也。故做一次九皇會。雖範圍有大小不同。而多至千萬金。少亦數百金。可唾手而得也。

### 做保籙

做保籙者。拔十八層地獄中之新舊諸鬼。一一羽化而登仙也。為人子者。誰不欲其父母祖先。脫離奈何橋。血汚池。枉死城。刀山。拔舌諸地獄。而入仙境乎。故破費三數金。購一保籙牒文。及捐納紙錢錫箔若干。即可使已死之鬼。解脫諸厄。永不入輪迴矣。至紙錢錫箔之數。及保籙牒文之值。由乩訓而定。

保籙牒文。為模糊不清之印板文。約三四百字。畫硃符五六道。書符者。類多高行法師。先期齋戒沐浴。焚香設硯。隨畫隨念。畫畢。六吹其氣。曰嘯呵呼咽嘻吹。出自五臟丹田。其聲噲然。嘯然。每吹之聲各異。而每牒之聲皆同。頗不易也。保籙之值錢。賴有此耳。做保籙之賺錢。亦惟此耳。大約

範圍至小者。亦千牒以上。則斂錢亦可數千金矣。至其功德圓滿之日。焚燬錠帛。灰積如山。光耀數里。尤可咋舌也。

### 鄙人之經驗

夫撰黑幕者。必老門檻也。否則言而不實。語焉不詳。非此中人。雖知其僞。不可必也。以無證據故也。故聰明絕頂若紀曉嵐袁子才輩。且奉為神明。載諸筆記。不一而足。是其門檻之弗精也。吾不能起而告之矣。時余方弱冠。偶走某壇。香烟繚繞。乩聲沙沙。曰仙降開沙也。心知其僞。不敢形諸口也。壇中人且神而明之。又烏敢叱之。好奇之心。勃然而發。遂僞為虔敬。得收為弟子。求充乩手。三請而允。曰必齋戒六十日。跪誦黃庭經六十過。不得不如其教。遂習焉。同習者凡八九人。累月按時而往。至則叩木魚。誦黃庭。洗手習乩。乩不動。曰先打圈。日日打圈。不得隻字。不知其幾萬圈也。

期將滿。仍不得字。益知其僞。試任意作數字。以告舊乩手。愕然不答。既而屏衆告余曰。字出於而手乎。曰否。乩也。曰必而手。曰習乩誦經。兩越月矣。虔誠所格耳。安得不有字。否則若尊乩訓。亦得謂為出自爾手耶。彼僞者。沈思有頃。曰能文乎。曰能。曰能詩乎。曰問作之。曰然。則傳其道者子也。遂傳其訣。曰如此如此。要以設誓。謂不可為外人道也。遂誓。蓋乩僞則神僞。神僞則誓僞也。誓僞不妨以告人也。不妨撒撤其爛污也。撒爛污者。大功德也。明日。余遂為乩神守沙。諸同習者皆為下手。余獨為上手。一一任意錫名。蓋下手皆不知此中巧妙也。於是不復誦經。至則僞託仙侶。作詩數首。或詞一闋。時余方學塗鴉。詩成輒呈師批改。率多塗竄。而乩壇中詩。烏能告人。雖然斷頭髮。此時鄙人尚無髡鬚。祇得撚撚頭髮。終覺不妥。而乩中書出。見者皆以為不同。凡響也。此與某筆記中。不能記憶書名。所言李太白降乩。某

士子限九菲酒酌。請詠貓兒詩一首。乩立書一絕曰。貓形似虎十八九。愛吃魚蝦不吃葦。□□□□□□□□□□（已忘）翻倒牀頭一盞酒。（濟公按。第三句髣髴爲只因捕鼠太猖狂。）請詩者就此叩首敬服。而撰某筆記者。亦盛言其佳。其實此詩佳在何處。要與鄙人之不同。凡響類耳。久之。覺其無謂。遂不復至壇。今見夫乩壇之盛也。雖京津漢滬。繁盛文明。而無聊文人。破靴紳士。皆以此爲斂錢噉飯之工具。殺人誤事之利器。報章雜誌。復視爲神奇。競載以登人聽聞。則余此篇之作。豈得已哉。

### 扶乩法之種類

扶乩之法甚多。最普通者兩人各扶左右兩翼。由下手逐字報出。鈔諭者逐字錄下。此種毛病。大都出於上手。然法術精者。做下手亦能出毛病。蓋左手作字較難也。其餘或懸乩樑上。扁門片時。則乩諭已出。或出沙盤。或書於紙上。此種毛病。則出於隔室。然此法易露破綻。故用上法者多。

### 使人信服法

扶乩者欲使人信服。乃用種種方法。故神其術。如罰跪。擲乩。求詩對書畫。或叩求失物等。

●罰跪 扶乩者故意自犯壇規。或茹葷入壇。或遲到。或作蔑神之語。則乩諭罰跪一炷香。或跪誦黃庭經幾卷。於是衆皆駭服。以爲神靈明察秋毫也。

●擲乩 乩手故意周轉不靈。或誤報乩諭。或錄諭屢誤。於是乩仙大怒。擲乩壇外。但擲乩之破綻。明眼人最易看出。蓋擲乩之力。若出於乩仙。則事前司乩者當漠然不知。奈何司乩之手。必往後若干。一若吾人之擲物也哉。顧此時壇前苟有觀衆。已駭愕不知所措。叩首如搗蒜矣。何暇顧及司乩者之手乎。

●求詩求對 司乩者預作一詩或對。臨時呈稟求諭。以其題限其題。以其韻限其韻。於是盤中立時諭出。使人無不驚其才之捷。韻之穩。對之工。而信其神之靈也。

●求書求畫 此廣告術也。壇中人欲大斂其錢。如九皇會。做保錄。或『口口敷華弭劫大會』等。乃以自己之書畫。託諸乩仙。以聳動觀者。其法乩預諭某月日某仙憑乩作畫。或幾尺方匾額。或幾丈大榜書。使一市之人。皆知其事。而此時。司乩者局門執乩。大練而特練。屆時出諸乩上。觀衆大集。無不驚歎其神。從而不信者信之。信之者益虔。其技不亦神乎。其術不亦巧乎。然而乩書從無正楷。乩畫從無工筆。率多狂草。蓋狂草易掩。正楷工筆則殆矣。

●叩求失物 此最拙於施術。而最巧於惑人者也。此中人佯失物。預藏某處。求籤問卜。大索不得。迨知之者衆。乃叩求乩仙。頃刻而珠還合浦。於是乩仙之神靈。喧騰於市上。斂錢之手段。預施於愚民。而迷信之根苗。已深布於衆人之腦海矣。非施術之最拙。而惑人之最巧者乎。

### 扶乩濟窘法

扶乩最易受窘。非有傳受各種濟窘之法。不敢輕易出馬。

蓋一旦弄僵。遂糟糕也。其法如下。 六

司乩者偶忘字句。苦思不得。乩在盤中轉轉而轉。乃諭曰。司乩心不虔敬。周轉不靈。吾去矣。略停想。得乃由守沙繼續諭出。如謂頃問乩手不靈。某仙駕去。留得全文在此云云。於是一場窘事。輕輕過去矣。

盲從之徒。好事叩問乩仙。如降乩者爲詩人。則請爲詩。爲歷史上人物。則叩其當時事實。在叩問者固非非難。乩手而乩手每窮於應付。於是乩仙輒棄乩而遁。守沙乃爲解說曰。此餓鬼假託者也。此其部下某神代表者也。此蓋守沙自圓其說之法。叩求者乃一笑置之。苟欲窮其究竟。則乩仙之爲真爲假。吾人固不能見其面。無從而知之。守沙獨亦不見之乎。奈何必俟其窘。俟其遁去而後說穿之。不俟其來。俟其降乩而先拒絕之乎。真所謂放他媽的屁。放他阿堂太太之屁也。雖然。問之者固已屈膝膜拜。信其爲有神。從不想到此一層也。

(完)

社會  
長篇

# 摩登小史

張恂子著

## 第七回

呼將伯熱心逢冷面

賁夫墮野鷺妒家雞

大石太太顛頭播腦。在演說她情場的戰史。道不是我吹。只一下子。便把那小孫俘虜來。我瞧是機會了。也不用再紆迴曲折。當下便單刀直入地暗示他。說我在大亞開着長房間。好笑小孫給我手上幾隻鑽戒。瞧的他眼花撩亂。這會子早已六體投地。心悅誠服。巴不得早一刻如此這般。好在咱們身上。榨些油水出來。只見他立刻便把一雙色眼。擠成了一條線。嘻皮笑臉問道。好太太。您開的長房間。可容許我去玩玩。說完這句話。便仰起脖子。一對眼珠子。骨碌碌地。只管在我臉上打磨旋。這分明是在表示出他那患得患失的心理來。一不做二不休。索性欲擒故縱。讓這小子如同螞蟻般。在熱鍋上多跑幾個圈子吧。當下打定了主意。便正色回答他說。現在男女社交公開。去



是未嘗不可以去。不過我男朋友女朋友都是上海灘上站得起來的人物。你當着他們的。面。須要放尊重些。別低三下四的。露出破綻來。讓他們瞧透你是一個吃開口飯的。連我名譽上也受損失。大石太太在二石太太面前。邊說邊又得意地笑道。我說完那幾句話。留心偷瞧小孫的臉色時。只見他漲的滿臉緋紅。我想請將不如激將。這一下子準會發生功勞。果不其然。小孫從那時起。才認識區區不是沒有來歷的普通女人。所以不等我去挑逗他。早已心癢難搔。其實我那房間。是專誠爲了他才開的。那會有別人找上門來。因此推門進去。靜悄悄地。只是一間空房間。在小孫的心中。以爲房間裏沒有人。是天造地設的好機會。那裏知道。這房間壓根兒就沒有第三個人知道呢。他既不肯錯過機會。自然會做出許多醜模樣來。顛倒價挑逗我了。不瞞二孀子說。便是在那個時候入的港。二石太太道。瞧不出像你大嫂子那樣的老實人。倒也有許多張致。只不過大伯頭上。又多了一頂綠頭巾了。這句話說的大石太太又磔格磔格。價像鴨叫般笑了起來。二石太太這時。便在心頭怙愒。自己此來。原是爲了那隻鐵箱。別只管闖扯談。反把正文忘了不說。正在沉吟時。却聽大石太太問道。我把和小孫的

一段交涉都告訴了你。那麼你一禮拜多不到這兒來。在幹甚麼鳥事。你不從實招來。仔細我揭你的皮。二石太太見問。心想自己本待開口。不想她倒先問起來。給自已一個開口的機會。這可也用那單刀直入的方法。乾脆便拿自己的來意和他說明了吧。當下便搭趣道。你不要量自己度他人。以為天下老鴉一般黑。女人除了偷漢子。便沒有正經了。要知道我和你壓根兒嗜好不同。詩經易經。各有一經。說出來你就早知道了。便是在二百九十一號賭錢。大石太太縐眉道。你怎麼老是歡喜頑那幾張花骨頭。贏了猶可說。輸了可真犯不着。這幾天怎麼樣了。可翻轉些本錢來。沒有。二石太太見問。歎了口氣道。這真是前世裏作的孽……二石太太說到這裏。也就不再客氣。一五一十。把自己如何輸了許多錢。不但私房小伙。和珠鑽首飾。都送在幾張花骨頭上。連搏霄的鐵箱。都輸空了。這些話都告訴了大石太太。直聽的大石太太大驚失色。等她說完了。便接口道。哎。這可了不得啦。回頭老二要查問起來。怎麼交代呢。他是個霹靂火的性格。發起脾氣來。拿刀弄杖。什麼事都做得出來。這真是糟糕糟透了。二石太太珠淚盈盈地道。誰說不是。況且我的脾氣。你大嫂子是知道的。生平就不肯落

把柄在人家手裏。所以這事情不等老二查問。要先把鐵箱裝滿了才對。可憐我連孩子們的小鑽戒小金鐲。都一律當的當。賣的賣。輸光了。再有甚麼路可走。去弄一筆錢來填補這個虧空呢。轉念頭轉了幾夜。天實在沒有辦法了。所以才來求你大嫂子幫忙的。請你大嫂子借些現款。或是首飾給我。湊這麼兩三萬。要是不夠。再往別處想法。也就容易些了。求你大嫂子看在幾個孩子的面上。我做娘的是自作孽不可活。是那幾個孩子。是不曾作甚麼孽。却生生地被我娘拖累了一同吃苦。我做娘的思前想後。可總有些對不起他們。好大嫂子。你總得發發慈悲心。救一救我那幾個苦命的孩子才好。二石太太心高氣傲。生平就沒有說過這種乞憐的話。如今路極無君子。要向大石太太借錢。不得不說得婉轉些了。憑仗自己和大石太太的交誼。兩人一同幹那見不得人的勾當。大石太太決計不能拒絕的。兩三萬洋錢。數目太大了。也許大石太太不能從井救人。至於一萬或是八千。是拿得穩穩的。大石太太非應允不可。誰知二石太太的穩瓶抱的太緊。說時遲那時快。只見大石太太條地便把臉色向下一沉。接着腦袋搖的像博浪鼓般道。二嫂子。你江南望見江北好。以爲我手裏積蓄的私房

小伙。總該不少吧。那裏知道。這幾時你在花骨頭上輸錢。我在小白臉身上也貼掉了不少。這一趟給小孫一下子斧頭。又斫去了幾千塊錢。你不信。我可以把真憑實據給你瞧。說時便從身上掏出一大串鑰匙。在抽屜裏找出一隻安放首飾的小鐵箱。揭開箱蓋。伸手去掏出一大疊花花綠綠的字紙來。送到二石太太手裏道。你瞧你瞧。真憑實據。便是這牢什子。二石太太定睛細看時。原來這一大疊都是當舖裏的當票。二石太太隨手翻了翻。見當的數目。也有六七百的。也有一二千的。估量起總數來。至少要一萬塊錢。才能把當票上的東西都贖得回來。二石太太拿了這一大疊當票。呆呆地發怔。心下早似打翻了五味瓶般。甜酸苦辣。正不知是甚麼滋味。所以沉吟着還沒答話。誰料不等她開口。却從大門外面。送進一陣汽車的喇叭聲音來。接着人喊馬嘶。好似來了個闊客。兩人不約而同。都側着腦袋細聽。湊巧聽見家裏用的一個小廝。邊從大門口往裏跑。邊嚷着道。樓上那位阿姐在着。快告訴太太。說老爺家來了。二石太太心頭詫異。想大伯石時雨。也和自己丈夫石搏霄般。在外頭早娶了姨太太。一年到頭。也難得回大公館來的。怎麼不先不後。趕在今天會想着大太太。特地回來瞧瞧的呢。

二石太太正待開口動問。誰想大石太太一聽老爺二字。早忙不迭地。在二石太太手裏把那一疊當票搶了過來。依舊向首飾箱裏一塞。一聲響亮。早連鐵箱鎖在紅木大床上的一隻抽屜裏。剛擄掇停當。只聽得一路裏足音雜沓。那位石時雨。留着一嘴八字鬚。給大公館裏的僕役們簇擁着。拾級登樓。來到大石太太臥房裏面。二石太太只得照例站起身軀。極力在面部上裝出笑容。衝着石時雨叫了一聲大伯。石時雨見二石太太在座。也自覺得詫異。便微笑點頭。算是招呼過了。這裏二石太太目的不會達到。反瞧見了許多當票。抹了一鼻子灰。知道又沒了指望。況且給石時雨一岔。更不便久坐。沒奈何只得站起告辭。大石太太見丈夫突然間回家來。生怕自己這幾個月幹的勾當。有些風吹草動。落在丈夫耳朵裏。所以不免懷得鬼胎。又怕二石太太在座。彼此言語之間。露了破綻。所以見二石太太起身告辭。也不留她。只淡淡地說了幾句客套話。讓二石太太沒精打采地垂着脖子走了。這裏房間中。只賸下石時雨夫婦兩人。好一個石時雨。一到大公館裏。却一疊連聲嚷着肚子餓。大石太太偷瞧丈夫臉色。很是和善。不像在外面聽到了自己的甚麼壞話。胆子不免又壯了起來。當下便冷笑

一聲吩咐。房間裏的女傭們道：你們到廚房裏瞧瞧去。有甚麼點心沒有。教廚子想法弄一點來給老爺充飢。哼。我真是老實心眼兒。可不會拍馬屁。不像你在外頭娶的狐狸精們會灌迷湯。上回你不過在這裏連住了兩夜。那狐狸精便熬不住了。巴巴地會派人來說。姨太太親手剝了蓮子。用冰糖熬爛了。請老爺過去受用。這會子你肚子餓。我這裏可沒有蓮子羹給你喝咧。石時雨見大石太太說話之間。又含了滿腔醋意。便摸着鬍子嘻嘻地笑。搭趣着道：蓮子羹吃膩了。到這兒來換換口味。大石太太不聽。猶可。一聽時却衝着石時雨啐了一口。幾何不把石時雨啐了一臉唾沫星子。當下大石太太便發話道：我們是老夫老妻了。沒有甚麼口味不口味。你要換口味。反正你幫着外國赤老。有的是從中國人身上刮來的錢。常言道：三腳蝦蟆沒處找。兩腳婆娘到處有。你便到堂子裏去抓一把來揀揀。也沒甚麼使不得。可是我看。在老夫老妻的分上。又要做討厭人來勸勸你。常言道：知足長樂。一個人切不可吃着碗裏。瞧着鍋裏。你自己也是一把年紀了。保養精神是正經。犯不着把有限的精神。去填塞那些狐狸精無窮的慾壑。石時雨見老婆壽星唱曲子。又在哼吃醋撚酸的老調。心裏着實討厭她。一

見面便是這們埋怨當相謝地。可是嘴上却不便駁回她。省得兩口子又淘閒氣。當下便想出言語來岔將開去道。弟媳婦是甚麼時候來的。她和你近來可交往。大石太太見問。却不就答話。顛倒價先質問石時雨道。你問她怎的。石時雨微微歎息道。我好久想問你了。外面說閒話的人很不少。大石太太聽說外面有人說閒話。腔子裏的一顆心。不免別別地跳動了幾下。生怕一滴水滴在油瓶裏。自己也有甚麼把柄落在旁人手裏。向丈夫囉唆。畢竟是做賊心虛。肚子裏十五隻吊桶。便有些七上八下。可是偷眼瞧丈夫的臉色時。却又有有些不對。只因如若是自己幹的那些勾當。被丈夫發覺了。才夫一晌是毛豹脾氣。臉上決計不能這樣鎮定。那麼察言聆色。旁人說閒話。分明便是說弟媳婦二石太太的閒話了。和自己毫不相干。大石太太這麼一想。胆便壯了許多。列位讀者。你道大石太太猜的可對。真個是眉毛一動鬚一蹺。給大石太太猜個正着。那麼論理。二石太太平日和大石太太感情不惡。而况兩人又一同幹下見不得人的勾當。大石太太歡喜花錢養漢。二石太太嗜好幾隻花骨頭兒。兩個人真是半斤八兩。破畚箕相對壞筍帚。自然凡事大石太太該替二石太太包荒些了。誰想事情竟出乎

意外。大石太太雖然和二石太太平日要好到那們田地。然而一聽有人說二石太太的壞話。他又似乎是心坎裏發出來的快活。自己趕的尷尬事情。總希望二石太太替她包荒。然而二石太太撒的爛污。自己又似乎最好是揭穿他。索性讓二石太太沒有面孔見人。自己心裏才舒服。大石太太她抱着這種矛盾的心理。連自己也不知道。是爲了甚麼緣故。做書的只得歸納到心理學裏變態心理的一欄裏去了。大石太太因爲被這種變態心理所支配了。所以聽石時雨說有人講弟媳婦的壞話。其時便覺得非聽一個暢快不可。當下便逼着石時雨說出來。石時雨却哈哈笑道。你這個人。一把年紀了。還是霹靂火箭似的脾氣。人家肚子餓。要吃點心。你却只當秋風過耳。毫不理會。顛倒價逼着人說些不相干的話。你傻。我可不能陪着你一同做傻子。我非得醫好了肚皮。不開話匣子。大石太太見他這樣說。才萬分無奈地。吩咐自己房裏一個貼身的小大姐道。阿寶。你去關照飯司務。說老爺肚皮餓。要吃點心。教他快弄一點點來。給老爺修肚家廟五臟殿。小大姐聽了。笑着問道。太太。要是飯司務問弄甚麼點心時。如何說法呢。大石太太見問。便把腦袋搖之不已道。蠢才蠢才。你真是打碎沙鍋問到底。



還要問沙鍋那裏去。老頭子他成年的在外頭窩小老婆。這一種沒良心的東西。給他甚麼好點心吃。便叫飯司務在泔脚鉢頭裏。倒一點出來。喂飽了老頭子。也就完事。：石時雨聽了。笑着把手指頭兒指着大石太太罵道。我把你這醋瓶醋罐一齊打翻了的醋娘子。索性當我老頭子是豬糞糞了。是豬糞才吃泔脚下。好我和你是一張床上的。我如若是公豬。你便是母猪。你討了我的便宜。便是討了你自己的便宜。：：這時小大姐阿寶。也是笑的吃吃地。大家笑了一陣。阿寶便道。時光越搭越晚了。正經歸正經。到底做甚麼點心。吩咐一聲。省得老爺要吃的點心。飯司務不做。飯司務做得來的。老爺又不要吃。大石太太。這才偏着頭。想了一想。道。昨天買的香蕉。今天還不曾吃完。你便檢幾個出來。交給飯司務。做香蕉夾餅罷。石時雨把手一拍。道。照呀。我就是歡喜吃香蕉夾餅。阿寶領命自去。吩咐廚房裏不提。再說隔不到半個時辰。果然由小大姐阿寶手裏。捧着一個朱漆的福建茶盤。盤中一只大號的大菜碟子。碟子裏便是香蕉夾餅。另外是兩雙筷子。安放在桌子上。阿寶另外又去倒了一杯茶來。石時雨此時大約真是肚子餓了。所以拿起筷子來便吃。然而這餅是用油炸過的。才從油裏撩起

來不久。熱度多少高。所以石時雨用筷子夾着往嘴裏送。直燙的他幾乎在舌尖上燙起泡來。只聽見滑撻一聲響亮。那石時雨把已經送進嘴裏的夾餅重又吐了出來。引得大石太太和阿寶都笑了。大石太太便罵道。冒失鬼。肚子餓到這般田地。不好在小老婆屋子裏弄點東西吃嗎。石時雨還沒答話。又見大石太太把手向桌子上一拍。更把石時雨嚇了一大跳。疑心大石太太醋勁發作。又要獅吼河東咧。正是

吼聲。領略聽獅子。

詭計。安排排鳳雛。

不知大石太太爲甚要拍桌子。且閱下文。

各界  
用書  
皆備  
均有  
價值  
的好

書

一百  
三十  
餘組  
內容  
完全  
嶄新

五尺

珊瑚對聯 每對 五角

□出自名人手筆非印刷品□

新書加添不少

陳列選擇 好書易得

便宜書

售完為止 購宜從速

書底明標售價

四馬路 世界書局 門市部 發售

□目錄外埠函索本埠面取□

高價  
圖書  
售廢  
紙價  
格確  
實奇

廉

平日  
售一  
元二  
元今  
售一  
二角

社會  
長篇

# 摩登小史

張恂子著

## 第八回 久旱逢甘閨房矜好合

欲擒故縱床第定奇謀

且說石時雨正在吃香蕉夾餅。大石太太用手拍着桌子。催他快吃。石時雨道。人家燙得連舌頭都燙麻了。你還催我快吃咧。又沒有甚麼要緊事情。反正阿寶拿來兩雙筷子。你也何妨吃一點呢。大石太太道。我一來肚子不餓。二來如今胃口不比從前。油膩膩的東西。聞着氣味就要打噁心。別說吃下去了。你快吃吧。吃完了好把那外面甚麼人講老二女人的壞話。詳細告訴我。石時雨一面低頭吃點心。一面便笑着答道。原來還是爲這個。我倒佩服你記心好。大石太太也笑道。才十分鐘的事情。就會忘記。那不成了笑話嗎。你究竟聽見外面說老二女人怎樣呢。石時雨一面咀嚼。一面說道。人家不過是一句偶然的話。偏有像你這樣的人。尋根倒樹。告訴你吧。其實我也沒有知道。

詳細。只爲人家都知道我和老二是同胞弟兄。便是有甚麼話。也不見得肯當着我面講。所以我也不過是聽得的一鱗半爪。我本想等有功夫時詳細的打聽一下。大石太太聽了。大失所望。然而還不肯放鬆。依舊逼着他道。你說的一鱗半爪。無妨也說給我聽聽呢。石時雨此時。一口氣已是把一大碟夾餅吃了有一半。才擱下筷子。摩了摩肚皮道。飽了飽了。小大姐阿寶。便遞上一把熱手巾來。等石時雨擦了臉。收拾篋碟。下樓而去。這裏石時雨拿了枝牙簽。在沙發上架起了腿剔牙。大石太太又催他快說。他才慢條廝理地說道。我所聽見的話。很簡單。是在總會裏聽見的。那仇天福銀樓的仇老八。你是知道的。他姨太太一嚮和老二女人往來。所以老二女人在幹甚麼勾當。仇老八從他姨太太那裏得來的消息。却知道的一明二白。那天在總會裏。仇老八和做律師的小葉。正在議論老二的女人。等我跨進去。他們忽地住了口。我便疑心起來。因爲我和小葉沒有交情。所以不便問。後來等小葉走了。才盤問仇老八。仇老八說。大家隨便談談。作不得準。你盤駁他則甚。經我再三要求。他才說不是甚麼難聽的話。不過是外面都議論紛紛。異口同聲說老二的女人。近來賭得十分上勁。而且又是輸的日

子多。聽說輸了有靠十萬。我那時聽了。還不十分相信。因為老二的錢。我是知道的一來。他也沒有十萬現款。二來便是有現款。他也是自己管的。不曾聽見說交給他女人管過。或者是稍微輸了一點。外面謠言便加油加醬起來。我當時把這層意思。告訴了仇老八。仇老八道。女人賭錢。並不希罕。譬如我們男人。寫字間裏散出來。上總會。撲克。麻將。是家常便飯。高興的時候。到賭場裏去。輪盤。番攤。頑。一個暢快。現在是男女平權的時代。我們男人可以頑得。他們女人難道頑不得嗎。不過賭錢。不論男女。大家一般地要有個分寸。幾百塊錢。小頑頑。未嘗不可。如若十萬二十萬。大刀闊斧的來。未免有些駭人聽聞。所以仇老八教我關照一聲。老二叫他當心些。只要輸得不大。也就是了。我說老二的女人。脾氣很僵。有時候連老二都管束不了他。不比我們的內裏。平生就不歡喜賭。連麻雀也不過是又又十塊底的么半。仇老八問我說。那末你們嫂嫂。作何消遣呢。我說歡喜聽聽書。瞧瞧戲。此外灘簧。蘇州文戲。南方歌劇。都歡喜看看。消遣消遣。左右是花幾毛錢的頑意兒。的稿是儉德可風。所以仇老八聽了。也稱贊說。畢竟是你們的嫂子賢惠……石時雨說時。使用眼睛瞟着大石太太笑。大石太太却吓了一

口道。別灌米湯。我不是堂子裏出身的小老婆。那米湯既不會灌人家。也不愛人家來灌我。……你道大石太太爲何要忙着把話岔開去呢。其間有個緣故。只爲石時雨這幾句話。剛巧觸在大石太太的心上。大石太太旁的都不愛。只愛聽書瞧戲。因爲他和三石太太所抱的宗旨不同。他們兩妯娌本來是同病相憐。同是因丈夫討了小。同是想報丈夫的仇。要弄個小老公頑頑。不過掉句新名詞說。便是兩人目的雖然相同。方式却大異。二石太太是從交際入手。要軋勝於丈夫的姘頭。好氣氣她丈夫。所以她先交小姊妹。想教有姘頭的小姊妹。姘頭介紹姘頭。誰知這宗旨不曾把握得住。交際的結果。却被小姊妹帶上了賭場。姘頭不曾軋的成功。顛倒價先上了賭癮。至於大石太太的方式呢。却又是一樣了。她說要軋勝似丈夫的姘頭。豈不是要我去伺候他嗎。軋姘頭原和男人討小一樣。同是想娛樂。要是我去伺候姘頭。那簡直不是娛樂。是受罪了。所以大石太太主張要軋不如丈夫的姘頭。好等姘頭來伺候我。惟有唱戲說書雜耍等一切賣藝的。論身份。自然比不上我們公館裏的太太們。然而可以抓一把來揀揀。況且老娘有的是白花花的銀子。黃澄澄的金子。圓滾滾的珍珠。亮閃閃的鑽石。拚

着倒貼。不怕他們不來上我的鈞鈞。大石太太聽書看戲以及愛聽南方歌劇蘇州文戲。就是這個緣故。真所謂醉翁之意不在酒咧。可笑那不識相的石時雨偏生在這個上頭去灌大石太太的米湯。那有不把馬屁拍到馬脚上之理。閒話少說。再表石時雨好久不回大公館了。今天突如其來的回到大公館裏。其實他另有作用。等做書的後文慢慢交代。如今且不說。只說石時雨和大石太太說說笑笑。因為他今天存心要在大公館歇宿。所以直到晚上。便不曾下樓過一步。到了晚上八九點鐘。廚房裏開上夜飯來。石時雨又要了杯白蘭地喝了。吃完飯。便借着酒遮了臉。死拉活扯的來扯大石太太上床睡覺。大石太太啐道。老夫老妻了。有甚麼形容不出。石時雨笑道。俗話說的好。叫做久別勝新婚。我和你屈指算來。還是去年正月裏。直到如今……石時雨還沒說完。大石太太早伸出她好像釘耙一般的手來。把石時雨的嘴巴一掩。這一掩。却掩出笑話來了。原來大石太太的身胚。宛似寺廟山門跟首的四金剛般。大凡沒有瞧見過大石太太本人的。簡直不相信天下會有這樣肥碩的女性。把她的手和身軀作正比例。手掌心簡直像蒲扇。手指頭兒像紅蘿蔔。所以這一掩。掩的石時雨嘴巴和鼻子。



都文風不透。大凡是活人。誰不是要透氣的。如今石時雨透氣的兩條路。都被塞斷。說時遲那時快。眼睛裏金蒼蠅亂迸。幾乎不暈了過去。拚命的用手去扳大石太太的兩條胳膊。竟像生鐵鑄的一般。休想扳得動分毫。只因大石太太身軀肥碩。力大無窮。石時雨和她睡在一張床上。宛如肘子上面一只蝦米。好容易才把大石太太兩條胳膊扳下。石時雨只有喘氣的分兒。斷斷續續道……說說……笑笑……你怎麼……動……起手來……大石太太笑着罵道。不給點利害你瞧。你越發嘴裏要沒遮攔咧……列位讀者。可曾聽見過。有句俗話。叫做三十如狼。四十如虎。大石太太正當如狼似虎之年。一晌因爲石時雨沉迷在小公館裏。大石太太性慾問題不得解決。所以要『洪流橫決』。今天石時雨又借了白蘭地的一點力。兩下裏真個久別勝新婚。又有一句俗話。叫做十七八怕幹。廿二三不怕幹。三十幹不怕。四十怕不幹。至於幹的是甚麼。也祇能存而不論了。一言表過。再說石時雨在枕邊。和大石太太說。自己好久不回來。你不嫌寂寞嗎。大石太太聽了。眉宇之間。如怨如慕。如泣如訴。道。便是嫌寂寞。又有甚麼辦法。只怪你自己沉迷在小公館裏。好似生了根的一般。教我怎樣呢。石時雨把上

半身在枕頭上撐着坐了起來。伸手過去。在床前夜壺箱上。摸着了香烟。目來火。哧的一聲響亮。把白來火劃在香烟上點着了。接着又緊縐眉心。深深地吸了一口烟。把帳子裏如烟似霧地噴了一帳子的烟。才嘆口氣道。唉。這叫做騎虎難下。誰有真心對小老婆呢。老實說。我們是結髮夫妻。憑你怎樣。總離間不了我們的。大石太太把嘴披了一披道。真人面前。別說假話。是結髮夫妻。一年多不到家裏。如若是姘頭。準定要十年八年不見面咧。石時雨搖了搖頭道。說與你聽。不相信。誰願意討甚麼小老婆。那一個不是弄假成真。當初無非爲了生意上的關係。到堂子裏應酬。你想堂堂洋行買辦。好意思說不應酬嗎。到了堂子裏。不能不叫堂唱。堂唱叫得多了。不能不請一趨客。從請客上落了水。便像牛皮糖般黏住了。休想再能脫身。越黏越牢。便沒有法子。只好娶回來。不過我也很明白。堂子裏的人。嫁人等於兒戲。歸根結蒂。還不是爲了錢嗎。再說我們男人。老實不客氣。也沒有真心對待她們。那有踏進堂子門的時候。便預備娶回去之理。所以兩下裏。一個爲了財。一個爲了色。叫做假碰假。譬如我現在娶的那個。自然也不能例外。幸虧我此刻還有錢。還能供她揮霍。所以她還不曾下堂。要是我窮了。

她老早就把脚底給我瞧咧。不過她雖然安心跟我。我倒有些不對勁了。爲甚麼呢。我不是適才說過她爲的是財。我爲的是色嗎。譬如玩物。初玩覺得新鮮有趣。多玩了自然也要討厭了。這便叫做色衰愛弛。好太太。我此刻說一句肺腑中的話。便是我實在不很歡喜那小老婆了。大石太太靜聽着一言不發。聽到末了。便也把個上半身坐起來道。真的嗎。你賭個咒給我聽聽。石時雨道好。要是我有半個字不真。罰我舌尖兒上生個疔瘡。將來便死在這疔瘡上。大石太太見他真的賭了咒。方才相信不是假話。便拍手笑道。如何。我早知道小老婆沒有好人。你此刻既然醒悟過來了。事情總好辦。你討她的時候。自然花了不少的錢。你此刻不要她了。譬如開籠放鳥一般。豈非十分容易。你惶恐是個聰明人。怎麼聰明一世。懵懂一時起來呢。石時雨把腦袋左右搖個不住。道。談何容易。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如今的世界。不比當初。當初討小。厭氣的時候。便開籠放鳥。至多不要身價銀子。也就完事。如今不知是那個絕子孫的起花樣。有了律師。那些斷命律師。專門幫着女人敲男人的竹槓。無事端端。他們尙且要無風起浪。有了好題目。不用說。自然誘姦咧。遺棄咧。刑事起訴不算。還要附帶民事訴訟。請求撫

養費。況且都是一個老祖師傳授。請求撫養的數目。誰不是獅子大開口。十萬二十萬的。隨口亂討。我們有口飯吃的人。最怕打官司。所以我躊躇了好久。不曾想出方法來。大石太太聽石時雨說一句。她點一點頭。聽完了道。話是不錯。不過水來土掩。兵來將擋。不見得律師便是三頭六臂。吃人的律師的計策。我們的計策。何妨比律師更毒。如今我有一個計較在此。不知你肯聽。我不聽。石時雨聽說有計策。不禁大喜。便把腦袋湊將過來道。是甚麼計策。你說與我聽。倘然能把那雌兒趕走。我譬如請律師。也出你一筆公費便了。大石太太笑着啐了一口道。誰希罕你錢。計策是有的。不過你不要中途變卦。我且問你。你肯把她搬到這裏來。和我住在一塊兒嗎。石時雨笑道。真的嗎。那是求之不得。我只怕你們兩下。併在一起了。把醋瓶醋罐醋缸。一齊打碎。弄得家裏酸氣冲天。那個我可吃不消的。噓。大石太太也笑着罵道。油嘴誰和你說頑話。我只問你肯不肯搬她來。石時雨偏着頭想了一想。接着又搖了搖頭。你這鳥計策。恐怕不行。你想。在外頭。總是私的人家說起來。大太太那裏。照會沒有打通。便是法律上。也可以說一句。連妾的地位都不曾取得。如若一搬回來。便是名正言順的小老婆了。不但

我應該承認她。連你也承認她。親戚朋友。大家都該承認她了。法律上多了一層根據。敲起撫養費來。數目更大了。所以我說搬回來。這方法不妥。大石太太聽了道。你這傢伙。枉爲是個男人。胆子這們小。橫一句怕法律。豎一句怕律師。我的方法。便是要利用法律。老實告訴你。如若我們兩口子搬在一起住了。我表面上和他很客氣。既不和。他吃醋。也不和她相罵。我只用軟手段來處治她。使她和我同住了。諸事不方便。動不動。我使用規矩來壓制她。說我們是大人家。不比在生意上吃堂子飯。使他縛手縛脚。那時節你做丈夫的。又不理睬她。使她有冤沒處訴。鎮天價如坐針氈一般。你不看水滸傳。麼。有句成語。叫做逼上梁山。當初宋江朱同一千人。都是吳用用計逼他們落草的。如今我要用計來逼他自己受不了。要求你放她的生。那時節你不但。不負撫養責任。而且還可以扳起面孔。要還身價銀子。列位讀者。大石太太一席話。真個說的石時雨。從恍然裏鑽出個大悟來。正是

青蛇齒與黃蜂尾。怎及床頭長舌人。

欲知石時雨聽也不聽。且閱下文。

金鋼鑽月刊 第一卷 第四集

民國二十二年十二月一日初版

版權 不許轉載 所有

編輯者 施濟羣

出版者 上海天津路慈安里 金鋼鑽月刊社

排版者 上海天津路慈安里 金鋼鑽排版部

預定處 上海四馬路中市 世界銀行

經售者 上海四馬路中市 大眾書局

上海五馬路棋盤街 三星書店

廣告價目表

定價表

廣告概用白紙黑字 如用色紙或印彩色價目另議 繪圖製版工價另議	普通文	後	四十元	廿四元	十四元
	上等	正文前後	五十元	廿八元	十六元
優等	封面底面	六十元	四十元		
特等	底封面	八十元			
等級	位	全	面	半	面四分之一
本國郵票代價作九五折以一角以下者為限 外郵票不收	全年	十二元五角	元六	角	一元二角四分
	半年	六元八角	三角	角六	角一元二角
	試閱	一角五分	分一	角二	角
訂購冊數	國內及日本香港澳門國	外			

每月一册 全年十二册 每月一日發行

定閱諸君如有詢問事件或更改住址時務將姓名定號單寄在何處原寄何處四項詳細開明天津路上海開明路金鋼鑽月刊社辦事處可也非此四項重定冊太繁多簿戶太繁多非從檢項無從聲明特此

# 金鋼鑽月刊

## 第一卷 第四集

二十二年十二月一日出版

### 廣告索引

Index to Advertisers

元元帽莊	封面裏頁
航空獎券	封面裏頁
中法藥房	封面裏頁
正德藥廠	目錄前
華成製罐廠	目錄前
逸園	目錄前
永興洋行	目錄後
濟華堂大藥房	歌力笑前
太和藥房	狂浪堂後
佛慈藥廠	狂浪堂後
亞浦耳電泡廠	缶翁軼事前
中國仿古印書局	百豔詞後
中西大藥房	朱菴訪桂記前
陸士諤	雨中花前
世界書局	雨中花中
三星書局	定命新錄後
屠企華醫生	大連一瞥記前
東方化學工業社	底頁裏
華成烟公司	底頁裏
信誼化學製藥廠	底面

### 取航空獎券諸君鑒

本刊全年各定戶向本館換取第三期航空獎券者務請注意下列各點

- (一) 定費只繳四元者(寄費在外)須補繳大洋四角
- (二) 取航空券時須由本人簽寫收到本館贈送航空券之收據
- (三) 取航空券時須持同本館所發之定單以便加蓋戳記
- (四) 外埠須附回件掛號費洋一角三分否則平信寄出如有遺失與本館無涉
- (五) 如有不照上項手續辦理者恕不照付外埠亦恕不奉覆——實緣敝刊定戶繁多不及一一奉覆也
- (六) 取券日期本埠十二月二十日截止外埠十二月廿五日截止逾期恕不再付
- (七) 如不及取或不願取航空獎券者仍可受值書券六角之權利至廿三年二月底為止逾期無效
- (八) 不滿全年之定戶不能取航空券但仍可享受書券六角之權利

中國 獨一 美容 妙品

# 愛 的 香 粉



愛 的 香 粉 有 玉 色 妃 色  
 健 康 色 白 色 等 七 種 可  
 各 樣 本 人 肌 色 而 選 用  
 則 鮮 艷 嬌 嫩 各 極 其 美



# 美 麗 牌

有 美 皆 備 無 麗 不 臻



華 成 煙 公 司 出 品



吸 美 麗 牌 香 煙 凝 神 細 想 有 豁 然 貫 通 之 頓 悟





# 牌維他賜保命丸補

凡遇夏令暑疫逼人思慮勞碌體質虛弱者易於侵入但欲却病延年  
 唯有常服長命牌維他賜保命補丸即能增加精力抵抗病菌使腦神  
 心血及各器管健強有力並對於下列諸症有特著之功效

**男女** 未老先衰 神經衰弱 腰痛背酸 腎虧遺精  
 腦弱失眠 少年虧損 眩暈血貧 胃呆便秘  
**主治** 子宮寒冷 女生不育 婦女白帶 經水不調

藥分男女說明書函索即寄本外埠各藥  
 房均有出售請認明信託長命牌以辨假冒



信託化學製藥廠特聘德國飛博士監製 上海馬路南行路